

# 台美文藝出書序

李淑櫻

台美人筆會是由一群熱愛文藝、勤於寫作的台美人所組成。會員們散居美國各地，自 1998 年創會以來，常不定期的舉辦專家學者或作家等座談會，及為出書會員們舉辦的新書發表會。

今年適逢 228 七十週年紀念，在三月初，我們筆會偕同台美人歷史協會、台美人信仰和人文研習會、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台灣研究院等單位合辦邀請「綠島」一書的作者，楊小娜教授來做兩場演講，分別在洛杉磯與柑縣各一場，演講會場座無虛席、完滿結束。接著六月在本書出刊時，將與會員們近期的出書一起舉辦新書發表會。

今 2017 年的台美文藝能順利出刊，首先要感謝台美筆會會員們的努力與支持，在短短的時間裡很快的就將稿件傳過來給編輯組。也要深深感謝編輯委員們——李彥禎、陳東榮、李芬芬、鄭炳全、秦雪華、林文政等，甘心樂意的付出時間與心神來幫大家校對。在此也要感謝游小惠女士幫忙編輯成冊、黃樹人幫忙封面設計及上網付印、還有何康隆提供的封面圖「邊境」，附於畫面的解釋：境內是一個凝定，一種清明，境外是雲淡風清，花色溫馨……，詩情畫意了然於心，另外封底圖是四歲小外孫于享恩的“抽象貼圖”創意十足，好像在提醒，或許我們都該像小孩一樣純真、心無旁騖的點睛在我們的創作上。

今年，或許比較忙碌？或許是蔡英文總統當選、綠色執政，大家放心的旅遊去了，有少數會友錯失交稿，甚覺遺憾。

「台美文藝」固定每兩年出刊一次，這份刊物是我們大家以文會友、分享、切磋最好的媒介，另外，感謝我們的陳東榮前會長在他任會長期間設立「台美人筆會」的網站：[www.taiwaneseamericanpenclub.wordpress.com](http://www.taiwaneseamericanpenclub.wordpress.com) 並持續的經營，在此溫馨提醒筆會的會友們隨時上網點閱，多多推介網站給熱愛文藝的親友們。



# 目 錄

## 論述

我有一句話／王文隆.....	1
品牌藥與學名藥／陳春帆.....	17
由婚姻平權申論 LGBTQ／桃城虎.....	21
佛陀的呼吸法序言／楊平猷.....	30
也談七不衰法／楊平猷.....	34

## 散文

1988 年以後我的海海人生／林資深.....	39
半生素描／趙珠蘭.....	48
外科輪值不眠之夜／黃哲陽.....	59
上帝吓瀾／清 風.....	64
柴刀與菜刀／清 風.....	66
從「灣生回家」談尋根歸祖的心路歷程／陳東榮.....	69
那一年，在金門／陳東榮.....	75
愛情？愛美？愛面子？／李彥禎.....	82
蘭情詩意／李彥禎.....	85
求雨／鄭炳全.....	87
在駕駛艙內飛行的旅客／許清曉.....	90
最後一程／賴慧娜.....	93
老而彌堅 祝爸爸生日快樂／賴慧娜.....	99
House Call／林國光.....	104
The Escapee／林國光.....	107
浮雲的追念／米 粒.....	109
釣魚人／米 粒.....	111

從舞蹈體驗人生／李月英.....	119
生命的樂章／李淑櫻.....	123
乘坐人生的雲霄飛車／李淑櫻.....	127
當美國住院醫師的第一天／葉思雅.....	132
亞特蘭大，飄的故鄉／王淑芬.....	137
阿雪兒／府城石精臼人.....	141
憶通學甘苦／吳明美.....	145
憶難忘／吳明美.....	149
人生的贏家／愚翁.....	152
不平則鳴／雨亭.....	154
1大於14 - 「憶朴子小鎮」讀後感／陳榮成.....	158
種瓜何只得瓜；還得到更多……／朱真一.....	160
阿里山事件非偶然／謝慶雲.....	172
樹梢、葉尖、微風中的阿兄／黃樹人.....	174
媽媽！您在何方？／李芬芬.....	184
瓜地馬拉義診／李芬芬.....	186
再逛天上市街／雪華.....	195
五月黃昏，在綠島／阿政.....	197

## 詩

唯妳永是我的愛人！---Geranium 頌歌／薄荷.....	199
地震／思理.....	200
夜行者／思理.....	200
未明／思理.....	200
將我放下／思理.....	201
蓋圖章／思理.....	201
霧裡的迴旋／思理.....	202
今生有花香留下嗎？／何康隆.....	203

那時愛琴海沒有名字／何康隆.....	204
詩詞八首／李彥輝.....	211
亙古的溫柔與哀愁／晏子.....	214
巴黎印象／錦 兒.....	215
驚蟄／錦 兒.....	218
健忘／錦 兒.....	218

## 旅遊

回顧哥倫布的西航／許清曉.....	219
環保旅館先鋒／余忠村.....	228
「詩記歐遊二三事」／桃城虎.....	232
秋遊羅丹藝術館／楊遠薰.....	241
遊能登半島 過帝王廳／愚 翁.....	250
走入七十年前的時光／廈門鼓浪嶼之旅／王淑芬.....	254

## 小說

往事如影，飛來阮的身邊／葉 紋.....	259
虎耳草／鄭炳全.....	265
弱勢吞冤／何鎮坤.....	268
只是朱顏改／阿 政.....	280
陪審團／漾 山.....	291
老馬／李三富.....	305
神秘觀落陰／如 蓮.....	314



# 我有一句話

如果「因是果，果是因」，那就是「因果圓滿」了。

王文隆

我已經忘記這是第幾次回宜蘭，雖然有人告訴我「一切都變了」，每次看到的還是古老家鄉的舊景。中山國小的椰子樹、宜蘭公園的池塘、三角公園的賣膏藥、圳溝兩邊的柳樹都還在眼前，也看到小東路田邊的電線桿下是我夜間朗誦英文的地方。見到幾十年前的朋友，只想用手指輕輕地擦去他臉上的皺紋。我的空間和時間都融在一起，編織成了一幅「永恆的當下」。誰還聽到我小時候賣冰棒的聲音。

我還記得愛因斯坦(Einstein)說：「我們面對的重大問題是不能用引起這些問題時的同等思維來解決的。」走遍天涯海角，我像一隻海鷗停在公園的古樹端叫聲：「我回來了，我又回來了。」好像是要告訴大家，我是帶著新的橄欖樹枝回來。

## 斷線的風箏

走回聖後街，路過中山路，那麼熟悉的走廊，我還是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在羅東和宜蘭社區大學開一門課來談「重建民主社會的思考邏輯」。回想十六年前，我突然問自己：「要回饋什麼東西給這個社會？」那時的社



會遠遠超越我短短生長過的宜蘭。離開台灣五十年了，好像是「灣生」一樣，看到龜山、聽到海浪才感覺到回到家了。

我要回來，想把離家的心思帶回來，這種對出生地的關切是很自然的。當年匆匆忙忙地離開了，像斷線的風箏隨風飄去，也沒有想到是一去不返。從松山機場起飛後看到台北，台灣在眼前慢慢地消失，沒有想到那是改變了生命的旅程。以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也變成斷線的風箏，眼睜睜地放它去尋找它自己更高的雲層。

到了海外，好像是從泥沼中伸出頭來，忽然看到白雲晴空。回頭所看到的是矇著一片包裝得嚴密的文化井底。來美，難忘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時想到「反攻大陸」的神話，好像是從深黑井底爬出來，看到陽光，世界從此就不一樣了。

雖然在異鄉，我和很多人一樣是日夜都在關心家鄉的親友，希望他們能超越頭上的一片陰雲，可以看到自由的天空。在台灣不能示威的時代，隔著太平洋總有人代言，芝加哥的雪地也有許多台灣人遊行的腳跡。像頑強的孩子，在絕望邊緣依然是要看到家鄉有陽光，有活力。

雖然隨風飄飛到天涯海角，我還是在尋找人生的意義。每件事的發生似乎都有它的原因，但是有時候，最後的結果才是真正的原因。

在很多人遠避古老文化時，我的朋友無耐地問我：「怎麼會花十幾年想用《道德經》回饋這個社會？」我就是如此的愚鈍。原本分析《道德經》的目的只是想知道中國真的有這種「天書」嗎？結果我發現傳統道家並沒有保持《道德經》的真義，而失去邏輯，也因此產生了一片灰紫色模模糊糊的烏雲。



也許中國與世界不同，所以老子可以有不同的思考邏輯。其實，我發現的老子並沒有奇怪的邏輯，他和希臘哲人所討論一樣是基本哲學邏輯問題。因此，我花很多時間把這個發現寫成《道家哲學的邏輯》一書。這可以算是我恢復了老子的地位，也完成了我要回饋社會的一點貢獻。

但是，我馬上碰到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發現這個模糊的道家思想已經潛在台灣文化的底層，使我們習慣於接受一切有理無理的擺佈。這種模糊的思想，在不知不覺中，成爲一層覆蓋整個台灣的烏雲。這烏雲能夠存在這麼久是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老子原來的邏輯是非常清楚，只不過是被曲解了。因此我就開始想如何從《道德經》的討論來消除這個「灰紫色的烏雲」。這樣我們就可以根據《道德經》在台灣可以恢復普世民主社會思考的邏輯。

## 台灣的文化地理位置

首先，中國常以「中、外」分割世界，好像是要保持一個與世界不同的世界。這正是老子注意到的「二元分割」的邏輯問題，分裂的「中、外」是無法達成共識，而容易產生無法解決的詭論。因為台灣常是處在必須選擇「中、外」文化的地位，對台灣要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思考有很大的影響。

### 「中、外」的爭衡

台灣的自然環境是海洋，是處於不同文化的交流點。它的歷史完全是與大海為伍，也是世界海洋文化的一部份。日

本曾經很用心要把它們的文化帶入台灣，潛入台灣人的意識，成為不知不覺的文化背景。二次大戰後，中國更有系統地灌輸以中原為主的中國文化，要去日本化，甚至於有意將中華大陸的文化成為統治的精神基礎。這樣，大部份的台灣人好像從小就被中國化了。

如圖所示，台灣就在這個中原文化的邊緣。「中、外」的爭衡就在台灣，我們的思考邏輯變成非常重要。如果「中、外」的選擇不當，容易淪為「敵、友」之分。要擴充中國文化的人要台灣「歸中」，一切要以中原為主。「不選擇中華」就是「去中」，就是「忘祖背宗」。他們要台灣維持與世界不一樣。如果台灣要以「民主、自由」為口號回到世界，就被認為是要脫離「中華」。所以，台灣內部常在「中、外」之間爭執不斷。許多的爭議只是因為思考邏輯的誤差而不知道如何尋求一條有共識的路來與世界成為一體。



台灣的外表是相當西化，但是在深層的思考中，總是受到無形文化的牽制，使台灣難於突破。由於強調「中、外」之分割，我們在文化上是被籠罩在這模糊的烏雲下而和世界隔離了。道家的思考邏輯還是停留在一千八百年前，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台灣的現代化有如是披著一件現代外衣的古代思想家，表面上和西方接軌了，但思考還是像古代的文化人。

## 台灣的文化烏雲

道家思想被當作有中國特色的思考邏輯，但因為邏輯不明，在「中國化」和「去中國化」的分割下，我們無法聚在一起討論對台灣民主社會的盼望。這不幸也變成「統、獨」的基本爭執。「統」就是向中、「獨」就是向外。

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的人雖然可以超越「中、外」，但是回到台灣都會不知不覺在這烏雲層下選擇「中」或「外」。其實，「統獨之爭」可以說是文化的選擇，而不只是政治的選擇。「民主化」的覺醒更使這個兩極化的現象更明顯。

如果我們能恢復普世的思考邏輯，我們就可以避免在兩極化中分裂，而能共同建立一個有共識的社會。這也就是我們討論《道德經》的目的：我們是希望消除傳統道家因誤解而帶來的模糊烏雲。

在無形灰紫色的烏雲下，台灣失去太陽白色的光。在無耐下，我們放棄尋求有共識未來，而以「意識形態」來選舉、來討論、來建設、



來破壞。台灣雖然也有進步，但都是經過無數的爭論，而在沒有共識下得到向前一小步。如果我們的思考邏輯健全，就不必這麼辛苦了。在現在的烏雲下，「中、外」分割使任何東西都會變質，好的中華文化無法維持，民主社會制度也無

法在台灣徹底執行。年輕的台灣人可能認為「中、外」對台灣講起來都是「外」，所以都必須超脫，以保持從台灣土長土生的新芽。但是大部份的人都不知不覺被矇在無形無色的烏雲。

如果別人尚未看到這個無形的烏雲，我似乎有責任討論這個烏雲是怎麼產生的和如何消除。瞭解它的產生原因就有可能消除。這才是我真正要回饋給這個社會的。消除這灰紫色的烏雲是比搞清楚《道德經》的真義還要重要的。

## 到底是什麼東西「模糊」了？

我們可以說是模糊到「什麼是模糊」都是模模糊糊。我們關心的是傳統道家所留下來的「模糊思考邏輯」。在封建制度下，社會的力量不在人民，所以人民可以在模糊的烏雲下馬馬虎虎的活下去。在民主社會中，社會的力量在人民，模糊的思考避免追求真象，無法建立社會的共識而淪為「各自表述」分裂的態度。

我們以老子的思考為例，道家思想的邏輯在「中、外」分割下模糊存在。道家思想邏輯脫離了普世的邏輯思想，却被認為是中華的特殊文化。結果，台灣人必須活在「中、外」之間的模糊地帶。大部份的人雖然對《道德經》很陌生也接受了道家思想是中華文化的精華，竟然認為中國可以有不同的基本思考邏輯。

因此，我們被模糊的東西埋在深深的井底，忘記思考的基本邏輯是不應該有「中、外」之分。要察覺這種不知不覺的東西是極難的，因為我們不知道日夜是泡在什麼文化醬缸裡。

## 老子彈的古調

我發現老子《道德經》有清楚的邏輯結構，過程雖很複雜，但結果很簡單。這要從十六年前開始說起。老實說，即使是「思想古怪、愛唱反調」的人也不會想要去瞭解《道德經》。當時我只是想回饋給社會一點高難度的東西，所以好奇地去看看中國到底真的有這麼難的思想，又與世界不同。在海外有一個好處，做這種頭腦糊塗的事，沒有人會理我，大家只會等我說：「《道德經》很深，無法瞭解。」在台灣，大家也許也會叫好，反正那是一本天書，我必然是和大家一樣回到那看不見的烏雲下，接受了模模糊糊的邏輯。聊完天就去夜市吃臭豆腐、米粉湯。沒有分析《道德經》的話，我照樣可以徘徊在聖後街，走過三角公園，記住那圳溝兩旁的柳樹。對宜蘭人而言，沒有老子的真義也不會怎樣。

但是，上天真的是不放過我，使我瞭解《道德經》後，發現是變天了。在模糊的傳統道家下面，我發現《道德經》是有邏輯，但是台灣的文化天空還是滿佈烏雲。近兩千年來，這烏雲一直模糊了老子的思想，歷代爲了要把失去邏輯的模糊思考合理化，所以一直是在無邏輯中打轉，最後只好歌頌「模糊的邏輯」爲「最高的邏輯」。有點像是希望這種邏輯是「刀槍不入」。

## 老子是有邏輯的

在默默的十六年中，我到處說：「老子是有邏輯的，對《道德經》的曲解才產生了灰紫色的烏雲。」當然，沒有人聽懂這個調子，更沒有人相信。

附近一個大學教東方哲學的教授是哈佛漢學博士對我說：「二千年來，中國每個思想家都研究這本書，你怎麼可能有新發現？」他真的是漢化了。這使我想起二千年的哲學家都相信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說：「重的東西會先著地。」這種說法太自然了。直到十七世紀，伽利略（Galilei）才發現是錯的。

因此我就拼命地寫書，要把「老子是有邏輯的」的新發現講清楚。但是這種情況就像啞巴說故事給聾子聽。在烏雲下，真理是講不清楚的，錯的東西反而可以講得很清楚，而且大家亦聽了也覺得是偉大。我只想瞭解《道德經》之後，把真象還給老子，就完成了原來的心願。

## 台灣可以突破烏雲、回到世界

結果並不是如此簡單，這個發現居然變成一道強烈的光，照着下一步的路程。現在我却認為消除這個烏雲才能「點亮台灣、看世界」，台灣才能真正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我當然不希望有人會認為指出中華文化的缺陷就是要「去中國化」，也不希望有人認為說老子的思想和其他哲學一樣會動搖「中、外」分割的神符。事實上，思考的邏輯是不能以「中、外」分割的，這也是老子的基本邏輯，也是普世的邏輯。以前我只是從東西哲學的比較，深信老子《道德經》是有明確的邏輯。模糊的道家思想只是因為曲解了老子的《道德經》而產生的，現在我們有明確的理由。

## 明確的理由

2016 年底，我為了要安排在社大開課的事，特地回宜蘭一個月。在這一段時間中，奇蹟出現了。我們在中國歷史中找到明確的理由可以消除這個烏雲。

我們可以回到一千八百年前，那時打得火熱的中國玄學發展出一套哲學，就像現代的現象學，把看不見的東西當萬物的根源，把看得見的當作現象界。一切似乎是完全合理的形上學。那時的「格義」的學風是要用中國傳統的概念來表示各種義理，所以產生了「格義佛學」。

在和同學討論佛學中，我發現那時的中國玄學把「空」當作萬物之源，而誤解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基本概念。佛學是認為現象界的一切是「無自性」的，所以是屬「空性」。但是中國並未有成熟的「空性」的概念，就把當時玄學的「無」當作「空」。所以玄學主張「以無為空」。玄學對佛學的曲解是經過二百多年後才由鳩摩羅什(Kumarajiva)把它更正過來，恢復了佛家的「空」義。

這個佛學的「頓悟」使我突然發現道家的烏雲是怎麼造成的。原來當時的「玄學」是同時曲解了《般若經》和《道德經》。玄學是以當時的道家思想來解《般若經》，其中的曲解已經有人改過來，而對《道德經》的曲解還沒有改過來。玄學的「以無為道」並不是原來老子的義理，而是王弼「以無為本」的思想。這種玄學的曲解延續到今，王弼還是道家的權威，尚未有漢學家提出更正。

因此，在長久無邏輯的爭論下，產生了更多的模糊不清的論述，結果大家只好接受了「自我表述」的模糊文化。沒有幾個人願意指出中國傳統的道家曲解了老子的《道德經》。如果我們瞭解玄學對《道德經》的曲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老子消除分割對立的邏輯。

因為老子的邏輯和西方的邏輯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脫離「中、外」分割的文化對立。遠在春秋戰國時代，世界上就

只有一個普世的思考邏輯。老子和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是有一樣的基本邏輯思考。不幸，這個普世的思想因為玄學而變形。我們可以用《道德經》為例來說明世界上的普世價值常受到「中、外」分割的影響而在中國變成模糊。

台灣要現代化並不需要這種分割而產生的模糊，瞭解老子的邏輯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可以消除這個文化烏雲，一方面可以使台灣直接進入世界的舞台共舞。在普世的陽光下，台灣不必再是烏雲下的井底之蛙。

## 民主社會的思考邏輯

我試著要帶這個重要的信息回到宜蘭。流浪者的一切思考還是要回到家鄉才能是圓滿的。所以，我開始將完整的思考拼成的新概念帶回到故鄉尋根。如果能有圓滿的結果就完全是「蝴蝶效應」。以《重建台灣民主社會的思考邏輯》做為《尋道叢書》的主題使我十幾年的工作有一個圓滿的結束，這也許也不是偶然的。

為什麼恢復《道德經》的思考邏輯和《台灣民主社會》會有關係呢？因為有明確的邏輯才能達到能持久的共識，這樣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否則我們的努力常是事倍功半。模糊的邏輯永遠把社會停留在分裂的狀態下。

例如，我們試過努力將西洋的政治、文化、學術、等等引入台灣，企圖要和世界平起平坐，但常會不知不覺地變形了。我們常把普世的價值認為是外來的，無法真正落實或是落實一半，一切似乎只是合乎「國情」的調整而已。對《道德經》而言，這個「國情」就是接受模糊的道家邏輯為中國



的特色。我們的思考可以「自我表述」而不需要求社會的共識，也可以忽視普世的價值。

事實上，這層烏雲不是保護真正的《道德經》，而只是要保護一個已經模糊失真的「道家思想」。真正《道德經》的邏輯是要維持有真實的共識，並且討論要如何達成這樣的共識。破除這層烏雲才能使普世價值在台灣落實，台灣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社會。所以，我們是以《道德經》中的邏輯來證明道家的模糊思考邏輯已經失去存在的價值。

我一直強調：瞭解《道德經》就是引進普世的邏輯思考，而不是樹立另一個與眾不同的邏輯系統。所以，討論《道德經》的目的並不是要「脫中」，希望大家不要把結果當作「脫中」，我們的目的也不是要「媚外」，希望大家不要把結果當作「棄中媚外」。其實，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要如何超越「中、外」模糊的分割，而回到能自在生活的台灣的社會。如果我們必須脫離這個歷史傳統，只是因為這個傳統是曲解了老子的邏輯，並且會阻礙民主社會的發展。

因此，我這個異鄉遊子就盡力寫下了第八本書，以「重建民主社會的思考邏輯」為主題。以前我只是在學術上好奇而分析《道德經》，但這一次是玩真的，是真正面對台灣社會認真地來討論。我真的要回鄉報告我一生最重要的任務，要回到神壇前去做一個虛心的回饋，我希望得到一點回響。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因果圓滿」。

## 收驚與趕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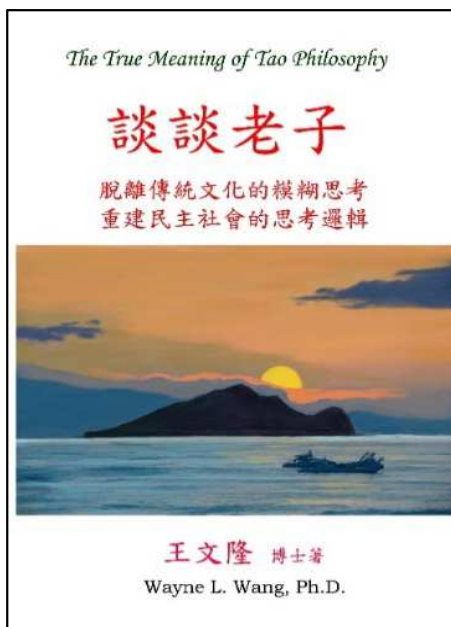
我有時太天真，但也知道在這烏雲下的親友們還可能「怕」《道德經》，以為真的是「天書」，不是凡人可以看

得懂的。這不能怪親友，因為大家都是被這種文化二千年的徹底洗過腦。不知道是否就是為鞏固「封建制度」而宣稱統治者有「天命」而要人民在完全不知道下接受這種天書的存在。其實，要瞭解《道德經》並不需要特別的技巧，只要以平常的邏輯就可以瞭解，我們的困難都是被嚇壞了而迷失。我們可以說是「封建」井底中的「愚民」嗎？

我們只要恢復《道德經》的普世的邏輯，老子就脫離道家思想的黑鍋。老子和西方有一樣的智慧和邏輯，並沒有「中、外」之分。老子的邏輯就是普世的思考邏輯。只要我們的心不恐懼陽光，烏雲會自動被驅散。如老子所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我們的努力不就是在台灣的社會中「收驚」和「趕鬼」嗎？

## 異鄉遊子真正回到家

流浪五十年的遊子走過青山看過流水，終於真正帶著背包回頭了。當年出去，好像就是為著要回來。我的心情還是像自己1964年出國前在工專月刊上所寫的：「我喜歡高傲的理想，縱然達不到，我亦享盡了它所恩賜的一切力量。」我坐著火車望著石城的海邊，告訴龜山島說：「宜蘭的遊子沒有遺忘你。」



在宜蘭，我看到很多朋友多年來很努力直接為宜蘭社區、為台灣奉獻。宜蘭有特殊的民主社會結構，我還是只能像蝴蝶一樣，完全要靠著宜蘭本地的花草開花，我只能翩翩起舞努力傳播花粉。我只會盼望晴朗的天空會帶來新的活力。希望這「灰紫色的烏雲」先從宜蘭消失，然後這個活力能翻山越嶺到台灣的每一個角落。如果能夠看見開花結果，那麼流浪這麼久並沒有真的斷線。

我感謝社區大學的極力幫忙，及宜蘭「紅磚屋」專題介紹「重建民主社會的思考邏輯」，又在兩個社區大學舉行新課程說明會。感謝多年來在台灣親友同學的支持和討論。希望大家不把「老子」兩個字當作避諱字。也許我們可以把課堂當神殿一樣，建立我們對台灣民主社會的共識。

註：社區大學 2017 年 3 月開課，以「談談老子」為參考書。

## 參考書「談談老子」的簡介

### 為什麼是談老子哲學？

在我們的瞭解中，「老子邏輯」和傳統的「道家思想」是完全不同。《道德經》受到中國玄學的影響而曲解了老子的邏輯，它所產生的道家思想使大家認為《道德經》是沒有邏輯，可以各自發揮，以致無法建立民主社會的次序。

要改變這種文化背景，我們要破除這種模糊不清的思考方式，重新建立台灣所需要的社會思想方式。我們用老子哲學來談思考邏輯可以得到「一石兩鳥」的成果。一方面可以使台灣的和世界民主的價值直接掛鉤，另一方面是可破除中國是有異於西方的思考邏輯。老子原來的邏輯就是一般的西方邏輯。

## 道家思想是什麼？

傳統道家思想是基於中國的玄學的形上學，而不是老莊哲學。玄學的「本無末有」的論述，經過漫長的歷史的演變，被接受為《道德經》的基本思想。一直沒有人指出《道德經》與玄學不同，而繼續模糊矛盾的道家思想。

傳統道家充滿矛盾的論述深入台灣的社會文化，成為思考的枷鎖。在封建的社會，這種模糊思考能穩定封建社會制度；但在民主社會中，這種矛盾會使社會無法正常發展。所以，我們必須瞭解並脫離傳統道家思想的陰影。

如果以道家思想為中國文化的精華，那就會與世界脫節。恢復老子原本的思想邏輯才能和世界接軌而有健全的民主社會思考。

## 老子哲學的邏輯

第三章課詳細討論老子哲學的邏輯結構。老子用「無、有」的二元對立來描述自然，真正的自然顯象為「恆無、恆有」，老子用簡單的文字就把整個邏輯系統描述出來。可見，他的思想當時已經是非常成熟。他的邏輯結構很清楚，並且符合科學的思考模式。我們可以用明確的邏輯模型來討論。老子的邏輯清楚地顯出現象界的物象都必須「互補」才有真實性。

這個模型類似於古希臘及古印度的思考方式。這個模型完全符合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方陣 (Square of Oppositions) 的思考方式。老子的邏輯和西方古代的邏輯是相似的，中國原來是沒有異於西方的思考邏輯。恢復老子的邏輯就是恢復西方邏輯在台灣的地位，脫離模糊不清的道家思想。

## 古代哲學家

老子的邏輯與古希臘、古印度的學說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可以相互輝映。這些古代哲學家包括古希臘的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巴門尼德 (Parmenides) ，柏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和古印度、佛家的哲學。從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老子的思考是普世的，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神秘思維。瞭解西方哲學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老子的思想。這些東西方古代的哲理都可以用簡單的「互補」觀念來表示。

## 量子物理的互補現象

第五章討論量子論中各種「互補」現象。以前已有學者看出東方的思想也偶爾顯出量子論的現象，但並未完全瞭解老子的邏輯。現在我們有可靠的基礎來討論量子論「波」和「粒子」的「互補」現象。這也是老子「二元互補」的基本觀念。

我們可以從一些有趣的量子論「互補」現象來瞭解老子的思考。雖然老子的思維不可能和近代科學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量子論的思想的確會使我們聯想到《道德經》中神秘的現象。

## 恢復老子的思考邏輯

第六章討論一些常被誤解的老子的基本邏輯。瞭解這些誤解才能破除「馬馬虎虎、不分是非」的文化烏雲。古代老子的邏輯曾經「曇花一現」，但很快就因玄學的盛行而消失了。恢復老子的邏輯就自然否定了道家思想，並且引進世界共同思考邏輯為台灣的思想邏輯。

這樣我們可以提高台灣人的民主素養。民主社會的思考邏輯並不能馬馬虎虎。我們也舉出許多大家熟悉的悖論為例來避免不適當的思考邏輯。

### 重建民主社會的思考邏輯

本書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用老子的邏輯來建立一個「台灣的民主社會」的新思，也就是和世界文明直接掛鉤。民主社會必定是要建立在一個有邏輯思考辨證的社會共識的基礎。瞭解「老子邏輯」可以把世界的思考邏輯直接帶入台灣。模糊不清的道家並不適於台灣的民主社會。這種模糊不清的思考容易產生「自我表述」的片面思考和「山頭主義」的各自努力，這些都會阻礙正常的社會發展。

### 結論：消除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

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大家所熟悉的《道德經》把普世的思考邏輯帶入台灣的民主社會，並且能有效地脫離傳統道家的模糊思想習慣。在台灣民主社會的轉型正義時，發現「老子的邏輯」是有雙重的意義：

- 第一點：傳統道家文化是中國玄學所造成的，完全不是老子的邏輯。
- 第二點：老子的邏輯可以直接進入西方哲學思想體系。

「肯定老子的邏輯」就會自然進入與西方哲學共同的思想體系，使台灣人有普世的邏輯思考。(2017.1.24)

# 品牌藥與學名藥

陳春帆

品牌藥(Brand-name Drug, 又稱原廠藥) 及學名藥(Generic Drug, 又稱仿製藥) 兩者都須經過政府嚴格審查後, 才准成為上市的處方藥。一種品牌藥的研發常須花費幾千萬到幾億美元才能研發出具有療效的新藥。通常研發數種藥, 才有一種可能成功地上市。因為研發費用非常高, 所以政府為了鼓勵研發新藥, 就授予上市新藥 20 年的專利(Patent) 權, 讓新藥在專利期間, 能高價賣新藥, 以獲高利, 不但可收回研發成本, 也可獲暴利。專利期一過, 政府就准許其他藥廠仿製該藥。學名藥必須具有與品牌藥一樣的有效成份(Active Ingredient) 與一樣的藥效, 並經政府審查通過, 才能上市。學名藥不須花費高額研發費, 所以大大減低製藥成本, 才能以低價出售此藥, 讓病患受惠不少。

在美國, 品牌藥與學名藥都須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嚴格審查才能通過上市。品牌藥須先由藥廠提出申請, 並經下列四期之臨床測試(Clinical Trials), 完全合格才有望被批准上市:

1. 零期: 選 10-15 病患, 測試藥之被吸收力、血中循環濃度、排出體外之效力, 以瞭解其藥動力學(Pharmacodynamic) 及藥效力學(Pharmacokinetic)。
2. 第一期: 選 20-80 病患, 測試藥物之安全性及適用藥量和副作用。
3. 第二期: 測試對 100-300 病患之藥物效力。

4. 第三期：選擇 1,000-3,000 病患，測試以確認該藥對眾多病患之效力，並詳細觀察各種可能的副作用。  
如果上述都過關，就可獲批准上市。
5. 第四期：上市銷售期間，仍須繼續收集用藥效果及副作用。

申請臨床測試時，通常即授予 20 年之專利。但是臨床測試常須好幾年，等到上市時，其專利期，大都只剩下 8-12 年的專利保護期了。

1984 年美國通過藥物競價及專利權恢復法。在專利過期之後，讓其他藥廠能經過嚴格檢核後，仿製原廠藥，以便廉價出售學名藥，讓病患較有能力購用此藥。學名藥廠不花鉅額研發費。通常製藥成本都很低，所以學名藥可廉價與品牌藥競爭，更可逼迫品牌藥降價，例如止痛的品牌藥 Tylenol(30 粒)賣\$9.49，而學名仿製藥 Acetaminophen(30 粒)只賣\$2.39。學名藥的批准上市，須經 FDA 鑑定其主要成份 (Active Ingredients)、藥劑濃度、胃腸吸收率、血中濃度、被排出率以及藥效等，均須與品牌藥相同，也就是須符合生物等效(Bioequivalent) 之標準。

品牌藥與學名藥的主要成份雖然相同，藥效相似，但是它們添加的非活性成份 (Inactive Ingredient) 可能不同，而產生微小的藥效差異。品牌藥的研發及製藥過程都經公開仔細嚴格檢驗確認，使病患能完全信任放心。因此，有些病患仍然選擇較昂貴的品牌藥而不用廉價學名藥，目前選用學名藥約佔 80%。

經過 FDA 批准的學名藥，即可安心使用。江湖上常有些藥物，沒經過政府批准，常靠誇大吹牛不實的廣告來騙



銷。泰國有一蛇油廠商，登刊了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招來許多大陸旅客，去參觀蛇園及毒蛇研究所，聲稱他們的蛇油能治百病，例如：潰瘍、過敏、癌症，加速血液流通，防高血壓，能治腹瀉又療便秘，不但可促懷孕保胎，也可以不同劑量服法來墮胎，真是神奇！不孕者服用後就懷孕又能保胎，就認為蛇油是「神藥」。可是有些懷孕者服用蛇油來保胎，不幸反而流產，則此蛇油該稱為「鬼藥」吧！

許多品牌藥都是小分子藥物，易以化學方法合成，所以製造成本很低。近 20 年來研發出的許多生物藥劑，有不少是複雜的生物分子，其分子量比合成藥高幾百甚至幾千倍。這種生物藥劑不容易仿製，例如免疫抗體(Antibodies)。品牌藥廠可能選用一種經他們研發出的變異菌種來製藥，其他藥廠想仿造，也找不到這種特殊變異的菌種，所以不可能仿製出完全相同的藥劑。近年來政府核准製造「生物性相似藥」(Biosimilar Drugs)。以便專利過期後，製造較廉價學名藥。這學名藥雖非與品牌藥一模一樣，但是其生物性藥效與品牌藥極為相似，足以取代品牌藥來治病，並能低價競銷，減低病患負擔。

「生物性相似藥」也是一種仿製藥(學名藥)。2015 年五月，FDA 首次批准與 Neupogen(品牌藥)生物性相似的學名藥-Zarxio。兩者 Neupogen 和 Zarxio 都是能刺激骨髓而有效地增生白血球的複雜生物藥。Neupogen 是利用藥廠研發出的特殊變異基因大腸桿菌(E. coli) 來製成的品牌生物藥，沒有其他藥廠有此特殊變異之大腸桿菌，以製造 100% 相同的學名藥。因此，政府特別立法讓生物性相似藥，得以取代品牌藥。目前已有好多藥廠積極研發生物性相似之抗癌藥。

自 1984 年，學名藥可上市與品牌藥競銷後，藥廠爭相利用成本低的學名藥來謀利。多家仿製藥廠，隨之而起。1986 年，順應潮流，台灣大學藥學系畢業，又在美國獲得藥物化學博士的許照惠，就與 Dr. Frost 共創 Ivax 製藥公司，專門製造學名藥。Dr. Frost 任董事長，而台美人許照惠博士任副董事長。許博士不但精通製藥，也擅長經營。幾年內，Ivax 就成為美國最大的學名藥廠。她深知學名藥競爭大，利潤不可能太高，必須有創新，才會有大好前途。於是，她引用了緩釋性(Sustained or Slow Release) 之技術於 Ivax 的學名藥。緩釋性藥物可讓藥在體內慢慢釋放，整天都維持穩定濃度來加強藥效。詳言之，非緩釋藥，一天吃一粒之藥，吃下不久，藥物一下被釋放吸收，血中藥濃度最高，進入病細胞之藥最多，藥效最佳。隨即血中藥濃度劇減，短時之後，可能就無藥效了。因此，一天不同時間之中，藥效相差可能很大。至於緩釋藥，則每小時釋放一部份，24 小時才慢慢釋放完成，讓病患體內整天有穩定濃度與藥效。許博士非常成功地把 Ivax 變成市值高達百億美元的學名藥龍頭。以色列的學名藥廠 Teva 就以高價合併 Ivax，而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學名藥公司。許博士轉而致力於慈善事業及推廣台灣生物科技之開發。許博士成功之後，不忘回饋故鄉。她很低調不具名地捐出 2,000 萬美元興建台大藥學系大樓。許博士確是生技界及慈善界的傳奇人物，她為人謙虛，不追求名利。其成就令人景仰，其慈心令人感動，真是大家的好榜樣！

# 由婚姻平權申論 LGBT

桃城虎

自從蔡英文總統政府在台灣提出婚姻平權法案之後，台灣教育界、宗教界及民間諸多團體都紛紛發出激烈的辯論。這些現象在最近二、三十年來已經發生在全世界許多已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到現在已有不少國家以修憲或創立新法案付之公投來接受此等新觀念。



## (一) 摩登社會裡的新社團—LGBT

其實婚姻平權案的對象包括有「異性婚姻」及「同性婚姻」。「異性婚姻」以傳統社會的「一男一女」做為婚姻的基礎。而「同性婚姻」則是傳統社會難以接受的新產物。「同性婚姻」又分有兩種：一種是「女同性戀者婚姻」(Lesbian Marriage)。另一種是「男同性戀者婚姻」(Gay Marriage)。婚姻平權論為何對於一個國家社會顯得如此重要？原因是同性戀者並非個案而是廣泛地存在於各國各社會各階層。而「同性戀者」(Homosexual)或「雙性戀者」(Bisexual) 的性格是早在出生時已被基因決定了。在出生時，醫院的醫生和護士根據嬰兒的身體構造而對母親聲明是「男嬰」或「女

嬰」。父母就根據此性別去取嬰兒的名字印在正式的出生證明書中。等嬰兒逐漸長大到四、五歲時，才發現男孩比較喜愛女孩的動作、顏色、化妝或穿著，更喜歡家人用女性的名字來叫他。或者發現女兒比較喜歡穿戴男孩的衣帽，並且喜愛冒險，常常去做男孩子常做的動作等。此時，稍為有常識的父母會警覺地意識到，他們的孩子天生已經被無法抗拒的大自然基因決定是一個「變性者」(Transgender)。「變性者」一詞如果稱為「轉性者」可能更恰當，因為「轉」字隱含「逐漸改變方向」之意，且較近音譯。「轉性者」更可細分多種。

在此筆者僅介紹兩種主要的代表：

- (1) 如果「轉性者」在出生時是女生，當她在成長過程中往男人性格方向發展，到自己認為其一生應該過著像一般的男人，這時她就可以依法申請在她的個人證件性別欄內登入「男」。對於這種由女生轉變過來的男生，其更正確的性別名詞應該稱為「轉性男」。其英文名稱是 FTM (Female-to-Male)，Transman 或 Male。
- (2) 如果「轉性者」出生時被認證為男生，長大中往女生性格方向發展，最後他認定自己一生應該過得和一般女性一樣，這時他也可依法申請其性別登記為「女」，這種由男生轉變過來的女生應稱為「轉性女」英文名稱是 MTF(Male-to-Female)，Transwoman 或 Female。

此兩種「轉性者」會常常在心理方面已完全成熟時和經濟許可下，要求醫生進行長期的荷爾蒙治療或進一步考慮「上體手術」(Upper surgeries) 使己身更像女性或更像男性。至於「下體手術」(Lower surgeries) 在今日並不普遍。

主因是手術費用甚高而且通常要分數個階段耗費好幾個月或經年才能完成。且常有術後併發症，甚至只有增加痛楚，等到錢花光了而手術尚未成功，乾脆放棄了治療計劃。另外，有些「轉性者」從小孩長大到成年還在兩性之間猶疑不決，最終成為有時當男，有時當女的「雙性」。對於這類的人群，專家的診斷名稱叫「未定型轉性者」(Q-gender)。此處的 Q 代表 Queer，含有「古怪」或「尚有疑問」之意。

## (二) 傳統社會應該進一步了解「LGBT」族群

以上所談到的五種特殊性向的人群在歐美社會稱做「LGBTQ」或者更簡單就只說「LGBT」。「LGBT」在歐美現代社會中已成立很多組織或聯盟，最常見的縮寫總稱叫「LGBTQA」(此 A 字代表「Alliance」或「Allied」，即「聯盟」之意)。這些組織經常舉辦各種示威抗議活動來吸引政府與民間社會對其存在的重視，並請律師團立法保障其在社會上的自由權利及禁止歧視。在一個文明又公正的



世界 LGBT 國旗



以色列 LGBTQ 聯盟教育部旗號

現代社會中，這五種人群應該被視為完全正常的公民來看待。這些人群和我們一樣，皆是經過母體懷胎十個月而出生。人皆有父母，「他(她)們」也有父母；「我們」可以和喜愛的人結婚，為什麼「他(她)們」就不可以？人人生而平等，生而有權利去自由選擇自己喜愛的生存方式。誰給「我們」權力去裁判或否定他人的自由選擇？他們犯了什麼罪惡？他們有做了什麼事侵害到你的自由嗎？這種上天賜予世人自由生存的權利絕不是任何人可隨意去否定的。公元兩千年前天主教的聖母馬利亞是處女(Virgin Mary)，竟然可以名正言順地，被承認是耶穌的生母。以現代科學觀之，這種事只能借用試管嬰兒(AVF)的技術來完成。

另一件很常見的事：很多天主教、基督教或回教的家中女兒在上中學時就懷孕。她們的經歷也都可以被教會和傳統社



英國男同志合唱團

會以寬容的心來接受並給予諒解。而那些傳播孽種的無知男孩也被允許成為嬰兒的父親並且成為女友的未來丈夫。如果這些未婚懷孕(或婚前性行為)和處女馬利亞的事蹟都能夠被教會和傳統社會諒解與接受，為什麼 LGBTQ 這些人就不能被諒解、被包容？

讀者當然有很多疑問，對於LGBTQ在社會上是否會引發某些困擾？沒錯，LGBTQ這一族群的確有較高的吸煙、縱酒和吸毒



美國 LGBT 示威活動

率。但「他(她)們」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自小即遭受家人、學校及社會的歧視導致長期憂鬱挫折而養成煙酒毒等惡習。至於男同志較容易得到愛滋病及性病的說法也非完全正確。因為這些病的發生率也決定於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教育、文化及醫療水準的高低。很多人因為貧血、重傷失血、產婦生產時或外科開刀時大量失血急需大量或多次輸血也會得到愛滋病或肝炎。注射藥物使用的針頭如果消毒不全也會導致愛滋病甚或肝炎的感染。傳統社會中有許多夫妻(非LGBT 族群)因婚外行為而得到愛滋病或性病者更非新聞。至於國際港口都市的性交易工作者更是愛滋病及性病最主要的傳播者，但是她們也不是LGBT 族群。所以愛滋病的感染絕不能輕易地歸罪於男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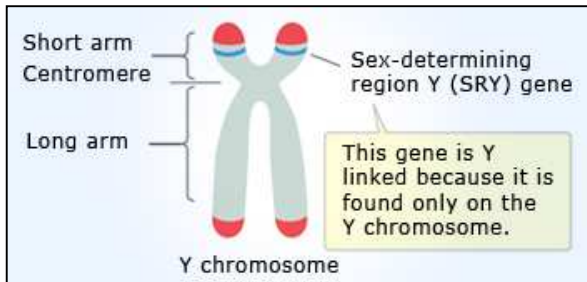
### (三)「LGBT」和「我們」有何不同？

基於現代醫學的新觀念，「LGBT」這些人群和「我們」一樣都是健康人。「他(她)們」不僅身體結構和「我們」的都一樣正常，也沒有生病，更沒有任何病理徵象

(Pathology)。在傳統社會甚至醫界也常常誤解「他(她)們」有「心理變態」或「性變態」。

在過去二十多年間，一直有生物遺傳學家不斷研究是否有「同性戀基因」(Gay Gene)的證據，但到筆者發稿之日尚未看到已正式發現該基因的學術報告。雖然如此，專家們仍然認為同性戀源自基因的可能性。其實除了同性戀者以外，其實有些轉性人，包括前述的「轉性男」和「轉性女」已經被發現他(她)們之中有些人的基因確是有不正常。其中一個案例是「完全雄性素冷感症」(Complete Androgen Insensibility Syndrome—CAIS)此案發生原因在於 Y 染色體中的 *SRY* gene(決定性別的 Y 基因)突然不見或功能故障導致外性器是陰蒂和陰道以致出生時被認定是女嬰。該女生到 13 歲無月經才被發現有睪丸在腹腔而且性染色體是男性 XY。17 歲時被父母和醫生騙是有癌瘤而將睪丸摘除。等到 20 歲她才從病歷發現事實。可是她一真相信她是女生。

另一種案例是發生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一個村內，有多個小孩在出生時被認定是女嬰。但到 12 歲時陰蒂暴漲成陰莖而且全身發育成男生。這是因為胎兒八週時先天缺乏一種轉化酵素而導致睪丸素不能轉化成雙氫睪丸素，從而引起性別困擾，但也算是 LGBT 的族民。



Y 染色體 性別決定基因“SRY gene”



事實上，這些 LGBT 族群一直和「我們」一樣上小學、中學，一樣到大學、研究所去修學位，畢業後一樣去當醫師、工程師、教師、律師、影視明星、歌星、畫家、音樂家、舞星、軍人、警察及其他行業乃至天主教神父或其他宗教神職人員。而且其中還有不少在事業上做得有聲有色並成為世界名人，譬如，服裝設計師佛剎切(Gianni Versace)，天主教神父伯納蘭其(Bernard Lynch)，影星洛赫遜、凱薩琳赫本(她是女同志也是「雙性戀者」)。如果讀者還在疑惑:不管你賴醫師怎麼說，「他(她)們」和「我們」之間一定在某一方面有所不同吧?不錯，就請允許筆者打個簡單的比喻:你的阿姊喜歡養貓，而你卻喜歡養狗。你就說阿姊喜愛的和你不一樣，她不正常，她一定有毛病。但是反過來，阿姊也可以說你喜愛的和她不一樣，你才不正常。可是事實上你們兩人都正常，都沒有毛病，就是喜愛的不一樣而已。所以答案就是這麼簡單。如果讀者有時間又想更進一步了解「男同志」、「女同志」、「轉性人」或「雙性人」，下列的電影可能



男同志影星 Rock Hudson



Gay: Gianni Versace



女同志也是雙性人  
凱薩琳赫本

給你一些解答：李安的「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男孩別哭」(Boys Don't Cry)，另一片是「自由大道」(Milk)。

#### (四) 為何必須立法保障 LGBT ?

根據專家研究指出，在美國人口中，每 300 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被診斷是 LGBTQ (佔全美總人口的 3%。目前全美總人口約有 322 millions。也就是說全美國有一百萬人屬於 LGBTQ)。以台灣人口 2 千 3 百萬來預想，在十年、二十年後，社會將更開放，更多的年青人將會自白，更多的家長將願意承認醫生對其兒女的診斷，到那時候，全台灣人口的 3%——大約八萬人將會是 LGBTQ。將此八萬人平均放在全國十六個縣市，每個縣市將有 5,000 人是屬於 LGBTQ，再加上這些人群的生父生母與家人。每一個社區有這樣多的人還能夠被忽視嗎？目前每天，這些佔全國人口 3%的弱勢人群正在全國各社會階層為生存而掙扎。如果政府不早日立法來保障他(她)們，照顧他(她)們，這個族群將會終生繼續被多數(97%)的傳統社會排斥或被歧視。對於生下這些 LGBT 人群的痛不欲生的父母，將會傷心到何種程度？難道這些人應該被希特勒集體送進瓦斯室嗎？或者應該被送入聖經故事中的麻瘋谷中去自生自滅？這種現象絕不應該發生在一個文明而又重視人權的現代社會中。

根據 2011 年美國國家變性者歧視調查(National Transgender Discrimination Survey)顯示受調查有回答的人群中，57% 有受到相當程度的家族排斥。而 19% 有過無家可歸的經驗。41% 則有嘗試過自殺(美國總人口的自殺率是 1.6%)。受調查有回答的 33% 經驗過在看病時曾受到醫

療工作者的歧視。那種不愉快的經驗使「他(她)們」放棄了定期健康檢查的權益。28% 生病了，但也因怕再被歧視而延遲了治療時刻。也是為了這是原因之一，美國早在 2010 年的新健保法案 ACA (Affordable Care Act) 中就規定任何健保作業醫療機構及人員不可以有性別、種族或宗教之歧視。診所或醫院必須提供變性者感覺舒適之診療室或個人房。另外，健保機構必須提供變性者必要轉診時之專業諮詢中心。

基於上述之事實與社會現象，筆者認為蔡英文政府之婚姻平權法案對於政府保護弱勢族群之人權作法與維護台灣全民健康是絕對必要而且是迫切的。蔡英文政府於此時拋出該法案乃是極為明智正確之舉。因有詩曰：

**人間有母亦有公，同性戀始衛靈公；  
選公選母自由權，婚姻平權須貫通。**

(筆者註：以上資料來自 Harbor-UCLA Medical Center 之 Clinton Coil, M.D.於 2016 年 11 月 22 日在波莫那醫院醫學中心(Pomona Valley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演講的一部分。筆者誠懇歡迎讀者來函做健康的討論與賜正，不勝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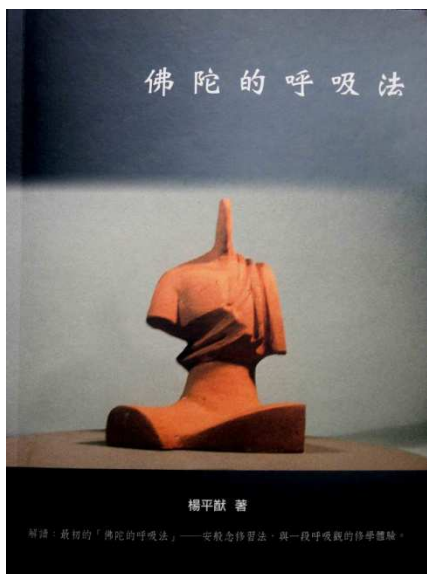
# 《佛陀的呼吸法》序言

楊平猷

1979年，放棄藝術家的身分而移民美國。當時，皈依了台南東密悟光法師之後，只帶了少數生活裝備，和一本「如意輪觀世因菩薩」的晨修課誦本，決定以持咒禪修取代藝術，開始了美國的打工生活。

一年的精進後，卻生起佛陀也是每天這樣持咒修習方式的問號，隨即開始追尋、研究佛傳。同時，又遇到常明法師；因緣聚會，親近了印海長老；更在顯如法師、張慈田（明法比丘）及張大卿老師的引導下，改變了修習軌道。從《佛陀的啟示》、《佛法概論》開始，讀經論學呼吸，並聚會共修，隨諸善知識成立「新雨佛學社」。但，我對修習東密如意輪觀世音菩薩的本心，至今從沒忘懷。

而後，又因緣變遷，成員離散各立山頭。我在張老師座下蠻長一段時日，也繼續與顯如法師及張慈田（明法比丘）保持聯絡請益；又從清嚴寺常明法師處，得到《清淨道論》一書。後即以《清淨道論》為藍本，研讀與修習。有了一些基礎後，也開始到處禪修參訪。



參訪的所有名山，大都以呼吸法下手，比照《清淨道論》中所定義的「安般念修習法」，著力點都略有不同。但，我確信：所有諸山法門，都可以開啟佛智。個人從精進中，也獲得名色分別智，及更高的智慧層次。我也確信，「安般念修習法」才是最初的「佛陀的呼吸法」。

本書所介紹的呼吸法，是依據《清淨道論》所理解，及多年修習體驗；也經明法比丘與張大卿老師的肯定，反覆整理的讀書心得報告。

本書分三個部分：

一、法理：

即概介「安般念的修習法」，解讀《清淨道論》「安般念」所介紹佛陀的呼吸法。藉由闡述原典經論中佛陀的教導，到個人依法修學的體驗，結合理論與實證的解讀說明。

二、法談：

將個人過去曾發表在不同刊物，論述安般念等相關的文章，選出幾篇與呼吸相關的文章，提供有心修學安般者參考，以補充法理的不足。

三、法行：

為安般念修學範例。「木匠的日記」，是個人木匠生活中，學習呼吸過程的片段記載。日記是個人學習過程中，反觀修正的依據，並以此來說明任何人都可以，從「佛陀的呼吸法」中得到利益。有故事，也有法味，希望可以得到道友的指正與鼓勵。

《清淨道論》是南傳上座部千百年來，最被重視的典籍之一。是覺音尊者之著作，葉均居士所翻譯。「安般念」是

尊者所列舉「四十種禪修功課」修習法門之一，為南北傳佛教各宗門派所採用的禪修重要法門。

《清淨道論》一書，提供我改變自己生命品質，肯定心性的依據。聽說覺音尊者的巴利原文繁瑣難懂，英文版及中文翻譯選用幾乎直譯言文，也甚為生澀。因此，我採用自己對葉均譯本的解讀，寫了一本「清淨道論讀書心得報告」。邊讀邊實驗修學，但因內容繁雜，文意理解不易，報告至今未能完成。

安般念修習法，為《清淨道論》中的一小部分，是個人所熟悉，也是南北傳佛教普遍被採用。本人只是湊上一腳，奉上一點心意而已。

2005 年至 2008 年間，親近法鼓山期間，我幾乎看遍了聖嚴法師的著作。內容涵蓋了禪宗的技法理論、歷史、公案。法師獨特的名相與表達方式，令我折服。其中，他登五臺山的故事，更是印象深刻。

書上說，當時，法師年高體弱，五臺山千餘台階，梯陡而窄，只容一人，侍者不能扶持，不建議他登山。他說：「我登一千階有困難，但我每次只登一階，一階沒問題。」於是，一千個一階，就這樣一階一階的完成了。

學呼吸的人，不能管一天多少個呼吸，一次只能管一個呼吸。管住一個呼吸的過程，就是管住當下，並體驗當下，而佛法就在當下。學佛不必為什麼，只學精進，體驗當下。當下就是一切。

當下的世界，是一度空間的世界。一度空間是世間的最妙單位，只存在剎那之間。剎那與當下，不可計量，難以形容描述；只能感覺，只能體驗，是一個不可說的狀態。

佛教徒所說的無常、空性、無我，都在一度空間的當下體證。「佛陀呼吸法」是證得當下最佳的管道。詳見第一篇第八節修習心得「剎那與一度空間」。

以每一小片段時刻為記載單位，來書寫片段體驗，是我個人日記的方式。這些日記，成為自我反觀與自我策勵的依據。寫日記與八作意的進程「返」的作意相吻合，也留下勇渡沙漠的痕跡。

《經集》中，有一篇〈犀牛角經〉，描述著行者帶著戒行，像犀牛頂著犀牛角獨自在森林裡遊蕩。觀照呼吸的行者，也像犀牛一樣，以十隨念的行囊，頂著呼吸的明觸點到處遊蕩。獨自遊蕩中，有喜悅安樂。分享的美感，片段的訴求，成為「如意輪」行者的希望。

《佛陀的呼吸法》的結集與流通，及舉辦雕塑與素描藝術展覽，是因為分享的念頭而產生。希望藉這樣的活動，能招徠同好善知識指點，也讓後來的道友不覺孤單。

希望這一份《佛陀的呼吸法》，能讓我認識更多的朋友，大家攜手共進共享。(2016年2月10日，寫於哈崗小禪房)



# 也談「七不衰法」

楊平猷

前天，友人靜文師姐送給我一本 2002 年 4 月刊行的《正覺之音》，篇篇精選有力自不在話下。其中一篇莊春江居士所寫的〈興邦衛國的七不衰法〉，拜讀之後，憶起自己也曾經讀過佛說的七個「興盛不衰法」，及一些當時的感觸，藉這時機也提出來報告。

我讀到的「七不衰法」的文案，是巴宙所翻譯的《南傳大般涅槃經》裡的一段故事。故事的開頭，就是莊先生所描述的「興邦衛國」的部分。但我個人的解讀方式，與莊先生有略不相同的取角，只提出向大家請教，或與大家一起分享。在《南傳大般涅槃經》中，所敘述的故事裡，大意是：

摩竭陀國的阿闍世王，立下堅決的意欲，要征伐越祇人，想摧毀並使根絕種滅。可能沒有把握，或只是禮貌性的知會佛陀，就派他的宰相瓦沙卡羅來問候佛陀。

當時，佛陀問了阿難七個關於越祇國的問題：

- (一) 越祇人仍然經常聚集開會？
- (二) 仍一心一德相會、相尊重及相負責任？
- (三) 仍遵循古昔社會制度？
- (四) 仍尊奉長者忠告？
- (五) 仍尊重婦女？
- (六) 仍正當護持神舍？
- (七) 仍適當護持供養阿羅漢？



這七法是佛陀曾經教導越祇人的興盛法。當佛陀聽到阿難的答案是肯定的，佛陀對那宰相說：「越祇人仍遵循此七法，只會興盛不會衰微。」

而那宰相也相信：越祇人有這七法之一，就只會興盛不會衰微。何況他們法法具足。就決定改變戰略，採用詭謀離間等計，來消滅越祇人。

以上的故事，與莊先生的文意相同。

瓦沙卡羅離去後，佛陀就召集王舍城附近諸比丘僧眾，又宣說了七種僧團「興盛不衰法」。

**第一種七興盛法是：**只要比丘，定期聚會，就只會興盛不會衰微。

**第二種七興盛法是：**只要比丘，一心一德相會、相起、相盡力於僧團義務，遵照戒律、尊重長老、不為令人轉世的欲貪所轉、樂於隱居、守心於一、親近善良，就只會興盛不會衰微。

**第三種七興盛法是：**只要比丘，不喜染俗務、不愛好閒談、不喜偷懶、不喜交遊、不懷邪欲或不為邪欲所左右、不與惡人為友、不因證小果而停止精進努力，就只會興盛不會衰微。

**第四種七興盛法是：**只要比丘仍有，信心、慚愧心、畏惡、多聞、精進、警勤、多智慧，就只會興盛不會衰微。

**第五種七興盛法是：**諸比丘仍修習七菩提分(覺知)法，念菩提分、擇法菩提分、精進菩提分、喜菩提分、清安菩提分、定菩提分、捨菩提分，就只會興盛不會衰微。

**第六種七興盛法是：**諸比丘仍有，無常觀、無我觀、不淨觀、邪念危險想、捨離觀、心清淨觀、涅槃觀。當彼此以此相訓，則只會興盛不會衰微。

**第七種興盛法是：**當諸比丘在公在私仍均以，身慈、口慈、意慈相對，公平分配友善分享，與聖者同居仍修習那圓滿不缺、不染、清淨，助長智慧，為賢者所稱讚，及不為後世欲所玷汙的德行，與聖者同居仍執持那依之行，可以使痛苦完全毀滅的正見，則只會興盛不會衰微。

以上就是我所讀到的七個興盛法。

當初讀到第一個七法時，內心有很大的疑惑：為什麼佛陀沒有以非戰來勸說，而把越祇人遵行七興盛法的情報，告訴摩竭陀的宰相瓦沙卡羅，令他生出離間分化的技倆？

事實上，「非戰勸和」只是世間善惡的思考。佛陀關心的不是戰不戰的問題。世間的相對爭奪，千萬年不變，輸贏自有其因緣，不是一時勸勸，一時停息就解決。

佛陀的主張是：世間與我爭，我不與世間爭。佛陀關心的是：生命動因的淨化，個人的德行與社會團體的和合。這才是導向祥和平靜，導向生命的真利益，才是國家社稷之福。佛陀在第一種七法中，向平常在家凡夫示說的，是國家「興盛不衰」每一成員應遵循的道理。越祇人是做到了，摩竭陀人也應以此作自己本國興盛的依止，不是以消滅他國為手段。

佛陀關心越祇人仍遵行這七法，並以此諄諄相約訓。至於他日越祇國是不是會被離間分化所擊敗，或許七興盛法能幫助越祇人度過難關，就不是佛陀所能顧及的事了。

另外，佛陀的教化中，從來沒有要求改變他人的事；只有改變自己，從自我的努力中，來達成興盛的事實。興盛法，就是自增上的最佳法門。

這個故事最令我讚嘆的是宰相瓦沙卡羅離去後的發展。佛陀在這個七法中所說的，都是國民德行的養成。百姓和合愛鄉，都是導向「興盛」，而未必另立說「衛國」法。而這個七法，也是所有團體的每一分子首先應遵循的基本，僧團與個人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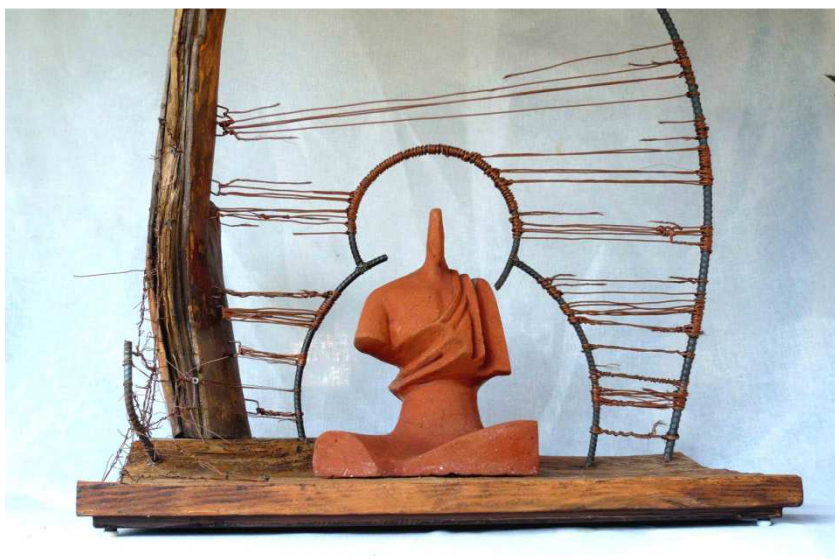
瓦沙卡羅離去後，佛陀馬上召集眾弟子比丘，再說了幾種七興盛法。

從第二種到第六種七法中，首先，是對剛入門的學眾說的，內容與對越祇人說的七法相同，只是從在家眾的和合轉向出家眾的和合。其次，對略有心得的比丘，再次是對已深入，或觀慧有心得的比丘。而所有的七法又連成一氣，法法相扣。如是，從內容層級轉變的次第上看，展現的是，從世間轉向出世間的層層發展。讓僧團中，從初基到向解脫聖者努力的每一成員，都能由基礎向深奧循序向上學習精進。以個人的學習心得，來莊嚴僧團；以僧團成員的互動，來相互激勵。

而最後一個興盛法中，更說明修習了個人解脫法之後，在僧團中，仍應學習身口意慈心與平等相互對待的同居德行。慈心與戒德，雖是世間法，卻是僧團和合的基石。個人不論解不解脫，都不能離開群體而生活；修行到最後，還是要回到生活與弘法的基本面，調和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對待的問題。也許這也是人間佛教的要意吧！

我們也可以從這一段故事了解：佛陀的教育方式與教導內涵，從各個角度、各個層級全面顧及，並以個人內心德行的修學為出發，而不在表層的相互對待來規範。

而這七個興盛法也是個人慧命興盛增上的學習內容，不論在家、出家都好奉行。(02/18/2017 於哈崗小禪房)



本作品「枯樹下失去庇蔭的佛陀」。描述佛陀的母國「釋迦國」，被強大的鄰國大軍壓境時，只能在要徑枯樹下靜坐抗議，阻擋大軍前進三次的故事。無奈，強國蠻橫，釋迦國還是被趕盡滅絕。

1990 年代，楊平猷感受海峽對岸千顆砲彈威嚇，無奈之際，造此作品。描寫心中師習佛意之情。尤以國人自我分化之無知，更覺黯然與平斂。

## 【自傳紀實】

# 1988 年以後我的海海人生— "Wave - Maker"

林資深

我生於 1938 年十月一日。1988 年這一年是我平生事業之分水嶺。之前，是為了父母親的期望及名聲而努力拼鬥，獲得學位和生活保障。之後，是爲了自己的及家人的夢想而充實生活，選擇自由安心留在美國。

1988 年二月，才知道我自己有高血壓症狀。在某一天傍晚，吃過晚飯及醫生開給我一劑高血壓的藥丸(未經醫生的証實，只憑著他的病人之藥效統計)，便和愛妻走路去附近的超市 ShopRite 買東西。到了那兒，我向愛妻說：「我很累，妳自己去買，快去快回。」我無力地靠著 cart 閉眼休息……

我醒來時，發現我躺在 Hackensac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UMC) 急救室之走廊中，吊着點滴，旁邊坐着一臉憂愁的愛妻。她看到我醒來，立即破涕爲笑說：「我很高興你醒來。」一個月後，才聽到她說當時如何擔心會丟失了我。她說：「她找到我時，我正昏厥在 ShopRite 地上不省人事。ShopRite 的 Manager 立即叫 911 急救車將我抬進車裡駛向 HUMC。途中，Paramedic 人員向我說「Mr. Lin 的血壓及脈搏都量不到，害我恐慌得不知所措。」當我在 HUMC 醒過來時，我曾暗地發誓不能這樣死掉，因為愛妻尚年輕，子女小孩尚稚嫩，他們雖然剛上高中。我還有許多事情尚未做完，譬如小時候憧憬的畫圖、作曲、學會彈奏吉

他、和寫作等等希望能一一在餘生之年實現。出院前，一位印度醫生寫一張診斷書給我，上面寫着「syncope」(假死)，並吩咐我出院後要我的醫生換高血壓藥吃。

1988 年九月我參加了當地成人繪畫班十周課程。我選擇了 acrylic 油畫，原因是快乾(病後我失去了耐性，不能等待色彩自乾)，而且容易改顏色。我的第一張畫是馬蒂斯的五位裸女在草原跳舞 (到現在仍然掛在我們寢室牆壁上)；第二張畫是我剪自報紙的「九位在舞台上的舞蹈者」(88 年完成。女兒於 2007 年告訴我以後她要收藏此畫。)1995 年至 1999 年，女兒隻身到以色列 Tel Aviv 大學讀醫，我兩次不知天高地厚，為了安慰女兒的孤寂，空運寄給她我的五張油性粉彩畫及幾幅 Acrylic 油畫；其中「罌粟花山坡中白屋」險被將畢業的同學收買，女兒拒絕，原因是她將收藏她父親的畫。其後回美結婚定居洛杉磯，又收藏了我很多隨意繪畫，和最後的「白百合花」，(這是她內祖母生平最喜愛的花卉，並有一篇文章「胡蜂襲圖記」，在我的「秋蟲囁語」專欄登載過)。1996 年，兒子結婚週年，我畫了一張「海上紅日高昇直衝」做為禮物慶祝，卻被他們夫婦退回，原因是說我沒有完成這張圖，但在我心目中已經是完成的。我的畫都是在三小時內完成的。畫完，我就不再重畫。

1989 年二月參加成人作曲班十週。由於老師是紐約茱麗葉音樂學院畢業的。他是韓裔美籍人，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高估了學生的程度，整個學期學生從五位變成兩位，學生還是一知不解，第二學期我就 quit 不去上課了。雖然如此，我也寫了幾首不成曲調的歌曲。

1989年，我郵購了一支99美元的吉他，可是一直找不到老師來教我。2006年七月及八月，我的頭部內出血(Subdural hematoma)在右邊開刀兩次，影響2011年以後左腳行動之不方便。一直到2013年二月，正好此地附近Fair Lawn 歸正教會的賴忠智牧師常常彈吉他講道，他樂意教我。可是上第一天課，我竟然拿不動吉他，只好放棄而不學，原因是我於2010年六月割掉膽子及十月右腕惡癌(Merkel Cell Carcinoma)手術，2012年一月底才完成放射治療，但却忘了作右腕復健之故。當杰孫十歲生日來我家時做家庭訪問之作業，我將此吉他送給他做生日禮物，想不到學過拉大提琴的他立即彈起來，他顯得很高興。

1998年十二月，經由黃勝惠女士(筆名葉葉愁)之推薦，林文政(太平洋時報社長)、賴慧娜夫婦力邀在該報開了一個「秋蟲囀語」專欄，每兩星期寫一篇一千字左右小文交待，本來想六個月以後退出，因沒人反應之故。經過社長之堅持及安撫，我勉強為之；想不到一寫十二年，寫的全是自己的留學經歷、不談政治，只談論作人處世、讀書心得、以freelance之方式寫報導等等。在2008年由林社長之熱心幫忙和游小惠打字，和好友慷慨的財力協助，出版了二千本的「台灣人心靈的補藥湯」一書，內容全是2007年在我的專欄發表的文章，才能實現我一部分的夢想。直到2011年因為身體多病，常常脫期停寫，經社長允諾找高人代替不寫了，以後將不定期刊出。這個寫作也算是實現了我小時候憧憬的夢想。在此，我衷心地感謝以上所談到的貴人。

1990年二月某一中午，在一個扶輪社(Rotary Club)中餐會上，遇見坐在我的對面的一位老人自我介紹名叫Joseph

Lanciotti, 他說他對我做的生意(郵售醫療用品及器材)很感到興趣,他希望翌日來我的公司免費幫我做些事,我答應了他。第二天早上,他真的按時來了,並且說了一些如何改善我的公司營業步驟計劃。

以後他天天來,我們相處聊天時,我漸漸了解他的背景。他高中未畢業退學,因為家庭貧困,無錢上學。十九歲時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從軍,在中國青島駐軍一年,對中國文化及女人印象特深。回美後經過政府補助,上完高中,在米亞米(Miami)大學讀新聞系。畢業後在 NY - NJ Port Authority Bureau 上班做公關文書工作,一直至六十五歲退休。他大我十三歲。他的太太大他三歲,是他小時候的鄰家女孩,在國小當老師,她的名字叫 Vivian。他們有兩位已婚嫁的女兒,兩位外孫女皆出於老大女兒。他們夫婦退休後,天天見面吵架, Uncle Joe 只好來找我舒解一番。後來,他問我在台灣有沒有寫過漢詩?要不要試寫英文詩?我說我的英文字彙有限,而且亦不會押韻,從未試寫過。他說:「現代英詩是屬於自由體式,不押韻,句子排行不拘,由詩人自由發揮,只要詩句抑揚頓挫,意境超逸即可。因為詩涵是詩人的思維邏輯,詩外的感受是讀者的領悟演譯。讀者對於每一首詩的喜愛與否,反應各自不同。因此,你不先試寫一首近代英文詩來叩敲詩塔的大門,誰來開門?何況我可在你背後推你一把。」

1993年夏天,我試寫「My Children, My Joy」一首讓他過目批評。翌日,他說 Auntie Vivian 看後雙淚縱橫,而且整首詩沒可改。他說他要將它收入在他的 Overview Ltd. 詩集內(Vol. I, No. I. Autumn 1993),同時叫我翻譯成中文。



在 P. 17，我寫著：

My Children, My Joy. (我的子女，我的喜悅-漢譯省略)

I never invited my children to  
come to this world.

However, they came.

I had not tried to know why I  
came to this world,

Now, I know why I am here,  
That's my parents' joy.

Someday -

I am not willing to say  
farewell to my children.

My life in this world

I love them so much from  
my heart, with my joy.

94 年春天以後(大約四月底)，我又寫了「God's Spice -- Provincetown, MA.」及「Homeless」兩首，想不到這兩首詩又很榮幸被收入在他的 Overview Ltd. 詩集內( Vol. I, No. II, Autumn 1994, P. 5.)。

內載「Homeless」(無家可歸)如下：

With dreams and blessings

I left my sweet home.

Thirty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earned degrees, married, had children.

The seasons quickly come and go.

Smiles of parents fade in a impossible dream.

They sent their son into a paradise

And gave up their hope.  
The friendly sky often takes me home,  
And I wander alone through alien streets  
Like a rootless flower on a empty pond.

同年學校春假，應摯友 Ramon Constancio(菲律賓律師)之邀，去他們的 Time-sharing 的旅館並遊 Cap Cod, MA。由於近中午出發，只好在途中一個小店用餐。一進門，我們便看到男女顧客各別分開坐，男男互相撫摸，女女互相擁吻。我們兩家各自的行動還引起所有顧客的騷動，我們兩家只好知趣引退。這次春遊印象特深，我寫了下面的一首詩：

God's Spice -- Provincetown, MA. 來紀念這次春遊感受。

The green curved highway 6  
Reaches the tip of the north hook,  
Provincetown just hangs down  
From the reversed rainbow.  
Gray clouds smear over the harbor.  
No sails, thunder roars.  
In the streets tourists group, and wander.  
The neons flash 99, 66, 69 and 96.

Provincetown, MA(麻州) 是我們兩家 Time-sharing 共遊的目的地。它藍天白水，紅沙綠丘，是一個觀光勝地，亦是一個同性戀人群集中之地。當天在路途中，天氣轉壞，下了一陣大雨，到達 Provincetown 時，彩虹掛在天際，烏雲陰霾。當時所見的景物，旅人的感想，衝擊心靈太深，回來寫成此詩。聖經說上帝創造人類。我以為男女有如鹽、糖之

多，那一小撮同性戀人群有如食物中之 spice(s)。歸途中，苦思如何在詩中以文字表示 lesbian 和 gay，最後以數字之印刷形狀 99、66 代表，69 是 Heterosexual，96 則是無性關係的一群。Reversed Rainbow 隱示前 NYC 教育參贊顧問想要從小學開始講授「Rainbow Plan」(亦即 Homosexual Education)，結果被全市家長反對，被迫下台。天氣轉壞，表示 AIDS 之傳播，有如 Gray clouds 之 smear。

在同一書的第六頁，Uncle Joe 以全頁介紹我的生平，並以隔紗觀花地報導我寫詩有「天分」(Gifted) 及「簡化」(Simplified)。是否如此，我自己也不知道。

1994 年十一月初，我收到了一張來自 Northwoods Press, Thomaston, Maine 邀請參加全美國詩集比賽的信函。我考慮很久，和 Uncle Joe 商量結果，最後以初生之犢不怕虎，不計較名次精神，以「God's Spice」這一首詩參加比賽。想不到於 1995 年五月，被通知入選為 33 Honorable Mentions Prizes 之一。獲贈一本詩刊(Ed. By Dr. Roy Schwartzman, 內面全是這次比賽獲獎者詩集，即 Poetry Content Winners)。六月初，我收到了一本「Voices From The Northwoods」，我的詩刊登在 P.20，而且我的名字排在第六位，也是 Honorable mentions 之第三位。這次入選是我意料之外的驚喜，Constancio 全家和我們分享這個榮譽，他們到處向菲律賓賓朋友宣傳；Uncle Joe 和 Auntie Vivian 也感與有榮焉。

1999 年十一月初，又收到同地 Century Press 做全美國詩集/虛擬小說之比賽邀請函。我毫無猶豫地寄出五首詩。到了 2000 年三月，被通知並 Proofed 三首詩(當時 I was too thrilled to sleep)，我樂壞了，還以為在做夢呢！

這三首詩如下：

### EMPTINESS

The breeze dances with bamboo leaves,  
Then silence follows.  
The geese fly over mirrored lakes,  
No shadows remain.

The hormones stimulate lusty desire,  
Vacuum with deflation.

### GOLD FISH

#### My daughter's pet, 1988

Gift from the high school fair.  
It swims alone.  
From one inch, it grows to six.  
Freely, no fear, no hunger.  
Only algae for comfort,  
No friends, no mates.  
Ten years pass, it still lives.  
Wish that God's invitation never comes.

### SPIRIT

Eyes dancing,  
Body waving,  
Blood boiling,  
I fly into white clouds.  
  
Thoughts singing,  
Hair tangling,  
Surround the entire sky.  
  
My blooming spirit  
Breaks into pieces,  
Myself and I meet.

因為書刊篇幅有限，我的「Red Dragonflies」(兒時捕捉蜻蜓記趣)及「Day Moon」(午晝月亮閃逝有感)兩首詩未收入在這一本書刊—The Century Anthology 或稱叫 The Century Anthology, 2000。這次入選五名虛擬小說家和六位詩人都是未見名傳。我的姓名排在最後一名，而且三首詩刊登在 P. 69。Editor Robert W. Olmsted wrote: "This collection features superb fiction and poetry by "new" writers. "New"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not been frequently published; have not been properly introduced to the public. Consider this an introduction.

Read and enjoy!

從 2012 年至今皆有我的新詩在太平洋時報散登，比較成熟的詩有「I Have No Regret」及「Color of Love」等等。

我 2000 年退休。我仍然退而不休，希望在餘生之年再做一些事。期望在一年之內，和接受西方(美國)教育的兒子，毅旻，完成共同合譯的「台灣諺語」一書，讓世人知道台灣的文化。

【此文應好友 2013 年十一月初之邀請，而完稿於 2014 年 9 月 14 日。Mr. and Mrs. J. Lanciotti 於 2011 年年末被他們的女兒送進不知何處的養老院。我的摯友 Ramon 於 2008 年逝世於肺癌。感謝愛妻幾年來的耐心照顧，而讓我一切平安順利，得以完成此文。】

# 半生速描

珠蘭

“To Julan, Old comrade in social movements for me and Lynn – keep up the feminist sprit!” 在書內的第一頁，琳達寫上此簡短的贈詞，勾起了我掩埋已久的記憶。對這一生刻畫出的痕跡，琳達的標題是「美麗的探險」，而我的標題應該是什麼呢？

一頁頁的翻下去、一字字的唸她的傳記，那段共同乘風破浪的歲月，又重新在腦海裡面活躍。她，是一個外國人主動來台灣探險；我，是土生土長在其中，命運被迫要經歷。

## 命運所承受之重

政治的話題，在外公家的庭院內，從來就不是禁忌，因為有一位漂亮的孀婆，經常獨自帶著兩個兒子來做客，但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外叔公。母親說，她這位親叔叔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當年留學歸國，在火車站下車時，頭戴方帽身披風衣，英姿瀟灑，造成小城裡不小的轟動。但是，或許是他的光芒，以至於後來成為外來統治者的槍下冤魂。



悲劇發生之後，外公極力結交外來權貴，經常用三輪車載著他們招搖過市，以期換來其他家人的安全，並能為弟弟

收屍安葬。外公年青的時候沒有依計劃東渡日本讀大學，因為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前夕，他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台灣日本人的傲慢自大，貼在學校的壁報上，於是被勒令退學，沒能拿到高中文憑。

「出去外面不可以亂說話。」每次外公對政治大發議論之後，就這樣囑咐我們。但是嘴巴可以不開，腦筋卻無法不想，從小我就對“黨外”的事情特別關心。

家住龍山寺後面時，每當選舉到來，西園路廣州街一帶總是人聲鼎沸，甚至到深夜還燈火通明。平常時日不能說的話、聽不到的事情，就在一小段日子裡，會自動爆發出來。記得有一位外省老貝貝，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與當地的人文環境極為不相配，在選舉期間每晚拉著一輛破腳踏車，有時後面還跟著一位步態沉重的婦人，車上載著一個大牌子，寫著密密麻麻不曾聽過的控訴，讓路人無法不多望兩眼，那悲哀與無助的身影。

早期的競選演講，人潮只聚集在龍山寺的前庭，後來就連線把擴音器裝到圍牆外及對面的商場；美麗島事件後，在受難家屬的競選演講會上，擴音器幾乎延長到另一端的十字路口。當候選人站起來鞠躬，音樂響起「望你早歸」、「一隻小鳥號啾啾」時，台下不約而同一片涕泣聲，不必說一句話，捐款箱已塞得滿滿，票也應該在內心投完了。我在人群中噙著淚水，聽了開場白就離開了，我怕我無法回去美國繼續唸書，故鄉人正在承受巨大的苦難，我怎麼能夠毫無感覺的追求學位。

其實，在安娜堡攻讀機械工程博士班的那幾年，我的日子多半是如此這般度過的——右手演算著流體力學方程

式，左手捧著密大東亞圖書館的人文歷史藏書。從前看不到或沒看到的書籍雜誌，是我在冰天雪地的大學城中，最重要的精神資糧。那時候，我真的很羨慕其他種族的同學，以為他們不用背負家鄉苦難的重量，可以專心一意的唸書（二十年之後我才知道，比起這世界上許多地方的遭遇，包括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台灣的經歷算是小 case）。

第一次出國留學，是大學畢業後一年。剛到不久就在書店看到台灣的禁書，好奇的買了幾本，簡直讓我目瞪口呆，原來幾十年的歷史教育是被騙了！本來就從未加入過 K 黨，雖初到異鄉人地生疏，也不願參與所謂的“中國同學會”。芝加哥有一群左派台灣留學生，他們有學問、有理想，我交了一些朋友，也看了樣板戲、穿軍裝的芭蕾舞劇、以及左派的文史資料。那時，的確對中國充滿幻想與期待。

然而，我真正參加與政治有關的活動，是到洛杉磯工作之後才開始；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典型的乖學生小女人。洛杉磯是八十年代台美人政治活動的重鎮，各路的英雄好漢都到此集結，很快的我也受到影響，被取名“阿美”，因為那年代的“抓耙子”仍無所不在。其實我是個膽小鬼，只做些跟班打雜的小事，對“政治派系”的糾紛不是太了解，單純的為了故鄉的正義幫點忙。

有一段時間，我活躍於洛城各種社團活動—讀書會、同鄉會、婦女會、台灣學生社，以及工程師協會等，編雜誌、辦演講、演話劇、寫傳單、示威遊行，把本來只會寫電腦語言的手，鍛煉出拿起筆來變單字成章句。但是，台灣正在發生波濤洶湧的民主運動，在美國做那些事情，只能自嘲是半個“週末革命家”，調劑單調無聊的美式生活。



當然不是所有關心台灣的同鄉都和我一樣，最令我佩服的是一些無名英雄，尤其是台灣學生社的同志，他們冒著有家歸不得的風險，放棄可以光宗耀祖的學位，為喚起年輕學子的台灣意識，而全美奔走串聯。

## 街頭運動

我在辦公室裡越來越坐不住，每年都要把假期請滿，回台灣參加街頭抗爭。名義上是“省親”，卻經常一大早就出門，跟父母說去找朋友。



雖然沒有說謊，其實是和同志開會，或在馬路上呼喊口號。有一次走在衡陽路的中間，無意中轉頭一看，騎樓下站著看熱鬧的父親，他吃驚的臉孔卻帶著微笑。那年頭，黑名單是長長一串；再也回不了家還算事小，陳文成博士的悲劇仍記憶猶新。

終於公司改組，工作沒了，我有理由乾脆搬回台灣。那是九十年代初，往國外移民的風氣正高漲，我要逆向而行，父母必定是反對的。然而我覺得再也等不了，全世界的政治情勢正在大翻轉。朋友幫我在台北一家知名的工程公司找到工作，我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於是父母只好委曲求全，志願來美國陪伴剛上初中的孫女。

那是一段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日子。不到兩個月我就把工作辭了，加入勞工陣線，全職投入社會運動，因為上班不是回台灣的目的。那時的工運才剛起步，大部分的活動還是做政治抗爭，因為政治是一切問題的源頭，改變迫在眉睫——釋放政治犯、國會全面改選、反軍人干政等等街頭抗議遊行，如火如荼的展開。我在台北的大馬路上，裹著外套仰望星空，睡了五個夜晚；面對荷槍的軍警鎮壓，簽下打死不退的切結書；在工廠和工人們座談、鼓勵他們組織工會；到南部偏遠的村里拜訪、鼓舞基層的草根民主力量。獨臺會事件發生時，與幾位朋友在調查局門口守夜，給被關押的四君子精神支持。

當學生們第一次在台北車站集結過夜，抗議調查局進入校園逮捕學生，我臨時受命寫了一篇文章，為沒有團體支援的唯一女性受難者發聲。當晚趕著截稿前傳真給各大報紙，第二天天還未亮，就有自立早報免費在台北車站大廳發送，一位女同學站起來用擴音器朗讀屬名王秀惠的公開信「蘋果的告白」，全場鴉雀無聲，只聽到此起彼落的啜泣。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寫文章被報紙登出來。

在台灣社會運動打滾了六個月的之後，我決定還是返回美國，雖然內心非常的不捨。男人在外衝鋒陷陣，不必憂愁家庭沒有賢內助支撐；但是時代還沒有付予女人這種待遇。父母不可能一直幫我照顧女兒，她即將進入青少年期，要她重新適應一個新的生活環境，對她不公平。而且，台灣的民主運動似乎要走進另一個階段，街頭抗爭將不再是主角了。

## 女性意識

在日據時代，母親算是高級知識份子，她畢業於台北師專，如果不是戰事吃緊，海上航行非常不安全，她還打算到日本讀大學。可是她對性別有種奇怪的偏見，好像女性天生就是次一等的品種 -- 智力差又情緒不穩定（台語叫做“ei 不來、sah 不去”），所以她在小學任教 30 年，從來不教女生班。也常不經意的說：「就是把妳少生了一條鞭。」

因此，從小我就不是一個有自信的人，不只對自己的能力懷疑，還對自己的外表羞慚，在學校只是一個不起眼的中等生。但是作為老師，母親是很注重教育的，小學時候家裡就有成套的東方文庫，還送我去學繪畫、書法、珠算等技藝，也逼我課後補習，更經常送禮給班導師。初中考上第三志願，我讓她在同事之間很沒面子；高中考上北一女，她覺得扳回一城；大學放榜那天，我跟她稟報錄取台大時，迎到是一副要哭出來的愁容，說：「妳將來怎麼嫁得出去啊？」

命運不幸被母親言重，離婚的時候，我聽到長輩們的感歎多是：「妳啊，就是書念太多……」、「為什麼唸工程？不像個女人，不懂得撒嬌」、「男人不喜歡妻子太聰明，愚愚的顧家就好。」那時，我真是深惡痛絕這社會的性別歧視。不只是一般人的觀念如此，法律也公然的保障男性 -- 兒女及財產權均歸屬男方，除非丈夫主動放棄；妻子要求離婚，必須提出十二萬分確鑿的證據。

在玻璃屋內長大的我，離婚是平生第一記沉重的打擊。生活一向順風順水，尤其在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工程界，更是被捧成高塔內的小公主。離婚之後，我決定不再順從自小被

教導的那一套觀念，我要走自己的路，男人能的我也能，女人的價值由自己決定，所以我立即重新出發，再次到美國唸更高的學位。

我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才告知母親。她幾乎歇斯底里，一個女人單獨帶一個幼兒，在遙遠的異鄉，怎麼過活啊！況且，不趁著年輕再找個人嫁，還要去唸博士，真是孺子不可教也，下半輩子怎麼辦？

其實她是對的，在唸工學院、做工程師的時候，最辛苦的是孤單——沒有同伴、沒有背後的推手、甚至沒有角色模範。我不像西方女性那麼堅強，到後來覺得心力交瘁，我不適應那種環境，尤其在自我中心、處處競爭的美國文化裡。

說來難以置信，我的女性意識啟蒙者是一位男性。大概是在讀書會的場合，一位博覽群籍的天才同鄉，送我一本書——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那本書很厚，我花了很久時間也沒有看完，但從此被西方女性那種獨立思考、自主生活的態度所吸引。我開始尋找女性的傳記，那些在傳統社會看不到的形象，如爭取選舉權的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首位單獨飛越大西洋的女飛行員艾爾哈特(Amelia Earhart)、二十世紀初獨自到西藏居住的女探險家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等，她們不尋常的生命軌跡，深深吸引了我。

九十年代初，台灣的社會運動正蓬勃進行，我回到美國過著平靜的生活，內心極端掙扎。雖然找到一份工作，卻無法定下心來上班，這時才慶幸當年沒有拿到博士學位，那個失敗的重擔一直壓著我。我打了一些小工，想試著寫作，努力在報紙、雜誌發表文章，也翻譯了一本長篇小說，是中美

洲女作家 Gioconda Belli 寫的《The Inhabited Woman》(中譯名：《百年心魂》，遠流出版社)。主角是一位擁有高薪的年輕女建築師，最後拿起槍加入革命組織。

## 靈魂的轉折

有句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而我似乎兩者都犯了錯，因此才過四十歲，就開始產生中年危機。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目的是什麼？我內心經常盤踞著無名的煩惱與恐懼，日子越過越空洞、蒼白。

我開始搜尋以前所不曾涉獵的領域：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上各種 *extension* 的課，參加一位退休教授的家庭查經班，出席在達賴喇嘛的講經會，報名無奇不有的 *NewAge* 的演講或活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一些自我成長班，我不只陸續上了四、五年的課程，還長期做義工。

在成長班裡，有各種階層、各種種族的成員，大家都是來學習脫掉外表的偽裝、看到真實的自己。他們大大的豐富了我的生活經驗，雖然已經旅居美國二十多年，上過學又上過班，但從來沒有那麼深切的體會到不同文化的細節；也是由於這個的經歷，使我開始回顧我所來自的文化，更遇見了前世今生的情人——喬，改變了我的生命方向。

上了許多成長班後，內心仍沒有被填滿，我又註冊了更正式的訓練課程——聖塔摩尼卡大學精神心理學(*Spiritual Psychology*)碩士班。這個特別的課，把人類的心理層面和宇宙的精神層面連結起來，使我一向只懂科學的頭腦開始對神學感到好奇。喬送我一本書《*The Kybalion*》，合理辯證抽

象思想，科學系統化的討論形而上學(metaphysics)，我愛不釋手，好一陣子幾乎隨身攜帶。

拿到心理學的學位，我最大的成就是出版了人生第一本書《不知道我不知道》(張老師文化)。其實那只是運氣好，因為有位朋友要遷居回台，順便把我的文章帶給出版社，而那編輯大人居然有眼視泰山；其後，我還為張老師月刊寫了數年的專欄。現在重閱那些文章，卻令我汗顏，在人生道路上走得越久、對古文明的哲理探索越深入之後，再看西方的心理學，實在不敢恭維。

## 前世今生的里程

進入新千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過去曾一起為民主運動打拼的同志，邀我回去擔任他的副手，管理一家有一千八百名員工的國營公司。我喜出望外，賣了車子、房子，買了單程機票，以為可以再為台灣打拼，實現長久以來的夢想。

沒想到一年半之後，我又拎著兩隻行李箱飛越太平洋，和二十七年前第一次出國時一樣。「政治本來就是權、利的鬥爭。」喬笑我太天真，單憑理想就想要改變世界。我只能苦笑，帶著失落與疲憊的心情，躲在喬的城堡裡得過且過。剛從醫師職業退休，喬日以繼夜致力於寫作，這個嗜好和我內在的渴望不謀而合。他常拿剛寫好的文章要我提出批評，也要我一起腦力激盪下一個寫作的主題，並很認真的作筆記。因此我們經常一坐數小時，做天馬行空的討論。他家有個不小的書庫，收集了我從未看過的歷史、哲學方面的書。「做偵探式的閱讀，不要把書上的東西照單全收。」他經常這樣提醒我：「歐美人寫的東西有很多謊言。」我嗤之以鼻，

認為他有種族偏見，因為從小我是以背書的教育方式長大，並且絕對相信歐美思潮最優秀。多年之後，我才學會偵探式的閱讀，懂得分辨那些吹噓、扭曲的內容，不能不同意他的判斷，尤其在歷史、思想方面。

「我研究的是至少兩千年之前的東西。」他的這個興趣，當時的我聽起來覺得很可笑，認為他呷飽太閑。於是他給了我第二本書《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作者 Muata Ashby)。此書既厚且深，居然讓我一字一句唸完，因為書中所解釋的古埃及神學，有輪迴、冥界、極樂世界、道無所不在等的觀念，與我成長的文化非常相似，引發了我對古文明探索的興趣，把他書庫內所有有關的書一本一本的唸完。我完全相信喬的觀點——古希臘文明來自埃及，但只取了其中他們所能理解的一小部分。然而，當他提及老子、孔子的書也是來自古埃及時，我就非常不服氣。

感謝上天，在台北一個濕冷的下午，我無意中逛到三民書局，一本書名使我的眼珠差點跳出來《五千年前埃及的『法老書』(老子·道德經)》。從此，我成為作者林明華先生的粉絲，每次回台必定去上他的課，並買了他的全部著作帶回美國。其中有一本小冊子《台灣最偉大的神學殿宇 – 清水·紫雲巖》，使我一輩子不解的謎，有了朦朧的答案。

從小在廟宇邊長大，對廟裡的神明、道具、建築，一直充滿著驚奇與疑問。每年回台灣，看到山林野外的大小寺廟，一年比一年增加，香火一年比一年興盛，無法不感嘆台灣人的心靈依托，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那應該是最道地的台灣文化，也是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精神文明。從古埃及的研究中，我經常有種靈犀相通的感覺，我的傳統文化應該與其

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媽祖信仰就是一例，那在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就存在，林默娘只不過是老歌新唱的宋代版本。

《那是一門神聖的科學(Sacred Science)》法國神秘(玄)學家 R.A. Schwaller de Lubicz 如此詮釋古埃及的文明——古埃及的壁畫、象形圖文，並不是原始人的產物，而是具有極高神學哲理的表達；同樣的，台灣寺廟的複雜、精美，必定也充滿象徵性的意義，絕對不能以「迷信」來對待。

台灣是河洛人最晚的落腳處，而河洛文化是“漢”文化的源頭。林明華先生不只發掘台灣寺廟的真正內涵——宇宙人身神學，也重新詮釋河洛古經——易經、詩經、書經、老子、論語等。這些書都沒有確實的作者，其中艱深的神學意義，早已隨中土的人文變遷，而大大的改變了面貌。二十世紀以來，考古學突飛猛進，我們需要重新科學化的檢視歷史，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是誰。

於是，我的後半輩生活，似乎在冥冥之中被決定了下來。希望這一趟曲折荊棘的人生道路，沒有白走一遭。





# 外科輪值不眠之夜

黃哲陽

1967 年我曾輪流到外科實習。在那裡，我們是最底層的醫生—實習醫生(Intern)，可以教誨、差使我們的上司有各級住院醫師 (R1、R2、R3)，再上有總住院醫師 (CR)，更上面層的有主治醫師、教授或主任，任何人交代的事我們都要恭敬從命。甚至對護士小姐都要謙卑、謙卑、再謙卑，否則她們要刁難你很简单，值班時半夜常叫你起來開安眠藥、開阿斯匹林、打針、導尿、換藥，就會使得你夜眠不得安寧。

因為是科裡最底層的醫生，什麼雞毛蒜皮小事都叫我們做，所以是最忙的，平時要作的主要工作有：寫住院病人的病史和作體檢，做血液、大小便檢查，換藥，靜脈注射，除此之外，大部份的時間是在開刀房當助手拉鉤。外科學習基本上是一種學徒制，由師父 (主治醫師或教授) 主刀示範，學徒 (住院醫師和實習醫生) 一面當助手拉鉤，一面觀察學習怎麼做。如果師父心情好，就會讓刀給學徒 (R 或 CR) 練習學著作，他們有興趣學習的是大手術如割膽囊、割胃腸、開頭臚等，而我們 Intern 最常檢到的工作只是縫皮的雕蟲小技，有些運氣好的，偶而可以在師兄 (R 或 CR) 的施捨下，作一、二個盲腸手術。在各階層受訓的醫師，尤其是住院醫師都盡量找機會讓自己操刀練習，才是技術進步的不二法門，而值夜班時收到的急診病人是這種機會的最大來源。

那是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我去醫院值班時，看到一群烏鴉在上空盤旋，最後棲息在醫院的屋頂，當時心中一驚，莫非是什麼不祥之兆。

到達外科病房報到時，病房格外安靜，沒有新病人住院，也沒有病危的病人，急診處也報告「西線無戰事」，難道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

那一天外科值班只我一個 Intern，上有一位 junior resident (R1)，一位 senior resident (CR)，起先大伙沒事就在病房護理站天南地北閒聊著，過了一陣子還是沒有什麼動靜，我們就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有人繼續待在病房寫未完成的病歷，有人在看書，有人去打撞球。

快到半夜時，已覺得很睏，正想去值班室睡覺，忽然電話鈴響起，是急診處來的電話，通知我們有一外科急診病人，我心想：「糟了！這下別想睡了！」對我們 Intern 而言，值班只增加一些打雜的事，碰到有開刀時也只能拉鉤而已，不能期盼做什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沒事可以睡覺。但 CR 聽說有病人來，就馬上精神抖擻起來，叫道：「終於有生意上門了！」就派遣我這最小咖的醫生-- Intern 先去探個究竟。

我奉命急忙衝到急診處，病人是個穿著深橘色袈裟，腦滿腸肥的和尚，肚子痛得全身蜷縮成一團，額頭直冒冷汗，從他的呼吸可聞到一些酒味。護士報告體溫 38 度、脈博每分鐘 120 下、血壓偏低，我請他翻過身平躺著，一按腹部，感覺僵硬如木板，隨處碰觸都痛得哀哀叫，我馬上斷定有腹膜炎，但是怎麼引起的？我一邊檢查，一邊問病史。

這是一個 40 歲的和尚，說話帶山東口腔，訴說有好幾年常常上腹微微作痛，以前曾被醫師診斷有胃潰瘍，經常都在吃強胃散止痛。今天是應一位老同鄉黨國政要的宴請，平時難得看到大魚大肉，又拗不過老同鄉慇懃的勸酒、勸菜，遂順勢大快朵頤一番，也喝了一點酒，我問他喝多少？他回答：「我佛慈悲。」我以為他因我的詢問感到心虛在向佛陀謝罪，後來問清楚才知道他是說：「我喝四杯。」就在酒足飯飽後樂極生悲，突然上腹發生劇痛，慢慢遍及全腹。

我雖然只是一個小咖醫生，但穿起白袍，左胸口袋上繡著「xxx 醫師」，在病人面前也有一些威嚴，我轉身嚴肅地質問陪伴著他的黨國政要：「處長，你怎麼可以請法師破戒喝酒呢？」他聳聳肩，滿不在乎地說：「這年頭只要思想純正，忠黨愛國，其他破什麼戒，違什麼規都不重要了。」。我聽了無話可說。

我把病情向 CR 報告，他囑咐我馬上照一張腹部 X-Ray，從 X-ray 看出在腹腔上面胃腸的外面有空氣，這是胃腸破裂的現象，腹膜炎可能是由胃腸破裂引起的，必需立即開刀。通常胃穿孔的病人是歸 CR 主刀的，這是他練功夫的大好機會，所以他就興沖沖地趕過來，通知開刀房，安排開刀。可是這位陪病人來的黨國政要卻不知從那裡打聽到外科有一位名醫 H 教授，就指定要求 H 教授來開刀。在那年代當大官的到我們醫院都可頤指氣使，因為是公家機關，員工們最怕得罪政府官員，我們醫院最大頭的邱院長平時對待我們受訓醫師刻薄兇狠，但是碰到政府官員卻必恭必敬。CR 當然也不能違背這位政要的意願，他只好一邊囑咐護士作開刀的準備，一邊通知 H 教授來主持開刀，然後有點失

望地嘆道：「一隻煮熟的鴨子飛了。」，因為 H 教授一來，他將由主刀者退居為助手。

在開刀房，H 教授是主刀，CR 當第一助手，R1 當第二助手，我是第三助手。我的工作就是握著一、二只不鏽鋼 retractors 拉開腹腔（就是所謂拉鉤），使開刀者可清楚看見開刀的範圍，而且給他有空間可以操作，我必須全神灌注，盡量保持不動，雖然覺得又累又困，也要提起精神，不能打瞌睡或恍神，那樣會妨礙主刀者的手術，不只會挨罵，甚至被踹一腳，你也只能敢怒不感言，頂撞上司，是會被開除的。

H 教授用手術刀，從胸骨之下往下垂直劃了約十五公分的傷口，把腹壁一層層打開，進入腹腔，馬上看到一些食物由十二指腸的破口流出來，H 教授把手伸入腹腔內，一把抓住一些食物，他一邊仔細檢查，一邊說：「這裡有蝦、有牛肉、雞肉、青菜，還有紅豆和綠豆。」我聽了一時忍俊不禁，但不敢笑出聲，幸虧有口罩罩住，沒人看出我臉上的微笑，偷瞄別人一下，大家都一本正經的樣子，沒人作聲，我馬上意識到不應該笑，所以就趕快收斂笑容，心裡暗自責備：「罪過！罪過！阿彌陀佛」。H 教授起初用手清除食物，覺得太慢，乾脆就倒很多食鹽水在腹腔內清洗，然後用電動吸管(suction)把水和食物一起吸出。

在那年代這種潰瘍引起的十二指腸穿孔的手術大都是把胃的下部份和十二指腸一併切除，然後把切除後剩下兩端的胃和腸子縫接起來，為了要確保縫接處緊密不漏，共縫三層，內層和中層用貓腸線(catgut)，最外層用絲線(silk)。H 教授一針一針耐心地縫，花了兩個多小時才縫接完成，他一直都聚精會神地密密縫，不知時間之飛逝；而我這個拉鉤的

人，看開刀者作上百個同樣縫合的動作，覺得無聊，好像時間過得特別慢，雙手拉鉤拉得好酸，不過再怎麼辛苦也要忍耐保持不動，以免讓主刀者不開心。

現在這年代開刀時用的是 self-retaining retractors 都自動保持固定位置、保持把手術範圍張開，不需人來握住拉著。而且這種胃腸的接合術已經改用機器，把接合處對好，用機器夾住，然後喀嚓、喀嚓按幾下，兩分鐘就接起來了，方便、快捷又安全。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生不逢時。

好不容易把胃腸接好後，再以食鹽水把腹腔清洗一遍，就開始關閉傷口，依開進去的反順序一層層縫合如舊，最外面一層皮是我縫的，也算是對此開刀有一點皮毛的貢獻。

寫好病歷及術後照護的醫囑後，東方正開始露出魚肚白，一看手錶，已是清晨五點半，趕快去值班室睡覺，再過兩個小時就要起來開晨會，然後又開始另一新的一天的工作了。



畫者：扶丁

# 上帝呸嘴瀾

## 清風

自從搬來這個北加州，接近風車的小鎮之後，我最喜歡的一件事，就是一大早，到附近的公園或小徑走走，單單呼吸新鮮的空氣，享受初陽的清新，及聽到悅耳的鳥聲此起彼落，我的一天，總是很愉快的開始。

特別是春晨的陽光下，那處處綻放的花朵，豪放，羞赧，也有的燦爛，嬌艷，其中，我注意到路旁，有一叢叢的小白花，附在像路旁的灌木叢，更是清純可愛。平時，我就是沿著這條鋪滿小花的路徑，散步、沈思，從沒仔細去觀看它，反正，它就是讓我覺得這個花徑，綠意盈然，點點白花襯得很勻，很自在。

祇是，最近為了教會兒童語言才藝夏令營的事，有點煩憂。今年，這個夏令營已經進入第五年，照說，經營的模式已底定，整個課程的計劃，可說更嚴謹，更有突破，而且，今年的計劃的起頭，也趕得很早，約新年一過，就馬上開會計劃，可以說，在準備的功夫上有進入情況，已跟得上附近的社區夏令營。

但，今年的報名，從開始就很弔詭，打電話進來詢問的，可真是屈指可數。我天天擔心，一檢查，整個市場行銷的管道，發現能做的都做了，但來報名的，比前年少很多。今年，又為了充實課程的內容，多請了一位英文老師，及多加了些課程，真擔心會入不敷出，不但沒法替教會籌錢，反而會虧

損。深恐這就會予人口實，說教會兒童夏令營付外來的教師過多的薪資，以至於賠錢。

因為心中層層的憂慮，那天，我晨走的腳步就放慢了很多，心中茫然，漫無目的，不知前面的暑假教會夏令營的事要怎麼過關？我做了一個未曾做過的姿勢，我蹲下來，看看這路旁的一大片的小白花，甚至下意識的去摸摸它，不料，一摸下去，手竟然黏答答的，我向走在前邊的先生叫了一聲，「哎呀，怎麼這麼差勁，居然有人亂呷嘴瀾？」

先生回頭，一臉驚訝，隨口附和，「沒彩，這麼嬌的花道，不但有人狗屎不清，又亂呷嘴瀾，真沒水準！」一面聽他這麼說，一面又有點懷疑，近視已深的我，眯著眼一看，整個花徑，不論是遠的近的就是這樣，白點點的齊勻、齊勻。

「嘿！奇怪？那有人呷嘴瀾呷得這麼齊勻？」再遠一點，陽光比較照得到的，又是一點白花也沒有，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想著想著，不禁莞爾。恐怕，只有上帝才有那種本事。想像中，祂老人家一大早起來，打開天門，想清清喉嚨，就這麼呷，呷，呷，就點白了一整條路的花叢！

雖然，後來夏令營的事情有很圓滿的結果，然而，在那憂煩的當下，這些小小白花，給予我很大的慰藉，它讓我侷限在這個世界的那顆狹隘的心，飛向高處，有另一層次的發現。

\* 後來與朋友分享之際，有人分析，也可能是草叢間有小生物分泌的白沫，遠看白點點像圓型白色小花，要很靠近看才知是沫濡片片。

# 柴刀與菜刀

清風

這個題目在我心中翻騰數年了，我常常在想、在評估，或許，我們台灣人的命運與這個議題息息相關。怎麼說呢？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每個時刻都會經歷到這種體驗，名目相同、內容和實質卻有一百八十度的差異。

那天，氣候較寒涼，我家老先生興緻一來，就要吃火鍋，對家庭主婦來說，吃火鍋是福音，不必蒸煎煮炒，輕易省事多了。然而，從我懂事以來，火鍋的主角是沙茶醬，我們就去超市款貨，魚、肉、蝦、菜、丸、粉、樣樣俱全，祇見平日熟悉包裝的沙茶醬就在眼前，不假思索就丟入推車。等到要吃打開的時候才覺察到，平時包裝的罐頭會有一個牛頭，這個卻沒有，想想，大概差不多吧？反正包裝也是一天到晚在變，應不會有什麼差別吧？何況，那褐沈沈的醬料看起來很像。沾了第一口後，我家老先生馬上反應有咖哩味，他並不挑食，但對有咖哩味的食物興趣缺缺，特別是他期待的沙茶醬，完全不是那個味道，仔細端詳包裝的罐頭後，知道是別家公司的產品，但是外表模仿得 97% 的相似，那頓飯勉強吃完，我有點愧咎，他則多吃了一碗冰淇淋消氣。

就在火鍋事件不久，無意中聽到一位點心師傅說，現在臺灣的鳳梨酥的餡是加菜頭作的，否則，哪有那麼多鳳梨？我真傻眼了，臺灣豈不是鳳梨的王國嗎？才會造就鳳梨酥的美名的，它一直是咱從故鄉帶來的最特殊的伴手，這下子，我又如何向外國友人解釋呢？或者完全不必解釋嗎？



接著，又有一晚，先生的好友路過，我們請他喝酒，免不了就拿出花生、小菜佐酒，忽然想到有一副朋友送的珍貴的烏魚子，就立刻打長途電話，請教名廚，馬上依法速煎切片。

不料，在切的時候，突然，細碎不成形，令我愧咎萬分，心想，是刀子太鈍，還是沒聽好指示，平時就不是掌廚能手，現在連這麼貴的料理都被我碎屍萬段，心中懊惱好幾天。數週之後，在與好友麗娟喝茶的午後，麗娟突然感慨地說，「最近台灣的生意人不知在想什麼，連烏魚子也有假的。」

「什麼？這麼貴的東西也敢假？」

「那會不敢？烏魚較小魚卵醃好也小，不大，比較沒賣相，別種魚的卵又大賣相又好，祇是假貨切下去會碎掉。」

我的心愣了一下，原來烏魚子碎屍萬段並非我錯。食品如此，人呢？會不會也有名目相同，實質相反，完全不一樣被掉包的情形呢？

這讓我想到許多政治人物，表面上掛的是忠貞愛臺灣的志士，有的甚至標榜是愛臺灣而受關監 25 年，自比非洲曼德拉，但是做出來的舉止行動與曼德拉簡直是天淵之別。

曼德拉出獄之後，倡導原諒，不要冤冤相報，積極鼓吹民族自立自強，終於逆轉變了南非的國情，得以脫出長年以來白人的統治而獨立自主，雖然，如今南非仍然在十字路口徘徊，經濟大權和普遍民眾的須求仍不平衡，但至少它能避免像鄰國路安達的政治遽變，人民家破人亡的慘劇。

反觀這位自稱臺灣的曼德拉，生活糜爛不檢點之外，所到之處，都要放把火，看看會不會起火星，掀出災難，若是遇到有識民眾，大家嗤之以鼻，笑一笑就散場，但是有時遇

到宵小之輩，利慾攻心，就趁勢狼狽為奸，澆油煽風，釀成紅禍。

記得他剛出獄到北美巡迴演講，所到之處，處處受到英雄式的歡迎，當時他講了一些令我驚訝、覺得與他受監禁的委屈不大相稱的言論，詳細內容大致也忘光了，心中悲憫這位，在人生最應該受教育，吸收知識及經驗的年代卻在獄中度過，因此，所說所表現和社會格格不入。

祇記得最後他說了一句，「實在說，受鞭打受患難並不難，抵擋誘惑卻是大不易。」以後他所表現生活的紊亂，見縫插針的劣品，大概都會呈現不能抵擋誘惑的模式，也許這就是他的魔咒吧！柴刀與菜刀之別呀，不要說，反正都是刀，都可以切、也可以斬，也不要說，他以前就是反對黨，更做過主席，是民進黨人，然而，他可曾為黨，甚至為臺灣的將來深思過？

蘇珊大嬸、林育群 這些模仿歌手與原來歌劇的歌星或 Whitney Huston，儘管有太多的神似，但他們仍然是他們自己，有他們自己的格調，所以，不可大而化之就說他們是一樣。

最近發覺，你如果要得罪一個會思考的人，祇要跟他說，他像極了某某，與誰誰完全相似，你立刻得逞，因為每個人都不喜歡被人評比，比得差的，對方會覺得受辱，比得過好，對方起先會舒服一下，但之後會開始對你失去信心。同樣道理，柴刀與菜刀之別呀！我深信如果曼德拉在非洲知道在臺灣有這號人物竟敢與他相比，一定也會嘆息萬分吧！

# 從「灣生回家」談尋根歸祖的心路歷程

陳東榮

九月廿四日，由南加州 FAPA 柑縣 (Orange County) 分會主辦，在我們居住的拉股納福村 (Laguna Woods Vilage) 放映了最近在台灣很引人注目的一部電影「灣生回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1895-1945，日本統治了台灣五十年。日本投降後，交台灣給同盟國，四十多萬的日本人，包括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都被迫放棄所有財產，僅准

許帶著一床棉被，換洗衣服，日幣一千元，遣送去日本。這些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就被稱為「灣生」。

在日本的統治之下，二戰之前的台灣，雖然對台人，日人有差別的待遇，但在日本明治維新，西方化，法治化的影響下，大家確實都享受過一段當時亞洲國家少有的繁榮。至於戰後的日本，則是一個被戰爭毀滅，經濟蕭條都比台灣更悲慘的國家，這些灣生，由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被迫送



到一個雖是母國卻又陌生的地方，加上他們又被自己的同胞認是外鄉人。這群灣生可以說也成了吳濁流書中的「亞細亞的孤兒」一樣，只能默默地思念著他們記憶中的台灣，忍辱過著被同胞輕視，排斥的餘生。成了被社會及歷史遺忘的一群，直到最近。

田中櫻代就是這被遺忘的一位，這位住在日本的外祖母，平生的願望，竟然是要將她的骨灰撒在台灣東海岸。這引起實加的好奇，她在 2002 年 28 歲時帶了祖母骨灰撒到花東海岸，隨著在台灣從事「灣生」的研究有十三年。在 2014 年她出版了《灣生回家》一書，真實地記錄了 23 位灣生的人生故事，在台灣獲得金鼎獎，還被選入教育部的歷史補充教材。接著她又用盡一生的積蓄，在 2015 年完成了一部同名的紀錄片，同年也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這就是我們這次在納福村所看的影片。

這七十年中，前幾十年，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他們是被禁止踏上台灣的，很多人甚至與台灣的親友失去聯絡。在影片的八位灣生，都是古稀之年了。重踏當年故里，家宅猶在，人事已非，幸運的，還得以重逢台灣舊友，大家別後再見，親情依舊。最傷心的是，一些多年相思的親友，已只成大廳上的遺像。

還有一位自以為被母親遺棄的灣生女兒的淒涼故事。當年遣送回日本時，灣生的母親為了不讓這位尚不懂事的女兒，也跟著去日本受苦，就利用她是台日通婚的子女，可以有台灣籍，忍痛把她留在台灣給祖母扶養。從此幾十年失去聯絡，使得這位灣生女兒一生自責，為什麼母親會棄她而去？直到她的孫女知道了祖母的心事，經過多年尋找探訪，才找

到這位灣生母親的信息，發現這位母親為了這位留在台灣的女兒。也一直在椎心地思念。可惜當真相大白，灣生的母親已只留下一座墓碑。這位台灣的女兒也已經年老中風，成了植物人。

有一個沒有在電影中演出的灣生故事，更是令人心酸。在 1992 年，當田中實加帶著她祖母去高雄岡山拜訪一位農婦時，這位原本啞巴，從來不開口的老農婦，見到穿著優雅和服的田中祖母，竟然很高興地以日語向這位日本客人問候：「這些年，您好嗎？」，把旁邊的一群親友嚇了一大跳。原來是這位原名叫美紀的老農婦，也是一位灣生。她父母在當年為了不想讓女兒跟著到日本受苦，也硬著心腸，把她嫁給一位農夫之子。從此為了掩護她的日本口音及非法居留，她竟然當了五十多年的啞巴。

在這些灣生的故事裡，無論是當年由日本移民來台或在台灣出生的，台灣就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這兒有他們的童年，台灣玩伴，還有他們流血流汗，開墾收割的辛酸與甜蜜。只是無情的戰爭與政治把他們硬是從一個熟悉，安定，快樂的家園連根拔起。

在這許多感人的故事中，最引我注意到的就是這些灣生，在離開台灣七十年後，還爭著要田中實加為他們申請，取得台灣政府的出生證明，甚至要把骨灰灑在花東海邊。這群日本人竟然把台灣當作他們的故鄉，而不是滿足於回到了自己的國家，日本。這與我們的落葉歸根，也許會引起很多人的爭議，但是在我一段尋根歸祖的心路歷程後，這對我是很理所當然的。

沒錯，從小我們就被灌輸了慎終追遠，講究族譜，原鄉，又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在三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是一位想到中國去尋根歸祖的「河南潁川陳家後代」。1985年，我第一次去中國旅遊，我確實是有一種返鄉尋根的憧憬。有一天，我們來到武漢，登上長江大橋邊的黃鶴樓，導遊講了很多與黃鶴樓有關的故事，從三國時代初建，經過一千七百多年，歷經戰火，屢毀屢建。有歷史，有神話。

我登上閣樓遠眺，在一片霧霾中，雄偉的武漢大橋，橫跨在長江上，長江確實像李白說的「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我想起書本上學過的，黃河是中國的母親，長江是……。我想，現在長江就在我眼前，我不是應該感動到熱淚盈眶嗎？但望著那年剛完成重建的黃鶴樓，眼前的長江，也只是一條蜿蜒的長河。雖然景色很古雅，很壯觀，但對我說，就像歐洲，日本看到的一樣。有讚嘆，沒有歸屬的激動。

想到我的尋根，這一趟來中國，已經走遍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西安，桂林，重慶，這些在小學中學裡，讀得認真還要考試的地方，彷彿熟悉，卻又陌生，一路走來，遇到的，既沒有我熟悉的鄉音，也沒有我貼心的親友。這是我的地方嗎？台灣不才是我的故鄉嗎？故鄉應該是會令人日思夜夢，歸心似箭的地方。它不是法律規定的，也不是書本教的。我要尋根，要回到台灣去尋。我不是黃帝的子孫，更不是龍的傳人。我的中國尋根夢，終於煙消雲滅。

回到家來，我很感慨地寫了一首詩，來記念這次的「悟道」之旅。「落日西望黃鶴樓，橫劍長虹跨江近，猶問三國

英雄事，萬古重浪笑多情」。加上了一個註「一九八五年遊長江，黃昏時登黃鶴樓，長江大橋橫跨江上，岸邊車行如流，故國之思，政事之非，舊土異鄉之辨，豈非多情？」

我在屏東出生，大武山下，下淡水溪旁有我的玩伴，我的童年，我祖父時代由安平遷來屏東，小時候，祖母常帶我去安平拜訪姨婆，孀婆，叔公，他們給我紅包，糖果，帶我去天后宮，觀音亭拜拜，在安平古堡上與玩伴們跳上跳下，我們的族親就是住在安平當年唯一的西式巴洛克洋樓後面，西瀧殿旁邊的那一片部落，叫做王城西的陳氏家族。在安平的墳山頂上，有我家五代先祖的幾座墓厝，由碑上的族載列名，可以代代連貫，清清楚楚。

三年前，我到安平尋根，一位遠房堂弟帶我到處探找族親，遇到我從不知道的堂姊，開一家很出名的「陳氏蝦卷」，參觀了我曾祖父在清朝當過官的安平海關遺址。還有他在1895年日本佔據台灣時，避亂去廈門，在臥房床下，埋了一些元寶，回來時



安平名店「陳氏蝦卷」的老板是我從不知道的一位遠房堂姊。右一是堂弟陳晁加。

已經不見了。看著那已經沒有床的遺跡，我還想下次回來，帶個高科機的探測器找找。

在西瀧殿前，還有我一位叔祖種的一棵大榕樹，樹幹上圍著一條紅布帶。這些都是真真實實，我體驗過，有眷戀，有思念的故鄉。我們要尋根歸祖，是應該，理所當然的。不過這應該是從近而遠，由親而疏。連我最近幾代的祖先都還沒查出來，跑到中國去找什麼呢？

當記者問田中實加這位住過日本也住過台灣，也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台日混血兒，那裡是她的故鄉？她只簡單地說：「心在那裡，那裡就是故鄉。」沒錯，屏東，安平，台灣，北卡羅萊納州，美國……只要是那個我落腳過，愛過的地方，就是我的故鄉。



安平西瀧殿前的一棵大榕樹，是我叔祖種的。



# 那一年，在金門

陳東榮

1968年7月，我與高醫的幾位同班同學被派到金門，去服一年的預備軍官役。

曾經在更早幾年就曾派到金門去當醫官的父親，一

知道我要去金門，就與媽媽在前一個月來彰化基督教醫院看我。



第二天，爸媽帶我去北港媽祖廟拜拜求平安，當時的我，在那種戒嚴又特權橫行的環境裡成長，對於國民黨當然憤怒不滿，但是我沒有雄心壯志，起義革命的勇氣。那時大部分的年輕人，只能隨波逐浪，心頭的苦悶，只能轉化在學業上，期待畢業後，找個較好的工作，只要求找個不要靠有國民黨籍，才能升級的工作就好。既無太大期望，對於生死，未來的遭遇，在那個沒有個人尊嚴的時代，也只有聽天由命，無可奈何了。反正就是把這一年混過去。至於父母親擔心我的安危，我倒什麼感覺都沒有。只有感謝他們的愛心了。

當我們的運輸艦來到金門料羅灣的時候，艦長要我們躲到甲板下的大空艙裡，因為這已進入共匪炮火可及的範圍。七月天裡，我們在甲板上，吹著海風，大家都穿得只剩下內

衣褲，還汗流浹背，進入悶不通風的內艙更可怕。這時播音器傳來艦長的鼓勵，說我們是「為國盡忠的六百壯士」。我心中不禁大罵，我們辛辛苦苦才從大學畢業，我們才不願意當你 XX 的炮灰，壯什麼士？

我去的是裝甲部隊的戰車營衛生隊。報到時才知道，我要去當醫官的部隊剛在前幾天換防回台灣去了。營長說，很好，你就留下來，我們好運氣，多了一位



裝甲營的預官們。

醫官。我當然可以申請，要求回台灣去原單位報到。想想我一申訴，在國民黨的官僚體制下，只是自找麻煩，等到公文下來，恐怕一年也到了。就只有自我安慰，隨遇而安了。

我們的衛生隊只有十多人，隊長姓陳，醫官姓孔，包括士官充員兵們，大家都相處很好。我們住在夏村。在營地裡有很多菜園，老百姓都可以進入營地耕種。所以可以說是軍民隔鄰而居。平民開雜貨店，食堂。靠我們維生，醫官為老百姓看病。我們則靠老百姓開的店，打打牙祭，撞撞球或看電影，享受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情趣，尤其是雜貨店，理髮店中寥寥無幾的少女，不管美醜，在幾乎都是老太婆及男人的世界中，真是得天獨厚，佔盡風華。可惜，戰地規定，如果與金門女子結婚，不得返台，必需在金門落地生根，在當時

的戰地，誰願留下？所以一件件的金門愛情故事，就往往以蝴蝶夢一樣的悲劇收場了。

我因為是額外醫官，正式的工作都由醫官負責。我每天起床，跟大家吃了豆漿，油條加花生米，豆腐乳的早飯，到十點到門診去看兩小時的病患外，就沒事了。我帶了不少書，順便準備我的美國醫師資格考試 (ECFMG)。當然懶散的我常常書本一打開，兩隻眼睛就閉上了。就這樣一開一閉，在金門過了一年。

我們的衛生隊負責的是一個戰車營的第一線，門診就是一個小房間，孔醫官跟我也只能看一些小病，感冒之類。藥品更沒幾樣。為了治一些皮膚病，我還得自己把類固醇 (Cortisone) 藥片打碎，攪在凡士林中，作為藥膏給病人擦。有一次有一位充員兵(不是職業軍人)歇斯底理(Hysteria) 發作，又哭又鬧，我開了一顆鎮靜藥給他吃。他回去後我才發現這軍中用的這種藥，是我在高雄療養院用的兩倍劑量。我趕緊跑到他的單位去看他。發現他已恢復正常，大家還在稱讚我神醫妙手，我告訴他們真相，大家都開玩笑說，他恐怕是比他人要瘋兩倍，必須下重藥。

有一次，軍中舉行裝備檢查，才知道，我們隊裡竟然有一套相當齊全的野戰外科手術設備，士官長告訴我，這份是不能讓美軍顧問看到的。後來才知道，當時因為中國鬧文化大革命，蔣介石曾偷偷地擬定計劃，儲蓄裝備，打算乘機"反攻大陸"。結果被美國發現，取消了。

去了不久，有一位排長因為在台灣的女友移情別戀，舉槍自殺。一早傳來，醫官就趕去山上了。我逃過了一趟親自驗屍的工作。這些職業軍人，正是青春年華，長年困居外島，

通訊不便，書信又需經過政工檢查，不少台灣女友不耐寂寞，移情別戀，加上身在戰地，返鄉不得，缺乏家人，好友近身的關懷慰藉，這種悲劇層出不止。令人嘆息。

我既是額外醫官，就不必參加行軍、演習，雖是令人羨慕，自己卻感到無聊。有一次，陳隊長好意讓我到山外(村名)的休假中心去住一星期，每餐吃美食，不必工作。有一晚，我懶得去較遠的廁所，就把避彈坑當廁所，在暗夜中，竟一不小心跌進了坑裡去。幸虧沒有受傷。後來聽說，我同在金門當海軍醫官的同學—陳見旭也曾跌到坑裡過，還被送到醫院，縫了好幾針。至於他為什麼跌到洞裡去，我就知道了。

那年，正是八二三砲戰後的第十年。八二三砲戰是共匪在1958年8月23日發動對金門的砲戰，雙方對打，初期金門措手不及，損失慘重，後來由美國協助，才迫得共匪停火。改為每隔一日，由一方單打。這種打法使用的砲彈，在彈內裝的已經不是炸藥，而是裝滿了宣傳單。當時戰地是不准閱讀宣傳單的。有一段時期，為了疏散裝甲車的基地，我與一位老士官住在一個溪谷邊的土碉堡裡，四處無人，砲宣彈有好幾次就落在十幾公尺外的溪床上，我的簡體字就是在那時學會的。當然那些宣傳內容就像國民黨一樣的八股，沒有一點說服力。

說起砲宣彈，雖然它內中不裝炸藥，著地時不會爆炸，但是它仍有一顆鐵製的彈筒及鐵蓋子。這鐵蓋子很像運動員比賽用的鐵餅，假如有人被這鐵蓋及彈殼碎片打到，也會有傷亡。我就曾經很幸運地逃過一劫。

我們全隊人員都住在一個藏在泥土墩的壕洞裡。這壕洞的三面都埋在土墩裡，露出來的一面有一個出入的小門，沒有土牆保護，但卻是正對著晚上砲彈飛來的方向。



圖中左側的小門沒有遮體保護。

我的床就正對著入口的門。我到的那一天，正是對方砲擊的日子，我躺在床上，遠處悶轟的一聲，接著嘶嘶的連響，然後是一個重物落地的震動。我從入口的木門望出去，土牆的上方，可以看到黑夜中，閃閃的繁星。我心頭一震，發現我的床位並沒有完全被土墩保護。砲彈有可能從土牆上方打進入口，再打到我的床位。不過我自我安慰，除非這座砲正座落在我的正前方，準確地在十二點的方向，否則都會打到土墩去。這比中現在的大樂透還難。

沒想到，就有這麼巧合，有一天我回台灣參加高考回來，大家告訴我一件驚險的事。原來在我請假回台灣的時候，有位老士官就睡在這門口的單人床。結果正如我所擔心的，當天晚上，一塊彈蓋真的從土牆上方打進來，打碎了木板門，衝到了床板下，這位平躺在床上的老士官長被嚇了半死，竟然毫髮無傷。我想，假如是我，我的“八字”恐怕就沒有他那麼好了！

每逢期日放假外出，我們幾位同學，見旭，榮三及和晃（小金門）和我，就在山外或金城見面。大家看一場電影，然後到餐館吃大餐。金門有出名的黃魚、沙蟲、螃蟹、蠔乾，加上高粱酒，大家都直到酒醉飯飽才回營。榮三吃螃蟹會過敏，引起全身紅疹發癢，不過難不倒我們，他在吃螃蟹前就先吃一顆 Prednisolone（美國仙丹），捨命陪大家。這就是我們在金門最快樂的時刻。

那時金門街上，軍營旁邊的店裡，到處都放著一首叫關他娜美拉（Guantanamo）的歌，我只記得中文歌詞的前兩句「關他娜美拉，可愛的關他娜美拉...」，從它的歌聲及樂器，顯然是一曲拉丁情歌。有一次我回台參加高考，為了在料羅灣等漲潮及夜晚才能上船，以免受共匪炮火突擊，我們就趴在沙灘上等船，直到日落天黑。這時聽著這曲歌，我不禁感慨萬千，多麼地諷刺，這歌應該是伴著一片美麗的沙灘，湛藍的海洋，一群青春浪漫的男女，快樂地彈著吉他唱歌，跳著舞時唱的。但這時刻，我們這一群人卻是被困在這荒涼，還布滿碉堡的沙灘上，為一場不值得我犧牲的戰爭當棋子。五十年來，每當在加勒比海的遊輪上，聽到這首歌，我就感慨萬千，人生的境遇，多麼諷刺，何其難測！

在這無奈的金門一年，沒想到上天眷顧，也給我帶來了一些意外的幸運。這時我在金門，通訊不便，消息不靈通，當完兵我們就要到醫院去受住院醫師訓練。我困在外島，不能像島內服役的同學可以到各處去拉關係，找醫院，所以就給榮總寫信要申請書。隔了不久，就收到了一位高我二屆，並不相識的外科王豐明醫師校友給我寫來一封很熱心的信，及榮總的申請書。結果我就被外科錄取了。

也因為這次的機緣，認識了這位熱心助人的王豐明學長，後來在台北榮民總院，不但受到他的很多照顧，他甚至也是我與芬芬的媒人。王醫師與我亦師亦友，是我生命中的恩人。他曾任榮總直腸外科主任，是台灣直腸外科的元老，救人無數，慈愛，謙虛，熱情，正直，可說是醫界的典範。

回首在金門的這一年，雖然曾經是我最孤獨的時刻，其實也並沒有白過。原來正是人生難測，到了金門以後，那高低起伏，意外疊出的經驗。竟使得我的今生不至空白。

前年我參加高醫校友會返台，重踏舊地，當年神秘又肅殺的戰地金門，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竟已轉化為商業氣氛濃厚的觀光勝地。要塞的砲操表演，竟是全由對面敵人嫁過來的大陸妹媳婦們在演出，向著娘家瞄準。而大陸來的遊客們，爭著在店裡買當年自己父老們打過來的砲彈殼打成的菜刀，我不禁頭昏目眩，不知今夕是何年？真是世事難料，是非豈可分？



與芬芬在碉堡前留影。當年少年已是白髮老翁了。

# 愛情？愛美？愛面子？

李彥禎

最近看到一篇有趣又動人的短故事，在此與大家分享：唐玄宗有一次為慰勞戍守邊疆軍士，下令宮女手織絲棉襖送給每位軍士。有一位軍士在收到絲棉襖時，無意間發現有首詩夾藏袋中，詩云：「沙場爭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親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棉；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軍士閱後如獲至寶，但旋即煩惱上身，不知如何尋找「有心人」，又不知「有心人」會否惹上殺身之禍。但，如藏匿不報又或恐不妥。於是軍士把這首詩呈送給上司，上司又輾轉上獻給唐玄宗。玄宗一時看了深受感動，下令遍查六宮。後一位宮女戰戰兢兢，口呼「萬死」承認是她作的詩。性情中人的唐玄宗動起惻隱之心，道：「我就替你結今生緣吧！不必等到後世。」於是把她嫁給那位軍士。大家如讀詩人白居易的「長恨歌」就知道詩中男主角就是這位「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多情唐玄宗。他為寵愛楊貴妃而搞得天下大亂，幾乎亡國。古代的宮女名義上是「幸運的化身」，是走上「顯宗耀祖」的捷徑，一旦被寵幸則榮華富貴便隨身而來，不可一世。但自古有幾位「幸運女」？絕大部分的宮女下場不是變成皇帝的「玩物」—「揮之而急來，棄之如敝帚」就是變成皇帝的終身禁臠。不但身心全無自由，還得嚴守許多動輒得咎的「繁文縟節」。萬一，不幸或搞不好，恐怕連小命都得賠進。所以，當皇帝身邊的女人是「艱苦無人知」，不是那麼好當的！



這位宮女不知是情迷心竅昏了頭，或不知天高地厚，竟異想天開，背著「皇上」想「下男」，真是膽大包天。如換了其他皇帝，不被碎屍萬段就已經夠幸運了。她竟還獲得「御賜完婚」，這位宮女實在太幸運。而這位遠在天邊的「寂」寒軍士更幸運，不但獲從天降的豔遇，還特蒙皇上開恩賜為美眷。表面上看起來這「書媒」似是人間完美的喜劇，但，往故事深層裡看，這簡直是一部「駭魂動魄」、「生死存亡」的驚險小說。想想看當代的宮女，除非被洗過腦或存大妄想，大多數是被揀選的而非自願。宮女一旦進宮就等於賣了身，全無愛情可言。這位宮女才藝高又富熱情及幻想，抱著「無自由毋寧死」的決心，「勇敢」作出「冒險」的賭注。只要過程中有任何差錯，便可能以悲劇下場，何等驚險呀！譬如說，如唐玄宗那天心情不好，她可能就真的是「萬死」。雖然這「亂點鴛鴦譜」的婚姻並不保證「從此兩人過著幸福快樂」的神仙生活，但我喜歡這故事，因他的確有是從人間煉獄突圍的「膽識」，及向命運挑戰的「壯舉」。前幾天，我偶抬頭看電視，就看到一個「慘絕人寰」的鏡頭，我大叫一聲，忙問身邊的太太：「一個那麼清秀的少女，怎麼鼻端好像被砍一刀？」太太答：「沒錯，是被砍了一刀。」我急問：「是被誰砍的，為什麼？」太太說：「是她丈夫砍的，因為她不堪被丈夫虐待而逃跑，但被抓回來，被法庭罰刑的。」我耐心等再重播才知道一些詳情，這是一位「阿霞」〈Aisha〉，19歲美麗的阿富汗少女。今年八月她突破萬難才勇敢的站出來接受美國「時代雜誌」拍照的要求，把她割鼻的相片公布出來，而使舉世震驚。只要稍具人性的人見了，無不同聲嘆息，咒詛這麼落後野蠻的國家，這麼殘酷

沒 人道的行為。明明有錯的丈夫卻變成執法者，而無辜的弱者女人卻被刑罰。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對大部分的女性簡直是第二生命。據說要激怒、中傷一個女人有效而又輕而易舉的方法，就是羞她不美，說她醜死了。阿霞年輕漂亮，現在被毀容，醜的賽比「豬八戒」，叫她哪裡有臉見人，簡直比死刑還嚴厲。幸好有愛心的加州人道組織—「葛羅斯曼·伯恩基金會」〈Grossman Burn Foundation〉出來贊助她來美接受八個月的重建手術。加州州長夫人薛佛〈Maria Shriver〉也頒「堅忍之獎」給她以資鼓勵。阿霞的案子以悲劇始，可能會以喜劇收場。這經歷可能帶給人們一個啟示：面對專制、暴力集團，好的對策是挺身來對抗，而不是噤聲不動。有一位聽眾問演講者：「中國人是不是愛面子又不要臉的民族？」演講者答：「如以人數來說，這可能是對，因中國的人口多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如以此比例記，則恐沒答案，因從來沒人作過統計。」真的沒答案嗎？請參考下列事實。

不久前，被關在中國監獄裡的政治犯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瞬間傳播全世界。但中國似乎覺得這是侮辱、羞恥、太丟臉、太失面子，而一直保持沉默，好像完全沒這一回事，把全國人民悶在鼓裡，直到整整七天後才由新華社出面辯駁反擊。這好像是一個頑固的老爹，女兒跟別人私奔，而羞憤氣結之後，再破口漫罵。這是愛面子或丟臉了？愛面子是人天性，本身沒什麼錯。錯在為非作歹後，死不認錯，以致一錯再錯，錯得無法再錯。後終於，萬年遺「臭」。愛情、愛美、愛面子，有誰不愛？愛得真、愛得切、愛得無悔，看誰厲害！

# 蘭情詩意

李彥禎

我不太懂蘭花，也不會培植蘭花，但我很喜愛蘭花。我常在我的店裡擺些蘭花作為裝飾。我沒想到這些普普通通的蘭花，竟引來無數客人的讚賞，及許多動人的故事，讓我在此跟各位讀者分享一二吧。

## 故事一

我(客人)是護士。她說：「畢業後，我在一家醫院工作。有一天我被分派去照顧一位病重的青年，醫師告訴我大的任務是喚起那青年的消沉意志。起先我費了很大的勁仍不能得到他的回應，直到我無意中提到蘭花時，他的眼光忽亮起來，嘴巴也動起來。我回家把情形告訴父親，並問父親可否讓我隨便送那青年一盆蘭花。父親說要送就送好的，又說蘭花對真正喜愛者有「怡心平氣」的作用。我說那盆太貴了，父親說世上有什麼比健康生命更有價值的呢？如果它能使他恢復健康就已值回「票」價了。但父親的話僅對一半，因為它不僅值回「票」價，還遠遠超值哩！那青年不但出院了，我也出嫁了，嫁給他。我送給他一盆蘭花，他回報我二株世上美麗的「蘭花」—二個女兒，中間名字都嵌有一個“O”(orchid 蘭花)。說完拿出二張相片給我看，果然蕙質蘭心，非常高雅清秀。我祝賀她說「果然超值」，她笑著說「我父親常向人誇耀說，他一生從未做過什麼投資，而唯一的這次竟發了永用不完的財寶，太妙了。」

## 故事二

一九九五年北卡被颶風「福樂」大肆橫虐。我客人述說她的蘭花故事：「我一大早從窗子看出去，看到一顆大松樹不偏不倚倒在父親心愛的蘭花室上。我大吃一驚，趕緊叫媽媽一起跑去看。一路上我們都擔心另一場「風暴」將又來臨，因蘭花簡直是父親的命根哩！沒想到一開門，就聽到父親“嘿嘿”的笑聲：「妳們快來看這“嘉德麗雅”(Cattleya)的命真長，過去幾次沒病死，這次又逃過鬼門關。」說著很憐惜地清理它周邊的殘枝碎片，似乎一點也不生氣緊張。我和母親舒了一口氣說：「我們以為你將大發雷霆或傷心欲碎了，沒想到你仍悠哉、悠哉！」父親連頭也沒抬說：「我養蘭花是來“修心養性”，而不是來找氣生的。現在，要緊的是照顧受傷的蘭花，並趕快重建溫室。」客人停一下對我和太太說：「你們都很親切和氣，這點很像我爸媽。我想大概愛蘭花的人都有共同的氣質習性吧。」我說：「不敢當，我們的蘭花都是從 Home Depot 或 Lowe's 買來的。都是普通便宜的。」她說：「我父親常說真正喜愛蘭花的人是不分貴賤美醜的，就像父母對子女是不分美醜賢不肖，都是一樣愛。有時病殘醜陋的子女，反而更深得父母的憐愛哩！蘭花被譽為「百花之英」、「王者之香」。從色、相、形、質、貌來說，蘭花真是天生麗質，嬌妍華貴，俊逸高雅，馨香清郁，出類拔群，勝過百花。據說養蘭花可「怡情修性」，對像我這樣急性粗氣的人可延年益壽。所以，在我小小的書房裡，擺幾株蘭花。如此我可以隨時在裡面眼賞佳花，耳聽音樂，口喝咖啡，鼻聞美香，心沉綺思，過個清心如意的晚年生活。」

# 求雨

鄭炳全

在密西西比牛津城留學就職的1970年代，四季分明鳥語花香，幾乎每星期有一場雨水，因此校園起伏綠草如茵，枝葉翠青。



1979年夏搬來洛杉磯找頭路，很不習慣乾旱及污染的空氣，家家戶戶的草坪，如不噴水就枯黃，冬天雨季如無15吋的降雨量，就呈乾旱並呼籲節水。

所幸百多年前洛杉磯建市時，先賢高瞻遠矚，懂得向北加州(州府地區經常水患)買水權，築水圳，北水南調，又從科羅拉多河引水，廣築蓄水池，至今養活南加州將近兩千萬人口。

近十年風調雨不順，南加州缺水嚴重，從聖他芭芭拉到聖地亞哥夏秋嚴防火災，山火一燒數萬公頃林木頓成焦土，一來陣雨土石流又成災。

2010年開始北加州也少降雨降雪，影響中加州山谷糧倉的農業生產，州長要求居民用水小心，如任草坪噴水流失會受罰，用水量超過去年也罰款。自從2008年我半退休後，

前庭的自動噴水就停用，改手工噴水，可節省約 1/3 的水，近三四年規定每周只能澆兩次，又要避免草焦，真是費心。像我們退休不事生產的老人，能省則省，洗菜清潔的家庭用水都端去澆花草，沖澡改為兩三天一次，雨季難得降甘霖，大大小小十幾個桶子都用來裝屋簷流下來的水，過幾天再搬去澆花草樹木，算是冬季的強身運動。

2016 年初我利用小塊樟木，雕成十粒水滴，最大的那粒四五寸高，形似 Eskimo 的冰屋 Igloo 或印地安人的 Tepee 帳篷，算是大地孕育雨水之母，裡邊放一粒小水滴，兩母四周環置八粒水滴(見附照)，我展出兩三回，表現心切求雨的藝術。每回展後翌晨喜見陰天卻是一滴雨也沒下，直到感恩節那星期照往年下了八個月來第一場雨，這兩個月南加州下十次雨，一掃多年來的乾旱，大多數的蓄水池湖泊水位漸滿。2017 元月北加州受惠於大氣河 Atmosphere River 來自太平洋的水氣，山峰積雪超越 20 呎，降雨量也超過平均值。



我家後庭有一株兩人合抱的百年老樟樹，近廿年因雨量不足影響地下水，樹根吸水不到水葉子變小也稀疏，雨後多餘的存水，我會分一半約六七十加侖給老樟樹，這兩個月葉片加大也較茂盛，但願老樟鄉親壽比南山(百年前因樟腦廣用於電影底片的製造，洛杉磯從遠東引進樟樹，遍植為新社區行道樹)。

自 1950 年代開始北半球各地冰川明顯減退，北極洋冰山融解，極地凍原液化，甲烷天然氣蒸發，加上石油煤礦的開採燃燒，二氧化碳急增，造成氣溫明顯上升。專家們擔心的海平面上升似乎沒那麼快，原來水氣蒸發，各地包括洛杉磯地區浮雲增多好幾倍，也造成颱風冬雪加劇。

雲層增加一方面會反射陽光，使地面陰涼，另一方面也減少地面熱氣的散發(溫室效應)，因而整個地表溫度是升高、或持平專家爭論不休，各有數據觀測。二氧化碳最大來源是岩石的風化水解、火山溫泉、燃料和人類動物的呼吸，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料。另外來自海洋、湖泊、畜牧場及沼澤的天然氣甲烷造成的溫室效應，約佔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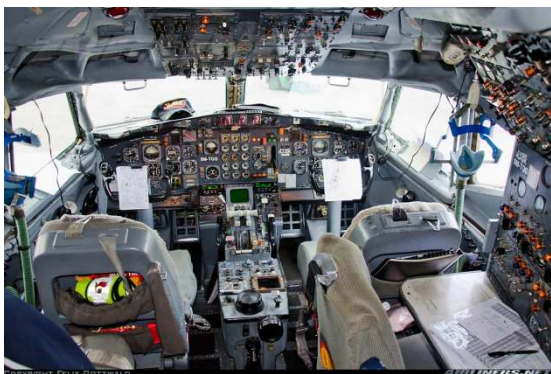
水是萬物生命的泉源，自古人類依水而居，治水尋水存水皆學問，現代都市生活飲水也是一門學問，每日飲足量的水，攝取水中的礦物質，暢通新陳代謝，是退休老人的福報。



## 在駕駛艙內飛行的旅客

許清曉

我可能是在我生活圈內所有人當中，唯一曾經乘坐一般客機駕駛艙內，和完全陌生的正副駕駛、一位技師，目睹他們忙碌的工作，有過國際



飛行經驗的幸運乘客。那是 1970 年代中段，我們一家四人，從美國返台，要飛往香港，訪問一家寺廟的時候。當時我的兩個孩子還不到十歲，內人的聽覺還沒有到完全失聰的程度。

我們到達松山機場，在國泰班機登機門附近等待。可是天氣狀況不佳。果然不久就聽到廣播，我們的班機停飛。圍在登機門等待登機的已購好機票的群眾，在一陣失望聲中，有些人離開，有些人繼續留下，希望乘坐下一班飛機前往目的地。

當時在登機門附近站著一位三十餘歲的顯然是國泰航空公司的人，四周觀看。他看到我帶兩個幼小孩子，在眾人走動中徬徨不知該如何的樣子。他似是一時靈機閃動，招呼我，輕聲對我說：「你們在這裡等一下，我可能讓你們乘坐下一班飛機」。不久，下一班飛機可以按時起飛。前一班留



下的客人很快就坐滿了這班飛機。我的兩個小孩及內人也坐上，在分開的座席。不過我卻沒有得上！我更是不知所措，就向那位年輕人訴求，是否有什麼辦法也讓我一起飛往香港；我的孩子年幼，內人聽覺不佳，又不認識來接機的人；她聽不懂廣播，不宜在香港機場等待我到更下一班的飛機。那位年輕人聽了我的窘狀、陳訴，看他感到不安，似乎覺得有責任幫我到底。我看著他和另外一位好像是駕駛員的人物交談，兩人從不遠處對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後告訴我可以隨那位駕駛員上機。一上機就進入了駕駛艙內！他叫我坐在左側駕駛座後方一個不用時疊上靠牆的木板椅子，像是客艙內服務員在飛機起飛或著陸時要坐的那一類。他叫我馬上套上安全帶，告訴我牆邊有一個下垂的繩子，如果不幸飛機出事，我就得拉下這繩子，上面一個天窗會打開，駕駛艙的人員就可以用繩梯逃出外面。

我的座位比前面兩位駕駛員高約一尺；左側駕駛員應該是正駕駛，因為他一直和機場控制塔聯繫。他們兩位駕駛員前面，是數十個各種標示盤及開關；我的右邊隔著很窄的通道，坐著技師，他背向我，面對著整個牆滿滿的各類標示盤及開關。我不知道那班機是什麼型式的，不過駕駛艙可以容下四人，應該是相當新式的飛機。

在這個完全沒有預期的狀況，我很興奮好奇地四周觀看。心中好多問題想要問他們。不過他們一上座位，就忙著查看他們面前的標示盤，三人之間、和控制塔人員，不斷地對照數據、聯絡。如此過了幾十分鐘後，終於起飛，到飛航高度。這時，他們還是一直忙著出聲唸出面前標示盤的數

據。看他們專心地工作，我都不敢發出一聲，深怕吵到他們，更不敢發問。

我環視窗外的景色。上面是蔚藍的天空，下方是一片雲海，從雲海斷片可看出下面藍色海洋。我想輕鬆地享受這一種從未見過的壯觀。但是卻感到緊張，不僅是因為背部是靠著直直的牆，更是因為在這種完全生疏的環境、周圍陌生的人員、機器環繞著。

如此，約兩小時，終於飛抵香港，在這個以難於著陸有名、臨海短小的「凱達」國際機場，平安地降落。在其他乘客開始下機時，我向機艙人員說一聲謝謝之後，也匆匆趕著下機，找尋家人。結果，我心中的一堆問題，都沒能澄清。

我一時匆促，更忘了告訴駕駛艙人員：「和各位在駕駛艙內飛行，是我一生從未有過，最令人興奮難忘的經驗！」

這是發生在一群回教極端恐怖份子佔領駕駛艙，撞毀兩棟紐約一百零四樓高世貿雙塔、無預期地在兩小時內殺死三千多名無辜市民，之前二十多年的事。是在「回教」給人們想到它是世界最大宗教之一；還令人感到宗教的「寬容」、「愛」、及其他善良人性；還沒有令人立即聯想到殘忍的極端恐怖份子的時候。這是在瘋狂的副駕駛佔據德航飛機駕駛艙，撞上阿爾卑斯山，一瞬間殺死一百四十八名乘客、六名航空員，之前三十多年的時候。

這次，在人與人之間還有「關懷」、「互信」的時代發生的、當時可能是稍微不尋常的小小事件，是我一生最值得懷念、感懷人性溫暖的一次經歷，也是二十一世紀以後不可能再發生的一段故事！

# 最後一程

賴慧娜

12月29日飛機六點半抵達桃園機場，我在行前一直禱告此行平安，因為文政七十歲生日帶全家回台省親視為人生大事之一。也是人生一個檢視的時刻。禱告這省親之旅順利。

搭乘大有巴士，手機響起，最近手機儲電量小，支持不了由洛杉磯到桃園，好在桃園機場等行李地方有插頭，我緊急充些電。上大有巴士才開上高速公路，手機響，文政告訴我媽媽昨晚蒙主召，我無法置信，不知如何回答。難道這是神為我們預備的此行目的嗎？神的旨意高於人的旨意嗎？

我打電話給爸爸，他說葬儀社的人八點來接媽媽。我是七點上巴士，好在大有路線較快，七點五十分到忠孝復興，趕到家，永德、阿箱、偉君都在，媽媽已躺在臥室的籐椅上，冰冷，但還是柔軟的，像睡覺一樣。爸爸說前一晚他在廚房整理抽屜，約九點媽說：「爸爸，我去洗澡。」爸爸九點半後走入臥室，看到媽媽倒在地上喘不停，滿地糞便與吐物，爸爸意識是心臟衰竭，呼叫，無回應，爸爸將媽媽抬上籐椅，換上乾淨睡衣，行醫六十五年的爸爸，不願媽媽經急救的痛苦，讓媽媽在臥室的籐椅上安息，是十點四十分。

我呼喚媽媽，撫摸她的臉，無回應。頭戴黑毛線帽的媽媽躺著像睡覺一樣，體內食物，穢物媽媽自己都排乾淨，此時一幅準備就緒要回天家，見天父的安祥。爸爸含悲清理浴室，我回到家時已經很乾淨。媽媽的事由禮儀師處理，永德夫婦與爸徹夜守靈。

八點陳禮儀師與另一助手來，將媽媽放入有紅十字架的白塑膠袋，爸爸吩咐黑毛線帽要戴著，兩人把媽媽抬出門，担架車在下等，



陳禮儀師請保全人員迴避，媽媽就這樣出門，離開最後五年居住的地方。想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回來與爸媽去日本旅遊回來，要回美國，她堅持要送我去長榮巴士車站，臨上車，她親吻我。這樣的親吻不會再有了。

在前往市立第二殯儀館路上，我伴著媽媽床側，唱歌、禱告，唸主禱文、詩篇二十三篇、唱「如鹿在直直走」，「The Lord is my shepherd」，「You raise me up」，「至好朋友就是耶穌」等。爸爸一路哭泣，自己捶打，頓足，一面說：「沒有了，不在了，媽媽不在什麼都沒有意思了。」

到了殯儀館，爸爸還是自己填寫文件。媽媽的凍箱是503，今天是台北12月29日，約九點半媽媽被推入冰櫃。

當晚兒子埤勇、媳婦 Erica、孫女怡平、女兒玆遠、女婿 Josh、孫女怡菁兩家到，文政不久也到，我們全家到齊。

媽媽很多時候冥冥中為我開路。

去年11月在日本旅行時，最後一天在東橫旅館用早餐時，她突然把手中的杯子伸向坐她對面的我，說：「阿娜，替媽媽倒一杯咖啡。」

她才喝完姐姐替她調的一杯，咖啡機就在她身後，媽媽平時一杯咖啡都不一定喝得完，媽媽是很少差使子女服侍

她，我馬上領會到媽媽的心意，正很高興地伸手去接媽媽手上的杯時，這時，原本坐我右邊，傍著媽媽坐的姊姊搶先半途接走杯子道：「還是我來，我做得習慣。」我與媽媽的手在空中短暫地相向，因杯子被拿去了，而各自縮去。姊姊很快把咖啡端來，不必問也適度地加了媽媽的口味。放下咖啡的姊姊，隨即轉身去張羅別的事。

媽媽啜了一小口，把杯子放在桌上。

我心中對媽媽說：「謝謝媽媽給我機會。有一天我會為您調一杯您喜愛的咖啡。」

我出生時姊姊才一歲多，還在享受頭胎的殊寵，媽媽一抱嬰兒的妹妹，她就哭鬧，好在這妹妹與世無爭。到斷奶時，鑑於頭胎的經驗，媽媽準備很多代食品，以備我夜裡哭鬧。沒想到沒有吸奶我也一覺睡到天光。

我兩歲時，媽媽要生第三胎了，心中憐惜我將來給媽媽抱抱的機會更少了。夜裡特別把我擁在身旁睡，沒想到一覺醒來，我已踢了被，自己滾到床的另一頭了。

連生三女，爸爸很失望，媽媽壓力很大，恐怕妹妹不得疼，特加珍惜，好在妹妹很靈巧，也許母女連心，妹妹在未來的人生竭盡所能取悅父母，叫人望塵莫及。

生了妹妹後，媽媽連生兩個弟弟，實現傳宗接代大使命。我們五兄弟姐妹才華各異，媽媽知道我軟弱，很多時候，不著痕跡地拉我一把。

我生性固執，有時不聽管教，讓媽媽操心。媽媽愛種花，嘉義居處陽台有玫瑰盆栽，媽媽勤於修剪，有次一面修剪，一面對我說：「阿娜，人就像花一樣，要修剪，把不好部分剪掉，花才會開得漂亮。」以後我有了子女，管教上遇挫時，

就想到媽媽在玫瑰花旁的神情，也了解聖經上說的：「不要惹子女的怒。」的深意。

大學畢業我離家就業，我與文政交往時，媽媽特地來龍潭與文政相處一天，夜宿招待所，第二天早，媽媽滿臉喜悅，告訴我們：她前晚禱告，夜裡夢見又生了一個兒子。此後，媽媽果真是愛文政如己出。

婚後我們出國，在加拿大我們為覓職無著而焦慮，長子埤勇出生，由醫院回家，媽媽當晚由台灣趕到，陪我們度過人生最暗淡的一段時日，媽媽的開朗為我們驅散陰霾，夜裡我由床上，看到在昏暗的燈下，媽媽跪在地板上為我們禱告的身影。

我們搬到加拿大東北角 Nova Scotia,媽媽飛來探望我們。我們享受著海角樂園一般的小城風光。有一天當孩子午睡，北國寧靜的秋天午後，只有我與媽媽對坐，我突然想起，我小時候很渴望有與媽媽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有媽媽的全部注意。可是一直像擠不進人群的孤獨的孩子。

我把這感覺告訴媽媽，一面說竟流下眼淚哭了起來，媽媽也哭了，說：「過去的生活是那麼忙碌，我完全不知道妳的感受。但願時光再回頭。」

第二天早上，媽媽對我說：「對不能改變的過去來後悔是很痛苦的事，我若今天離開，妳會更難過，我決定留下來與妳在一起。」

媽媽學生時代就有文學少女的美稱，善作和歌，一直有參加日文詩社，我也遺傳媽媽寫作的嗜好，媽媽以讀我的文章為樂，我也因為從小口拙，不善言詞討人歡心，盡量把儒

慕之情述諸文字，代替依偎母親身旁撒嬌。我遠遊異鄉時，媽媽不時寫信鼓勵我以三毛為鏡，走出自己的人生。

我喜歡在沒有他人打擾時依偎媽媽，聽她解析她的詩作，俳句的點到為止的意境常讓人會心，我想，在東橫旅館，咖啡杯被姊姊拿走，媽媽的手與我的手隔空相對，也可以寫一首詩吧！媽媽當時心中一定在說：「阿娜，為甚麼又慢了一步呢？」

遊日本時，我特別買一本日本童話繪本，回家後，依偎著媽媽，聽她講故事，講桃太郎，講一寸法師，講故事時媽媽精神很好，像我們小時候一樣。我期待再一個月，帶小孫女回來聽阿祖講故事。

從日本回來的星期日是感恩節主日，我堅持帶媽媽去她熟悉的教會做禮拜，信仰是媽媽生命的活水泉源，體弱後，無人帶她去。她常自己站在客廳窗前，仰望著天空，吟唱聖詩，她的聖詩本是從年輕隨身帶的，印刷字比較小，她在上註明阿公、阿媽的最愛，我回家時就與她一起唱。

那天我們趕著去教會時，我可以感受到，她迫切的心，「若鹿在直直走，嘴乾愛飲溪水，我心乾渴，愛到上帝企佇e位」。

到了教會，已開始唱詩，只剩最前面的坐位，我們就坐在講台前面，教友們看到媽媽進來都轉頭露出欣喜的表情。會後大家彼此問安，這是媽媽小時候生活的氛圍。這成為媽媽在世上最後一次上教會。

媽媽說她從少女時代就自許要如春風，與人祥和，她與同學讀飄 Gong with the Wind，人人羨慕郝思嘉，唯她願效法媚蘭。

晚年，媽媽很孱弱，生活的享受已經不可能了。只是為爸爸與子女而存在，她常說能睡而不醒最好，她吟唱詩歌仰望天家為她開門。

去年十一月爸爸帶媽媽、姊姊、我玩日本，一路，媽媽亦步亦趨，走在微雨的楓樹林間小道，我們唱著歌，說著趣事，笑話，好像親情快樂會永恆常在。

我們本來就計畫帶全家三代於年底回台省親，安排十二月二十九日兩幼孫見阿祖，不意，媽媽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十時四十分歸天家。三天內，所有在美國的子女與孫都回來，參加一月二日的告別式。

媽媽似乎知道，我的子女們安排假期很不容易，特別給我這機會。讓我的全家三代都到齊，出席告別儀式，陪伴媽媽走上詠愛園如茵山坡地，在媽媽所愛的櫻花樹下，為媽媽的骨灰覆蓋一鏟泥土。可是，有一段時間，我問上帝，為甚麼讓我的兩孫與阿祖緣慳一面，是甚麼信息要我去體會嗎？

聖經的路加福音書有個故事：耶穌來到耶路撒冷一叫羊門的地方，那兒有個池子，據說生病的人若在池水動之前能第一下水就能得醫治，有一癱瘓的人，在池邊等好久，不得入池，耶穌問他「你想得醫治嗎？」病人說：「我想，但池水動之前總有人比我先下去。」耶穌對他說：「拿你的褥子起來走吧。」那人就得醫治了。

媽媽要我知道，我雖然軟弱，雖然畏對競爭，但在她心中，她替我保留特別的位置。貼近著她，在她世上的最後一程，讓我有單獨與她在一起的短暫時刻，不再是那擠不進人群的孤獨小孩。這一程是她特地為我安排的母女同行最後腳蹤。



# 老而彌堅 祝爸爸生日快樂

賴慧娜

十月三日是爸爸的美國歲九十歲生日。

今年九月台灣的公視電視台「誰來晚餐」節目播放爸爸的專訪「樂齡老醫師賴啟河」下集，很多在台親友看到，紛紛回響。我們的 Email 以及 Line 都爆滿。爸爸再次成為名人，上集播出時，媽媽還在，這次的內容增加爸爸行醫六十五年受表揚，及媽媽過世，爸爸實行簡葬的原則，是爸爸身體力行的典範。讓身為子女的我們引以為傲。

去年十二月我們計畫全家三代回台省親，十二月二十八日我才下飛機就接到媽媽蒙主恩召的信息，八點一進家門剛剛好趕上與爸爸一起送媽媽離開家門。

前一天晚上九點多，爸爸發現媽媽倒在浴室地上，不省人事，身邊都是體內排出的穢物，脈已微弱，只是喘息，似乎心臟努力在盡做最後的義務，行醫六十五年的爸爸，知道時間已到，移媽媽到籐椅上，爸爸哭著呼喚著媽媽的名字「阿



2015 年行醫服務 65 年接受  
林奏延次長(左)頒獎。

壁，阿壁」，媽媽在爸爸的呼喚與撫摸下自然停止氣息，就像最近這幾年，媽媽身體衰弱了，每晚爸爸，撫摸著她，叫著她的名字入睡。

我進家門還來得及擁抱媽冰冷但還柔軟的身體，這個孕育我們五兄弟姊妹的身體。即使在這麼傷痛的時刻，爸爸一面哭泣一面聯絡禮儀師，有條不紊。上午八點，準時送媽媽出門。坐在媽媽身邊，我為媽媽唸主禱文，唱每一首兒時媽媽教我的歌。送媽媽到殯儀館回家後，爸爸照常騎腳踏車出門去買報紙，去料理媽媽戶籍事情。

大家都擔心失去七十年老伴的爸爸能否適應，我們五兄弟姊妹都在美國，台北的近親自願暫時來與爸爸同住，被爸爸婉拒。爸爸也不要子女為了他專程回去。爸爸的哀慟沒有持續太久，就被懷念與感謝所代替。每天與媽媽的相片相對，談天，就如媽媽在身邊，我們相信媽媽會很安心。

八月我再回去，爸爸的作息完成恢復正常，還是騎腳踏車在車水馬龍的台北街頭衝鋒陷陣。他說，「你們若是有事要回來很歡迎，但不必為我回來」。他給我看隨身小卡片，上面是緊急聯絡人通訊。萬一有意外，不可插管急救。在他床邊有一小袋子放著他日常的衣服，他說這是那天到時要穿的。

爸爸幼年喪父，一生自己衝鋒陷陣，一介草草圞仔，如何今天成為眾人楷模。身為他的子女我覺得他給人最大的啟示是敬天惜福。他珍惜上天賜給他的點滴資源。

他小時候日人治台，鼓勵鄉童上學，鄉童多躲之，唯爸爸自動要去上學，上台南二中，每日通學花五小時不覺其苦。全班第一名，但因為家貧無力上大學，時值二戰，日軍

吃緊，三年級時他去報考少年飛行兵，準備上前線，已通過考試了，身體檢查卻被檢查出肺癆，而不錄取。高中畢業時，戰況吃緊，前方需醫師孔急，總督府軍方委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招訓醫生，不只免學雜費，有優厚津貼，頒發證書，但學成必須上前線去南洋。爸爸台南二中一畢業就去報考，不及弱冠的孩子，知道時局吃緊，為寡母省張吃飯的嘴，還有津貼拿回家貼補家用。爸爸那時另一打算是，早聞南洋富饒，華人移民致富機會多，若不戰死或有衣錦榮歸的一天。

豈知，兩年訓練結束，分發下鄉實習，並等待上船，卻發生岡山大空襲，實習醫生的爸爸奉派走進屍骸遍地驗屍，撿屍，救傷，在港口待發的軍艦皆沉。不久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了，中國軍來接收。在交接這段時期，很多混亂的事，台北帝國大學被國民黨政府接收，日本教職員被遣送回日本，沒有人管得到這些學生的醫師證書。眼看南洋夢碎，辛苦三、四年的求學，眼看醫師資格又要泡湯，爸爸想到應該向新的統治者去叩關，但當時國民政府在南京，南京路遙，何來盤纏。一日到左營港看一軍艦靠岸，爸爸趨前問往何處去，說要回定海，爸爸問船長有沒需要船醫，答曰「求之不得」，那時中國內部不安，出來的多，回去的少。爸爸此時已經結婚並有長女。回去告訴媽媽要去南京辦證書，不知何時可回，先把媽媽和襁褓的大姊送回外公家。

一句北京話也不會講的爸爸就這樣，雖沒有去南洋，還是當了軍醫，不但授階，還配有名勤務兵。爸爸輾轉到南京考試院提繳學歷證書登記，被告知回去等消息。但不久中國淪陷，社會秩序大亂，爸爸看情況不妙，搶先乘太平輪回台灣。後來中國民眾爭先恐後逃離，船票一日三價，太平輪後

來因超載沉沒。國民政府單位一遷再遷，考試院遷到成都等內陸，追蹤區區一紙證書豈非海底尋針。

回鄉的爸爸有妻兒要養，只好另營生理，直到老二的我出生。一日媽媽抱著我在家門口，郵差騎腳踏車過來，叫道：掛號信，簽收。

爸爸打開信封一看，竟然是他的醫師資格審查通過的通知，責成到內政部換醫生證書，一下子，爸爸擁住媽媽及我喜出望外。

有了醫師證書，爸爸正式懸壺，先以三啟醫院，後改啟安內科。自此六十五年，爸爸孜孜不倦，忠於斯職，養育我們五兄弟姐妹成人。

與爸爸同時代的台灣優秀青年很多讀醫，很多出自名校。爸爸出身貧寒，他自己爭取機會，不斷進修充實自己，我從來沒聽爸爸說他缺乏什麼，他的床頭總是有好多醫學書籍，他白天看病到晚上，晚上還自修。他最常說的是：天公太愛我了。因為爸爸是如此自己追求精進，因此他有很多見解打破學術成見。十幾年前他就向我們推崇一本日本有名醫生寫「我的誤診」，爸爸說醫生不是萬能，要謙虛才能成良醫。而且在行醫一甲子之後，爸爸更篤信自然法則，自然的免疫力與復原力。而且他身體力行。

爸爸的敬業是很多他的同行自嘆不如。到現在很多當年出身名校的名醫已經凋零，爸爸卻還在看診，求診者眾。

爸爸行醫五十年時接受表揚，我們全家都回去，那是陳水扁總統出席致詞，很多台灣醫界前輩在場，如李鎮源醫師和郭維租醫師。去年爸爸他行醫六十五週年再接受表揚，馬英九、蔡英文先後出席，我與姊出席盛會，媽媽當晚很雍容

華貴，這是媽媽最後一次的盛妝赴宴。頒獎給爸爸的衛福部次長林奏延是姊姊的同學，我親眼見證長江後浪推前浪，爸爸都站在浪頭。爸爸的子女有姊姊及大弟繼承衣鉢，都是台北醫學大學畢業，孫輩有兩名學醫，其他都是名校畢業。爸爸的子孫都不必經歷像他那麼辛苦求學的過程，爸爸從不強迫子女一定要學什麼，有子孫克紹箕裘當然值得高興，但是他更相信行行出狀元。現在的年輕父母，孩子一出生，尚不識之無，就已經在銀行替孩子開立教育基金帳戶，爸爸覺得是很沒必要的事。

姊姊與大弟的同學在台灣很多已經醫界有成就的人物，他們說：在醫學再教育課堂上，看到一位九十高齡前輩，每堂必到，認真學習新知，實在令人欽佩且感動。他們特地來向爸爸致敬。爸爸的目標是四年後得到行醫七十週年的表揚。我相信爸爸是做得到。

爸爸常常說他是天公的兒子，是天公養成，所以他敬天惜福，不敢輕慢。爸爸敬業的真誠與執著也是出於這份心，因為爸爸學醫與行醫的機緣得來不易，得以藉此安身立命養育子女，使他甘為醫界不退的老兵。他一生沒有戴過方帽，但他所得的榮耀比很多戴幾頂方帽的人還多。

我曾聽歌仔戲泰斗廖瓊枝老師說：她從小命運多桀，歌仔戲養活她及她的孩子，所以她致力回報於歌仔戲的薪傳，樸樸風塵不言退休。我想爸爸也是這分心意。爸爸一生沒有戴過方帽，但他得榮耀遠勝於此。

我從爸爸身上看到的是歷久彌堅的形象，敬天、惜福、愛生命。

敬祝爸爸生日快樂！

# House Call

原作者：林國光 英譯：邱西薈

Every time I think of it, it is bitterly cold, although not as cold as described in the American author Jack London's short story "To Build a Fire". But for a six-or seven-year-old child, being pulled out of a deep sleep in a warm b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t always felt cold to me. This is my memory of my father as a country doctor during the late 1940s in Taiwan.

Not only did Father have a busy practice at the clinic and pharmacy during the day, he often needed to go to patients' homes for house calls. Father always hoped that I would study medicine and be his successor, therefore, I often had to go out with him for house calls at night.

Getting ready for the calls were carried out in a quiet and efficient way—stethoscope, thermometer, syringes and needles in the sterilized box, as well as drugs and other items in the bag were double-checked. While this process was being completed, the rickshaw arranged by the patient's family was waiting at the door. We would leave soon. The wind blowing into our faces was really cold, and we rode wordlessly, only hearing the rickshaw man's steady footsteps.

If the patient was in critical condition, Father would let me stay in the rickshaw. I clutched a wooden sword in my hands and looked out into the boundless night. On summer nights, I could hear field frogs croaking from near and far. But in most of my cold memories, there is no moonlight at all.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 night is not lonely, because it has stars. I do not remember whether there were stars, but I do remember the rickshaw man, squatting on the ground smoking cigarettes. The end of his cigarette flared slightly as he drew a puff, but when he finished his smoke, not even that little light existed in the deep darkness. I could only see a mass

of black, his fuzzy figure crouched by the rickshaw. He never spoke to me. Was it the generation gap? Was he sleeping? I now think that our silence was probably more likely due to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Did he stare at the night quietly like me? Was he afraid of people? Was he afraid of ghosts? Or was he also thinking about how big the universe is? Where do people come from, and where do people go? Or was he worrying about the sources of his family's daily needs, such as firewood, rice, oil, salt, sauce, vinegar, and tea? Sleep slowly crept over me. The occasional light from a kerosene lamp flickering through distant dense woods, just like fireflies in the summer night, urged me to sleep. But Mother said that I have to protect Father. I gripped my wooden sword tightly with both hands, and stared with wide open eyes. I felt that the night was boundlessly long and vast. I was afraid of bad guys lurking at the edge of the darkness, and terrified of seemingly ever-present ghosts since I knew that a severely ill person was nearby. Surrounded by shadows and many ghostly images, would my wood sword be useful? What was the use? Suddenly a scream burst from afar. After a while, I saw Father carrying his medicine bag, stumbling out of the darkness. He climbed into the rickshaw and we rode home again in silence. Assuming an adult tone, I inquired, "What happened to the patient?" Father blandly answered, "Dead." After a pause, he added, "Anyway, no rescue." I was filled with an angry desire to shout, "Since the patient could not be rescued, why did you stay inside for so long?" But I did not dare, even though I felt unspeakably wronged in my heart and just wanted to cry.

According to our village customs, the funeral processions of the deceased were always carried out on the main street in the village, where our house was one of the few buildings. A band playing dirges was followed by a picture of the deceased, the coffin, and a line of family members wrapped in coarse linen mourning robes expressing filial piety, followed by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villagers and passers-by solemnly paid their final respects along the street. In the tranquil countryside, any gongs and drums, even for a funeral procession, would pique my curiosity and I would peer out

from the upstairs front window. But I would walk away if I knew that the deceased had been recently cared by Father. As he somberly watched, I really wished that he would stand back from the window, to avoid being seen by the grieving family.

About a week or so after the funeral, the patient's family would visit, bringing a gift for Father. I would run away and hide, because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immense guilt, due to Father's inability to cure their loved one. My restless sorrows lasted a long, long time. Although I liked the tasty food they brought, I could not bear to bring it near my lips.

In the mid-1970s, after earning both a Ph.D. in physiology and an M.D. degree from a U.S. medical school, I could not imagine Father's medical practice decades ago. He listened to heart sounds and the lungs with a stethoscope. What was there to hear? Medications were expensive and not nearly as advanced as today's. What could Father do for the patient? In retrospect, I realized that those people dying at a healthy old age were very fortunate; even those less fortunate with illness were lucky enough to die at home. Most people do not have much experience with death and do not know how to face it with a critically ill person, particularly a loved one. The situation must have been very confusing for the village folk. Would the patient's five major organs be burning? Would he roll and cry in agony? Would he gasp for air and sigh, struggling to breathe toward the end of life? Or would he vomit foam? Would there be bleeding from the nose and mouth? Or might he be incontinent? Or...? Or...? As a medical doctor,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he patient's family at this most difficult time, to give spiritual support and comfort them! But did the patient actually benefit? In the face of extreme pain, could the patient's never-ending agony be alleviated by Father's compassion or anyone else's help? No matter what kind of help? At the time, when medicine was unable to save a dying patient, I learned that letting the dying patient go peacefully is actually not so difficult.

Father himself died a year before I started medical school, and regretfully, I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sk him these questions.



# The Escapee

原作者：林國光，英譯：邱西蕃

I do not know if it has been too long, or if I am getting old and forgot his name, so let me just call him Dr. Johnson. This happened during my third year in medical school on the surgery rotation with third or fourth-year surgical residents as my preceptors. It may be my own prejudices as an internist, but surgeons tend to be more confident or conceited, and read less, preferring to take a scalpel to open up patients to see what they really need to know. Dr. Johnson fit these qualifications as a surgeon very well.

One day, I followed him to the emergency room to provide extra support. He strode brusquely through the hospital corridors with apparent arrogance. A nurse handed him medical records, and he glanced over them while listening to the emergency room doctor's initial report. A white man, about thirty years old, was shackled to the iron frame of the hospital bed. He lay on the floor, screaming, his left hand pressed to his belly; a tall, expressionless white guard with a gun in his holster, arms crossing his broad chest, just nodded his head and politely said "Hello."

Dr. Johnson immediately ordered the guard, "Release his handcuffs."

The guard replied, "No, my boss has told me again and again that if the prisoner escapes, I have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In other words, were the prisoner to escape, the guard would lose his job.

Dr. Johnson retorted, "The hospital has armed guards all over the place. He absolutely cannot escape, he absolutely cannot run away, I can guarantee you. Release the handcuffs, so I can perform a good examination."

While the arguments went back and forth, the patient's mournful cries became louder and agonized. He started to roll on the floor in fierce pain, his face getting pale and sweaty, as if his breath was expiring and he would die at any moment.

“You'll have to take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at any cost, if this patient dies!” as Dr. Johnson repeated his warnings, the guard unfastened the handcuff from the bed, murmuring, “He's going to run! He will run away!”

As soon as the handcuffs were released, the patient bolted up like a rabbit, like rats rushed out the nest, or an arrow discharged from a bow. In a lightning flash, the guard unholstered his pistol and rushed from the room shouting, “Stop! I'll shoot!”

The prisoner was very smart and experienced. He did not run toward the hospital exit, but into the interior, where corridors forked and there were more people around.

Bang! Bang! Bang! Bursts of gunfire flew. Everyone parted like waves to both sides of the corridors, or like frightened chickens flying and dogs jumping everywhere.

Our dear Dr. Johnson instantly dove to the floor and hid under a bed. The guard was a trained shot; all the bullets hit their target. Fortunately, it happened right in the hospital. The escapee was immediately rushed into a surgical suite, and his life was saved.

After this unnecessarily dangerous situation, the emergency room soon resumed its regular busy operations. Dr. Johnson's face was so pale as he lay on the floor trembling under the bed. I leaned over and told him, “It is all right. You can come out now!”

Qiulin (Autumn Wood) Essay Collection 2008

# 浮雲的追念

米粒

去田納西州的國家公園 Smoky Mountains 旅遊，行駛於九彎十八拐的山路，要去觀賞她那著名的煙霧景色。

正值四月天，滿山遍野穿上淡淡嫩綠粉彩的春裝，路邊野花白色黃色紫色恣意嬌生，夾道蒼勁的松柏和吐絮的楓樹欣欣向榮，山坡樹林點綴著盛開潔白的 Dogwood 花和嬌豔紅紫色的 Redbud 野櫻花，伴著晨曦，萬象一片清爽更新之氣。每一個轉彎一幅風景，最神妙悅目的是看到煙霧悠悠漂浮出山頂，山巒層層疊疊，迷漫著縷縷煙雲裊繞在山腰和山谷，像仙女在自然的大地裡飄舞著輕柔的紗巾，迎著朝陽萬種風情，瞬間千變萬化無窮，靜觀呈現的是一幅超大寬闊宏偉的水墨寫意山水畫。

除了一路那些令人著迷的詩情畫意的風景圖，入山行走在山徑小道，更是引人入勝，清新寧靜的空間，山林古樹藤蔓蒼鬱，奇花異草奇岩怪石充滿幽谷的神祕，伴有山溪瀑布流水潺潺的樂曲和鳥聲的合唱，漫步其中，猶如身置於世外幻境，那神妙景象與氣氛，讓人感觸到一股天地浩渺的靈氣。

沈醉在那夢幻煙霧的境界，那迷霧浮雲之山景是那麼熟識，引導我追念起我的故鄉。是的，我也曾遊魂於有浮雲的那故鄉。

我的故鄉村人叫它「山頂」，在八卦山脈中的一個小山頂，它俯視著重重的山陵，眼望遼廣的田野和邊遠的濁水溪。它只是個小山頂，一個簡樸小村莊，沒有阿里山的高偉，沒有觀音山的神祕，但它有煙霧、雲海、日出和晚霞的風韻。

那山頂有特別的紅土和赤水的山溪，特產甜美的鳳梨，茗茶、生薑、甘蔗、桃李和綠竹筍。農家那翻土、犁田、播種和收成的耕耘活動，創作了各季各色的風情，生動的映照出一幅幅山頂農村特有的畫面。

「山頂」是我兒時的世外桃源，漫遊於有霧的松竹桃李間，踏著有野花奇石迂迴的羊腸小徑，彷彿在那「山窮水盡疑無路，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仙境。山頂那紅泥的土路，稀落的人家，沒有車聲的噪音，只有那瀟瀟的竹嘯和吱吱的蟬聲與鳥聲，合伴著徐徐山風演奏著田園交響樂，那空間是那麼奇異的恬靜，還好時有林間孩童捉蟀黏蟬的嘻笑、廟庭石階下老人講故事的笑聲、街頭餅店烤酥餅陣陣飄送的香氣和路邊行人熟悉的呼喚聲，才讓人意識這還是凡塵人間。

在有月的晚上，那兒有月亮與浮雲追逐的奇景。也許山頂高上一層樓臨近了天空，那月亮看起來都要比城市的親近又大些。到了深夜，在庭院裡，人會被置在朦朧迷漫的浮雲中，像泅泳在雲海裡，一群群的雲浪徘徊在眼前，雖繞環近在身邊，卻又伸手捉摸不到它。我的少年，有多少的夜晚是沈迷在那解不開的奧妙與情趣之中。

遊覽了嚮往的 Smoky Mountains，有幸看了她的廬山真面貌真不虛此行。據說要看到 Smoky Mountains 煙霧行雲之秀，還得看她那神祕女郎的心情，要能看到她的表演還得有緣巧遇呢！觀賞到她的煙霧風情才了解到；為什麼她名叫 Smoky Mountains，為什麼她是美國著名的國家公園，確是名不虛傳。但行走千山萬里，看過無數的名山奇景，儘管如今故鄉遠離著，故鄉的村景已不在，歲月也模糊了記憶，但還是只有故鄉那紅泥、赤水、名產和涼風最別有情，故鄉那月亮與浮雲最是無比的美。

# 釣魚人

米粒

工作一忙就晨昏不定，三餐不繼，有時到七、八點鐘才回到家，看到外子孤零零的在薄暗的廳上發呆，爐灶還是冷冷的，心裡真是又氣又憐。真不想惱羞成怒，更不願犯上歉疚症，所以我心平氣和妥協的向外子說：「如果我趕不回來煮飯，你能自己在冰箱裡挖些東西熱熱吃，或到外面去吃個飽，你要是能渡到學期結束不餓死的話，暑期時，我將全心全意服侍你，補償你，任你安排，甚至陪你去釣魚。」

「真的！」他眼睛一亮，半信半疑的問。相信他聽入耳的只是那最後的一句話吧！

「我什麼時候說假話。」我認真的回答。

五月還不到暑假，外子就迫不急待的要兌現我的那口頭支票，送了一套釣魚桿作為我的生日禮物，甚至連釣魚執照都替我買了，真是想得週全，我真分不清這是專制的愛或真心的愛呢！

外子獨鍾釣魚有相當的歷史，他常說他小時候除了讀書或下田，唯一興趣的課外活動是到河邊釣魚。他認為打球、打牌、下棋或交女朋友都需要伴或看人的顏色，且都是競爭賽強的，學校與社會的種種競爭的壓力已夠大了，不願課外業餘還得那麼緊張著神經細胞，自覺自悟的認為釣魚最能逍遙自在，與世無爭和忘卻凡塵的煩愁。

他的釣魚，我和兒子都說還是小兒科的，並不是怎麼專家或癡迷，不會像賭博的人浸溺不省的會導至傾家蕩產。他

會量機量船，所以無法像個漁夫或高級業餘釣魚家會駕船出海釣大魚，他只是個在山裡谷裡的小溪川或池塘、水庫地帶釣小魚的小漁人。工具簡簡陋陋的，只在假日或閒時才去近郊河川釣釣幾下。因他沒有其他特別的嗜好與奢侈，所以年節或生日，兒女妻子就只好借名送些釣魚的用品作為禮物。幾年收集下來，才有幾套現代化的釣魚桿、釣具箱、人工魚餌、補魚網、橡膠半腰吊褲、釣魚帽子和夾克等等，被裝備鼓勵成熟像個樣的釣魚人了。

曾有一年，大概十多年前了吧，住在高爾夫球場附近，鄰居同事不少熱中打高爾夫球。想著他學業有成，事業有就，就送了他一套高爾夫球具，心想他該也學會些上流社會的玩意兒，交遊些達官富賈顯要等等人物高級高級一下，我也可以沾光進一進“貴婦”級的社交圈。沒想到，他的氣質不夠，寧可與河岸的濁水污泥為伍為友，一桿在手，遠離人群、時髦和富貴。

近年來生活較安定，多閒情，釣魚就成了他的寵兒，像好色好杯的男人，溫飽思淫的看到流水湖池就動心的要去調情，連搬家找房子也得要門前有小河，屋後有池塘的才會中意。我們搬過幾處住家，都是過馬路不是有河就是有湖，他常清晨或黃昏下班後，就先去河邊溫溫情才回來見妻兒。多少的日子我週末要值班，他卻帶著兒子在那兒釣魚消磨掉了。我真該感謝他的寵兒呢，使他樂得不知抱怨，減輕不少我的心裡負擔。

儘管如此環境優美方便，男人的愛情還是不專的，日久還是會生厭，家花還是不比野花香，他在週日裡就將就的在家附近釣，到了週末假期，還是不嫌開著車子一、二個鐘頭

的地方去另尋新歡，只要一聽有好的釣魚處就心動的要躍躍一試，他真是的老青春，越老越不差的到處著迷。

他又像個戀愛家、傳教家或革命家，自認為釣魚是世界最羅曼蒂克和最和平的活動，每個人都像他那樣能沈醉於釣魚的戀情，體會釣魚的樂趣與恬逸的享受，天下就能太平，人類就能身健命長心樂。他的鼓吹推銷他的釣魚“理想”主義，並不下於任何傳教家或革命家的熱忱與激奮，他深信著他的釣魚理想理論可以修身養性治家平天下。

不知是我那潛意識的醋勁、反抗性或不同於他的神經細胞，我甚不買他的釣魚論，他的釣魚迷也一直令我不屑顧、不順眼和不能苟同。想想在河邊“搨”東風，靜靜悠悠的在那兒等魚上鉤是多麼無聊，他常一大早四、五點就出門踏露水，任晨風洗臉龐，春雨濕衣褲，有時西北雨一來，到亭下或車裡避避陣雨的又繼續釣，我常笑他比去找情人更有勁，他更是不掩飾的故意逗我說釣魚確是有像找女人一樣有浪漫的情調，釣到魚的興奮快感有如那性高潮的滿足，這些感受確實是我這局外人們不能理解的了。他還像推銷迷藥的人，一再的鼓吹說服我嚐試入迷，就像那些販賣迷藥的人，只顧賣藥，並不管別人的體質與口味是否適合，總是給予“相信我的就有得救”的聖言或“包君滿意”的招牌。

我在此愛情與盛情難卻之下也只好試試。摸摸我那精美的生日禮物，他把零件、線鉤都替我整配得好好的，令我不動情也動心。他一再的還哄說，我是可教之徒，他要領我去分享那釣魚的高潮甜美的境界，我一旦體會了就會食髓知味的著迷。過去我也跟他和兒子去釣魚、捉螃蟹和釣河蝦，有趣是有趣，但要我坐半個小時拿著魚桿閒等，我的肌肉神經

就會反抗的不和諧起來，所以我實在不敢說我能體會出什麼髓味。以前我常帶一本小說或一只畫筆坐在樹下草上遠陪著，也自有我逍遙飄逸之處。他對我看小說之迷，像我對他的釣魚迷一樣的看不順眼和不理解，我們各持有其偏愛與領悟的理論與境界，卻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各不相通不相濫。

我還是實踐我的諾言，第一個禮拜天的休假，我就陪外子要去釣魚，我武裝齊全，穿著運動鞋，長袖長褲，戴草帽的拿著我的新魚桿就要上路了。外子竟像女人出門一樣的妝扮半天，摸東摸西的忙著準備釣魚工具，不像平日出門時那樣，老早就坐進駕駛位的催人。他慢吞吞將魚具箱裡的那些人工餌、錘子、鉤子、刀剪、浮標等等零件一一查視，連捕魚網和魚桿也得打開細查再細心摺回。魚餌、蚯蚓、麵包等等一一包裝整齊。叫我這急性子的人等得浮躁，他卻耐著性戲弄的向我說：「要培養對釣魚有情趣與熱狂，第一條件就得先有準備工作，細心撫摸檢查釣魚工具，要作一番培養功夫的，像妳這樣急躁就不會有情調。」他竟叫我如果等不耐煩，又不幫他創造氣氛情調的話，就到前院用沒有鉤的魚錘先向草地練習拋線，我沒好氣的向他說：「你是不是要向鄰居廣告我是征服的一個釣魚信徒了？」

好不容易上了車，他馬上就興緻高揚的談述以往的許多釣魚經。小時候怎麼地炒米糠沾黏土的投入湖中吸引小魚誘惑大魚，怎麼地用香蕉皮、西瓜皮和殺魚的葷水在木箱裡養紅蚯蚓。以前怎麼地用克難竹桿作釣魚工具，沒有那收線的軸輪，看到魚兒上餌，就得像放風箏一樣的往後退跑，將魚兒提出水面滾到岸上的地面，看著魚兒在地面上翻跳有一番難以形容的趣味，他還說很多釣魚人的工具和餌具都很講究也不見得就釣得到魚。



他用過很多不同的魚餌，例如玉蜀黍、麥片、麵團、豬肝、雞肝、鮭魚卵、小魚小蝦、蚯蚓，還有各色各樣的假餌，不同的餌釣不同的魚，大的魚餌釣大魚，小的釣小魚都有其一套的道理與學問。我更有個有其父必有其子的釣魚迷的兒子，他常年費心的在報章雜誌上蒐集不少魚餌的資料與作法。他的釣魚更是另有一套學問是不在話下的。在美國大蚯蚓和小餌魚都是算隻算打賣的，就是塑膠作的假餌也不便宜，他們父子花用的本錢在釣魚上都夠買一年的魚吃而有餘呢！

風和日麗的五月天，陽光、氣溫、微風都恰到好處，真令人舒心開懷。我這釣翁不在魚，提著魚桿坐在岸邊，滿意的享受這春天的新鮮空氣，聆聽樹上春鳥唱情歌，欣賞野花遍地嬌艷競秀，馨嗅滿空的飄香，真是無比清爽浸靈。

這裡是個河流堵壩成的一水源地，寬闊得像個大湖，岸邊樹林叢密青翠，河水從百碼寬的堤壩柔雅流瀉成寬大的瀑布，像層薄紗幃幕蘊藏著萬種神秘的情態，潺潺的流水輕奏著激流聲，令我聯想起小時候去關仔嶺，驚嘆於“聽水廳”的新奇。河中淺攔著古老的朽木橫根，斷崖峻石，使流水沖激迴旋，輕拍著叢叢秀勁的蘆草，構成一幅優美綺麗的活動圖畫。

岸邊散落著釣魚人，有人在上流靜湖處，有人在船舟上，有人在下流漩渦處，各佔地盤，各自靜默獨釣。老幼男女各形各色的人物，各式各樣的釣魚形態。使我驚訝的，竟有不少女人，還有歐巴桑樣的婦女樂於此道，不知這些女人是釣得知味入情入境，或也是被迫奉陪來的？看這些人有的魚桿掛在枝架上，有的一人二、三枝的一起釣，大多數的人

都好像心不在焉的，眼睛放在遠處，似乎連靈魂也離身的呆癡著，有的不寧靜的拋線、收線的忙碌著，有的流動的這兒停停釣釣，那兒停停釣釣，有的遠躲人群孤傲的獨釣獨享，偶而也有那忍不住高叫歡呼的想要分享其興奮與收獲。噯！同樣是為釣魚為趣為志為目的的，竟然有如此多不同的心態、形式和手法。

外子選了堤壩下的一水渦處作陣地，他說：「魚兒大都是逆流而行，許多魚上游至堤壩下被截住了，所以這處一定有魚被陷圍，是最好的釣魚地點。」

「真的！魚是逆流而游？」我懷疑的問。

「當然是逆流，否則偷懶苟同苟安的順水而游，不是很快游到大河大海裡游進大魚的嘴裡了嗎？」他像真懂似的回答我。似乎有其道理，但認真的魚兒力游至上流還不是要被聰明的漁人釣上吃了，怎麼樣也抵不住命運的主宰吧！俗言常說人不力爭上游就會墜落，但儘管人們如何不願隨波逐流，也有力爭不上的阻力呀，有些時候還不是要認命的向造物者低頭？人能勝天嗎？宇宙有其自然的淘汰與輪迴吧！

外子提著魚網，撒些浸濕的麵包屑，捕捉些小魚作餌，我說：「既然有那麼多的小魚在這裡，同樣是這裡的魚兒，你怎麼知道或相信你要釣的魚就會來吃你的小魚呢？」他笑著說：「妳怎麼那麼傻，妳看那些小魚靈活的游速，大魚那裡能那麼容易就抓得住，鉤上的小魚是停游一處的搔首弄姿，不精明的魚偷懶，食不擇物的就上鉤，那不是妳常說教的大道理——來得的容易或太美好的都不是好東西嗎？」可不是嘛？來得不費功夫的都有危險的陷阱。

釣魚有什麼要技巧的嘛，放上餌，拋進水裡，就是等候。我的外子卻認為釣魚有一套學問的，他熱心的教我如何“準確”和“技術”的使用魚桿，又在如何拋線、上餌和抽線孜孜不倦的大上課，我這幼稚科的能把魚餌拋進河中就已很了不起，很自滿得意了，才不管拋魚餌還有什麼大技術或大學問。聽說釣魚全在耐性的工夫，我又是自明的急性鬼，所以一拋下魚餌，我就克制的要培養我的耐性，按著性子不急躁的任由我的魚桿在那兒靜候，兩只眼睛盯凝住那紅紅的浮標，望得我眼睛發酸，望得我呆癡麻木，連腦海心靈都一片空白的，一切思想情愫都像一圈圈的水波逐波而散，那感受可能是像人家作催眠術，要使一切不愉快，驚恐的經驗事跡漂洗出腦海和意識。讓一切一切像水圈一樣泛沒無蹤，我甚至忘了我是在釣魚。

半天了，我的魚桿仍沒點動靜，外子就點示的說重新拋個新地方，抽回一看連餌兒都沒影了。連續幾次都是如此，外子就認為我是上餌不得法，所以他就耐心的替我裝上。每次稍有點動搖，收回一看，鉤上都空空了，外子笑我說我是來餵魚，並不是來釣魚。外子今天的魚運也不怎麼好，他說我們出門得太晚，不是釣魚的時辰。他的久久也一樣沒魚來問津，但他悠然自在，一點也不急不失望的守候，甚有其怡靜的瀟灑。第一次他釣上一條，就叫我去提著魚桿，要我嚐試一下與那愚魚搏鬥收線的經驗與興奮，我雖覺新鮮，但也不過如此的說不出所以然的有什麼大了不起。外子說我真是無藥可救。

事實上令我最困惑的是，我的餌是外子幫我上，有時也是他拋的，我還故意把我的魚桿拋近他的不離尺遠之處，怎

麼魚兒要上他的鉤就不上我的？他有什麼高技能手？還不是一樣的餌，一樣的鉤？難道魚兒也懂得識知己？偶而有魚兒來調逗戲弄，一來再來的都仍不上鉤，真叫我有那失戀的心境，幻想那失去的可是條大魚？使我真有說不出來的悵然。

三、四個鐘頭了，還釣不到半尾，真是納悶。外子倒是非常的陪小心，替我理線，拋線上餌，體貼萬分，好像怕我那“小姐脾氣”一來，嬌慍的要收攤回家就破壞了他的計劃。我突然的發覺他的釣魚修養真是到了家。像個出家人修到靈性，慈悲萬分，不像平常看我笨手笨腳就冷嘲熱言的挖苦。他非常的柔情耐性的協助我、安慰我，真心想要我也能提昇我的領悟，享受他享受的境域，知道他的深情與用心，如此的釣不到魚，我也沒有什麼失望或抱怨，能在此良辰美景享受柔情蜜意，真可比仙境樂園了，我的心可真飄飄然的安適甜蜜，管他的魚兒上不上鉤。

他建議六月我們兩人拿一個禮拜的假期到深山去專心釣魚，為勞苦洗塵，為身心補養，也許還可以造化和同化我成為真正的釣魚人，不加考慮的，我滿口答應，並說可能的話最好也不必再下山來，我可意願作個釣魚婦去過世外桃源的生活。

# 從舞蹈體驗人生

李月英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裡，我參加了洛杉磯聖東同鄉會的七月四日國慶日遊行，張瑞菊 (Tina) 老師在那時帶領 她的團隊參加遊行。由於她們有多餘的服裝(有美國國旗花樣般的布料製作的兩面裙子)，老師走到我這兒問我要不要試一試穿這特別有意義的裙子，同時也告訴我如何翻轉這優美的美國國旗裙子，大概有緣吧！遊行結束之後，當我還這裙子時，Tina 老師說她們在台灣會館一星期有一天夜晚在那兒練習舞蹈，希望我有機會去看看，請我加入她們的行列。我想台灣會館離我家很近，而且我也喜歡運動和韻律操。以前在台灣求學的時候，曾經是台北二女中的田徑隊，是八十公尺低欄的高手，有趣的是，通常八十公尺低欄在跨欄時，三步就跨過了，但由於我的腿較短，還得用四步才能跨過，也就是說兩腿一起得跨越欄杆，因為這種非傳統式的有趣跳法，隊友給我一個綽號叫「猴哥」。上大學時我也是田徑及籃球的選手，運動對我來說如魚得水。既然老師邀請，我非常樂意去嚐試，就這樣我加入了她們舞蹈團隊，一起練習！

舞蹈可以表現喜怒哀樂，是以人體的動作配合音樂來表現情感的藝術；是一種享受，一種挑戰，是一種隨音樂節奏多變的韻律操。每一次樂聲響起，旋轉起舞姿，我總是如此的忘懷，陶醉於舞蹈的夢幻天地裡，因為我心中洋溢着對舞蹈的熱愛，以及隊友之間純厚的友誼，大家一起學習跳舞，甚至表演。只要友愛，跳舞互動，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跳舞是件很快樂的事，有了舞蹈，您的生活將會更繽紛豐富，而且百分之百的對健康有益。它可以雕塑美好的下半身，練舞的時候，照您的正常方式來呼吸，千萬不要憋氣練習，做動作的時候，最好配合音樂或者在心裡唱歌，總之要 relax，放鬆自己。在好玩的心情之下，每天花一點時間來動一動，要「持之以恆」，「快樂的人最美」。跳舞是一件很美的事，例如國標舞，交際舞，想想看，伴著音樂隨著節奏而起舞，樂聲行止處，想像空間也無限延伸，美麗的世界盡在舞蹈中怡然浮現！

跳舞體驗人生，也讓生命更有意義。這個感觸在我看過一個從台灣來的特殊舞蹈團表演之後，更顯出它的真理。在 2010 年，顏翠珍老師帶領了一個來自故鄉的舞蹈團叫做「鳥與水舞集」，是一個有肢障，視障，及侏儒的台灣鄉親所組成的。雖然身體和視力有殘缺，但他們仍然可以，以「有愛無礙」的精神，用跳舞來享受人生的幸福。每一位團員都能以愛心互相扶持，互相鼓勵，他們對舞蹈表演藝術的熱愛，用喜悅的心情創造心靈的昇華。

俗語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工」，要靠著持久的練習才能在舞台上展現美好的舞姿。2000 年大洛杉磯台灣會館成立時，為慶祝會館的第一屆年會，幾位團員女士們在 Tina 老師的指導下苦練康康舞，上台表演助興，並贏得好評。大家對舞蹈融合健身，韻律與美育的認知，於是約定每週一次在會館練舞。當其他社團舉辦活動時，我們也會提供節目參與，例如國際文化節時，我們代表台灣社區上陣，漸漸地成為台灣會館的舞蹈班。由於成員都是熱愛故鄉台灣，深覺有以舞蹈來發揚台灣文化的必要，於是在 Tina 老師的

巧思與創意下，開始以台灣歌謠來編舞，融匯芭蕾舞，現代舞，爵士樂等舞蹈技巧來表達台灣歌曲的情感，讓台灣歌曲的舞蹈更現代化與國際化，例如農村曲，心事誰人知，母親 e 名叫台灣等，都曾經在舞台上，以肢體語言及舞姿，將音樂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老師是非常辛苦的，尤其對我們這群平均六十歲以上的「年老人」，更需用心指導。在教我們之時需要先寫好如何跳的步法，例如「雙人枕頭」，前奏是兩排人互相向對方揮手，要幾拍走到隊伍，一併寫在歌曲上，以便我們知道在那個音節拍做什麼動作。老師甚至製作歌曲 CD 送給我們，讓我們在家時聽歌練習記住步法。這是幾年前的事，不像最近的 E 時代用 I pad 或 I phone 實地錄影回家就可以練習了。我們團隊像一個大家庭，相處和睦，相互鼓勵，幾乎每年的南加州婦女會年會，國際文化節，南加州華裔家長教師協會，嘉中嘉女校友會，台灣傳統週，大洛杉磯台灣會館 的幕款晚會等都有我們的舞影。我們累積了十年以上的經驗，終於在 2010 年台灣傳統週活動之一的「台灣會館舞蹈班舞展」，展現我們多年的成果。其中包括英語歌曲有 New York, New York, Carpenter 和 Cancan。台語歌曲有母親 e 名叫台灣，妳是我的花朵，心事誰人知，一支小雨傘，農村曲，和海洋國家，使我們這個團體對台灣文化的傳播盡一份心力。

我也時時得到老師的鼓勵，她看到新聞說有位運動員七十多歲還參加比賽，能力不輸年青人。我也看到台灣電視「陶子藝言堂節目」，有位七十三歲的潘秀雲女士，在長春田徑賽中一百公尺跑了十六秒的紀錄。高雄青春啦啦隊在高雄世運會展現不老精神，在舞台上揮灑屬於自己的青春。最近與

八十歲的老朋友敘舊，她還在跳國標舞。她給我一個啟示，人要活就要動，所以我也想在這團隊繼續練舞活動。在此我要感謝台灣會館舞蹈班的張瑞菊老師，有她的鼓勵及耐心的指導，讓我們十週年的舞展演出成功！我們非常高興，老師願意繼續引導我們一星期一次的舞蹈運動，提高我們的免疫力，也增加快樂的心情，讓我們這一群不服老的「大嬸」能夠身體健康，「青春永駐」。





# 生命的樂章

李淑櫻

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總算讓我深刻地體驗到了，去年(2016)底，因為正好有個連續假，子女們決定到夏威夷度假，並好意安排我也一起去。夏威夷的氣溫一向讓人嚮往，我高興的答應了，可是確定了地點之後，我才發現，去的地方原來是一個經營很成功的渡假水樂園旅館，雖然我不善於玩水，子女們都期待著一個輕鬆樂水的假期，於是一行人高高興興的去了，下了飛機走出機場之後，高照的豔陽伴隨著華氏 80 度的暖風迎面吹來，馬上張開雙手領受了夏威夷的溫馨。

有道是生命無常，平平實實的生活裡，不知道會遇到啥樣的起伏，十幾年前當生命的旅程遇到重大的改變時，曾激發我創作生命系列的意願，在與生命的征戰中激發出許多不在預期中的火花，我不敢說曾經走過轟轟烈烈，不過也真的讓我從中體會出生命歷程的奇妙，並學習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待生命。事實上，生命會遭遇什麼情況是無法預期的，在關卡上她或許顯出堅忍、或許脆弱、或許直達高峰、或許墜入谷底，只有臨界生死才能深刻認知，她從來不在我們的預期中。我們常常會在電視上聽到名嘴們高談闊論、評論，該如何如何的去策劃、進行，我也像一般人一樣，常以為人生之旅是漫長的，並且不斷的計劃著要如何如何，聽起來也沒有啥不對呀，可不是？一個沒有遠景計劃的人生不會讓人覺得空洞嗎？

還是讓我們進到創作的領域裡來對話吧！從創作肌理切入，創作是如假包換、絕對是無法跳脫生命歷程的體驗與激發的；就舉我們所熟知的台灣樂界的國寶--蕭泰然教授來說，他的許多突破性的創作，大多是在歷經死蔭的幽谷之後蛻變而出，感人的音韻、旋律是經過身心不斷的磨練、過濾、創新而釐出動人心魄的生命樂章。畫界被大家熟知的梵谷，咦！怎的說來說去都會談到梵谷？源自他的繪畫之旅實在是太戲劇性了，創作的心路歷程更是坎坷令人不捨，然而他的作品，能跳越時空的阻隔，至今仍讓愛藝者處於觀賞的震撼絲毫未減。

我不敢說生命歷程曾經如何的激盪，在無法抹滅的記憶簿裡翻看.....是那天.....得知聯考榜上有名，晚飯過後高興的挽著媽媽的手散步、談心之餘，用剛領到的第一份薪水去買二份夾心冰淇淋，兩人邊走邊吃，一路上談著理想、也談著將要離家那份錯綜複雜的心情。當晚，到了半夜，竟然上吐下瀉、腹部絞痛難耐、一瀉千里，幸好，吃一樣東西的媽媽並無絲毫狀況，第二天被姊姊送去急診，在昏迷中被吊著點滴，滴了 12 個小時之後，醒來卻是腦中一片空白，分不清今夕是何年。這條命算是撿回來的，讓我第一次體會到生命的脆弱，一片小小的夾心冰淇淋竟然差一點毀了掙扎了 19 年，眼看就要邁向人生的另一段理想生涯，呼！心中每每浮現這段慘痛的經歷時，還是心有餘悸，感覺上猶如昨天發生的事。

再回來談到去年底夏威夷之旅，原本是個清爽宜人的純度假，竟然搞到大清早需要去掛急診、吊點滴及做 CTSCAN，差一點沒嚇壞一對兒女，而這個偶發事件不幸

中的大幸是，這次是與兒女們一起出遊，如果是屬個人單獨的參加旅行團，恐怕會不堪設想吧！不過令人想不透的事多著呢，一行人住在那裡，大家完全一樣的飲食、活動，誰會料到呢？連自己都傻眼、不知所措，深怕興高采烈的高檔假期，就莫名其妙地抱一堆骨灰回來，仔細想想，豈只心有餘悸？我是真的被嚇出一身冷汗，又深覺愧疚，這個假期怎可如此被我破壞殆盡？而事實上，已經被我破壞無遺，能做的就是勉強的把自己全身配備齊全，強顏歡笑的上了飛機。一回到了家，加上按時吃強烈的消炎藥、無法安心入睡，幾乎是處在失眠狀態、飲食上餐餐只敢吃稀飯配醬瓜，支撐力就垮了，整個人像是失魂的行尸走肉，雖然一直不忘用禱告祈求從上天來的加持，還是非常的虛弱。連醫生都說，這樣的情況，原本應該要住院繼續做檢查、才能對症下藥，可是在那緊急的情況下加上隔天就要上飛機回家，醫生就只好下了重藥，差點沒吃到昏倒，哎！真的是度假，卻是度“假的”，正符合目前的流行語 -- “假的”。

談話，有些話題，談起來，有時也是會讓人很揪心的。平常，所謂的“平常”，就是身心狀況都很好的時段，都能心平氣和的與子女們侃侃而談「生命之後」，而回到洛杉磯之後，在家庭醫生的診所，連續拿到二份談「生命之後」的表格時，竟然會莫名的產生落莫的、情緒性的憾憾焉。

當人在吃重量消炎片至藥厭厭的時候，啥事都無力可為，只能靜坐電腦前任由節目一個一個的走過，不能說看盡了人生的生老病死，而是看到了許多不想看到的悲歡離合，有多少人是多麼的羨慕能乘著歌聲的翅膀飛躍生命的旅程，怎的卻有人不屑於生命的成長與可貴，竟然能在瞬間毫

不眨眼的將生命冷漠割捨，令人痛心疾首到不行。生命或許是順暢、或許是艱難、或許是歡欣、或許是悲愴，在交接的點與點、面與面之間有誰能夠釐清？只是一口氣之別嗎？回想起來，老爸走的那一晚，望著薄棉被底下沒有起伏、也看不到有絲毫厚度的體魄，被淚水模糊掉的視覺中夾帶著一種無法找到字句來形容的感傷，不過是一口氣嘛，怎的似乎扁薄成了一紙人形？

生命的樂章，該選用哪一種樂器來彈奏？該譜在高音譜表？還是低音譜表呢？如果灑放一片色彩，那該是選用亮麗或陰沈？尋覓在暖色或冷色調裡？生命的存在是一份孤單還是無邊的碰觸？是寂靜抑或吵雜？有誰會在乎這一切的感覺嗎？

望眼掛在牆上觸目的--有畫面上舞者幽幽的揮袖舞、橘紅熟透的柿子讓人垂涎欲滴、盡全力想掙脫蛹包的蝴蝶，終於展翅飛翔、拈花惹草去了，不都是生命的鋪陳嗎？既然生命操之於上帝的手中，就讓我們盡情的揮灑一片瑰麗的形形色色、也讓管弦音韻上上下下順暢調和，時或製造出爆裂的高潮與火花吧！生命的長短或許不在我們的掌握裡、生命的樂章或許我們可以選些音符點貼在五線譜上、或是選擇我們喜愛的色彩盡情的揮灑於畫布。記得唱過的詩歌上有這麼一句，雖然上帝未曾應許天色常藍.....然而，就如今年充沛的雨量，雖然行車、走路諸多的不便，卻讓我們心中滿了感恩，這及時雨，解決了加州多年的乾旱，在我們生命的歷程中，雖有時要經歷死蔭的幽谷、讓人驚心膽破，而經上有句話；神所賜的平安與喜樂是任何人也無法奪去的。那麼，就用平安與喜樂來譜出、來彩繪出亮麗的生命樂章吧！

# 乘坐人生的雲霄飛車

李淑櫻

話說半個多世紀前，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我在南投鎮出生，那是老爸以為最安全、最不會被轟炸的地方，想不到南投的鳳梨工廠是被設定投彈的目標，我後來被喻為穿旗袍最合適的脖子，就是……才出生不久的我，被媽媽用小籃子裝著，帶到井邊洗衣物，為了方便一聽到警報聲就抱我離開，媽媽沒有幫我綁上小結，阿姨走過來看到了，好心的綁上了活結，阿姨前腳才一離開，警報就響了，手上都是水的媽媽，竟把活結捻成了死結，情急之下從小籃子裡硬把我拉出來，這就是我長脖子的由來，這一拖延的時間，把媽媽給急壞了，為了儘快抱我到防空洞躲砲彈，冷不防就在洞口重重的摔了一大跤，也為了保護我而導致媽媽的大腿烏青了一大塊。自懂事以來，每次家姐們說到這件事，並強調那都是我害的，就會讓我非常的內疚。哎！冤哪讀者諸君，說來話長啊！我所經歷的這個奇特的世代……

說實話，出生在這個世代，並非是我刻意去求來、或指定、或選擇的，也無法預測一世人會遇到啥事。

記得小時候，常常看到家裡任何時候總是會有不少人進進出出，更扯的是總有很多不知從哪裡蹦出來的親朋戚友，硬是塞來兒子、女兒，說好聽了，是要來學禮數的，不必給什麼津貼，結果呢？每一個不僅都是在咱家轉大人，最終還都要由媽媽替他們辦了嫁妝，把她們給風風光光地嫁出去。表面上從外人看來，好像男、女幫傭常時間裡都有六、七個

在家裡做工，也正好家裡有七個兄弟姐妹，錯覺上似乎每個人都能配有一個貼身丫頭服侍，然而咱家老爸、老媽卻另有他們的想法與作風，媽媽說如果從小就被嬌生慣養，不知如何做家事，將來嫁出去了，如果好運氣的，遇到好人家裡有幫傭的，你要如何去教他或她做？而老爸更絕了，他說咱家兄弟姐妹每個人都好手好腳的，自己能做的儘量不要假手他人，所以，咱家的幫傭者，個個就像少爺、少奶般在家裡「翹腳捻嘴鬚」，反觀我們兄弟姐妹們，倒像是這輩子是來還他們的債似的，這個情況持續了好幾年。之後的有一天，突然發現家裡不再人來人往了，幫傭者也不見了，大人們講起話來超神秘兮兮的，才知道不願同流合污的老爸在職場上因為斷了某些人在官場上的財路而招怨、被人算計、陷害，一輩子沒有沾染任何惡習的、潔身自愛的老爸，莫名其妙的惹上官司，這一打，不得了，竟然紮紮實實被整了十年，一天不差。從初中、高中、直到專科學校畢業後才結束，在這漫長的成長過程中，經歷過養雞；為了保持環境的乾淨，必須幫忙清除雞糞，等雞隻長大開始生蛋了，要拿到市場去賣，由於雞隻營養太好而產下太多的蛋。那些過剩的蛋，必須打開另一管道的推廣，而接受訂製做成蛋糕，並有優惠服務，做專人送達，那個專人當然是非我莫屬啦。雞隻越來越多，餐館吸收不了的，必須再另闢一個生計管道，於是開始接受烤雞的訂購。原本天真與世無爭，變成必需參與生活、生計的複雜面，又正值青少年的情緒反抗超飆期，因為心中的委曲累積無法申張，特別是遇到被冤屈的事，一定力求公平正義不畏縮，猶記得在初二時，無故被冤枉而與班導師在周記上展開筆戰，雖然有許多知情的老師因為不希望我因這

事件被留下壞記錄而紛加勸導，說：「她有個將軍丈夫，妳是鬥不過她的，不過是需要軟下頸項道個歉罷了！不要硬撐啊！」，由於堅持不向惡勢力低頭道歉，而硬被狠狠的記了一個小過，為了這個，校長還要事先與老爸老媽打個招呼，因為，如果校長挺我，有可能職位不保，兩害取其輕，只好把我犧牲了。從此，讓我立下決心，一定要當一個好老師，公平正義要從自己本身做起，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上帝聽了禱告，特別在藝專畢業那年，開了密集教育學科，讓畢業後有志從事教育工作者去修學分，畢業那年，所有同學都「涼勢涼勢」吃、喝、玩、樂、看電影、撞球、遊山玩水不亦樂乎，只有我乖乖的在課堂裡撐完每天八個小時，連周末都排上八節課的教育學分。畢業後，回到台中，當年的校長還在，因為正好有個缺，就順利的回到初中的母校教書，而那位上課時總是雙手插腰被喻為母夜叉的班導師已被退休了。我曾立意要做個好老師，四年後當我要辭去教職時，校長極力挽留，以為我是要出國進修，還願意特別用留職停薪來留住我，學生們哭著請求我留下來不要走，繼續教他們。雖然我不能不離開教職，感謝上帝的恩待，幫助我全心全意地認真教課，沒有失去我當時立下的心志。

人生的路，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嗎？還是冥冥中有一股莫名的力量牽動著？

思緒回到高中畢業那天，突然發現被死黨出賣，怎麼說呢？平常一起分享便當好料、下課後一起去吃剉冰、肉丸的好姐妹，居然悄悄的矇著我，有好幾個去報名準備參加聯考。讓我知道了，當然就不甘心的也想去要一張來填，因為沒有事先去報備，教學組長一臉的不屑，就是不給。這事讓

教務主任知道了，就非得要帶我去拿到報名單，用膝蓋想也知道，教學組長以為我是故意讓他出糗，雖然不得不給了我一張表格，卻狠狠地翻白眼瞪著我，那一年，文化學院剛開始招生第一屆，我深怕師資或許會不一樣，大表格裡只填了師大與藝專的美術科系就交回給教學組長集中報名。這時距離聯考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日子，為了應付術科考試，只得拜託教美術的黃老師教我畫素描，畫了八個小時的素描就去應考了，進考場之前才發現准考證還留在姊姊家的另一個袋子裡沒帶出來，借用總務處的電話，打了幾通後，把午餐的錢也用光了，心想，糟了，或許是命不該參加這次的聯考，猶疑不決中，當時總務處的一位小姐，大概看我好可憐，心生慈悲，建議我先進去考素描，她會幫我打電話，其實我是不相信她能找到人可以帶准考証來給我，因為我已經打光了能用的錢，仍無法找到姐夫的人，那段時間借住在姐姐家。懷著忐忑不安告訴考官說馬上會有人帶准考証來，考官丟下一句“如果下課十分鐘前還沒有准考証，畫得再好也不算數”，進了考場，所有考生已經打好草圖開始畫了，只剩下一個正面受光的位子留在那裡等我，低聲下氣的問考官，可以稍為動一下畫架嗎？老師千叮嚀萬叮嚀，要早點進入考場避開正面受光的位置，而我也從來沒有畫過正面受光的素描。得到的回答是冷冷的：「不行」，咋辦？只好硬著頭皮畫下去了。不久，考生畫完後陸續地走出畫室，眼看著要被攆出去了，天氣不是很熱，我卻汗如雨下，心神不寧，下課十分鐘前，忽見考官拿來我的准考證貼在畫板上，是誰？怎麼聯絡上的？心中狐疑著。交了畫，直奔總務處問小姐，是怎麼找到我姐夫的？回說：「就照你說的號碼及名字



啊！」，回去一問，天啊！令人不可置信的，竟然找到一個與姐夫同姓而名字同音不同字的人，更妙的是他們竟然是好朋友，最後，准考證是身懷六甲的二姐專車送來的。考完回到台中的家，想到那幅正面受光的素描就很洩氣，沒有一點信心，隨便找了一個圖書館的差事就去上班了。發榜後，突然接到教務組長的電話，問我能不能告訴他到底考幾分？我問：「為什麼問這個？」他說：「很抱歉，我把你報名單上的師大那一欄劃掉了」，意思是我的報名單上只有藝專一個志願？我沒再接話？重重的摔了電話，任鈴聲一直的響。

驀然回首望去來時路，坎坎坷坷的人生，有人視我為垃圾丟棄不足惜，上帝卻願意收留當寶貝，足可比擬八點檔的劇情，結局是再戲劇性不過了，真是令人驚喜參半，驚的是，到底是如何走過這段崎嶇與不堪？喜的是，好像上帝派來天使插翅讓我飛越重山，終於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形容人生像坐翹翹板，時高時低，我倒覺得像是乘坐沒有終點的雲霄飛車，在高高低低的行程裡，心中有著莫名的興奮、期待、緊張與不安。讓我深深的體驗到，在每一個生命的轉角處，不管你是否願意承認或接受，讓人無法不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攝理，就像聖經裡被賣到埃及的約瑟(參考舊約創世紀 37 章、39 章~45 章的記載)原本是一件壞事，最終卻成就上帝的祝福。是多麼奇妙與令人無法理解？

年輕的時候，免不了執著、堅持對錯壁壘分明，年事漸長，不是妥協，而是會多些包容與體諒及同理心，相信事理總有一天會澄清、不需要自己急著去說明，套一句名嘴的說法，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越想說清楚越是更混濁不清，那就安靜，讓它自己沉澱吧！

# 當美國住院醫師的第一天

葉思雅

## 前言

從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前半，有很多台灣醫學院畢業生來美受 *intern*（實習醫師）和 *resident*（住院醫師）訓練，因為當時美國醫學院畢業生本來就不多，加上有些畢業生被徵兵參加越戰，供不應求美國醫院的需要。這現象對台灣畢業生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很多人受訓完後，在美國醫院可找到開業的機會。當時有些醫院爲了幫助剛來美國的醫學生瞭解美國醫療系統的要點，給他們一些 *orientation* 資料，或給他們「新生訓練課」，讓他們熟悉美國醫療系統後才擔當臨床重要的任務。

我於 1967 年來美國進修醫學的途徑不同，台大醫院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完成後，來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當研究生，研究胎心音監護，沒有受一般臨床訓練。繼續研究工作幾年後，才發現要得到美國行醫執照與專家資格一定要經過一段美國醫院住院醫師訓練。我很幸運，於 1974 年有機會進入賓州大學醫院婦產科受訓，主任 *Mastroianni* 教授讓我只做二年的訓練（當時美國要求是四年：一年 *intern* 與三年 *resident*），我進去就當第一年 *resident*，二年後完成第三年 *resident*。以下就是 1974 年當第一年 *resident* 第一天的經過。

## 7月1日上午

我的第一個 *rotation* 就是當 *private* 主治醫師的助手，與第二年住院醫師 *Dr. B* 同一組，照顧所有住院 *private*

病人（總共約 20 人）。Dr. B 叫我在早上五點半報到，與他一起巡看病人，因為第一刀是 7 點半開始，我們一定要 7 點整到達手術房準備一切，讓主治醫師在 7 點半動手。Dr. B 與我就分手去看 private 病人。我因為怕去手術房遲到，所以很認真、很快的看完病人，6 點半就到達 Ravdin 大樓，當時手術房在第六樓。我很快的找到 Ravdin 大樓的電梯，一進去就按六，可是電梯在六樓不停，繼續往上，下來時我再按六，電梯也不停繼續往下。我開始著急，以為電梯壞了，連續試了二、三次，還是不停，心裡越急腦子也變得糊塗失去思考能力；後來決定在七樓走出電梯，從樓梯走下一樓。到達開刀房時，大家睜眼看我，以為我不來了。在困窘情況下，腦子一清，恍然大悟，一般電梯本來就在手術房那樓不停，為了避免感染。

一個早上幫助主治醫師開幾刀，心理漸漸安定下來，因為是頭一天，我只有拉鉤子旁觀。有的醫師技術好，不到一個鐘頭就完成了子宮切除手術，有位主治醫師 Dr. H 他一邊做 D & C 一邊哼歌曲，好像陶醉在不同的境界似的，忽然間歌聲停了，命令大家手術停止。後來一位護士小聲對我說他把病人的子宮壁穿破了，我欽佩 Dr. H. 面不改色，結果病人沒有副作用，二天後回家了。

## 7月1日下午

當所有 private 病人全部開完刀後，已經近二點鐘了。因為肚子餓，趕緊離開手術房往餐廳跑，可是只跑了三步，我的 beeper 在呼喚我了，顧不得餓肚，馬上打電話到病房，才知道有一位病人點滴塞住，須要重新打靜脈。我到了病房後，護士小姐給我一套新的靜脈打針接點滴的用具，我

看了頭就痛了，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用具，與我過去在台大醫院用的完全不同。當我在研究注射針與導管構造時，病人問我說「你是不是新來的？」我很緊張的回答說「是，今天是我的第一天。」當時我閉着眼精不敢看她，好像在等待天塌下來似的；幾秒鐘後病人對我微笑的說「不要緊張，每個人都有第一次。我來教你如何這種「蝴蝶式靜脈針」，我是麻醉科醫生，常常用這蝴蝶式靜脈針。接着她一步一步教我如何做，加上如何用繃帶固定點滴系統等。我學了這一套之後，對我以後的臨床工作很有用，也是我第一天當住院醫師最大的收穫，對這位麻醉科醫師感恩不盡。

正在忙着收拾靜脈點滴用具時，beeper又響了，我趕緊打電話到病房，接電話的護士小姐很著急的說「葉醫師，請趕快來病房 pronounce dead!」當時我不知道她要我做什麼，就趕上樓到病房，



畫者：扶丁

那位護士跑過來說「Dr. M 的病人是癌病末期，我想她已死了。」當時我連想都不想對她說「人已死了，妳應該通知她的主治醫師，妳為什麼通知我？」她用不耐煩的眼光看我說「你一定是新來的，美國法律規定人死去時，一定要有醫師執照的人確定、宣佈死亡後，我們才可聯絡 morgue（太平間）來把病人帶走。」我聽了感到很慚愧，趕快拿起聽筒確

定病人心跳停止，用手電燈筒看病人已擴大、沒有反應的瞳孔，才簽名 pronounce dead。

## 7月1日晚上到7月2日早上

我開始住院醫師第一天就被排值夜班。賓州大學醫院婦產科當時每晚有四位住院醫師值班，因為醫院病人多，一年生產約四千嬰兒。第三年住院醫師不須住在醫院，有急診或開刀時才進來，全婦產科住院病人都由第二年住院醫師負責，第一年住院醫師與 intern 負責產房全部的工作。值班開始時 intern 和我被值班的第二年住院醫師叫去開場訓話，他（Dr. F）是個很自傲的年輕醫師，他給我們訓話一頓之後，說他晚上睡眠很深，如果要叫他，我們一定要確定他起床雙腳站直立才算是清醒，否則他不能負責他所說的，當時 intern 和我都知道這一晚難度。我們就開始進產房工作。賓州大學醫院果然真忙，生產數量多，我們倆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的機會。因為醫院位於費城黑人區，所以病人大部分是黑人。開始時很不容易聽懂他們的英文口音，可是不久就習慣了。記得那晚半夜三點左右護士來找我，說第七床孕婦的胎心監護器測到胎心跳降低到每分鐘 60 左右，當時我立刻知道情況不好，臍帶被壓住，應該立刻生出來才可避免胎兒頭腦受傷害；因為我來美國是專門研究胎心監護的。我檢查她的時候，發現子宮口已全開，我們立刻把她送進產房準備生產。再檢查時，胎兒頭部已下來幾公分，我問護士第二年住院醫師是否可聯絡到，她說他已經熟睡了，不容易吵醒他；我叫護士給我 forceps，不到一分鐘就把嬰兒拉出來了，嬰兒一下子就大哭，我們醫護人員都很高興。第二天早上我向 Dr. F 報告，他非常生氣，教訓我一頓，可是我

對他說他在睡覺，很不容易吵醒他，爲了爭取時間，我只好把過去在台大醫院學到 *forceps* 的技術用上了，結果救了嬰兒，有什麼不對？

此後產房逐漸靜下來，當我想上床休息時，陽光已經從窗戶照進來了，我要振作精神再工作十小時才能回家休息。

當時我回想這 24 小時的經過，使我很擔心，因爲這只是一天而已，前面還有 730 天的住院醫師訓練生涯，我如何能度過這種日子？可是後來再想起這一天，領悟到這種經驗就是訓練自己最好的機會。身爲外國人來到美國第一流醫院受訓，在二年中要完成別人四年的訓練，我一定要加倍努力，適應美國醫院制度，努力學習美國臨床醫學的要點，將來才能在美國社會迎頭趕上；如果我有不知道的事，應該虛心詢問，有時在病人面前坦白承認，我才有進一步學習的機會。現在回想起來，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可是我始終都在感謝這第一天的經驗，它給我帶來以後豐富的美國臨床醫學生涯。



畫者：扶丁

# 亞特蘭大，飄的故鄉

王淑芬

亞特蘭大，在美國不是最大的城市，也不是大家最想去探訪的城市，但是，如果你有機會訪問這個城市，你大概就不會忘了它！

這個在南北戰爭時候才「冒出來」的都市，沒有一般老城的特色，既沒有進出的大海港，也沒有美麗的河流，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歷史。住這裡的人，每每要邀朋友來玩時，得到的一句話是：Atlanta 好像沒什麼好看的，不用去了。

也許，Atlanta 真的是沒有什麼，但是當你不屑於看她時，你有認識她嗎？

亞特蘭大雖然是在 1837 年時建立的，但真正出頭是在南北戰爭之後，因為亞特蘭大是從 Savannah 運貨至中西部的鐵路轉運站，因此崛起。但是南北戰爭時，南方敗了，當時的 Sherman 將軍，下令將亞特蘭大燒掉，只許留下醫院及教堂。因此亞特蘭大沒有留下任何古典的建築，一切從頭建起，所以亞特蘭大可以算是一個新興的城市。但是，在她的重建過程裡，有許多事情發生，因此這個城市被說是一個「too busy to hate」的城市。

我們這一代最熟悉的小說「飄」，就是以亞特蘭大為背景寫的。「飄」的作者 Margaret Mitchell，一輩子住在亞特蘭大，她從小聽家裡的人說那場戰爭(南北戰爭)，全是以南方人的觀點看那場戰爭，一直到她「長大」了，她都還不

知道南方人輸了這場戰爭。18 歲時，她因為回家照顧生病的母親，而從大學 drop out，成為一輩子的遺憾；回家後，只因為愛寫作，不會打字卻在亞城的大報 AJC 做起記者，但是在一次騎馬摔傷、看遍圖書館的書後，在先生的鼓勵下，偷偷開始寫小說，她以從小聽來的熟悉的故事寫起，用外祖母在 Jonesboro 有的 Plantation 莊園 Tara 為場景，花了大約十一年，寫了有名的小說「Gone with the wind」，不但得到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小說被拍成至今仍為經典的電影，而且她的小說被稱是聖經以外，賣得最多的書。她在 49 歲時，因為去看電影過馬路，被計程車撞傷而死，葬在亞特蘭大市區的奧克蘭墓園。她為亞特蘭大「寫」下歷史，亞特蘭大也以她為榮。現在那些在「飄」的故事及電影時代長大的人，還不時從世界各角落來朝拜她。

亞特蘭大還有一個名人，他其實可以算是 Margaret Mitchell 的鄰居(出生地在附近)，他是美國黑人人權運動有名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 Jr.)。他在 1929 出生在亞特蘭大，他以一個牧師及人權工作者，為黑人爭取到平權，他是亞特蘭大的另一驕傲，亞城有他的出生屋、紀念館及他與太太的長眠地，到亞特蘭大，不能不去看 MLK 的紀念館。

在 MLK 中心旁，就是喬州出產的總統卡特的圖書館。卡特及馬丁路德都得過諾貝爾和平獎，據說世界上只有兩個城市在幾里內有兩個諾貝爾獎得主「住」在附近，一個是南非的約翰尼斯堡，另一個就是亞特蘭大。

1996 年時，亞特蘭大舉辦世界運動會，一個南方的「小城」竟能得到世運會的傾愛，而在那年的世運會裡，來自台灣的原住民在開幕大會時唱的「反璞歸真」豐年祭的歌，讓



很多當時看著轉播的台灣同胞感動不已，我們的台灣也在世運會裡佔一重要地位！這個世運會遺址，就是現在在市區的 Centennial park，在這個公園邊，有號稱世界最大的水族館，有名的新聞電視 CNN 總部，還有可口可樂博物館，還有一個現在每個城市都有的大「眼」（摩天輪？）。

走出亞特蘭大，還有一些值得看的地方。很多人也許想不到，兩個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居然都跟亞特蘭大(正確的說是喬治亞州)有一些因緣。兩個北方的總統怎麼跟南方扯上關係的？大家都知道，老羅斯福(Teddy Roosevelt)是紐約長島的人，但是想不到他的媽媽是住在亞特蘭大的淑女，在這裡認識他那個從北方來探友的父親，而之後戀愛結成夫妻。這個美麗的富家女，不但生出一個總統兒子(老羅斯福)，也生出另一個兒子，而生出總統(小羅斯福)夫人愛玲娜(Eleanor)。更神奇的是，這個迷人的媽媽，因為她的美麗與神話般的婚禮，造就 Margaret Mitchell 以她為「模特兒」，寫出人人迷戀的郝思嘉 (Scarlet O'Hare)，害我們年輕的青春都為她痴迷而忘了好好讀書上進。

其實，小羅斯福(FDR)跟喬州是真的很有感情。當他剛得小兒麻痺症時，心灰意懶、不知何去何從時，在朋友的介紹下。來到離亞特蘭大約兩小時車程的 Warm Spring 休養。據說在那裡有一個「溫泉」，長年保持約 80 度的水溫，可以治好麻痺的腳，他到這裡來「躲」了好幾個月，也在這些時日裡，這個不知窮人世界的富家子，有機會跟當地的農夫、窮人接觸，而有了日後當上總統後，建立社會福利金制度(Social Security)，幫助美國人。而他也在這裡建了一個「小白宮」，很多次有名的總統「爐邊閒話」，都是在這裡播出

的。這裡也是他與舊戀人露西晚年時約會的地方，最後，他也是在這個小白宮去世，他的棺木用火車從亞特蘭大一路運回他的老家海德公園(Hyde Park)，那情景不但感人也是美國歷史難忘的一幕。

除了一些歷史的陳跡，亞特蘭大也有一些好看的地方，譬如有名的石頭山(Stone Mountain)，除了景色特殊外，也有歷史價值；還有私人耗時三十年經營的 Gibbs Garden，在春天時，也是人人想看的好地方。

亞特蘭大除了有一些可看的地方，還有一些可以大聲講的特點。亞特蘭大的機場(ATL)，已經蟬聯很多年是世界上最忙的機場，亞特蘭大也是一個美國有名的陸路轉運地，UPS 總部在這裡。達美航空(Delta Airline)以此為總部，這些年，亞特蘭大鼓勵電影業，因此很多電影都在這裡拍製，號稱是東部的好萊塢；這裡也是很多 rap music 的發源地。這個城市，雖然沒有紐約、芝加哥、舊金山那些美國大城的「亮麗」，但是在城市流竄的氣息裡，她默默的在抬頭。

四月，亞特蘭大的春天應該會很美，因為亞特蘭大也是美國最多樹的城市，而喬州的州花山茱萸花(Dogwood)也是盛開的時節，在春天溫柔喜樂的氣息裡，亞特蘭大展臂迎你！來吧！

# 阿雪兒(Asher)

府城石精白人

今年十一月在感恩節的前二天(11月22日),女兒糖亞的二個孩子就讀的私立小學特別舉辦祖父母親



節,當我們走進阿雪兒的教室時,老師給我一張粉紅色紙條,要我寫下我最驕傲的是什麼?我毫不猶豫寫了:「Asher to be my grandson」。除了到教室看他們上課外,最後還在禮堂看表演,此次阿雪兒演小白兔,看他是真正在演戲,我向糖亞提到她每週帶阿雪兒去上演戲課,實在值回票價。

阿雪兒出生時(2010年3月10日),剛好糖亞熱衷攝影,所以他變成她的模特兒,糖亞的朋友告訴她,有間公司需要模特兒,她就送上一張阿雪兒的照片,阿雪兒於該年7月19日當起模特兒,工資每小時\$70.00。由於他的父親賓米基(Ben Mezrich)認識好萊塢大導演,我曾提議要讓阿雪兒當男童星,賓米基堅決反對,認為很多童星結局不好。我告訴他,父母親對他們的教養很重要,有個女童星後來是UCLA的數學教授,當時Ben無動於衷。阿雪兒於三歲時拜師學吉

他，結果於 2014 年又當了彈吉他的模特兒，此時工資提高為每小時\$120.00，害得十三歲的大女孫也想當模特兒。

今年五月，糖亞和我談話中提到 Ben 在好萊塢跟人談話時，拿出家庭照給大家看，一位物色模特兒公司的女經理馬上要 Ben 讓阿雪兒當模特兒，九月試鏡頭、被錄取，當一家玩具公司的全國性廣告模特兒，當然阿雪兒有一點兒經驗，但一下子就被錄取是奇蹟。糖亞透露，當她聽到有人要提拔阿雪兒，她又知道哈佛大學於七月中旬開演戲營(acting camp)，就馬上讓阿雪兒註冊上課，實在用心良苦，並不是得來全不費功夫。糖亞也不知道該廣告何時會上電視，我提議糖亞要訓練阿雪兒的忍耐力(patience)，因為當演員不簡單，有時一個鏡頭不知道要演幾次才行，我建議讓阿雪兒由寫他自己的名字開始，第一天十次、第二天二十次，慢慢練習，糖亞同意我的看法，如今阿雪兒字體非常漂亮，連 Ben 也不相信是阿雪兒的筆跡。今年十一月三十日，阿雪兒看到自己出現於電視節目的廣告，他的父母親馬上攝影登上臉書，當然做阿嬤的我也迎頭趕上，轉載於我的臉書，沾沾光！

我的祖父母及親戚是何許人物？對我來說是無關緊要，自從呱呱墮地，被外祖母及母親呵護得無微不至，甚至於家兄也埋怨怎麼外祖母及母親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我也找不出原因，也沒有理由去查問，因為我生活得非常高興，上國民學校，媽媽在台南市成功國民學校當老師，我常常在老師們的辦公室內竄來竄去，有一次一位單身又很帥的老師把我抱上辦公桌，拿他的香煙給我抽，我不會吞雲吐霧，被香煙弄得一直咳嗽，所以對香煙印象惡劣，一聞到香煙味就不習慣，否則也會有煙癮。每個老師都對我格外照顧，記得

三年級的導師在我的作文簿上還特別評語，他喜歡我，所以給我打甲下，我當時想每個老師都喜歡我，這有什麼稀罕？他還鼓勵我們記全冊國文，若能朗誦全書，獎賞一打鉛筆，當時當班長的男同學真的能朗誦全書，但我有一句怎麼記也不記得（讀者不知有此經驗否？），所以不要嚐試，他堅持我要試試看，我就卡住在那句，他說我可跳過去，再繼續朗誦，結果他給我半打鉛筆，讓我喜出望外。

我像沒根的浮萍，隨著台大經濟系 1965 畢業生的留美熱潮，漂浮過海，在舉目無親的美國得到碩士學位、找到頭路也找到歸宿。本想過著清靜無為的鄉下生活，不知何時被介紹參加北美洲婦女會，閱讀公論報的點心擔及期刊，看到不少名女人的背景，頓悟家世似乎蠻重要，使我不得不馬馬虎虎尋根一下，因為我對於祖先的來龍去脈是一知半解。

2000 年打電話給六姑，鼓勵她要投票給阿扁，同時也要替阿扁助選，談話中我順便問起祖父的學歷，她告訴我，她的朋友也不知道她父親的學歷，結果他們一起到臺大醫學院調查，發現第一屆 1902 年畢業生祇有三名、她朋友的父親和祖父吳森玉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第二屆畢業生，該屆有八位畢業生，（有些記載他是 1904 年第三屆畢業生，也說明日治時代在台南有一位窮人看病不用錢的醫生，他是賴和的學長吳森玉，賴和被稱為新文學之父）、聽九叔說湯德章公園的園地也是祖父捐贈的，我上台南女中時，每天都要走過那公園，當時我們稱它為「石像圓環」或「民生綠園」，1998 年才命名為「湯德章公園」。

至於家母常提欣仔叔公到上海做生意賺很多錢，我一直認為他是生意人，後來才從「台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知悉

他是台灣府評議委員，他於 1923 年逢日本天皇來台，單獨被召見，與天皇共餐。大舅黃介騫是就讀台南一中的少數台灣人，在賴永祥史料庫也有他的資料。已故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主席出版的「台灣總督府」，甚至在肯薩斯州就學時代的朋友林茗顯都比我清楚我的家譜。請點擊：[銅屋雜集與林茗顯](#)。

今年十月十五日經濟系特別舉辦施建生教授百歲誕辰晚會，班上的蕭政同學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特別送給施教授一籃花。想起大一修他的經濟課，他鼓勵我們不但要認真聽課，課後還要勤讀 Paul Samuelson 的經濟學，因為他的考題很難，沒人能考過九十分。被他這麼一說而且是我上台大第一次考試，我想我是真的用功讀書，出乎意外考了 95 分，可惜那是五分鐘的熱度，往後四年的大學生活我是在享受爬山玩水的樂趣中度過。碰到同學的留美熱潮，申請獎學金時，還好我也勉強拿了一張自費的 I-20(入學許可證)趕到美國。若時間能倒流的話，可能???

我的下一代，兒子奧利佛(Oliver)及二女婿 Ben 是電視台的常客，現在連阿孫阿雪兒也初出茅蘆，希望有朝一日能顯才華。默默無名的我，做了上述的統計，深覺得我是屬於嘸知影上下被有名人包圍的族群!!!

# 憶通學甘苦

吳明美

老伴退休後，在後院種植一些蔬菜水果。他在都市長大，是標準的「都市聳」，對此道從毫無知識與經驗起家。我從小在「草地」長大，



通學生在嘉義火車站排隊。

雖然是草地人，卻對草地過敏，又對蜘蛛和蜘蛛網患有「超恐懼症」。因此，我就心安理得地只問收穫，不問耕耘。理所當然地，後院蔬果小收穫的喜悅就成為我們退休居家一大樂事。另一大樂事就是憶往懷舊，我喜歡享受年輕時少有的清閒。往事涓涓滴滴，栩栩如生，一幕一幕地浮現在我眼前，縈繞我心...

1950 年代，是我上嘉義女中初中和高中的時候。那時家住新港，乘北港線小火車通學了六年。小小年紀，每天清晨五點鐘起床，吃完早餐(不想吃也得吃)後，準備就緒，帶著便當，背著沉重的書包，走去坐小火車。當時不覺得辛苦，也毫無怨言，因為兄姊和同學們都如此，就認為日子是應該如此過的。記得那時一天只有三班車：早上、中午和下午。若沒趕上火車，幾乎當天就要缺課了。因此，有些同學

到站遲了，拚命追趕火車的險象環生。有幾位超強女生，攀跳矮牆，追跳已經開走的列車。在眾目睽睽下，表演觸目驚心的鏡頭，讓大家為她捏一把冷汗。跳上車後，又大吐一番，真夠狼狽可憐！男生追趕火車的情景時有所見，見怪不怪。有時候，每個車廂都擠得水泄不通。我曾經被擠得只能站一腳而「金雞獨立」一、二小時之久。有時候，色情狂(社會人士)在擠車時趁火打劫，對女性毛手毛腳。鄉下來的大姑娘(草地查某)往往破口大罵。然而，女學生臉皮薄，通常不知所措地忍耐著，不敢聲張地委曲自己，概括承受，噁心至極！那年代的女性大多百依百順，不知尋求管道去討回公道。

在車廂內的一、二小時，在乘客不擁擠的情況下，大多數學生都靜靜看書，準備當天的小考或溫習功課。有些農校男生愛說笑話，裝瘋賣傻，大概是無聊又愛表現。若有女生一笑，正中下懷，馬上成為被調戲的對象。有些笑話令人起雞皮疙瘩，偶爾妙語如珠，也只能置若罔聞，極力忍笑，否則必慘遭調戲。表面上他們似乎是在娛樂大眾，其實是藉機調戲女生。不過，只要不構成傷害，這是通學較輕鬆的一面。回家之途較上學時輕鬆，幾個好朋友聊天，也交些校外的好女孩，不亦樂乎。我們也目睹男學生驚心動魄的集體械鬥，以鐵鍊互相追打。北港線與朴子線的農校與工校學生結怨，咆哮打鬥，令人髮指，至今仍心有餘悸。

長長的列車，以煤碳為燃料。像老牛拖破車，卡隆卡隆慢慢爬行。土碳煙渣飛黏白衣上、臉孔手腳、鼻孔肺內，甚至眼內，已見怪不怪。沒有人抱怨空氣污濁，逆來順受地以為生活就是這樣子。當車頭要勾連車廂時，司機經常不減低



速度以輕觸車廂，反而急速撞上。致使站立的乘客跌跌撞撞，東倒西歪，驚險又狼狽！如今每思及此，我總覺得司機不是白癡，就是有虐待狂。

後來有了柴油快車，無煙、快速又班次多，真是通學生們的救星。然而，家境清寒者，只能望之興嘆，因為月票較貴。柴油快車像公車一樣，只有一車廂，不能加拖車廂，所以常有人滿之苦。有一次，我看到車廂內擠得水泄不通。車廂四個門還掛滿了人。有同學沒處掛上，抱著掛在車門口的同學，只要能有一腳之處，就搭上車，真是可驚可怖！鐵路局居然如此罔顧乘客安全，真是千不該，萬不該！

在車廂內，不擠車也不必看書時，看著窗外蔚藍的天空，朵朵白雲，而沿途都是遠離塵世、與世無爭的翠綠農田。稻米成穗時，金波似錦，迎風搖曳，而花田也不甘示弱地爭艷，非常享受那靜謐之美的秀麗風光。有時加上農夫忙忙碌碌、辛勤耕作或收穫的動態之美，構成一幅賞心悅目的優美景緻。不過，並非天天藍天綠地，美景當前，狂風暴雨的情況也難免有。有一次，大雨傾盆，雷雨交加，看到有三個農婦爬跪在水稻田除草。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突然，震耳欲聾有如爆炸聲由天而降，火光打在那三個農婦附近，彷彿炸彈爆炸一樣。這猝不及防的一幕，震驚了每個人，繼而慶幸那三個農婦安然無恙。但願她們險遭大難而不死，能有後福。這驚天動地、千載難逢的打雷情景，自然而然地終生永印我的腦海裡。

當火車抵達嘉義站時，學校教官通常在車站門口等待所有各線通學生，照顧學生整隊，以步行到校。我最喜歡排在隊伍中間，不用看路，又可一面看書或聊天。炎炎烈日下，很

少同學戴帽子，防曬油更是聞所未聞。不過，每天來回步行一小時，實在是很好的運動。小火車經常誤點，到校時已來不及參加朝會，乃是一大樂事。當時女校附近往往是「性暴露狂」響往之處，尤其是對著整排隊伍的女生們。女孩子的驚呼聲，使性暴露狂者正中下懷，得其所哉。偶爾沒排隊落單時，我就視若無睹。他們得不到反應，就無法稱心如意了。後來我改騎腳踏車，就再也沒有在隊伍中看書聊天的樂趣了。

上高三時，父母要我節省通學時間，住進姊姊在嘉女的教員宿舍。因為初次離家，雖然週末都回家，仍是無可救藥地想家。只寄宿三、四個月，就打道回府，重回父母的懷抱。已經是高三的大孩子了，還像未斷奶的嬰兒。真無法相信，當時的我，還是那麼稚嫩。

六年的通學生活，苦遠超過甘。幸好當時不覺得苦，以為日子就是應該如此過的。一切概括承受，甘之如飴。六年，由天真爛漫、純純澀澀的小女孩，經一事，長一智，在複雜的通學生涯中，慢慢成長。六年的通學生涯，讓我增廣見聞，獲得不少人生的寶貴經驗。今非昔比，現代的年輕人，大概難以想像 1950 年代的通學生活是這樣子。

# 憶難忘

吳明美

1967年，我隨著留學的熱潮，不知天高地厚地孤家寡人到舉目無親的異鄉求學。時光飛逝，彈指一揮間，從青春到暮年，難以置信地竟已過了49年！這49年中，不論是在天涯或海角，我每次聽到「意難忘」這一首歌，就格外牽動我的心弦，絲絲入扣我心深處。不知不覺地時光倒流，好整以暇地把我帶回記憶悠遠的年輕時代，使我不禁陷入追思尋想，懷舊憶往中。

回想1965那年，我在一所中學接下了教導高中一年級的英語課並當班導師。甫出大學校門不久的我，一向只有接受兄長的教導，沒有管教弟妹的經驗。對於管教那些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我是毫無信心。當時誠惶誠恐之心，可想而知。姑且硬著頭皮，接下了這個任務，孜孜不倦地全力以赴。有不少學生都比我高大，幸好沒有「大欺小」而懂得尊師重道，一年來平順如意。始料未及地，學期結束時，一群學生去向校長要求分派我帶他們上高二。實在盛情難卻，我只好跟著學生升級上高二。當時隔壁教室高三的英語男老師時常對學生大聲咆哮並且拳打腳踢。連當老師的我，都感到心驚肉顫，學生們如何學習呢？不覺私下慶幸我能寧心靜氣地上課，面對著這些循規蹈矩的大孩子們，每天帶著滿心的滿足進出教室。

學生們上高二時，我忙著申請學校來美。公私俱忙的我，上課仍能堅守職責，班上事務卻無法事事躬親。當時學

校舉辦班花園比賽和遊藝節目比賽，我指派了康樂股長負責遊藝節目比賽，而班長和副班長負責設計花園，種植花草。家父熱愛花草樹木，我家庭院一向五彩繽紛，四季不斷。我告訴班長和副班長來我家庭院，所有花草，任其選用，可移植到班花園。班長和副班長都很客氣，捨不得拿名貴的花而選擇大眾化的花，如秋海棠之類。年紀輕輕，如此懂事體貼，實屬難得。比賽結果，既沒有拔得頭籌，也沒有遙遙殿後。然而，他們對事務獨立負責，拿捏得當，應得「最佳精神獎」。至於遊藝節目，他們合唱了「意難忘」。當場著實讓我悚然一驚而惴惴不安，這豈不是情歌？當時 1960 年代，我的保守的父母尚不容許已經大學畢業的我，在他人面前唱情歌，何況他們才是中學生呢？幸好學校當局沒有異議。他們當時的合唱，至今仍情景歷歷，如在眼前，栩栩如生，餘音裊裊，無法忘懷。

青春期的女學生愛慕年輕的男老師，或男學生愛慕年輕女老師，似乎每個學校都有，乃是自然的現象。我這個年輕的女老師被大男生愛慕，也不足為奇，我曾收到來自學生給我的長達七頁之多的情書。

當時，女學生收到異性的情書，往往被教官或訓導主任教訓一番。不少是冤枉無辜的，因為她們並不知秘密愛慕者是誰。至於男生寫情書給女生，經常是挨罵或挨打。當時，學校規定導師們利用學生們上週會時，逐一搜查學生書包，以取締武俠小說和黃色書刊，我卻發現我在班同樂會的個別相片被某男生珍藏著。這一切的一切，我都若無其事而沒做任何處理。我認為愛慕異性或異性相吸，是人類正常的生理現象，只要不構成傷害，實無打罵的必要。況且，我當時自

己還是一個很保守而尚無戀愛經驗的女孩子，這種事是頗難啟齒的。

那年代，由於台灣的經濟情況與政府的政策，留學生出國不易，回國亦難。不少留學生只靠有限的獎學金和打工，抱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失敗則無顏見家鄉父老的決心，奮勉有加地完成學業，赤手空拳地成家立業，還不忘縮衣節食，匯錢孝敬在台灣的父母。稍有餘力，想回國省親，卻受政府百般刁難。較有台灣意識、愛台灣的學子學人，許多被列入黑名單內而不得踏入家園。

1985 年，我們首次舉家回台省親，父母很感慨地說：「妳一個人離家，竟然四個人(加上外子和兩個小孩)回來，太好了！」話說當時我一寫信告訴雙方父母，將回台省親，國民黨立刻派出很多爪牙，大規模進行調查。要婆婆拿出外子的相片與家書看，也到外子的弟妹們家，東調西調許多資料，要看外子是否有思想「偏差」，或與「偏差」的人聯絡來往。事實上，外子只是一個奉公守法的教授。當時正值陳文成教授由美回台省親，被國民黨謀殺的不幸事件，人心惶惶！今非昔比，現代年輕人難以想像，如此恐怖政策下，人民是如何過日子！

回台的那一段日子，會見了 18 年未見的家人，興奮之情，可想而知。又很高興能與闊別 18 年的學生們見面，他們在家鄉嘉義的飯店，與離別前在台北，為我舉辦大聚會。看他們成家立業，知書達禮，成為有用之材，無比欣慰！對他們的高誼隆情，真情至性，深刻感動！往事如煙，時往事移，然而，師生闊別 18 年後的歡聚，卻常縈繞於我心，永遠無法忘懷！

# 人生的贏家

愚翁

每次開車去芝城華埠某超市採購時，都必須經過一座鐵路的高架橋下，橋梁上掛著一幅很大的廣告牌。它既沒有誘人的圖像，也沒有鮮豔醒目的色彩，整片灰暗底色的招牌上只寫著幾個碩大的白色中文字，「你，就是人生的贏家！」顯然是針對華人做的廣告。

這句簡短又鏗鏘有力的廣告詞，就好像那幅著名的徵兵海報，指著觀看者說：「We want you！」對它印象十分深刻。然而，我每次經過時都在交通繁忙時段，車子總是匆匆急駛而過，來不及看清楚中文大字旁邊的一排英文小字。我只能想像廣告是「神愛世人」之類的福音傳播，或者是鼓勵人們進取的公益廣告，甚至可能是企業延攬人才的招數。

不久再路過那裡，正好十字路口的交通號誌轉換為紅燈，我剛好就停在那塊招牌的正前方，這才看清楚了它的內容。

原來這是一塊伊利諾州某個著名賭場招徠賭客的廣告招牌，當下我差點放聲大笑，好個「人生的贏家就是你」，好像人人有賭必贏。這塊招牌用了很簡單的設計，想要達到吸引路人眼光和想像的目的，堪稱是廣告佳作。至於效果如何？只有在華埠活動的人才知道。不過在這路段的另一端，位於高架捷運紅線的華埠車站下方路旁，幾乎每天都有大型的遊覽車定時停靠在那裡招

徠賭客，據說還是免費接送客人來往賭場。可見那塊招牌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有目標的。

許多人把賭博當成一種娛樂，但是也有人賭博賭到上癮。有人經過多次賭輸的損失，仍會堅持繼續賭博，希望至少能夠撈回本錢，甚至反敗為勝，這就成了病態賭博，屬於一種心理問題。

有些賭博設有莊家，由賭客向莊家下注，因為莊家可以設定對自己有利的賭法和賠率，而且又是長期參加遊戲，故以長遠而言，莊家多數是唯一會在賭博中勝出的贏家。只有在很少數的賭博方法之中，賭客可以透過技巧增加自己勝出的機會。

綜觀人世間，賭博致富者有如鳳毛麟角，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者卻不勝枚舉。我奉勸人們只要把這種廣告當作消遣看看就好，千萬不可當真以為靠賭博可以成為人生的贏家！（原載於世界日報 10-28-2016 世界周刊家園版）



# 不平則鳴

雨 亭

1973 年初我剛進芝加哥北郊的一家藥廠 (Abbott Laboratories) 上班時，非常幸運地碰了一個對我愛護備至的頂頭上司 – Dr. George Thompson。Dr. Thompson 長得高高瘦瘦，一頭金髮，是個非常虔誠的摩門教徒，他工作認真，待人友善。他知道我認真努力工作，但個性內向，不善言詞。因此他時時鼓勵我說，在美國這個社會不能太害羞、太謙虛，對自己應有的權利要盡量去爭取，而且要盡量表現自己的能力，才不會吃虧。他又說你工作做得再好，若自己不把工作的成果表現出來，人家是不會知道你的。因此他鼓勵我，也教我將工作實驗的結果寫成論文發表於科學雜誌上，他也訓練我演講發表實驗結果於科學會議中。他一點都不像我工作方面的頂頭上司，反而像一位在學校中的指導教授那樣的指導、訓練我。經過了他的訓練及鼓勵，我對自己的信心大增，也敢利用機會表現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可惜，Dr. Thompson 在我進入該藥廠一年多後，他就另有高就而離開了公司。他要離開時，一直叮嚀我說以後要盡力為自己去爭取升級的機會，也教我如何去爭取升遷的機會。我對他的教導及鼓勵真是感激萬分。

Dr. Thompson 離開公司後，很不幸換了一個很不友善又很會偷懶的頂頭上司(小老闆)。這位上司口才很好、能言善道，時常把下屬努力工作的成果當成他自己的成績。兩年後職位升遷的機會，他都給那些善於拍他馬屁的人。我一向



不善於拍馬屁，再加上有一次，我負責的工作中有個實驗在英國的一間實驗公司做，我必須去英國查看實驗進行的情形。我這位上司想利用這個機會自己去英國一趟，而不打算讓我去。結果不知為什麼，他這個計劃被我的大老闆 Dr. James Kesterson (也就是他的頂頭上司) 知道了，大老闆就對他說，既然這實驗是由我來負責，就應該讓我去英國，他不能去。因為這件事，他也就對我更不友善了。以後我幾次去向他要求升級的機會，都被他用各種理由而一再拒絕，使我覺得非常不滿及委屈。但 Dr. Thompson 過去對我的叮嚀——「對自己應有的權利要盡力去爭取」，卻一直響在我的耳際，給我無限的鼓勵。

我在忍無可忍下，有一天就鼓起勇氣，跑去見我的大老闆 (通常在公司裡，越級報告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這會得罪你的頂頭上司，搞不好，會被逼離職)。幸



1989年作者(前排左一)和Abbott藥廠同事們。

好，我這位長得高頭大馬又很有威嚴的大老闆是個非常正直又講理的人。他一看到我走進他的辦公室，就問我說：『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為你做什麼?)』。我回答說：『I want a promotion, but my immediate boss always refuse

my request without any good reason. (我要升級，但我的頂頭老闆卻一直無理地拒絕我的要求)』。大老闆就說：『Give me the reasons why you should get a promotion (告訴我，妳認為妳應該升級的理由)』。我就照 Dr. Thompson 教我的方法，講了好幾個我應該升級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的工作做得好又快，別的跟我做同樣工作的同事都比我高兩級，我低他們兩級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大老闆一聽就說：『妳說得很有道理，妳的工作的確是做得比別人快又好，我同意妳應該升級，妳希望要升幾級呢？』。我那時不知哪來的勇氣，就回答說：『你既然同意我的的工作做得比別人好又快，我希望能升三級』。出我預料之外，大老闆竟一口答應的說：『好，我會叫妳的頂頭老闆在一個月內給妳升三級，一個月後若沒有升級的話，妳再來看我』。當我走出大老闆的辦公室時，心裡一則是喜一則是憂，喜的是我終於如願地要升三級了，憂的是，以後我的小老闆不知會用什麼方法來整我和為難我。

焦慮等待中的一個月終於過去了，卻一點都沒有我升級的動靜或消息，小老闆見到我時也不提升級的事，態度卻是非常不友善。我也不敢再去找大老闆，但出乎意料地有一天，大老闆卻打電話來問我說升級了沒有？我只好據實回答說沒有。大老闆就說：『我保證妳一禮拜後就會有升級的好消息！』。果然，一個禮拜後我真的升了三級，而我的小老闆在一個月後就辭職離開了公司。我一直非常感激大老闆 Dr. James Kesterson 給我的支持及信任，他對下屬之公正及講理的態度，贏得了我對他無限的尊敬，也使我盡心盡力地

在 Abbott 藥廠工作了快三十年，直到我於 2002 年以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的職位退休為止。

我們這一代在 1960 年代來美國的台美人，因為語言上的吃虧，一般來說比較謙虛內向，不善於表現自己的能力。常常自己有九分能力，卻只能表現六、七分而已，因此影響了工作上升遷的機會。當我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也常常只有敢怒不敢言，而忍氣吞聲。其實我們應該試著去為自己應得的利益及權力而爭取。『不平則鳴』，我們要據理力爭，相信在美國的社會上不乏公正、講理的人，只要我們敢出聲，相信有一天終會達到我們的訴求。(楊雨亭寫於 Libertyville, IL, 7/7/2008) (2008 刊登於台灣公論報)



2002 年作者(前排中) 從 Abbott 藥廠退休時與同事們合照。

# 「1 大於 14 - 憶朴子小鎮」讀後感

陳榮成

我於 1937 年於朴仔腳出生，是正港 e 朴仔腳人。對於阿和的文章心有戚戚焉，也在這裡補充一下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林仔朴客運」位於 59 號山通路，它的創辦人是黃媽典，他於 228 事件被國民黨佔領軍抓到新營(台南縣政府所在)，刑求後沒經過司法審判，於 1947 年 4 月 24 日於新營圓環公開槍決，這是國民黨殺雞儆猴的殘忍行為，所以客運由他的助手林仔朴接管。

朴仔腳山通路，向東走是往嘉義市，前副總統蕭萬長出生在嘉義北社尾，向西走往東石、布袋，蔡同榮出生於布袋鎮的新塭，我們都叫他「草地仔」。至於榮昌座，我小時候稱它為「舊戲園」是富商涂榮自建自管的三層西洋式樓房，於 1933 年建造，號稱東南亞最大的戲院，成為朴仔腳地區 50 年最重要的娛樂中心。近年來只選擇在過年時節放映幾天，是全台灣僅見且珍貴的老戲院之一。小時候我很喜歡「看戲尾」，通常電影結束前五分鐘，戲院幾處安全門打開。這時當然不會有人出來，不過我們小孩子衝進去，搶看最後最精華的幾分鐘，即滿足又過癮，這是那人情溫暖的舊年代才有的舉措。2015 年 9 月回台重訪朴仔腳家鄉也在這戲院前徘徊，它是我至今懷舊不已的地方。

該戲院的對面是朴子日新醫院，它是現任嘉義市長涂醒哲的祖父涂爐醫師於 1936 年親自設計，結合西式、日式及台灣傳統三合院格局，站地 350 坪，是台灣早期留日醫師回鄉，建立西式醫師館的代表，具有歷史及文化價值，也具

有極高的建築價值，被列為「暫定古蹟」。涂爐是朴仔腳的望族，執醫時，對待病人非常仁慈，門庭若市，對於貧困人家，不收取任何醫療費用，如此美好醫德，時常收到貧困病人回饋自己養的雞鴨、種的菜豆，他的品德與醫療貢獻，傳為美談。後來被兒子的白色恐怖案件連累，特務常常在醫院門口站崗，弄得沒人敢去看病，他祇好把醫院關掉，到東石中學教衛生學，深得學生的愛戴。他的兒子涂炳榔就讀省立師範學院(師大前身)美術系，被捕時是四年級學生，他是白色恐怖受難學生。1951 年底，台大學生陳元智辦理自新，在白書裡提到兩年前的 1949 年暑假，曾經參與台大經濟學系學生張璧坤主持之讀書會閱讀“唯物論辯證法”，結果 4 個台大學生：歐振隆、吳崇慈、吳逸民、洪育樵、一個師大學生也就是涂炳榔，以及 2 個社會青年吳哲雄、洪金盛一共 7 個人先後被捕。歐振隆遭到槍斃，涂炳榔於 1952 年元宵節遭逮捕，並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關在新店安坑軍人監獄，直到 1962 年 2 月 9 日開釋。出獄後，經媒人的介紹和林齒科林江漢的大女兒結婚，婚後找到大榮鐵工廠的工作，因為廠主李天生非常憐憫被關的思想犯。聽說涂炳榔每天上下班都有個特務隨從，整整跟隨十年才解除，這是勞民傷財的惡劣行動。涂炳榔於 2014 年 2 月 21 日在嘉義縣梅嶺美術館展出的「昇華·從政治受難者到佛畫出界」特展，還展出一系列檔案照片、監獄史料、以及出獄後投入佛像藝術創作的作品等。生於日據時期 1929 年的涂炳榔，先後經歷 228 事件、46 事件、白色恐怖歷經的故事，正是台灣人過去 60 年來最沉痛的 3 場惡夢。如今事過境遷，他於 1985 年重拾畫筆成立「文山畫室」，為現代佛畫名家。現居高雄，過著幸福、安享的晚年家庭生活。

# 種瓜何只得瓜；還得到更多……

朱真一

## 前言

俗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實種瓜何只得瓜，還得到更多。種菜、種花是我最喜愛的休閒嗜好，真可說其樂無窮。在家後院開闢菜園，種了近 40 年的菜，最喜歡的還是種瓜。種瓜得瓜之外，種出「健康」，種出更多的「友誼」，還有「藝術品」甚至「文學作品」及「部落格」等妙處，身心快樂更該是最大的收穫。

約 40 年前買了房子後，就在後院角落，開闢菜園種菜。十幾年多後搬到更郊外，後院地更大，還闢了兩個菜園。最喜歡種瓜，開始的前二、三十年，更是興致泱泱，嘗試各種不一樣的瓜，就是同一種瓜，也種大小、形狀或顏色不同的瓜。前前後後種過的瓜，想不下十來種。最近十多年只種我稱之為「三寶瓜」的苦瓜、菜(絲)瓜及瓠(pu-e, 葫蘆)瓜，而且每種瓜只選一種，選最實用最方便的。

## 不再種的瓜

種過但最近不再種的有冬瓜、節瓜、小黃瓜、Zucchini (西葫蘆)、金瓜、小南瓜、西瓜、哈密瓜等。後來把靠樹林，離房子較遠的大菜園廢掉後，現在只種上面提到的三寶瓜，最主要因為市場可買到比我種得更好的其他瓜類。這三寶瓜，較沒害蟲而不必用農藥而且多產，我種的比亞裔市場的好多多。從買來的一片冬瓜的種子，種下後結了好幾個大瓜。瓜大自己吃不完，切後又捨不得丟掉，忙著送人好不麻煩，第二年就不

敢再種了。後來市場看到較狹小型的節瓜及日本小南瓜(Kambocha)，買回也一樣用種子試種過。好像只種過一年，廢後菜園後沒地皮可種。記得小南瓜種得不好，不知是否長蟲很快地萎死，最近市場很容易買到，不再種了。

小黃瓜(胡瓜)種了不少年，還去種子店買不一樣的瓜試試。我們中西部的聖路易，不到九月就開始萎死，而且較易長蟲。Zucchini 以前在台灣時沒吃過，美國市場最普遍。我種過兩年，這種瓜不像其他的瓜類，沒有長藤，不爬籬笆，每棵長得很大叢，很佔地皮，只剩小菜園時，讓出地皮種三寶瓜。

有位朋友送給我，稱為金瓜的種子，金瓜種出的瓜後外表很漂亮，連同事看到都跟我要，不過園地要大，後菜園廢掉後就不再種。西瓜與哈密瓜種著好玩，種不出如市場買的。不過有年不知為何，結出的西瓜，一切開來內純白而且種子像瓠瓜一樣，大概心中不快，馬上丟棄。想必是雜交而來，那時沒照到像，後來刻意去交配公瓠瓜花到母西瓜花，還為此再種一年，都沒交配成功這「瓠西瓜」雜交瓜。

## 種瓜得健康，源自想要種出好瓜

種菜可種出健康，種瓜大概可稱為第一名。為什麼？因為想種出好瓜，一定須下功夫，這就是健康的淵泉。不用電動工具，純使用手工具來挖掘整頓，以後還要拔雜草及鬆土等，這樣以勞動來舒暢筋骨，一點都不是苦差事。

偶而有朋友來訪時，有位曾說：「你的菜園泥土這麼鬆，怪不得你的菜長得那麼好，我家硬硬的一塊塊的黏土般」。帶朋友到菜園外的地方，挖塊土地給他看，跟他說菜園的泥土，本跟這一塊的黏土塊。泥土每年種前要先翻土，用鏟子用鋤頭，翻土後再打粹土塊、鬆土、弄平，同時摻入表土、牛糞土或腐殖土及肥料等。

每年不單單出汗出力翻土、鬆土及改良土質，灑了種子或種下苗，以後仍要勤拔雜草，有要挖鬆園地，要蹲要跪，比花大錢到健身房，更實際更多運動量外，比單純的一些運動應該更好，因為要用腦去想怎樣做最好，對防止失智症一定更好。為種出好瓜，多下功夫，就會多勞動，所以說為了想種出好瓜的想法，是健康的源泉。

## 種瓜為何特別好

菜園種所有的蔬菜都要出汗出力，為什麼說種「三寶瓜」特別好？早春時天不夠暖，先在屋內發芽，再移植瓜苗到菜園。瓜藤很快地長得又多又長，若讓它們自由發展，整個菜園會很快地爬滿，還會溢出到旁邊的草地、水泥地或車道上。長到草地上，會破壞草皮。讓它們有地方發展，就要想辦法下功夫。

菜園土地小，只好讓瓜藤往上爬，每年就為了讓這瓜藤爬網，菜園邊豎立枝藤可往上爬的「籬笆網」。隔幾尺釘柱子架網，架鐵絲網或塑膠網。初夏釘柱架網，而秋末則撤網拔柱，都要費一番功夫力氣。各種瓜類藤枝，爬滿籬笆時，還要想更多辦法，讓它們有機會更能發展。

## 四度空間種菜

要瓜藤發展，就要往我常說的「四度空間」長，「三度」空間就是立體，如上面所談，藤可往上爬籬笆網，還是不夠時，自然要找下一招。小時候住小鎮，家有菜園，有「菜瓜棚」，夏天乘涼及「打嘴古」的最好場所。搭堅固安全的棚不簡單，只好求其次，想盡辦法讓瓜藤能發展的「四度空間」。



從菜園籬笆網延伸到附近水泥地與草圃中間，不在菜園部分的籬笆網頂端搭平棚，就是從前家鄉菜瓜棚的想法(見圖 1)。左上端是用鐵絲網搭與水泥地平行的平棚。瓜藤就可從籬笆網爬滿了平棚(如圖 1 右)。

這種沿伸的籬笆網及平棚就是所謂「四度」空間，用來擴充瓜類的繁殖。藤葉爬上後，不久就可看到瓠瓜結在平棚上(圖 1 右)。



圖 1. 從菜園延伸籬笆網，其頂端再搭平棚(左)，以後瓠瓜枝藤爬滿了平棚並結瓜(右)。

四度空間不一定要搭建籬笆網或棚子，還可利用菜園附近的天然「四度」空間來增加繁植。

菜園若靠近樹或灌木，可引導瓜類的枝藤往樹叢延伸。若沒看到遠處的菜園，好像瓜「長」在樹上。總之，要讓瓜藤更多地方發展，就要多想辦法。

## 自己種的最「補」

現在世界的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病、中風等「現代流行病」橫行，最需要就是要改變生活方式，要改變的第一要務是多勞動多運動，其次就是吃的問題，要吃得「對」，種瓜得健康的第二因素就是「吃」得對。

舊觀念要山珍海味才最「補」，要吃「補」因為從前吃得不夠而質又不好。現在不一樣，大家吃得太多，是「營養過多」。「有營養」的觀念要改，營養是有我們身體需要的東西，而不是有多少熱量、多少蛋白質或多少維他命。我常講「不吃補最補」的第一個「補」，是舊觀念的「補」，不吃不需要吃的且有害的山珍海味「補」，所以不吃反而就最「補」，最有益健康。

以自己的研讀以及親身的力行經驗，瞭解自己種的菜最「補」。現在的社會，以蔬果最「有營養」，不是它們有卡路力或蛋白質，反而因它們少卡路力，多現代身體最需要的養分是纖維。三寶瓜富有最有助於抗氧化、降低膽固醇或改進各種血脂異常的成分，對減少上面提到的「現代流行病」，對老化、失智症甚至於癌症都有減少的報告。

還有一重要的理由，喜歡種三寶瓜的苦瓜、瓠瓜及菜瓜，因為它們少蟲害，不需要農藥。三寶瓜不必用殺蟲劑，這就優於其他蔬果，會吃得安心。有好東西但不去吃，還是徒勞無功。自己種的就不同，絕大部分人會喜歡自己種出來的成果，不但不會挑嘴，會吃得津津有味，就是有些長得不好看或有疤，甚至味道不好都不會介意。

三寶瓜不論怎樣煮都好吃，清煮不必加肉類或其他食料，都可煮出一等一的美味。有些朋友還喜歡生吃苦瓜，有些還生吃瓠瓜。收穫太多時，這樣「補」的好東西，還可以冷藏以後再來吃「補」。冷凍儲藏方法很多，最簡單的是先用最喜歡的方法煮，放涼以後冷凍起來。嘴「癢」想吃，拿出來解凍加熱，我們下雪時都有炒苦瓜或菜瓜湯可享受。

### 美景促身心愉快

種三寶瓜其樂無窮，看它們的成長就是享受，先在家中發芽植苗，小心翼翼呵護它們成長，夏初移到菜園。看枝葉成長，枝藤爬上籬笆網及瓜棚，甚至附近的叢樹上。花有公母之分，公花會先出現，早上一起來，盛開黃而大的菜瓜公花，崢嶸頭角競向上找陽光。苦瓜花小不起眼，白色瓠瓜花則到黃昏才開，季節時整天都有盛開的花。

母花尾端帶小瓜，昆蟲們會幫忙交配，近年來蜜蜂愈來愈少，總不放心。捏下公花尋找帶著小瓜的母花，當起媒婆交配。這是種其他蔬菜沒有的妙處，可當「媒婆」。以前每天上班前下班後經常巡視，退休後更常去菜園找母花。之後天天看小瓜長大，心神就是愉快，以後瓜果纍纍那更不必說。

想是我的偏見，結的苦瓜、菜瓜及瓠瓜都很漂亮，不必殺蟲劑都長得很漂亮，更是痛快。當然要長得更好看更漂亮，還是上面所講，要多下些工夫，那又是得到健康的源泉，種三寶瓜不會憂鬱消沉，身心都健康。季節中若碰到下雨或工作繁忙回家太晚，不到菜園那天反而起不了勁，若有所失。

## 苦瓜逐鹿法

後來遷往更郊區又靠樹林，野鹿不少，野鹿常夜晚偷襲菜園橫掃各種蔬菜，一般網攔不住鹿子。以前後面菜園未廢時，用籬笆網圍住，只能減少牠們的方便而已。若園內有牠們想吃蔬菜，5 呎高的網不能防野鹿。有次看到一野鹿在園內，那鹿一看到我靠近。只頓足就跳過過 5 呎高的鐵絲網。

後來發現當種苦瓜在菜瓜或瓠瓜隔鄰，瓜藤爬上籬笆網，苦瓜與菜瓜或瓠瓜枝葉混在一起時，鹿子就不會吃靠近苦瓜的菜瓜或瓠瓜枝葉。有些蔬菜及花類大概是鹿子的美味食物，牠們最喜歡仍未成熟的青番茄、太陽花及金針花，以及它們的嫩枝葉，常常一夜就被野鹿一掃而光。後來想到牽苦瓜藤葉到一些其他蔬菜上，一樣可保護其他蔬菜不被鹿吃光。種苦瓜的另一好處是能保護其他各種蔬菜。



圖 2. 左圖，離苦瓜遠點的菜瓜藤葉，被野鹿幾乎吃光。右圖菜瓜苦瓜枝葉混一起，菜瓜及枝葉安然無恙。(葉較深色而且較大的是菜瓜葉)

## 種出友誼

社交上更是好處多多，三寶瓜都易長而多產，一家人吃得綽綽有餘。將瓜果饋送台灣來的親友，當然很受歡迎，有時還到同鄉會義賣，收到款項辦各種活動，尤其一些台灣文化活動。常靠菜園種的蔬菜、菜苗或花苗，尤其三寶瓜來募款，對推動台灣文化有功。以前上班時，現在就是已退休，去醫院時經常帶去，最受同事歡迎的就是三寶瓜。

我們醫院的員工，最近自國外來的移民或其後裔不少，來自華南、菲律賓、越南、泰國、印度、巴基斯坦，都酷愛苦瓜。偶而送給其他同事，尤其白人同事，大部分不喜歡苦味，不過也有些人很喜歡，還跟我要。菜瓜除東南亞裔外，大部分說沒吃過，跟他們講如何煮食，他們也說很不錯，很喜歡。

瓠瓜幾乎所有的族群同事都喜歡，尤其意大利裔，他們稱為 **Kookooza**。他們很多人小時候住意大利裔社區，那時候很容易買到而經常吃。搬離意大利社區後，一般的超市買不到，所以非常喜歡我的瓠瓜。日本裔同事也很喜歡，從那日裔才知道，傳統的壽司中間放の **かんぴょう (kampiao)**，是瓠瓜刨成條曬乾的，印度及東南亞裔說他們家鄉很普遍。

這些瓜雖然現在亞裔的市場可買到，我送給他們的不但新鮮，比起市場買的更大、更肥又更好吃。送瓜後有意想不到的好處，要麻煩他們什麼小事或拜託幫忙，看在這些美味的瓜上，他們非常樂意答應。有次幫美國白血病基金會募款，剛好在瓜類收成的旺季，用瓜贈送捐款者，募了不少錢給一些慈善機構，三寶瓜立的大功。

夏天鄉親自台灣或外地經過，最喜歡的就是家鄉味的三寶瓜。有些人還帶回去，有次拜託來自華盛頓特區的朋友，帶給彭明敏教授，幾年後他碰到我都記得提起。同鄉中吃過的，後來回台灣碰到，十幾年後都念念不忘。在社交圈或在職場，這三寶瓜建大功，種瓜不只得瓜，更得到不少朋友及友誼。

## 種出藝術品

一談到種瓜總有說不盡的好話，種瓜的好處更是說不完，大家若不信不妨試試看，包君滿意。各種瓜除了美味外，瓜美觀得可當藝術品，白玉苦瓜長得很好看，像擺在櫥窗的藝品(圖 3 上)。還曾把成長的小苦瓜放入罐子，讓它長大，再放些酒來保存。上網只要填入「苦瓜酒」，就有不少相片，我的更漂亮，只是做擺出來的藝術品，不敢吃那酒。

瓠瓜有不同的形狀，還特別種不同型的瓠瓜，讓它成熟後外殼堅硬，有不同用途。以前還曾在尚未成熟的



葫蘆寫字，最平常寫個「福」，字以後像刻入瓠瓜的表面，再修飾後是很好的藝術品。菜瓜成熟後的菜瓜布，一樣有不一樣的功能。以前好玩而做的藝術品，搬家時不知道那裏去，目前只找到一些以後留的，沒加工的原產品(圖3下)。

## 種出文學作品及網站

因這些是最有故鄉味的三寶瓜，最能聯想到家鄉。因為感觸強，寫過有關三寶瓜的文章就有好幾篇，曾登在報刊的副刊上，文學雜誌上並放入拙著《看台灣文學寫台美人文學》內。後來還在網站自己的部落格上出版一〈太陽花/種菜經 <http://albertjenyhchu.blogspot.com/2014/07/my-first-sunflower-42-2-httpacific.html>〉的經驗談欄。有圖及可連接這些文章，最多的自然是跟三寶瓜有關。

更因三寶瓜，最家鄉味，最能引起回憶及鄉思，所以想到用母語的客家台語文來寫詩。找到以前用客家話寫過兩首有關三寶瓜的詩如下。看來種瓜還可種出文學作品以及上面談到的網站部落格。

## 客家台灣母語詩兩首

(粗體底線漢字用客家語文讀法)

### 菜瓜

華語講**係**絲瓜，  
Ngai(我)就好用庄下講**个**菜瓜。  
天**正**光；日頭**正**出，  
黃色**个**公花，

爭向枝頭開放大大，  
招來蜂仔(e)尋甜食一蕾一蕾。  
**佇**屋肚向窗外看，  
**Sa**(卻)煩惱**佢兜無**(mo)看到，  
**藏**(khong/kong)**佇**長藤 lau(跟)濃葉中**个**母花，  
上班前；**遽遽**去菜園當媒婆，  
摘下公花強強 lau 母花交。  
下班轉來；第一件事就**係**去菜園，  
看朝晨交配**个**菜瓜有成**無**(mo)?  
昨晡日**个**瓜仔有過**較**(kha/ka)大**無**?  
上禮拜**个**瓜仔做得摘 mang(言；否)?  
暗晡夜有菜瓜湯好食**無**?  
愛種、愛看、愛食菜瓜，  
總講一句---想**頭擺个**家鄉。

## 苦瓜! 苦瓜!

朋友，**哩**瓜**係** fu 瓜(苦瓜)m(不)**係** ku 瓜，  
Ngai(我)辛辛苦(ku)苦種苦(fu)瓜。  
雖然講辛苦種瓜，  
種苦瓜、食苦瓜實在歡喜。  
三十多年來，**逐年**全記得種，  
從來**無**(mo)種**唔**出來**个**時節。  
先**佇**屋肚養苗，  
小心看護**佢**長大，  
天一熱就**徙**(sai)到菜園。  
看**佢兜**爬籬笆，再上瓜棚。



七、八月菜園个地上、瓜棚上，  
公花、母花先後出來爭，  
爭蜂哥來騰手交。  
看細瓜日日大，心神就暢快，  
再看滿棚一條條垂吊个瓜，  
白个、綠个、肥个、瘦个，  
還有白中帶綠个，實在好看。  
逐日上班前下班後來巡巡，  
真可講身心全康健起來。  
朋友，你知做麼个係 fu 瓜唔係 ku 瓜，  
食東西正講 fu 唔 fu，唔係 ku 唔 ku，  
唔過愛講「吃(食)得苦(ku)中苦，方為人上人」。  
哩條瓜仔，送你 la，  
你住市場看得到 an(這樣)靚苦瓜無？  
奈位 an(這樣)好食个瓜？  
好 la，下擺正 lau 你講種苦瓜个好處多。

# 阿里山事件非偶然

謝慶雲

「吳議員，」

迎面前來的女生，吳銘輝議員並不認識。

「吳議員，我是陳小姐(Tang sio chia)！」

淺綠色的上衣，是學生制服？甚麼時候見過這位陳姓少女？

「請問陳小姐，咱(lan)在甚麼所在、見過面？」

「不在甚麼所在，咱在電話中講過話！」陳小姐繼續說：

「看看吳議員能不能猜到我是甚麼人？再給吳議員一次機會，提示一個共識。」

「共識？」

「就是共同的意識。」

漸漸感覺到熟悉(sek sai)的口音，吳議員終於笑出來：

「哈哈，原來是陳秘書。我也猜到陳秘書所要說的甚麼共識，是不是『貪污乃國民黨體制』？」

「嗯，這是吳議員自己在嘉義縣議會發表的名言，有人講是對聯；『貪污乃國民黨體制』是第二句，但是我的本意是指對聯的前句『阿里山事件非偶然』。」陳小姐問吳議員：

「非偶然？舊年 11 月阿里山森林大火，是故意放火燒的？」

「不是燒森林，」銘輝回答：「大火發生在阿里山庄、車頭(railroad station)前面的村落。」

「燒民宅？」

「還有旅館，店舖。」銘輝說：「林務局規劃非其業務範圍的『森林遊樂區』，選已有住宅的火車站前，迫原來的住民搬去第四分道。」

「第四分道？」

「因為山勢太崎(kia、陡峭)，登山火車必須以一進一退一進才能爬(peh)山坡，這個 Z 字型的鐵路叫做分道。從嘉義出發，先經過第一、第二分道，神木的所在是第三分道。」銘輝那想那講：「第四分道已接近阿里山？」

「第四分道周圍有原始森林，日本人不動它。我在議會質詢過：如果林務局認為可以不顧水土保持，自當規劃其『森林遊樂區』於第四分道，豈有遷移車站前的世居民宅之理？」

「到台北的日本人，並未要求居民遷出繁華的艋舺，而去開發西門町。」



# 樹梢、葉尖、微風中的阿兄

黃樹人

「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

年少時，讀到袁枚的「祭妹文」，即頗受感動，幾十年來總記得這句哀傷的話語。

去年(2016)底，幸獲關心我的前輩協助，回台尋醫療治我哀傷的心。

第一次就診那一天，我搭乘捷運淡水線到忠義站下車，從二號出口，沿捷運車站旁的小徑，遠遠就看得見和信醫院。短短幾分鐘的路程，小道兩旁成排的路樹和稍遠處的田圃裡綠葉盎然，隨著微風的吹拂，搖曳生姿，沙沙作響。我想起了三哥。

看診回來，我寫下了心情：

痛失手足，情深悽切

阿兄在樹梢，葉尖的微風裡；我在人間，活得苟且  
上帝的人間使者，一度殘酷地關上你的天國之門，  
讓我肝膽俱裂

阿兄在樹梢，葉尖的微風中說：

莫怨懟，天國之門早已敞開，天父為我砌了台階  
風中的葉兒颯颯地舞動翻飛，

他說：我從這裡離去，但我無所不在

陪你走過靜謐的小道，葉間的微風為你呢喃

那是阿兄的囑咐與叮嚀：好好的，好好的……

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



台灣時間 2009 年 1 月 6 日上午十一時，我失去了摯愛的三哥。

念中學時，二哥在台大物理系、三哥在台大化工系，暑假兩位兄長都回來員林家裡團聚。哥哥們都喜歡唱歌，也都是台大合唱團的成員，二哥男低音、三哥男中音，當時已經成家就業的大哥則是男高音，他們常常合唱呂泉生先生的「杯底不可飼金魚」，也唱「台大校歌」- 望春風，聽得我如醉如癡。



有一天，一名男子突然闖進我們家，說是要幫我們算命。咱家一來窮、二來不信甚麼算命卜卦，當然拒絕他的莽撞。算命的被我們兄弟拒絕，悻悻然離去，但是走之前卻指著三哥說，「我看你印堂發黑，必有災厄」。兄弟們聞言大怒，將他轟了出去。

人有生老病死，算命的唐突之言，令人不悅。不過三哥向來極為儉省，我們這樣的窮人家，上得了大學，都得當家教賺取學費和生活費，哥哥們也不例外。不過三哥因為太過節省，加上台大男生宿舍餐廳的餐點品質和衛生都大有問

題，結果有一波肝炎襲擊台大的住校生，三哥也得了肝炎。也許這就是算命仔口中的災厄吧。

三、四十年前得肝炎是極嚴重的事，還好畢業於台北醫大醫科的四叔是醫生，在基隆開業，讓三哥在他的家裡住下來養病，細心照料，終於康復，順利完成學業，健健康康的展開他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1984 年我和妻女到紐約定居，隨後三哥就取得公費留學生的身份，前來康乃迪克州的 **New Heaven**，在耶魯大學攻讀博士。

那段期間，我們全家常開車到耶魯大學和哥哥嫂嫂一家人團聚。他從耶魯取得博士學位的畢業典禮當天，我們也專程前往。

照片中的三哥，意興風發，因為學成後可以回故鄉發揮所長。相片中我的兩個女兒一個還抱在手上，一個才五、六歲。

三哥有媽媽的語言天分，台語、漢語、英語當然沒話說，他還自學廣東話，他當了客家女婿之後，客家話也很流利。後來他又自己學俄語，努力了十年，聽、讀、說、寫都頂呱呱。(前幾年他還告訴我正在學韓國話)

正因為俄語能力很強，他成了第一個前往俄國莫斯科的科學組組長。哥哥是有遠見的科學家，他說俄國的科學研究成果豐碩，絕不下於美國。他自學俄文，就是志在讀得懂俄國人的科學研發報告。

我常戲稱三哥去俄國是「北海牧羊」。確實，在台灣的外交人員地區分等中，俄羅斯被列為 **D 區**，美國是 **A 區**。**D 區**是生活條件最艱困的地區，而且三哥的「轄區」絕不是

只在莫斯科的辦公室，而是舊蘇聯時的各個共和國都屬於他要「開發」的地區。聽轉述說，哥哥和他的年輕助手沒有簽證就跑去喬治亞共和國，他們說他是「拼命三郎」。不過七、八年下來，台俄科技交流的管道打通了，不久前就連蒙古也和台灣展開科技交流。

三哥說，他從科學家兼當外交人員，幾年下來連伏特加酒都能一杯而盡。不過，在那樣的環境下，幾乎是孤軍奮戰的阿兄，求好心切，工作壓力自然極大，想來這幾年「北海牧羊」果然種下了病因。

2008年11月11日，三哥三嫂匆匆搭機回台。大哥打電話給我，說是老三下飛機之後，已經直接住進新光醫院，可能是不好的消息。

隨後，哥哥即轉往關渡和信癌症專門醫院，確認是大腸癌，而且已經擴散至肝臟，甚至肺臟。

原先說要手術，再化療，但顯然病情已不允許開刀，只能先做化療。

因為掛念哥哥的病情，我在2008年11月24日趕回台北，在台北停留數天，12月1日返回美國。短短幾天，只希望能和哥哥多說幾句話，多看看他。

11月24日清晨回到台北，大哥即帶我到關渡去探三哥，兄弟相見，格外溫馨。

哥哥從病榻坐起來，說：「阿人，兄弟情深哪！」

哥哥問我，還記得「你ㄤㄟ、我ㄤㄟ嗎？」

我哪會不記得。三哥大我四歲，很疼我，小時候夏天濕熱，容易長痱子，一到晚上，痱子粉之外，哥哥總會陪我在

總鋪上替我ムㄛ背上的痍子，嘴裡念著「你ムㄛ、我ムㄛ」，讓我舒服入眠。

哥哥趁嫂嫂去替他溫稀飯時，幽幽的說：「阿人，我會奮戰，但如果下一回看不到哥哥…」

我喉頭一緊，急忙制止說：「Please don't say that!」

12月1日再到醫院打算向哥哥辭行，只見三哥昏昏沉睡，因為才做完另一次的檢查。不忍喚醒哥哥，只能輕撫哥哥的腿脛，黯然離去。

回到美國，打電話和哥哥通了電話，我告訴老哥哥：「I love you，阿兄，一定要努力！」然後兩個老男人在電話的兩端都哭了起來。

哥哥的病情隨後就急速惡化。第一次化療做完，第二次醫生已經頗為躊躇，因為化療是兩敗俱傷的療法，哥哥的體力和情況顯然已經不容許繼續做下去。不過哥哥堅持要繼續奮戰，醫生決定第二次化療從五種藥減到剩兩種。

第二次化療之後，醫生也已束手，只能給他點滴、嗎啡，讓他減輕痛苦，昏昏睡去。

2009年1月5日，姪女以 messenger 告訴我，「三叔已昏迷」。1月6日，我正在電腦前工作，姪女傳來訊息：「三叔走了！」



哥哥念大學時，有一位同學病篤，他說他們播史梅塔納 ( Bedřich Smetana, 1824~1884 ) 的交響詩《我的祖國》 ( Má Vlast ) 給他聽。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樂曲，大指揮家拉菲



爾·庫貝利克( Rafael Kubelik )說這部作品「抒情又略帶感傷，是在很溫柔、緩慢的嘆息聲中結束」。

三哥才六十歲，精壯之年，學富五車，卻像流星般劃空而去，我們兄弟都喜愛的這部交響詩，正好描述了哥哥在生命的最後，也是在溫柔、感傷的嘆息聲中落幕。

人的生與死，從自然律、從哲學面，都可以不帶感情的加以詮釋和理解，但人生中的「不捨」，卻讓我這個兩鬢花白的歐吉桑淚流滿面，難以自己。

我一生中摯愛的父親、母親和哥哥，都以同樣的歷程走完人生。而人生最無奈與不捨的事，就是眼睜睜看著他們的生命一點一滴流逝，卻只能束手無策的嘆息。

年輕的時候，The Hollies 有一首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年少時聽，有強說愁的詩意；今天再聽，則多了了唔的深深的感傷。哥哥，你聽聽：

The road is long  
With many a winding turn  
That leads us to who knows where  
Who knows where  
But I'm strong  
Strong enough to carry him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So on we go  
His welfare is of my concern  
No burden is he to bear  
We'll get there

For I know  
He would not encumber me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If I'm laden at all  
I'm laden with sadness  
That everyone's heart  
Isn't filled with the gladness  
Of love for one another

It's a long, long road  
From which there is no return  
While we're on the way to there  
Why not share

And the load  
Doesn't weigh me down at all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He's my brother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我的老友文己寫信來安慰我，阿己也是員林的孩子，他是我高中同班、也是大學同班同學，情同兄弟，他也認識我去世的哥哥。阿己在信中說：

『我可以想像你內心的哀痛，畢竟是手足情深，西班牙哲學家烏納穆諾在其著作「生命的悲劇意識」提到，有位腐儒說，一個人失去至親好友而哭泣，無濟於事，烏納穆諾則引用一位聖者的話說，「正是因為無濟於事，才哭泣！」，烏納穆諾認為「否定情感的價值，理智又有何用？」是的，老友應為亨通早逝盡情的哭！』

是啊，三哥生命最後的日子裡，我們家兄弟都在為老三而憂心忡忡；他走了，大哥、二哥和我這個當弟弟的，都傷心欲絕。

文已是我朋友裡最哲學的，我同意他引用的「生命的悲劇意識」的哲理。基本上，我覺得生命是苦的，雖然自己當時已是知天命之年，也學習以感恩的心情過日子，但是任憑我怎樣向老天爺祈求奇蹟，甚至請求老天爺讓我和他 trade，老天爺都沒有回應我，還是讓哥哥的生命驟然落幕。

不過，學習接受死亡，或者說試著去理解死亡，應該會讓自己在悲痛當中看到哥哥過世後的平和、安祥，以及他在肉體之外的無所不在。

2009 年回去探望哥哥的那幾天，大哥和我也到基隆去探望姑媽，她是父親最小的妹妹，已經是七十幾歲的老人家了。姑媽歡喜地和我們兄弟談天說地，她在窗台的盆栽裡有一盆風信子，姑媽說那是她到美國看表弟時在加州聖荷西隨手在草地上抓了放到口袋，回基隆之後就種到盆子裡，如今生意盎然。姑媽說生命是如此令人讚嘆。

我們談到已去世的姑丈，也談到哥哥的病。姑媽告訴我，她參加一個合唱團，當時正在練唱一首讓她很感動的歌，那就是日本聲樂家秋川雅史唱紅的「化做千層之風」(千の風になって)。

在三哥的追思會上，我聽見了這首歌，才知道三哥也喜愛它。「化做千層之風」(千の風になって)的日文歌詞是這樣的：

私のお墓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

眠って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秋には光になって、畑にふりそそぐ  
冬はダイヤのようにきらめく雪になる  
朝は鳥になって あなたを目覚めさせる  
夜は星になってあなたを見守る

私のお墓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死んでなんかいません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千の風に  
千の風になって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あの大きな空を  
吹きわたっています。

原來這首歌是作詞作曲的新井滿從英文詩歌(1932 年 Mary Frye 所寫)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演繹出來的。

英文的原詞是這樣的：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I am not there, I do not sleep

I am in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

I am the softly falling snow

I am the gentle showers of rain

I am the fields of ripening grain

I am in the morning hush

I am in the graceful rush of beautiful birds in circling  
flight

I am the starshine of the night

I am in the flowers that bloom

I am in a quiet room

I am in the birds that sing

I am in the each lovely thing

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cry

I am not there I did not die

今夜再從 You tube 找出秋川雅史唱這首日文歌的  
Video，聽得感動萬分，也讓自己的哀傷終於有了更為豁達  
的寬解。

這首歌，不管是日文版或是英文版，都各自憂傷而典雅  
的詮釋生命升華的真諦。

今晚，我要和我的阿兄分享這兩首歌。

我在心裡說：「My dear brother, I'll be there with you  
someday.」

似乎三哥也回應說：「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

# 媽媽！您在何方？

李芬芬

六月中旬，我們去洛杉磯大哥家附近的養老院探望媽媽，想起每次來看她，總見到她孤零零地坐在走道旁的座椅上打瞌睡的身影。一看到我們，就高興地與我們說一些沒有頭緒的話。上次來，還記得她對外子說：『東榮啊，你要多住幾天。』彷彿就是我們每次回埔里娘家的叮嚀。無法想像，只過了一個多月，媽媽說走就走，心中的無奈與不捨，令我心傷，輾難眠。

母親走得突然，也走得安詳。她患有巴金森症及老人癡呆症多年。但身體還算健康，一年多來，在養老院也沒有什麼大病痛。只是因為腦部神智不清，跌倒幾次，檢查結果也沒有大害。不過最近幾天，聽大嫂說，她精神不好，也不願進食。大嫂還特地燉了雞湯和她一向最喜歡的鱈魚，但是媽媽卻喝了一點雞湯就閉緊嘴唇，再也不願張口了。嫂嫂故意對她說：『爸爸叫您吃的。』但是她仍不開口。嫂嫂急了，問她說：『媽媽！您在生氣嗎？』她說：『嚙啦。』這兩個字竟然是媽媽最後的一句話。媽媽就像一支燃盡的蠟燭，最後的一點火花，就悄悄地熄滅了。

人生的舞台，總有落幕的時刻。媽媽以八三高齡辭世，也許她累了，不願再在人生的旅途上，僕僕風塵了。但是，埔里山城，她思思念念的故鄉，卻無法再歸去了。幾次去看她時，她會說：『不好在這裏打擾人家這麼久，該回家了。』然後她就問我說：『您有沒有去買車票？』我也隨著答：『媽！

您要坐國光號還是火車呢？」她總是說『隨便啦，能到家就好了。是的『能到家就好了！』如今您卻永遠看不到您的故鄉埔里了。那些在故鄉仰頭盼望您歸來的舅舅、阿姨、鄰居們，再也看不到您的笑臉了。

去年十二月，因埔里老厝出售，姊姊和我還鄉，整理父母五十多年來累積的衣物、傢俱、雜物種種。媽媽有輛在我小時使用的古董鐵馬。往事如昨日，小時候，她常常騎著這輛鐵馬，載著胖胖的我，很吃力地踏上回愛蘭娘家的一段山坡路。

不忍心參加媽媽火化的時刻，我心疲力竭，在夜班的飛機上，萬感交集，最後才昏昏沈沈的睡去。醒來時，打開機窗·展眼之處，藍天白雲，曙光乍現，忽有所悟，生命循環，後浪推前浪，人生有限，自然無窮。媽媽已跑了那優美完滿的一道，我們這些兒女、孫輩們要好好的接下這一棒。海闊天高，媽媽您一定已是鳳凰重生，還璞歸真，褪去了束縛了您幾十年來日漸枯乾的軀殼了。如今您自由自在，也可以與天上等待您的爸爸，欣喜重逢，像您們在世時一樣，每日攜手散步了。

但願您常來夢中與我相會，媽媽，我想您，我離不開您，我仍然像當年的那一個小女孩，禁不住要問：『媽媽！您在那兒？』

# 2015 年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 瓜地馬拉義診

文／李芬芬 圖／林榮松、Jennifer Hsu、Denny Fang

## 前言：

這次義診團從三月十三日到廿二日前後十天，共有團員 56 位，在許宗邦醫師的帶領下，加上瓜國大使孫大成夫婦，使館參事、秘書、武官和役男等人 員的鼎力協助下，走訪首都 Guatemala City, 第二大城 Mixco, 及， Amatlán 綜合醫院、偏遠的 Rio Hondo (Hope of Life) 以及 Rio Dulce San Felipe 小學等地，創下了義診三千多人，捐贈市值約三萬美元的醫療器材、藥品的輝煌記錄。筆者夫婦初次參與，感受到大家群策群力合作無間的精神，的確是一趟很有意義的旅程。





## 各路人馬 齊聚瓜京

我們龐大的團員們，散居各地，搭乘不同班次的航機，辛苦來接機的參事、役男們，好在機場離住宿的 Hotel Barcelo 不遠。我們大多乘夜間班機，清晨抵達。我們先去貴賓室休息，他們則幫忙辦出境、領行李。真不巧陳春仁醫師的一件大行李被人拿錯了，裏頭放置 開刀用器材，著急中，這才發現是位瞎子拿錯行李，也真好玩。接著許宗邦醫師等 42 位從 LA 來的大團，浩浩蕩蕩抵達了，看著他們帶來一大貨櫃的牙科器材、藥品、贈品等，可是嘆為觀止呢！

這是三月十四日在瓜京的第一站，大家睡眼惺忪中，仍有一頓在來來餐廳的廣式早卓，也很謝謝主人送每位團員一套當地的錢幣作紀念。

## 分組討論 認真工作

我們在領事館集合時，先由孫大使夫婦接待，介紹館內陳列的竹製品，精緻美觀，當然都是 MIT。蔡宜峰醫師主持的內科團隊，就坐在這套竹桌椅上，有許多位年輕的團員參與。三樓大會議廳，開始藥局的工作，一大長桌，坐著二十多位"少年仔"，在藥劑師石秀文的指導下，非常認真地在分裝數萬顆的藥丸，費工費時，我們這些閒雜人，只管亂拍照，秀文只好下逐客令「要清場了！不然會作不完！」聽說上次的義診他們藥品的分裝，就花了十多個小時，真是感心！至於其他的助理太太們也不好意思趴趴走，就幫忙 Tina 分裝禮物袋，內有小牙膏、嗽口水、文具等，大家同工，也在談笑中，忘了疲倦。

## 僑社義診 熱鬧滾滾

第二天(3/15) 禮拜日除了外科組，全團齊聚華僑總會館，在大廳內，牙科聲勢最龐大，擺上五組從美國運來的診療椅，



加上林林總總的器材，消毒的、有補牙、拔牙、洗牙的，像是典型的牙科診所。另外一邊有用布簾分隔的五、六間內科診療室，還



有婦科和針灸室，病人候診區等設施，就是一間臨時的綜合醫院了。我們坐陣第一排，先有講西語的志工登記要看那一科，再來量體溫、測血壓，井然有序，又在室內，並不覺得辛苦。

晚上再由瓜國八大僑團聯合晚宴，席開十桌，杯酒交盃，盡興而歸。

## 社區服務 人潮洶湧

第三天(3/16)禮拜一，瓜國交通擁擠，我們早早出門。外科組仍去郊區 Amatitlan 醫院開刀房服務。

沿途看到公車很有創意的彩繪圖案。約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抵達瓜國第二大城 Mixco 市，走走停停進入小巷道，原是一間剛新建的社區中心。大伙們和當



地志工、醫院實習生、高中學生一起開工，大家忙著搬桌椅、裝燈泡、拿廁紙，擺設牙醫診療室。義診最需要的是翻譯人員，當地志工很有秩序地，排一長桌登記資料年齡，以及要看那一科，因為看診全部都免費，居然有一個人什麼科都要看，甚至有小孩也登記作 EKG(心電圖)。內兒科設在樓上，我們量體溫血壓之後，就往上指著說：Arivo。

Mixco 市長-Atto Perez 正是瓜國總統的公子，年輕英俊偕美女夫人來訪。官式謝詞，聽來很親切，他們還一一和我們握手，並且送給大家土產花布包裹的大塊巧克力。



## 大使晚宴 溫馨慶生

今晚孫大成大使伉儷晚宴，大家分乘五部小巴士，盛裝赴宴，官邸富麗堂皇，中式擺設，如入電視宮廷劇場景。

所有義診團員，當地僑領，官方第一夫人辦公室工作局 (SOSEP) 局長 Patricia Obando, Mixco 市長 Otto Perz 夫婦，衛生部次長 Pablo Werner 等貴賓雲集。孫大使的西語很動聽，曹美玲秘書的翻譯更覺親切，致謝辭如儀後，由團長許宗邦醫師各贈首長們一件義診制服，落實國民外交。很驚喜許正雄醫師的生日和邱俊杰鄭惠滿夫婦的結婚紀

念日就在今天，大伙們圍著大蛋糕，溫馨祝福，場面感人！晚餐很豐盛，一大長桌擺著各式料理、水果、甜點等，我們坐在戶外泳池旁，微風輕拂，享用美食，恍如在瓜國的夢幻中。



在大使官邸的晚宴，左前五為市長夫人，其後為 Mixco 市長-Atto Perez, 是現任瓜國總統的公子。



左起：孫大成大使伉儷、衛生部次長 Pablo Werne、第一夫人辦公室工作局 (SOSEP) 局長 Patricia Obando, 由團長許宗邦醫師(右)贈送 NATMA 義診制服，落實國民外交。

## 歌聲嘹亮 小巴拋錨

歸程中大家意猶未盡，許正雄醫師高歌一曲"More Than I Can Say"歌聲嘹亮，連司機都陶醉，竟誤闖入狹道，司機只好直直倒退，晚間視線不明，竟卡在路邊磚攔，動彈不得，林榮松醫師一聲令下，全體人員下車推小巴，結果憋力無用，還是陳行五、行得牙醫兄弟聰明，找到路邊長條水泥磚，墊在輪胎下，發動車子，這才脫困。我們也都虛驚一場，平安回來。

## 綜合醫院 義診成果

第四天(3/17)禮拜二，仍是一大早出發，約三個多小時的車程，抵達 Amatitlan 綜合醫院，外科組忙開刀，我們則在醫院主建築前的長廊擺攤，先有頭陣的量體溫和血壓，接下內科問診拿藥，再有送老花、太陽眼鏡的服務，人來人往，熱鬧滾滾。牙科則設在室內，頗具規模，生意最好。忙碌中，醫院中庭傳來瓜國國歌，開幕式醫院主管，衛生局長等官員，齊聚一堂，表達感謝，義診成果。院方也演奏了"車輪牌"的國歌，遠在異國，說真的也有些莫名的感動。

返回瓜京，又接受慈濟吳木桂師兄的晚宴招待，佳餚美酒，賓主盡歡，又贈送咖啡禮品，真的很感人，多謝了！  
遠赴社福院 不同體驗

第五天(3/18)禮拜三行程較遠。Rio Hondo-Hope of Life 社福院，離瓜京 Guatemala City 東北方約半天車程。我們先從 Hotel Barcelo check out,瓜國與台灣早有邦交，當年我政府曾經幫助瓜國修建一段公路，看到公路旁立有兩國國旗的標誌看版，林榮松醫師趕緊下車拍照留念。

山路崎嶇，社福院很偏僻，走錯不少彎路，我們才有機會停在路邊買些西瓜和水果。抵達時，進入眼簾的是一個很現代化，度假村似的游泳池，有多位老外很悠閒地在泡湯，旁邊又有一座直升機停機坪，往後才進入一棟棟的小木屋，供訪客和志工住宿，我們女生八位住一間，四床上下舖，年輕的爬上舖，我們在下舖，方便出入，大家共用大浴室，熱水不足，大叫幾聲，又像回到了年輕時代的宿舍生涯。

第六天(3/19)禮拜四到 Los Limones 市義診，仍有許多鄉民老少，徒步遠路來就診，到處排長龍，多是婦人背小孩，大一點的兒童則隨處亂跑，找糖果吃，討文具，倒是年壯的大男人很少見。我們這一組的體溫和血壓器，都因操勞過度，換電池也沒用，只好 bye bye 了。沒事看看大家在各房間，仍然很認真地在服務病患。在室外涼棚架下，外科邱俊杰醫師，很好心地為一位老婦人消毒擦傷口包紮，天氣炎熱，而愛心不減，這就是義診團隊的精神！



### 牙科健診 學童歡迎

第七天(3/20)禮拜五，大家離開社福院，赴 Rio Dulce San Felipe 小學，一進大門，所有穿著制服的學生們列隊歡迎，場面感人，除了牙科在教室作刷牙示範、口腔保健外，我們

則觀賞男女學生表演瓜國土風舞，順便幫忙分發贈品袋。今天無門診，歡歡喜喜結束行程。

## 參觀古堡 再搭快艇

離小學不遠，我們徒步去參觀 San Flipe 古堡，導遊很認真解說，古堡原是當年的戰略要塞，居高臨下，最上層樓，還留有大砲台和幾個真跡砲射口洞。遠眺海水清澈，輕風習習，聯想到台南的安平古堡，總是歷史故事在重演，不是嗎？

接著再往北，搭快艇去 Livingston 碼頭，五、六艘快艇，乘風破浪在海上競逐，互相拍照，觀賞海鳥翱翔，真的很刺激快樂！

中餐在碼頭邊的餐廳，享用了一頓很豐盛的海鮮料理，然後大家步行去 Villa Carile 旅館住宿。晚餐 buffet 也很豐盛，一邊欣賞顏世蓮醫師帶領"少年仔"跳採茶舞，聽前泰國小姐-Tony 太太唱"月亮知我心"，伊朗醫師 Bahar 夫婦的情歌表演，唱作俱佳，還有 老將許正雄、邱俊杰醫師七十年代老歌飄唱。這場國際團隊自家的表演，可說精采絕倫，令人回味無窮。



## 歸途塞車 鄉親久候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3/21)禮拜六將回瓜京，分批搭機返國。那知公路有輛油罐車翻覆，一塞車竟拖了十多個小時，途中只好找有樹蔭的地方尿尿，苦中作樂，在路邊談笑，也的確是很難得的經歷。等抵達僑領趙會長寓所時，已經晚間十點多了。餐桌排滿家鄉味料理，肉羹湯、炒米粉、蝦捲、油飯、沙拉、水果、甜點等，應有盡有。餐後由孫大使，分發每位團員一張獎狀，義診團終於圓滿落幕，可賀可喜。

## 曲終人散 滿滿感謝

這次 NATMA 瓜地馬拉義診，總計服務人次-家庭內兒婦科 2,333 位，牙科 411 位，針灸 361 位，外科共開 53 刀，共有 3,058 位受惠，成績亮麗。感謝團員們的愛心，出錢出力。同時更要感謝瓜國使館鼎力籌劃，協助行程，沒有他們的幫忙，我們的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

謹向孫大成大使夫婦，郭炳宏、惠卓岳、陳淑華參事，曹美鈴、黃奕綺、吳佳恩秘書，以及陳克臻武官，六位台灣來的役男，致上我們最誠摯的感謝！



外科組捐贈 Amatitlan 綜合醫院約三萬美元的醫療器材及藥品。



## 再逛天上市街

雪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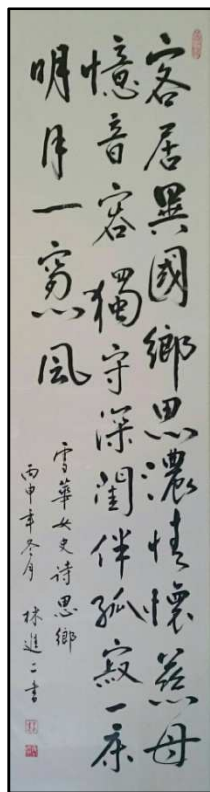
近年來致力寫作，讀者的共鳴和讚賞是莫大的鼓勵和欣慰。

日前兩首詩篇「思鄉」和「閒逛天上市街」幸獲林書法家的鑒賞，以之為題材，贈送字軸，是他的精心傑作。

與這位書法家閒談，方知他不但來自故鄉台中，而且和我上同一所小學。我的著作裡對家鄉描述的點滴，他瞭若指掌。我懷念故鄉三條溪水帶給我甜蜜的回憶，遂以「笠帽、浣衣、蛤蜊」命名之。經他查證，方知「笠帽」和「浣衣」乃為同一小溪，原名「梅川」。

家鄉那所小學裡的學生大多家境貧寒，這位書法家和我也不例外。所幸慈母克勤克儉，育兒成人。身為孩兒的我們也奮鬥打拼，得以否極泰來。台灣女性的傳統美德、台灣人的堅韌勤勉是我們的民族特質。天涯遊子縱然離鄉萬里，故鄉情總是縈繫心頭。我的詩篇「思鄉」的上兩句「客居異國鄉思濃，情懷慈母憶音容。」應該是許多台美人的共同心聲。

在人生的旅途裡，步道坎坷、受挫折磨時，為了得到片刻的舒懷，時而凝望星空，遊逛天上市街，遂作詩一篇。林書法家也為之賞筆。端詳懸掛蓬壁之書法藝術，再而閒遊夜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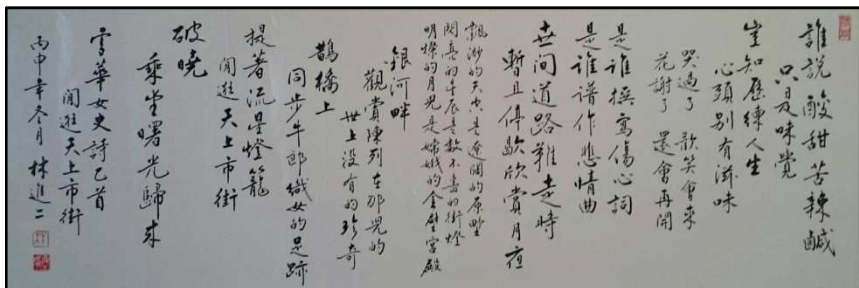
嫦娥的月宮已經免費開放旅客觀賞。明燦輝煌的金壁宮殿只有一隻潔白的小玉兔守護著。月宮裡沒有雕龍畫鳳，予人空曠寬廣的舒暢感。映入眼簾的獨特標誌是一面美國國旗！它安插在一把金雕精緻的寶座旁。玉兔蹲在國旗下。不見皇后在座，我忖度她身分尊貴，不隨便接見訪客。

我們這群遊客沒有嚮導的引領也能秩序井然地排起隊伍，一一致敬美國國旗。啊！阿姆斯特壯是嫦娥皇后的第一個人間訪客，離開月宮之前，皇后可曾挽留他？

如同舊往，我提著流星燈籠獨自漫步星林，又閒逛銀河畔，觀賞陳列在那兒的世上沒有的珍奇，也在鵲橋上尋找牛郎織女的足跡。漫遊天間，越是逍遙自在，越令我留戀。我貪婪地延長逗留的時間，遂坐在隕石上遙望一朵浮雲載著八仙過海，風兒飄來韓湘子的幽幽笛鳴。

這趟的夜空旅遊比以往多了兩個景點。於是在詩篇裡添加兩句：

「嫦娥的金壁宮殿」之後加了  
月宮裡  
致敬阿姆斯特壯 安插的美國國旗  
「同步牛郎織女的足跡」之後添了  
坐在隕石  
聆聽韓湘子  
吹奏天仙音笛



# 五月黃昏，在綠島

阿政

一輛白色中型巴士緩緩的停靠在海邊的停車場。先下車的是一位戴草帽、穿白短褲，紅花襯衫的女士。

「熱死了！」她嘟著嘴唇。

接下來的也是幾位花枝招展的女士，後面則是幾位穿夏威夷衫油頭粉面的男士，最後是一對 70 多歲的老夫婦。

他們跟在導遊的旗子下，向紀念碑走去。

「不是要去看海底火山岩嗎？這些紀念碑有什麼好看？」頭一個下車的女人嚷嚷。

導遊拿起他的大聲公，沿著牆，慢慢走，面向這十多位客人解說。

「各位，這是國家人權紀念公園，是紀念當年在 228 事件及之後，白色恐怖時期，被關在這島上的政治犯及所有政治受難者……」導遊職業性地介紹這個島嶼，在那黑暗時代，關了多少政治犯。

十多位觀光客，一臉漠然及不耐，好像完全事不關己。

「我們在這停 15 分鐘，再去看海底火山爆發造成的奇岩。」

大部份的遊客擺著各種姿勢，以日落海灘為背景照相。

那二位 70 多歲的老夫婦則慢慢走近那片刻滿名字的牆，仔細看每一個名字，對一下年代，沉重的腳步隨階梯慢慢而下。

「行程不是講欲停一點鐘？15 分鐘？遮無容易搬山過海來到遮。」

「1952 年」老先生喃喃地指著牆上一大堆名字。

「底遮！」老先生顫抖的聲音。

他們找到了名字，拿起照相機，二人想在那個名字前合照一張相，看見導遊下來。

「時間到了，要開車了。大家在等你們，團體行動，請不要讓人家等。」導遊有責怪的聲音。

「能不能替我們照個相？」他用生硬的台灣國語輕聲問。

「不行，沒有時間，我不是說休息 15 分鐘嗎？現在已經 20 分了，別人等得不耐煩！」

「先生，拜託，就一分鐘而已！」

「不行，你再不走上來，我們要開車了，你們必須自己回旅館。」

「先生，請幫一下忙，這張照片對我們很重要，我們已經等了 50 年……」

「不行，不要為難我，我只是個導遊。」

男士走到他的面前，伸手握住導遊的手，順勢塞了一張 NT\$500 的鈔票……」

「啊！行！行！那你們站好！」導遊變臉也真快。

二個人拉拉衣服，站在 1952 年區，手指名字「王 X 信」。

卡嚓，卡嚓，照了相。「我們走吧！」

三人往巴士走，導遊變得十分親切。

「牆上名字那是誰啊！」

「我的阿兄，1952 年在這個島上被關 15 年。」

黃昏的落日將他們三個人的背影拖得長長的。



# 唯妳永是我的愛人！

## —— Geranium 頌歌

薄荷

妳的哭泣聲，我沒有聽到。妳孤守在舊庭院裏，芳心寂寞地盼望著我的歸來。我嫌妳太平淡，不名貴，沒有氣質，不屑一顧，我在別的花叢中欣賞其他的花，到遠方、在近處，不斷找尋那些豔麗、嬌媚，攝目，使我心頭、靈魂激盪的花，享受快樂的時光，但是她們隨著季節更換，謝了，或死了，或被人挖走了，或被蟲咬噬，遍體鱗傷，不再美麗。我終於累了，我回頭一看，只有妳，四季照開，不畏乾旱，蟲兔無法傷妳，easy going，妳是那麼甜蜜、溫純，一直忠誠地在等著我。

在大旱天，眾花畏懼太陽的淫威，不敢出頭，大地幾乎失去了顏色，只有妳勇敢堅毅地站出來，為我們裝飾，帶來那麼一點可貴的喜樂。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別人那麼尊敬妳，愛妳。妳是信實可靠的，妳給人安慰，啟發他們的智慧，妳的堅強感動人。我仔細觀賞妳，其實妳也是很美麗的，為什麼，為什麼我終日在灌溉「薔薇」，而妳卻沒有枯萎？

唯妳永是我的愛人！

註：加州溫暖，Geranium 在冬季照開

## 地震

思理

應當早已知曉  
我的沉睡  
沒有一定的表度  
一如我逐漸的甦醒  
沒有種族國籍的界限  
任何切齒繞舌的語言  
把脈的圖式  
都診不出斷不出啊  
我思盼回到太初的懇切  
(自由副刊 11/21/02)

## 夜行者

思理

不知道  
夜如何吞噬了  
虛假和真實  
即使有腳步聲  
不斷敲打  
委屈的路面  
也敲打不出來  
已經遁逃  
或者已經死亡  
的真理

## 未明

思理

沒上燈的房間  
每一個擺設  
都呼吸著  
不同層次的黑  
沉思  
無邊無際  
描繪不出側影

## 將我放下

思理

請將我從籬笆柱上放下  
我以所有我懂得的語言哀求  
他們只以唯一懂得的  
惡言毒語相向

將我放下，讓我離開  
儘管全身的骨頭已經破碎  
儘管魂魄早已折磨殆盡  
將我放下，讓我離開

他們站在我血流如注的  
荒郊道上  
掄起私刑過的拳頭，  
狂笑而去  
請伸出可能了悟的雙手  
將我放下  
輕輕地 將我放下  
在這冰冷冰冷的地上

註：懷俄明州一同性戀大學生  
遭攻擊，綁于籬笆上，不  
治身亡。該生通曉數國語  
言。(世界副刊 12/14/1998)

## 蓋圖章

思理

遙想那一枚圖章  
蓋在一張建築申請書上  
僅僅一個簡單的手勢  
就註定了多少年後  
這一場災難  
或許曾有過遲疑  
或許曾有過良心不安  
都讓年歲沖淡了  
都讓倖免掩蓋了  
樓房倒塌之後  
取代鋼筋的汽油桶  
毫無遮攔地  
裸現在全世界的焦點裏  
昔日那蓋章的手  
是否才會開始抖顫  
曾經泯滅的良心  
是否才會浮現

# 霧裡的迴旋

## 思理

長巷提著一盞朦朧的燈  
尋找黎明來臨的影蹤  
一聲聲急切的呼喚  
啞啞成迷朦的思盼

尋找黎明來臨的影蹤  
蜘蛛編織了一張密密的網  
啞啞了迷濛的思盼  
睜著重重困倦的眼睛

蜘蛛編織了一張密密的網  
垂著一條細細的絲線  
睜著重重困倦的眼睛  
等候迷途的過客

一條垂著的細細絲線  
繫不住樹葉凝重的情緒  
等候迷途的過客  
跌落在夜的眉梢額際

樹葉繫不住凝重的情緒  
幽幽低喂的一聲  
跌落在夜的眉梢額際  
來不及領會的嘆息

幽幽低喂的一聲  
遠處似曾相識的低吠  
來不及領會的嘆息  
驚醒停泊的客旅

遠處似曾相識的低吠  
一對殷殷期盼的眼睛  
驚醒停泊的客旅  
搖搖地四處張望

一對殷殷期盼的眼睛  
一聲聲急切地呼喚  
搖搖地四處張望  
長巷提著一盞朦朧的燈

註：這首詩模仿英文詩的迴旋體(pantou)，前一節的第二跟第四行，重複為次一節的第一跟第三行；最後一節的第一跟第三行，分別為上一節的二四行，其二四行則為第一節的三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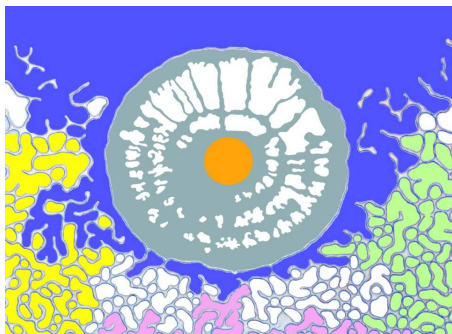


# 今生有花香留下嗎？

## Okavango Delta, Botswana

何康隆

獨木舟緩緩划入  
Xugana 淡橘色的黃昏  
波紋粼粼  
浮印着蓮葉片片  
色彩紛然  
勾勒出神秘的原始圖案



周遭如此寧靜  
只有槳聲一起一落  
搖晃着遠去的心情  
越過疏離的蘆葦  
有蓮花孤立  
在向晚微風中  
沉默無語

"今生有花香留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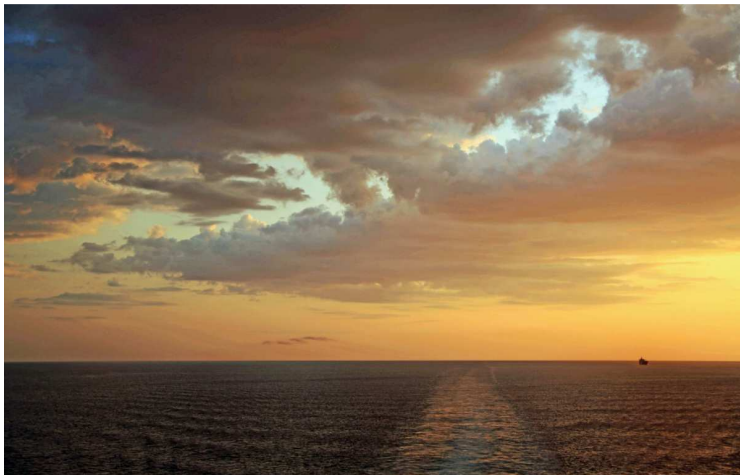
隨著問話  
我把自己  
划入  
愈來愈濃的暮色

\*非洲的 Okavango Delta，世界最大的內陸三角洲，是 Okavango River 自 Angola 從北向南，經 Namibia 注入 Botswana 境內的 Kalahari 沙漠而成。2014 年被列為 UNESCO 第 1000 個世界自然遺產。時值夏季，水量豐沛，三角洲內河道曲折縱橫，湖泊，沙洲和草原參差交錯。Xugana 是孤立於三角洲東北角上的小島。日落時分，獨木舟在蘆葦漫生的水面滑行，異國景色和原始氛圍，在倒映的晚霞夕照裡，逐次展開，迷離濃郁。晚風習習，槳影搖曳，暗然浮生「小舟從此去，蒼茫寄餘生」的飄散心情。

# 那時愛琴海沒有名字

--- 回望落日，想像神話飄浮的海面 ---

何康隆



那時宇宙 Chaos 混沌無邊  
開天闢地全靠神來之筆  
大地之母 Gaia 劃出一片蒼天  
諸神紛爭太陽系名位軌迹  
  
那時 Atlas 肩頂地球  
直布羅陀是世界的盡頭  
Prometheus 偷來的火苗溫暖人間  
Pandora 盒內還有希望存留  
  
那時大地不分四季節令  
穀神 Demeter 還是快樂的母親

Cupid 的箭怎會射向自己  
Psyche 從此就是 psychology  
那時歐洲一片洪荒  
少女 Europa 正值花樣年華  
Zeus 在 Olympus 山上非非遐想  
白色公牛誘拐情奔 Crete 海岸  
那時 Thera 火山  
沉睡在 Santorini 島上  
Minotaur 還在 Knossos 迷宮發狂  
米諾斯文明正燦爛輝煌  
那時 Delphi 是世界肚臍  
Apollo 神廟開始發出神諭  
Sphinx 的謎題一朝破解  
Oedipus 隨命運走入潛意識領域  
那時金蘋果尚未成熟  
王子 Paris 在 Ida 山上悠閒牧羊  
Hera Athena Aphrodite  
依然美麗又善良  
那時小亞細亞是東方  
Troy 城牆映照 Helen 迷人模樣  
木馬奇襲的藍圖尚未起草  
Achilles 的腳踝還在一箭之遙  
那時荷馬史詩在街頭傳唱  
Odysseus 和水手註定十年流浪  
Gaia 的獨眼巨人在荒島蠢蠢欲動  
女妖 Siren 的歌聲隨海風騷盪

那時愛琴海沒有名字  
雅典國王 Aegeus 眺望空茫海上  
不見白帆見黑帆  
哀傷的心隨浪花破碎翻轉

\* \* \* \* \*

如今  
海域澄靜， 落日西沉  
蹀躞甲板  
憶起一則沒有謎底的神話  
幾度徬徨  
連神話的謎題也全然遺忘  
古代的寓言已隨風而去  
海上只有蒼茫  
  
只有蒼茫  
籠罩愛琴海遠方

- \* 在希臘神話中，宇宙最初的形態是混沌 (Chaos)。混沌生了大地女神蓋亞 (Gaia)，蓋亞生了天空之神 Uranus，之後，又和 Uranus 生了十二個巨人 (Titans) 以及三個獨眼巨怪 (Cyclops)。Titans 中的 Cronus 和 Rhea 合生了 Zeus 和他的五個兄姐。由此誕生了奧林巴斯山上的十二位主神 (Twelve Olympians)。
- \* 太陽系的行星，除了地球外，都是以希臘或羅馬神話諸神命名。而且是以天神 Zeus (Jupiter，木星) 為主。水星 Mercury(Hermes)是 Zeus 的兒子，金星 Venus(Aphrodite) 是 Zeus 的女兒，火星 Mars(Ares)是 Zeus 的兒子，土星 Saturn(Cronus) 是 Zeus 的父親，天王星 Uranus 是 Zeus 的祖父，海王星 Neptune (Poseidon) 和冥王星 Pluto (Hades)

是 Zeus 的兄長。Pluto 在 2006 年降為矮行星，不在行星之列。

- \* 潘朵拉的盒子 ( Pandora's box )。繼 Prometheus 偷火苗給人類之後，天神宙斯爲了懲罰人類，給潘朵拉一個盒子，吩咐她不可以打開。潘朵拉經不起好奇心的誘惑，還是偷偷打開，一打開，所有不幸的事物，諸如疾病，貧困，嫉妬，戰爭，天災等，一一飛入人間，寧靜的世界開始動盪不安。慌亂中，潘朵拉趕緊蓋住盒子，結果盒內還剩希望沒飛出。因此，即使人類不斷受苦受難，生活中有無數的挫敗和折磨，希望還在，永不消失。
- \* 穀神 Demeter ( 羅馬名稱是 Ceres，是英文 cereal 的字源 ) 掌管大地農作物。她的女兒 Persephone 被地府冥王 Hades ( Pluto ) 捉走，哀傷的母親四處找尋不着，農作荒廢，大地凋零。天神宙斯命 Hades ( Pluto ) 讓 Persephone 一年有三個月回人間和母親相聚。Persephone 離開冥府回人間時，Demeter 歡心期待，充滿希望，大地開始蘇醒向榮，是春天。母女相聚的快樂時光，大地青翠明朗，農作豐饒，是夏天。別離時刻，愁緒滋生，草木凋萎，是秋日。女兒揮別人間回到冥府，大地隨孤寂無助的母親，荒涼頹廢，衰敗陰沉，是冬日。如此四季輪轉，年復一年，千古之下，人的心情，正如穀神 Demeter 一樣，也隨春夏秋冬遞換而波動起伏。
- \* 愛神 Cupid 和少女 Psyche 曲曲折折的愛情故事，是歷來心理學分析人性的素材和主題之一。當 Psyche 半夜點燈偷窺沉睡的 Cupid 時，傷心的 Cupid 說了一句讓人深思的話：「Love can not dwell with suspicion」。沒有了信任，愛情 ( Cupid ) 也無法留在心靈 ( Psyche ) 之中。
- \* 1900 年英國考古學家阿瑟 - 伊凡斯 ( Arthur Evans, 1851-1941 ) 在克里特島發掘出 Knossos Palace，証實了傳

說中的米諾斯文明 ( Minoan Civilization )，將希臘乃至於歐洲文明的起源往前推溯幾千年到 7000BC。克利特島的米諾斯文明在極盛的宮殿時期 ( 1455-1170BC ) 突然消落的原因，至今還是史學界的謎題。有推測說可能和聖托里尼島上的 Thera 火山在 1500BC 左右爆發有關，該火山爆發是人類史上最猛烈的火山爆發，引發的地震和海嘯對克里特島的直接摧毀，和愛琴海諸島貿易網的間接破損，以及後來希臘本土邁錫尼文明 ( Mycenaean Civilization ) 的乘機入侵等等，都是米諾斯文明衰敗的可能因素。

- \* Europa 是腓尼基公主，天神宙斯覬覦於她的美貌和優雅，趁她和女伴在花間嬉戲，化身為一頭白色公牛接近她，Europa 心喜於公牛的健壯溫馴，等她坐上寬厚牛背時，公牛立即躍身大海，往克里特島飛奔而去。Europa 為宙斯生了三個兒子，大兒子 Minos 成為克里特島國王，米諾斯文明的創始者，也是他把 Minotaur ( 牛頭人身怪物 ) 關在 Knossos 迷宮。歐洲大陸 ( Europe ) 是因着公主 Europa 而得名。又，太陽系木星 ( Jupiter, Zeus ) 的第二大衛星也名為 Europa。
- \* 天神宙斯派遣二隻老鷹分別自地球的東西起飛，測定了希臘的 Delphi 是大地的肚臍 ( Omphalos )，世界的中心。Apollo 在 Delphi 建造神殿，並由女祭司傳述神諭，預言命運。神殿刻有留傳千古的德爾菲箴言 ( Delphic Maxim )：人啊！認識你自己吧。
- \* 王子 Oedipus 在流浪途中誤殺了父親，解答了 Sphinx 的謎題，回到家鄉被擁戴成國王，並且依約娶了母親。事前 Oedipus 對自己殺父娶母毫無所知，但其一生行徑却應驗了 Apollo 神廟的諭言。希臘詩人索福克勒斯 ( Sophocles ) 根據 Oedipus 的故事為劇本，寫下了古希臘三大悲劇之一的 " Oedipus the King "。劇本肯定人的自主精神，雖在命

運的操弄擺佈下，乃有明知不能為而為的反抗力量。心理分析學家佛洛伊德則應用這希臘神話，發展出他潛意識中的 " 戀母情結 " (Oedipus Complex) 理論。

- \* Sphinx 的謎題是： " 什麼動物在早晨用四隻腳走路，中午用二隻腳走路，晚上用三隻腳走路，腳最多的時候，正是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時候？ " 答案是 " 人 "。《斯芬克斯之謎》的涵意是：人很難認清自己，而渴望瞭解自己是人的天生本性。人只有瞭解自我，瞭解自己的真正需求和願望，才能在現實中找到方向，領略生活的真諦，明白生命的意義。斯芬克斯最初源於埃及神話，是雄性的怪物。有人面獅身 (Androsphinx)，羊頭獅身 (Criosphinx)，鷹頭獅身 (Hieracosphinx) 等形體。在希臘神話中，斯芬克斯則轉形成雌性的邪惡怪物，有女性頭貌，鷹的翅旁和獅子的身軀，代表神對人類的懲罰。
- \* 金蘋果的故事起先只圍繞在三位女神 Hera, Athena, Aphrodite 和 Troy 王子 Paris 之間，決定誰是天下最美的女人，該得金蘋果。以後牽涉到海倫皇后，引起特洛伊戰爭，英雄爭威，木馬奇計以及奧底修斯 (Odysseus) 和水手的十年驚險困頓的海上漂流。特洛伊戰爭是希臘神話，還是歷史事蹟？一直紛擾未定。19 世紀後期，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 (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 在土耳其發現特洛伊古城遺址，和希臘本土邁錫尼遺址，並發掘出大批古蹟和金銀陶製品後，歷史學者已認定希臘神話中有關特洛伊城和戰爭的描叙，確實有一些真實的成分。其發生時間正如早期歷史學家所測，就是在邁錫尼文明 (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100 年) 的後期。但是多數學者認定特洛伊戰爭並非如荷馬史詩伊里亞德 (Iliad) 所述，是奪回海倫皇后的復仇戰爭，而是古希臘城邦為爭奪特洛伊的戰略位置和貿易權益，聯合渡海遠征的侵略戰爭。

- \* Achilles 是希臘聯軍圍攻特洛伊的大將，出生時母親從神諭預知他將率軍征戰於特洛伊戰爭，把他全身浸入冥河水中，使他刀槍不入，但手提的腳踝處却没有浸泡到。爭戰時，特洛伊王子 Paris 在 Apollo 的指引下，把箭射向 Achilles 的腳踝，Achilles 中箭落馬致死。希臘大軍從此敗退，直到 Odysseus 設計出木馬奇襲，才攻下城牆。人體解剖學上，腳踝遂稱名為 Achilles' heel。後來，Achilles' heel 引伸為致命的弱點。
- \* 特洛伊戰勝後，希臘大軍理應順利回鄉，但因 Odysseus 惱怒海神 Poseidon，受到懲罰，遂在海上漂泊十年，嚐盡艱難困頓。荒島上的獨眼巨人和女妖的誘人歌聲是其中的遭遇。Gaia 是天地開闢之初的大地之母，是天神宙斯的祖母，獨眼巨人是她所生。

海琴海(Aegean Sea)位於希臘，土耳其和克里特島之間，島嶼羅列，包括 Santorini, Mykoros, Delos, Patmos 等小島。愛琴海名稱的由來有多種傳說，其中之一是源自希臘神話。克里特島國王米諾斯因失信得罪海神，遭致皇后愛上一頭公牛，生下一個牛頭人身的怪物米諾陶(Minotaur)。國王米諾斯建造一座迷宮(Labyrinth)把兇暴的米諾陶禁閉起來。之後，米諾斯強迫被征服的雅典國王愛琴(Aegeus)，每年進貢 7 對男童女童給米諾陶當祭品。第三次進貢時，雅典王子提修斯(Theseus)奮身前往。雅典國王愛琴擔心兒子安危，約定如能平安歸來，返航時把黑帆換成白帆以做標識。在克里特公主的協助下，提修斯順利出入迷宮殺死米諾陶。回航雅典時，提修斯因故忘記把黑帆換成白帆，日夜在臨海宮殿憂心等待的國王，眺望到的竟是黑帆，悲痛欲絕，遂投海而死。後人為了紀念他，把這片海域稱為愛琴海



# 詩詞八首

李彥輝

## 1. 「自由行」

手提行李 背上簡易包 腰掛小袋 踏上旅程  
走累了 躺在綠草坪  
天熱了 走進樹林中  
下雨了 躲入溫暖洞  
想睡了 搭起來帳篷  
夜晚 數着天上 亮晶晶的星星  
早晨 看着粉紅色太陽的上昇  
自由自在 無拘無束 隨時隨地能休停  
大地任我遊 天南地北隨我選 愉快自由行

## 2. 「我的話」

我是一隻小小鳥 飛來飛去 無拘無束  
我有美麗的翅膀 奪人耳目  
更會唱動情的歌 減少姑娘的心孤獨  
快快樂樂 嬉嬉哈哈 帶給人們幸福  
如你有愁苦 請向我傾訴  
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我頗有感觸  
命運操在你手中 一切自己作主  
時不待人 別處處要人幫助

### 3. 「聽她的」

這是她個人的演唱 歡迎來聽聽  
她唱到高音去又再唱低音 給大家聽  
聽完了就走出 好好來聽  
在她身上 你會聽到她的心靈  
在她臉上 你能聽進她的心中  
想清楚 首先讓心事和大家溝通

### 4. 「不平凡的媽媽」

女兒時代 天資聰穎 秀外慧中 重男輕女 不去嘮叨  
少女時代 嫁入客庄 妯娌譏辱 含苦茹辛 永保微笑  
主婦時代 子女成群 節衣縮食 慘澹經營 爲家操勞  
老嫗時代 清靜無爲 皈依三寶 含貽娛孫 身教言教

### 5. 「變」

溫暖花開的冬天  
殘留秋葉也汗顏  
民心惡變  
中東硝煙  
烽火瀰漫  
氣候在變遷  
蹂躪到人間  
天地不掛念  
地球受災難

## 6. 「活在當下」

月有陰晴圓缺 人有悲歡離合 那就活在當下吧  
人有七情六慾 都沒法去避免 那就隨遇而安吧  
世間變換無常 卻不容易躲過 那就處變不驚吧  
親情愛情友情 生活中很重要 那就好好珍惜吧

## 7. 「志向」

破巨浪 出海 尋覓百年之寶藏  
春到崗 登山 去找千年古樟  
萬物 春意盪漾  
花草 爭相競芳  
羞於入房 為着看孃  
不留白 情蕩蕩

## 8. 「春秋時節」

春雨過後 手拉手 岸邊走  
湖中泛舟 愛愛悠悠  
金秋時候 楓葉繽紛 映花洲  
美麗風光 真綺秀

## 亙古的溫柔與哀愁

晏子

古老荒原裡的溫柔，  
時不時來我的心湖丟顆石頭；  
當漣漪漸漸散去，  
驀然已過幾個秋。  
時間總是停格，容顏依舊；  
似遠而近，忽來又走，可遇而難求。  
煙消雲去，心凹的嵐靄卻總愛滯留，  
時不時飄入心頭，  
不知是夢，醒來只剩亙古的愁。

※ ※ ※

故事在古老的荒原 不再傳唱，  
記憶封存 猶如神話裡的羽衣霓裳。  
年少山頭流瀉而下的泉湧瀑布 已成涓滴細流 沉  
入灰黑的土壤，  
年老的心頭卻仍然湧動流淌；  
僅剩淡淡的記憶與微痛的傷。  
燕子飛走了 留下一小片細細軟軟的羽絨 一聲不響，  
把它封存在我已鏽蝕的心房 永遠潛藏 不再飛翔。

※ ※ ※

40年後這個城市 熙來攘往 喧囂 依舊  
夢醒，驚問：古老荒原裡，仍有溫柔？

# 巴黎印象

錦兒

嚮往已久的歐陸已臨腳下  
梵谷的金黃色麥田  
卻被燦爛的燈海淹沒  
水，在黑夜裏，彷彿  
浸漫了大地，只有  
綿延移動的燈光，告訴我  
風車應該還在緩緩轉動  
夜風也正輕搖著麥穗吧！

金色的雲海迅速湧現  
黎明了！

一條長河

婉延地橫越綠色大地

飛機開始下降

法蘭克福到了！

而那不正是傳說中

羅蕾萊美艷的妖女

坐在灘急的岩石上歌唱

引誘可憐的船夫

衝向死亡的河流嗎？

萊茵河的流水

又美麗又哀傷

多麼地令人迷惘

還來不及放下  
羅蕾萊感傷的故事  
已經轉機到達花都  
花在何處？

路兩旁盡是塗鴉

在我的眼中卻

覺得是藝術

大概巴黎藝術家充斥

藉著這一面一面的牆壁

發抒他們對現實的無奈

是無言的吶喊吧？

畢竟

能有幾個莫內？

更多的是梵谷

死後才發光發熱

令人唏噓

走在巴黎的石板街道

時光不覺倒流

狹窄交錯的長巷

整齊的巴洛克建築

黑色拱起的屋頂

牆壁上細緻的雕飾  
成排狹長的窗戶  
窗外的小小陽台  
應有過不少戀人  
一上一下歌詠訴衷情吧  
啓蒙時期和浪漫的年代  
雖然已經過了兩個世紀  
巴黎  
還是昔日的巴黎

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  
彷彿還漫步在  
紀念他們的古街道上  
理性，人道，真誠與寬容  
在巴黎的空氣中餘韻猶存  
或潛藏在奧賽美術館的牆上  
或閃耀在巴爾扎克的塑像上  
而雨果的悲慘世界  
遠了嗎？

或者以不同的面貌  
藏匿在暗巷裏呢？  
是不是可以請問那  
緊擁在人行道上過夜  
的一家人  
與塞茵河天水相映的  
羅浮宮

在玻璃金字塔路霸前  
更顯出高貴滄桑  
屋簷下長排的雕像  
是歷史的迴廊  
宮前廣場高大的拱門  
對著杜爾瑞花園  
與凱旋門遙遙相望  
而愛菲爾鐵塔矗立其後  
頗有虎視眈眈的氣勢

斷了頭和臂的月神戴安娜  
仍不掩悠美的姿態  
蒙娜麗沙  
神秘的女子 妳喜歡  
躲在拿破崙的臥室裏  
還是出來接受眾人讚美  
妳的人人熟悉的微笑？

眼前的妳 竟然是  
五百年前  
大師一筆一筆的心血  
時光交錯  
令人恍惚

革命的怒火早已環繞  
凡爾塞宮雄偉的宮殿  
而宮門 故皇路易十四  
威武地騎在馬上

懾住了人民的嘶吼  
瑪麗安東妮皇后  
華麗的長裙在金壁輝煌的  
圓頂大廳內悠哉起舞  
無辜的小王子，小公主  
不知大禍將臨  
從羅浮宮入杜爾瑞花園  
穿過香榭里榭  
嘯叫聲掩沒嗒嗒的馬蹄聲  
在協和廣場的噴泉  
刀飛快下來的一瞬  
歷史也不過  
暫時喘口氣  
百姓可曾得養生息  
貪婪的人性  
總是前仆後繼  
塞茵河畔  
聖母大教堂  
哥德式建築之美  
七，八百年來仍無與匹敵  
兩個塔樓睥睨整個巴黎  
教皇，王公，乃至拿破崙  
均在此行莊嚴盛典  
塔頂幽美的鐘聲  
滑過橋面

響徹文學氣息的拉丁區  
是那駝背的 Quasimodo  
正攀住粗大的草繩  
賣力地搖擺嗎？  
坐在古色古香的咖啡店  
望著對街的莎士比亞書店  
想像 史丹達爾，大仲馬，  
小仲馬，福樓拜，左拉.....  
捧著自己的著作  
從店裏魚貫出來  
角落的海明威  
似乎看透我可笑的幻想  
對窗邊的艾略特眨眨眼  
忽然有人喊說  
金城武坐的長椅怎麼不見了  
那條長椅？  
就是長榮航空的廣告呀！  
煞時 喚醒了我的遐思  
徐志摩說  
到過巴黎的  
不會再希罕天堂  
我說  
到了巴黎  
你的感官才真正被騷動了！

## 驚 蟄

錦 兒

天空向地上  
閃爍著探照燈  
又敲了一響  
咚鏘的雷  
宣告... 驚蟄了  
大地逐漸甦醒  
葉子從濕黑的枝椏裡  
...慢條斯理地抽出  
柔軟碧綠捲曲的身子  
牽牛花小心翼翼地  
伸展纖細的指尖  
窺伺著對面的籬笆  
泥土裡的新芽  
嗅到空氣的溫暖  
迫不及待地  
努力掙出地面  
松鼠結束冬眠  
地面上四處蹣跚  
而林子一片沈寂  
只有孤獨的身影  
冬天老去的乾枯樹幹  
猶在微風裡佇立

## 健忘

錦 兒

我有蒼蠅一樣短的記憶  
常常  
東西從左手交給了右手  
卻忘了所為為何  
更別提  
更久之前發生的事了  
也常聽到有人因此  
哀聲嘆氣  
在我  
卻認為是一樣恩賜  
不愉快的事  
傷心的事  
失望的事  
誰希罕記得  
偶爾那陰影瞬間浮現  
也僅僅短暫的觸動  
一會兒  
又忘了  
我  
還是那個迷糊又自在的我！  
(6/3/16)



# 回顧哥倫布的西航

許清曉

以前從沒想到往多明尼加 (Dominica Republic, D.R.) 旅遊。這次是因為參加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義診團，從 2009 年 3 月 5 日到 9 日在 D.R. 義診，之後，集體在此地觀光，14 日結束。D.R. 有美麗的高爾夫球場，年平均攝氏 26 度的氣溫，有廣闊的海洋風景及休旅設施，是個北美度假旅遊勝地。這裡又是哥倫布 1492 年來美洲殖民的跳板，也是歐洲文化、貨物、動植物、及傳染病踏足美洲的第一站，歷史上的重要性自不用說。我既不打球，近來又對看不完的世界好景觀逐漸失去興趣，不過正好可以復習五百年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際，有趣的歷史背景及經過，也再認識過去的兩個錯誤觀念。

第一個錯誤：發現新大陸的第一位歐洲人其實不是哥倫布。北歐挪威 Viking 的 Leif Ericsson 早在 1001 年就在加拿大的 Newfoundland 登陸，在 L'Anse aux Meadows 留有遺址。只是初期有些 Vikings 被印地安人殺害，因而他們沒有持續到新大陸殖民，他的發現也就沒有成果，被人遺忘了數百年。

第二：小時候讀過葡萄牙等各國王室沒有支持哥倫布向西航行，尋找往亞洲新航線的要求，是因為當時歐洲人以為地球是平的，西航不可能到達亞洲。這個想法，是來自 1828 年 Washington Irving 的哥倫布傳記。其實早在第二世紀就已經有地球是圓球狀的觀念。當時埃及 Alexandria 的數學

家、地理學家、天文學家 Eratosthenes，(也是詩人、運動員，wow! 他的綽號是 beta，意即「第二」；「第一」當然是指的神吧)。他不僅已發明經緯度、發明閏日(leap day)、質數的規則系統、計算出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繪出世界地圖，甚至計算出地球周長為四萬公里，和現代的正確數據誤差在 1% 以內！因此哥倫布時期地球是圓型的觀念早已是航海家的常識。

哥倫布(1451-1506, Christopher Columbus)，西班牙名為 Cristobal Colon (葡萄牙名為 Colom)，生在義大利的 Genoa。“Colony” = 殖民地，這個字出現於 1384 年，因此並非起源於哥倫布的姓)。他的父親是會參與政治的織布工，十四歲時開始航海。二十五歲定居在探險家、商人、航海家等人聚集的葡萄牙首都 Lisbon，和葡萄牙一位總督的女兒 Felipa Perestrello e Moniz 結婚，生子 Diego。他的妻子於生子後不久去世，以後又和一位 Beatriz 生下第二子 Ferdinand。他從總督的親戚關係，以及從在 Lisbon 的交友，找到很多海洋資料，而對海洋地圖、風向、海流深入探討，奠定以後成功地來回歐美的基礎。自 1480 年代初期他就計劃從歐洲西航抵達亞洲。中世紀的歐洲需要從亞洲輸入絲綢、香料、麻啡。這些貨物的交易中心原來在 Constantinople(現在的伊斯坦堡)。在十五世紀前半，該都市由信奉基督教的 Byzantine 帝國控制。但是那時 Ottoman 回教帝國勢力逐漸強大，在 1453 年取下



Constantinople，又攻下埃及，擋住經過陸路及經過紅海到亞洲的兩條去路，因而歐洲各國亟需開出另一條到達亞洲的海路，如果能夠掌握這種航線，就可以壟斷亞洲巨額的商機。葡萄牙就是因此在 1415 年就攻佔 Ottoman 在非洲北部，Gibraltar 海峽的商業據點 Ceuta，又設立航海學校，積極地想開闢從非洲西岸海線到達亞洲的途徑。

當時的觀念以為地球上的陸地，只有歐亞及非洲，不知道有美洲大陸；到達亞洲只知向東，而向西的航線從來沒有人試過。又當時的船不大，無法運載足夠的食物及水持續航行幾個月(兩週的航行已經算是長途)，距離的計算很重要。哥倫布寫的計畫，多次向葡萄牙國王 John II、Genoa、Venice 等王室申請資金建造航海



船隻。但是因為他從幾種資料的調查，以為地球周長只有兩萬五千里，更以為地球表面的七成是陸地，因而計算出來西航到達亞洲日本的距離過短(以為只有四千四百公里，實際距離遠達一萬九千里)，航海計畫不合理，因而被王室顧問們拒絕。同時 1488 年已經由葡萄牙人 Bartholomeu Diaz 發現繞過好望角到亞洲的航線，而再找另一條航線的需求不那麼強烈。

於 1485 年哥倫布搬到和葡萄牙敵對國的西班牙都市。國王 Ferdinand II 及王后 Isabela 雖然並沒有馬上資助航海，但也沒有放走他，而供養他留在西班牙。等到西班牙從 Ottoman 回



教徒戰爭取回 Granada，平定 Iberia 半島時，國庫空虛，急需找個新的海外資金，因而 Ferdinand II 在 1492 年接受他的要求\*\*，寫下合同，資援新航線探險計畫。他們建造 Santa Maria (80-90 噸，70-80 呎長，載四十人，船員沒有船室可睡，只能用繩子將身體固定在船身，在甲板上找空間睡覺)、及較小的 La Nina、La Pinta(分別載二十、三十人)三艘船隻，於八月三日先從西班牙 Cadiz 南下到北非西方的 Canary Islands 維修船隻，再於九月六日乘著東風及海流(Canary Current)向西出發，航海五週，十月十二日發現 Bahama 群島。(在西班牙及美洲，Columbus Day 是十月十二日，在美國是十月的第二個星期一，政府機關都休假。)

當時第一個發現陸地的是在 Pinta 號的守望人 Roderigo de Triana。那時他們規定首先看到陸地的，可以享受每年一萬 maravedis 的年金(好船員的年收入是一萬兩千 maravedis)。可是哥倫布聲稱他前一晚就看到陸地的光線，就把那筆賞金自己烏掉了!可見他他對船員是很刻酷專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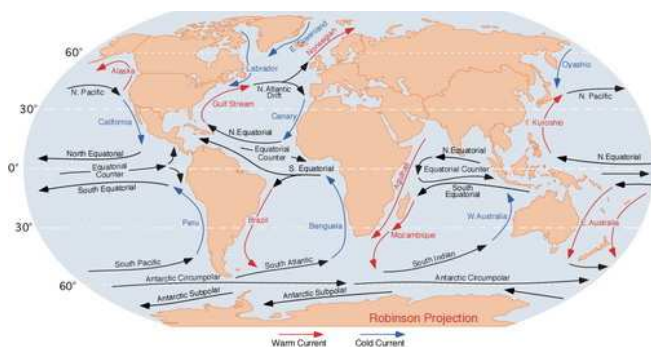
令人想起英國航海史 1789 年“Mutiny on the Bounty”的 Captain Bligh。

\*\*哥倫布的要求是：任命他為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s、及所有新發現地區的總督(Viceroy and Governor)，又新領地的貿易收入之十分之一歸他。這個獅子大開口的要求被國王王后接納，根據哥倫布的兒子 Diego 後來的記載，是因為他們認為哥倫布生還的機率很低！（如果生還了呢？）

哥倫布首航登陸地點是現在名為 Hispaniola 島的左邊，海地(Haiti)。島東方現在多明尼加首都 Santo Domingo，是他的弟弟 Bartholomew Columbus 在 1496 年建立的城市。哥倫布不久就再航行回去歐洲。他選擇的航行路線是能夠成功地來回美歐的最重要關鍵。本來他從西班牙橫渡大西洋，是順著東風及海流，因而可以在五星期內直線到達美洲，如果他要原路回去，將是逆向行駛，得花上六、七個月，船上無法運載足夠的糧食飲用水，不可能抵達陸地。

哥倫布選的回程路線是乘著強烈的 Gulf Stream 海流，沿著美洲向東北方向航行，再順著大西洋順時鐘迴旋的風向行駛，由北方繞回歐洲。

1493 年  
九月第二次  
航行，他帶領  
了十七艘，  
1200 人 殖民。  
他首航時  
找不到敢予  
西航的船



員，只能從囚犯徵召。第二次航行時就不慮無人。

這些歐洲人到美洲都是單身航海，到了當地才和七世紀就在當地繁殖的土著 Taino 族群女性婚姻生子，因此目前 D.R. 人大多有 Taino 血統。傳染病播散的影響在這種時期最為明顯。西班牙人從歐洲帶來天花、麻疹、白喉、瘧疾。再加上慘酷的奴役、戰爭，導致 Taino 人口從原來數十萬(可能高達兩百萬)，減到 1711 年的兩萬一千。這些人回去歐洲，也隨身帶了雜交的后遺症，梅毒。在 1495 年 King Charles VIII 侵入義大利的軍隊中，有很多這些航海員帶著細菌輪舞，結果梅毒在歐洲擴散，到十七世紀文藝復興(Renaissance)末期前之一、兩百年間殺死了五百萬人。(Atlanta 的 Emory University 研究結果顯示，歐洲當時死亡者骨中梅毒病原菌 *Treponema* 和中南美洲的 Yaw 螺旋菌基因相似，顯然是同一來源，佐證梅毒來自美洲的說法。)

1498 年第三次率領六艘船橫渡大西洋之後，留在 Hispaniola 的移民已經對哥倫布初時誇大宣傳新大陸的金銀財寶很不滿，哥倫布手下常發生爭執，他還得將六名不聽命令的船員處死。1500 年因為屬下的人向西班牙派來的專員 (commissioner) Francisco de la Bobadilla 抱怨哥倫布兄弟的殘暴，而被捕上鍊送回西班牙，入獄六星期後恢復自由，但是失去官位，他要求的貿易收入也被終止。他的兒子 Diego 於 1509 年任 Governor，但權利大減，以致興起訴訟，纏到 1536。很有趣，在中世紀的歐洲，臣下還可以控告王室。如果是在中國，不會九族抄斬，首級展示城門一個月才怪。

1502 年他第四次率領四艘，一百五十人，及十四歲的兒子 Ferdinand 向美洲航行。那時已經不是總督，因此他例

行的在加勒比海諸島及中南美的探險不很順利，遇到颱風、船破壞無法行駛，都得不到總督 Ovando 的支援，又遇部分船員叛變，土著的不合作等等。他也因多年的關節炎、營養不良，健康變得很差，於 1506 年死在西班牙。至死他都以為是找到了十三世紀 Marco Polo 描寫的亞洲。他的遺骨本來埋葬在西班牙，後來搬到 Santo Domingo，以後再搬到古巴。可是其後卻去向不明。

1507 年德國製圖師 Martin Waldseemüller 繪製世界地圖，將新大陸名為 "America"，為什麼不是命名為 "Columbus"，有三種說法：第一是廣被人接受的：同年出版的地圖說明書 *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 言明，義大利 Florence 的航海探險家 Amerigo Vespucci，於 1500 年之後往返南美洲大陸四次，因此使用其拉丁文名字 Americus Vespuccius 之女性名 America 命名。但是平常命名是以 family name 名之(除非以國王之名命名，則以 first name)，用 Amerigo Vespucci 之 first name 是奇怪。

因此有第二種由著名瑞士裔美國人地質學家 Jules Marcou 於 1875 年提出，較沒有被人提起的說法：Nicaragua 有一處富於金礦的地方叫做 Amerrique，是哥倫布及 Vespucci 都去過的，Vespucci 甚至將他原來的 first name 從 Alberigo 改為 Amerigo，以顯示其發現的重要性。因此這個地名才是 America 名稱之來源。

第三種說法是 1908 年由 Bristol 的古物學者博物學者 Alfred Hudd 提出，說：英國 Bristol 商人 Richard Amerike 在 1497 年資助 John Cabot 從英國航行，到達現在加拿大的 Newfoundland。

加上 Bristol 的漁民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一百年就常會到北美洲，因此 Waldseemuller 可能參考這些英國人的航行歷史，而將新大陸名為 America。據說 Amerike 之名稱常在早期英國地圖出現。

不論如何，航海探險家 Christopher Columbus 的名字，已經和 America 並存不朽，他的生平言行也一一被仔細探討。

\* \* \* \* \*

2010-11-29 之新聞報導：一群國際知名的學者在歷經 20 年辛苦調查後宣稱，「發現」美洲新大陸的航海家哥倫布其實出身波蘭移民家庭，而且還是波蘭流亡國王之子。

關於哥倫布的身世，傳統上都認為他是於 1451 年出生在義大利熱那亞的一個工匠家庭，但數世紀以來他的身世之謎一直傳聞不斷，有人聲稱他刻意隱瞞身世是因為他是猶太人，或者秘密替葡萄牙王室擔任雙面間諜。

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指出，花了 20 年時間研究哥倫布生平的美國杜克大學學者羅沙最近在一本名為「哥倫布：不為人知的故事」的新書中主張，哥倫布的真實身分其實是流亡國外的波蘭國王弗拉迪斯拉夫三世之子。

羅沙在書中指稱，弗拉迪斯拉夫三世在與鄂圖曼軍隊的戰役中生還，他隨後逃往葡萄牙馬迪拉島居住，並娶了葡萄牙貴族女性為妻，當地人稱他為「日耳曼人亨利」。

羅沙認為，歐洲各國宮廷就隱瞞哥倫布身世、保護其生父真實身分達成了陰謀論共識，各國明知哥倫布是波蘭國王之子，但為了各自利益而替他保密。



羅沙主張，哥倫布的貴族血統，正是他能夠娶到葡萄牙貴族女子，15 年後又說服西班牙國王資助他遠航大西洋探險的唯一理由。

羅沙認為，如果依照傳統史書所記載，哥倫布是因船難而漂流至葡萄牙，就根本不可能發生葡萄牙國王同意他的婚事這種事。

羅沙還說，從哥倫布對地理、天象、幾何、製圖的淵博知識，以及他能用密碼與兄弟溝通，在在都顯示他接受過最好的教育，他顯然是位學者，而非如傳統所認為那樣是靠自學而成。羅沙表示他可證明，哥倫布於 1498 年所留下寫有「我出生於熱那亞」字眼的最後一份遺囑，其實是在他去世 80 年後，由另一個也叫哥倫布的義大利所假造，目的是想侵吞哥倫布的遺產。

其他支持的證據還包括，哥倫布的家徽與波蘭國王非常類似，西班牙塞維亞阿卡乍堡所收藏的哥倫布畫像中，他的衣袖裡藏有一頂王冠。此外，哥倫布的「紅髮、白皮膚與藍眼睛」，全都是波蘭人的常見特徵。

要證明哥倫布王室血統的下一步，就是得從波蘭歷代國王的墳墓中取出 DNA，再與葬在塞維亞大教堂的哥倫布之子的遺骸相比對。羅沙表示，他已向波蘭克拉科夫大教堂提出申請，希能檢驗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遺骨，因為他很可能就是哥倫布的祖父。

# 環保旅館先鋒，台美人的光榮 記美國台灣人獅子會春季旅遊

余忠村

美國台灣人獅子會每年春季假期都會舉辦旅遊，邀請獅兄、獅姊、獅嫂、獅姊夫以及他們的家人和親朋好友一起來遊山玩水，享受各地的風情文化。同時，大家在一起有說有笑，彼此交心，快樂融融，更是一個交誼和連絡感情的好活動。今年，剛好是黃英明獅兄在 Napa Valley 的全美首座環保旅館落成，他招待我們去見識這座舉世無雙的環保旅館，大夥兒也乘機遊覽一下聞名於世的酒鄉納帕谷 (Napa Valley) 以及沿途的天然奇景，Sequoia 及 King's Canyon 國家公園。

我們一大夥人，大大小小共五十人，一月七日清晨七點鐘，在黃獅兄 Rosemead DoubleTree 旅館集合，然後乘坐一輛大巴士，浩浩蕩蕩向北馳行。我們去 Sequoia 國家公園，中午李仲謙獅兄招待豐盛中式自助餐，大概是下午兩點左右，大巴士駛進迂迴的山間公路。當天山區濃霧迷漫，視野模糊，人在車中，巴士在霧裡行駛，有如騰雲駕霧，雖然別有一番滋味，但是也讓大家都出了一身冷汗。過了這段驚危的霧中浮遊，重現曙光，滿地大樹林立，真是人間奇情。小孩子們看到白茫茫的一片雪地可樂極了，他們早就把冷，寒，凍忘得一乾二淨了。大家駐腳欣賞天然美景，攝影留念之後，天色漸晚，我們便趕路向 Napa Valley 急駛，途經加州農業重鎮 Fresno 市，可是當時已經是萬家燈火萬籟俱寂的

時分，趕到 Oakland 吃晚餐已是八點多了。晚餐是會長周獅兄招待的，是一頓帶有台灣家鄉風味的佳饒。雖然大家有點旅途的疲憊，但是用過可口的晚餐之後，個個又是元氣如新，談笑自如了。大家回到車上，再向北行駛，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我們抵達台灣人的驕傲，黃獅兄的創舉，全美首座環保旅館。

黃獅兄的這座環保旅館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Hotel or Green Hotel)，座落於進入 Napa Valley 的孔道，依希臘文「Gaia」而取名，意指「地之母」(Mother Earth)，英語發音則似「加呀(台語)」有蒸蒸日上，熱鬧繁榮的好徵兆。在建築上 Gaia 的設計本質上是現代化的造型，大門進口處有一個設計特殊的扇形展延，前面和右側面的牆壁上有兩幅兩層樓高的巨大壁畫。畫中有花草、水鳥以及四季變化的自然環境。黃獅兄說，這兩幅壁畫用二十萬美金，請知名藝術家精心傑作的，確實非常壯觀，而且有讓人省思的環保啟示。這些藝術造型都是 Gaia 旅館引人注意的重要特徵。

這座「綠色旅館」(Green Hotel) 佔地約 4.6 英畝，自六年前籌劃，於 2004 年動工建造。由於這是全美首座環保旅館，整個旅館從上到下，由裡而外，幾乎全採用資源回收材料，真是為落實「綠色環保」理念，大手筆的投資。在興建過程中，他們不斷聽取許多專家的意見，也浪費了不少金錢與建造時間，以至耗資兩千多萬，平均房間造價超過 15 萬美元，比一般旅館高出五成。

目前綠色旅館已通過「能源和環境設計指南」(LEED) 的嚴格驗證，而且可望獲得金牌獎。因為它是台灣人獅子會黃英明獅兄與他的合夥人張文毅先生投資建造的，而且他們

都是來自台灣，具有勇氣與遠見的企業家，我們這一群台灣人獅子會的獅兄獅姊們能與黃獅兄為伍，真的倍感光榮。我們更感謝黃獅兄慷慨招待我們享受一晚「綠色旅館」愛心的滋味。

隔天清晨，我們坐上巴士離開 Gaia 旅館，一下子就到了世界聞名的納帕谷 (Napa Valley) 的釀酒之鄉，沿途我們可以欣賞一區一區的葡萄園景色以及小如鄰家，大如城堡的酒國風光，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不能一個一個地去品嚐美酒，只停留在 Sutter Home 家族釀酒葡萄園，大家一夥兒熱鬧地嚐酒、買酒，其樂融融。

然後，照原先的安排，巴士駛向舊金山市，中午由張獅姐 Winnie 請客，享受一頓中式佳餚。飽食之後，大家精力十足，興緻勃勃地遊覽市區幾個觀光據點，大約四點多，大家上車，巴士駛向蒜頭市 (City of Gilroy) 黃獅兄的希爾頓花園旅館 (Hilton Garden Inn)，黃獅兄再度破費招待住宿。巴士到達旅館，黃獅兄熱心地幫我們登記房間，我們也依序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洗去一天的旅途勞累，舒服地休息一下。

看到大家個個盛裝，神采奕奕地來到黃獅兄早已為我們安排好的，而且佈置得像個重要宴會的餐廳，我們就知道大家將會有一個充滿歡樂的聚餐。這次晚餐由清順來作莊，招待大家。我要特別感謝黃獅兄準備週到，不但讓大家嚐到佳餚美酒，還有卡拉 OK 的設備，讓唱者痛快地高歌一曲，聽者享受一場悅耳的歌聲。當晚我們盡興地唱歌、喝酒、歡笑，一直到深夜才席散人歸，真是這次旅遊中一個難忘的一夜。

Gilroy 這個城市，以產銷蒜頭馳名。隔天，大夥兒本來想乘市場開放的時候去採購一下，結果因為為了趕路回家，

只好忍痛放棄，等下次有機會再來光顧，也回味一下住在黃獅兄的 Hilton Garden Inn 的滋味。

從 Gilroy 到洛杉磯大約有六、七小時的車程，而且中間還得停留休息和午餐，所以大家坐上巴士就一路趕回去，當我們路過 Santa Barbara 的時候，大家同意再度回味「看海的日子」，也藉機舒展一下筋骨，我們就在那裡一邊享受海邊的晚霞，一邊欣賞沿街的展示攤位上各式各樣的藝品，大約下午五點半左右，我們離開 Santa Barbara，大家都累了，一路上只有巴士馬達轉動和沈醉夢鄉的韻律陪著大家走過兩個小時的車程。回到黃獅兄柔似蜜的 DoubleTree 旅館已將近八點了，大家互道再見，快樂地結束這次難忘的旅遊。

# 詩記歐遊二三事

桃城虎

## (一) 旅遊團的花絮

二〇一五年七月偕妻阿娟參加南加州鑽石巴市張順堯鄭惠嘉(Daisy-黛西)伉儷與歐鴻康醫師歐淑慧牙醫師伉儷組成的瑞士深度遊。全團包括海天旅遊主人兼領隊吳政聰與陳彥伶伉儷共三十



阿爾卑斯山脈上的少女峰  
(Jungfrau on Alps)

八人。吳君是一位有魄力的旅遊團負責人，也是筆者所經驗過的最佳導遊之一。他盡力讓團員意識到所繳付的旅遊費是公平而值得的。

在長達十二天的旅行中，全團團員天天乘火車或坐巴士都是同一個車廂。車中臥虎藏龍，十二生肖皆全。團員包括各種專業工程師、醫師、牙醫師、物理治療師、國際企業家與貿易公司老董皆深藏不露，且都屬滿瓶不響之士，全團旅遊水準之高常使導遊開口前必先三思而後言。

## (二) 瑞士這個國家

瑞士是全世界中少有的中立國。其「中立國」政策應該可當台灣立國之借鏡。她獨立而富有，雖「中立」但又是全國皆兵。政府甚至將部分國有之軍事武器寄存在國民自宅內以供急需。也因此，瑞士成為全世界上國民家中槍枝擁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其實瑞士至今尚未加入歐盟。值得一提的是：瑞士總人口在 2015 年初官方統計是八百零五萬人。其中 23.4% 是外國人(比台灣還糟，根據政治大學在 2014 年的調查，台灣的居民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只有 3%)。但瑞士公民中有四十三萬人長居歐盟工作，而另一方面，歐盟公民則有一百萬長居瑞士工作。筆者還從地陪打聽到，每一天，有二十三萬人從歐盟國度天天越境到瑞士上下班。而瑞士本國的高科技工業界的公司或工廠員工，有 45% 都是從國外聘僱的。當然，這些員工為了生活安定，都在設法移居瑞士。加上前述有二十三萬人每天越境到瑞士上下班的那一大群人，逼使瑞士許多巨大公司商人向政府要求立案允許「大規模移民」。這就是眾所周知的「Mass Immigration」。立案是立案了，還是要公投。沒想到該國最保守的「瑞士人民黨」則主張「反大規模移民」。最後政府在歐盟擬取消部份雙邊同意書的威脅以及國內的金主財閥的壓力下，同意在 2014 年 2 月 9 日，將「大規模移民法案」付之公投。結果竟是 50.33% 對 49.67% 通過了保守黨的「反大規模移民」。這證明了一件事：有錢的黨派再有錢也沒用！此現象的確印証了台灣 2016 年的總統選舉中，民進黨與蔡英文大勝了有錢的國民黨。

瑞士有兩種特殊的傳統產品是無法被任何其他國家仿製的，那就是「瑞士刀」與「咕咕鐘」。中國能把達文奇的「蒙納麗莎」仿畫得真假難辨，也曾把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芭蕾舞劇演得維妙維肖，卻對瑞士刀與咕咕鐘無法下手。

### (三) 阿爾卑斯山

其實本團旅遊重點在阿爾卑斯(Alps) 山脈上諸著名高峰，最高的「白朗峯」(Mt. Blanc，高達 4810 meters)，「馬特洪峯」(Mt. Matterhorn，高 4, 478 meters)，「少女峰」(Jungfrau horn，高 4, 158 meters，台灣玉山高 3, 952 meters)，以及山脈南北之名城如法蘭克福、侖黎世( Zurich)、盧森(Lucern)、伯恩(Berne)、蒙投(Montreux)、洛桑拿(Lausanne)、日內瓦、安納西(Annecy，France)、霞慕尼(Chamonix)、米蘭、茵特拉根(Interaken)、海德堡以及在萊茵河岸邊有名的羅蕾萊岩壁(Loreley) 等。阿爾卑斯山脈除了著名的雪山高峰之外，更為引人矚目的貫穿山脈的許多隧道。在諸多隧道中，最長的(也是世界上最長)是剛在 2016 年 6 月 1 日通車的瑞士「哥特哈基綫隧道」(Gotthard Base Tunnel)，全長 35 哩或 57 公里。(名列世界



阿爾卑斯山電動列車穿山越谷過橋。



第二的是日本「青函隧道」全長 53.8 公里；台灣的「雪山隧道」全長 12.9 公里，名列全世界第五)。該隧道全是在瑞士境內的阿爾卑斯山中。北站起於 Uri 省的 Estfeld，終站在 Ticino 省的 Bodio。總工程完工時耗資 9.8 Billions 瑞士法朗，合美金約\$10 Billions。施工期間 9 人殉職。列車最高時速 250 公里(155 mph)，但只需 20 分鐘。隧道北通侏黎世，南通意大利 Lugano。可是一件更重要的事：上下雪山的火車最怕滑下坡。為了這個問題，瑞士鐵路工程師建造了有齒鐵軌和齒輪(rack and pinions)。其實這一套法寶是從英國一家煤礦搬運公司一位工程師叫 John Blenkinsop 為搬運沉重的煤炭而設計的，並且早在 1811 年就申請了專利。其設計最初目的就是在 7° - 10° 的上坡路以 5 噸重的引擎可以拉動至少 90 噸的載重。從此以後，我們才能在今天坐著高速電動列車在阿爾卑斯山脈中上下自如了。

#### (四) 羅蕾萊、中國、台灣

離開了法蘭克福，巴士載了我們到萊茵河邊上了遊船。船剛起錨，我在想我一生中的 77 歲裡竟然有這麼一段時光跑到萊茵河上隨着萊茵河的水浪上下波動。突然遊船慢慢地在一處岸邊刻有「Loreley」的對岸拋下了錨。導遊吳君別出心裁地安排了一家位於萊茵河畔面對着蘿蕾萊岩壁，名叫「Loreley」的餐廳，讓我們一邊享受當地風味的午餐，一邊看到萊茵河上過往的船隻如何駛過那波浪蕩漾的蘿蕾萊。

我好像隱約看到 Loreley 石峰上那傳說中貌如天仙的美女，她那修長的金髮正隨著柔風在飄拂，那洋娃娃似的碧藍色又亮麗的大眼睛望着即將駛近她的船上的漁夫，口中在

輕唱著悅耳的「蘿蕾萊之歌」。斯情斯景，真正地讓我幾乎完全忘掉了一切世間雜事，---- 只剩下一件，就是台灣海峽對面那鴨霸的中國，正在無時無刻，處心積慮地想把我們的母國台灣吞噬掉。

我一直在想：沒有台灣，中國不也已經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國了嗎？為什麼還要染指台灣，惹來一個「貪婪無厭」的惡

臭名聲呢？如果中國的領導人真正聰明的話，就找一天到聯合國去演講並主動提議邀請台灣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與世界各國平等平起平坐，並支持台灣進入每一個國際性的組織。那時候，全世界包括台灣都會肯定中國的做法，對中國開始尊敬。因為美國長久以來想替台灣做而做不到的，中國卻都能够做到了。果真有這麼一天，中國領導人馬上會被提名為最有資格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那一天在萊茵河的遊輪上，我們這團三十八人的台灣遊客，竟成了全遊船上旅客的最大黨。和我在船上聊天的一位德國佬就說了：「今天在這船上的台灣團使我們這些歐洲遊客變成了少數民族！」。

我心裡在想：目前台灣國內的立法院，代表真正台灣人的民進黨在2016年1月16日的大選中終於在立法院成了最



蘿蕾萊迷人的歌聲使船夫觸礁  
(桃城虎提供)

大黨，使傾中的國民黨變成少數黨，真正實現了我們台灣人的最大願望。

### (五) 海德堡大學、學生王子、呂泉生

當我們遊到海德堡時，導遊帶我們去參觀世界聞名的海德堡大學學堂。該校建於公元 1386 年，那是距今 630 年了。但有一家世界上最古老而



海德堡大學課室之一。

且，一直到今天從未關過門的大學叫 Karueein University，竟是在北非的 Morocco 建於公元 859 年 A.D.。

第二古老的是意大利的 University of Bologna，建於公元 1088 年。海德堡大學建校迄今的畢業生，已有不少獲得諾貝爾獎，有此回國後當上總理、首相和教宗。甚至連該校教授也有許多諾貝爾得主。歐洲名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 就是該校的教授)。德國首相，Helmut Kohl 畢業回國後，當了 16 年的首相，是鐵血宰相俾斯麥之後在任最久，他不僅穩定了



海德堡大學  
哲學教授黑格爾

東西德的合併，也重建了歐洲促成歐盟的實現。也因此海德堡大學吸引了千萬的各國優秀人才來入學。

參觀完了大學，我們走入城裡一家「騎士餐廳」(Restaurant zum Ritter)，裡面著名的就是德國啤酒加豬腳充

當下酒菜。每在週末或下課後，海德堡大學的師生就會湧入城裡酒店吃豬腳、喝啤酒。讀者或許還



記得在五十年前，有一部全球喜愛的電影由愛德蒙潘登(Edmund Purdom)主演的「學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就是在該城堡拍攝的。電影中的王子卡爾原是日耳曼帝國內一個小王室的王位繼承人，被國王送到海德堡大學取經增進治國能力。每當放學後，王子就和同學們到城裡酒店狂喝啤酒高唱著名的飲酒歌並且愛上了酒店老板的女兒。為了這段典故，筆者才在本旅遊團離開瑞士前的最後晚餐中，請大家喝啤酒。



席中我們全團團員一齊唱出了眾皆熟悉的，台灣呂泉生所作的飲酒歌「杯底嚙通飼金魚」，同時也感謝有菩薩心腸

的全團的每一位遊伴，在長達十二天的旅途中，沿途隨時隨地爭著代替我推坐在輪椅上的內人阿娟。話說回來，呂泉生的作品如果從來沒有在瑞士被演唱過的話，那麼，這一晚筆者和大家在瑞士酒店裡唱的「杯底嚙通飼金魚」就是呂泉生的台灣飲酒歌在瑞士的處女演唱了。

筆者對此次瑞士遊頗有感觸。特別經驗到全體團員見筆者年歲最大，又要為妻推輪椅在陡峭的石塊坡路上上下下，沿途雖然儘是美景當前，大家仍是隨時不忘對我倆勤加照顧無微不至，隨時隨地爭先恐後要替老翁推輪椅，真是盛情難却，使我倆冤家沒齒難忘。故為詩數首以誌此行：

**[詩一]**

北美懸壺四十載，  
疑難雜症處方開；  
七六老翁兩鬢白，  
人間生死閻王裁。

**[詩二]**

突見黛西電訊來，  
瑞士旅遊有安排；  
阿爾卑斯山湖美，  
世界公園請君來。

**[詩三]**

卅八公母報名來，  
飛天鑽地吳君排；  
瑞士法郎塞滿袋，  
要吃要買心頭在。

**[詩四]**

巴士車內獅兄在，  
說有故事開君懷；  
當年玉皇排生肖，  
聽講獅子也來排。

**[詩五]**

怎奈一聲獅您娘，  
有孝獅兄聽講「娘」；  
百里奔回已無缺，  
獅子孝心萬世揚。

**[詩六]**

依山傍水海德堡，  
城中大學世界寶；  
人類文明象牙塔，  
尖端科技舉世傲。

[詩七]

海德堡中啤酒屋，  
大學師生靈修窟；  
學問啤酒裝入肚，  
治國經綸藏葫蘆。

[詩八]

當年留學尚歐洲，  
滿腔德語為進修；  
競入名校海德堡，  
博士學問揚千秋。

[詩九]

阿爾卑斯山連天，  
難見人間有太平；  
白朗峯頂望東亞，  
台灣獨立在眼前。

[詩十]

阿爾卑斯山峯白，  
少女后冠冰雪蓋；  
粉裝玉琢無塵埃，  
芳心歸誰待君猜。

台灣苦海女神龍，  
瑞士雪山少女峯；  
老翁不為少女瘋，  
只想回台選總統！

[詩十一]

妻坐輪椅我來推，  
石路崎嶇不怪誰；  
下坡容易上坡難，  
老翁自負勉力為。

白頂山峯映湖裡，  
咔嚓咔嚓入相機；  
想將鏡頭對冤家，  
倏忽老妻失踪跡。

原來遊伴心腸好，  
隨時尋機想代勞；  
趁我一時沒注意，  
推着輪椅趕快跑。

[詩十二]

瑞士湖光雪山影，  
妻坐輪椅我步行；  
遊伴相爭推輪椅，  
老翁感激直涕零。

最後晚餐敘離情，  
遊伴英名留汗青；  
舉杯慶祝台灣國，  
正名獨立享太平！

# 秋遊羅丹藝術館

楊遠薰

「生活中不是沒有美，而是缺乏發現美的眼睛」— 羅丹  
(August Rodin)

羅丹是法國二十世紀最著名的雕塑家，享有「現代雕塑之父」之譽，更有人稱之為「自米開蘭基羅以來最偉大的雕塑家」。

他一生創作豐富，著名的作品並且複製數件，為全球各大美術館所蒐藏。譬如廣為人知的代表作「地獄門(The Gate of Heaven)」、「沉思者(The Thinker)」、「三個影子(Three



羅丹(August Rodin)  
(1840-1917)

Shades)」…在巴黎的羅丹藝術館有之，在美國費城的羅丹藝術館與日本東京上野的西洋美術館亦有之。此外，記憶裡，華府的國家藝廊有他的「吻(The Kiss)」等數件作品，北加州的史丹佛大學校園裡亦矗立著幾尊他鑄的雕像。我對藝術並無專精，僅是個有機會看便多少看一點的旅人。由於久聞羅丹的雕塑是「力與美的至臻結合」，所以過去在上述幾個地方都見識過他的作品。但直到今秋在巴黎參觀羅丹藝術館，才對他的人與雕塑有較完整的認識。尤其在讀了

他與卡蜜兒·克勞黛爾 (Camille Claudel) 的動盪愛情故事，一種悵惘的情愫竟在心頭縈繞數日。

羅丹生於法國巴黎，自幼即喜愛藝術，年少時就讀美術學校，但直到三十七歲之前，其藝術生涯並不順遂。

他三度報考巴黎美術學院 (Ecole des Beaux-Arts)，皆名落孫山。二十三、四歲時，以一尊頗為自豪的「壞了鼻子的人 (The Man with the Broken Nose)」參選法國沙龍，卻接連兩年皆落選。



但在一連串挫折中，他不改其志，繼續朝目標前進。進不成美術學院後，他到一位知名的雕刻師處當學徒。

1870 年，普法戰爭爆發，他在法國失業，乃到比利時從事裝飾雕刻。

五年後，他赴義大利進修，用心潛學米開蘭基羅的作品，自嘆道：米開蘭基羅將他自學院派的雕塑解放了！

在這段成名前的漫長困頓期，羅丹身邊有一位堅忍的女性 Rose Beuret，默默為他打點一切。她為他生育一子，照顧他失明的父親，長期支撐一個家，讓羅丹無後顧之憂地築著要當偉大藝術家的夢。

1877 年，回到法國的羅丹總算以一尊「青銅時代 (The Age of Bronze)」的人像入選法國沙龍，引起矚目。隔年，他再以一尊「施洗者約翰」入選沙龍，此後在法國藝術界便日漸發光發熱。



1880年，法國政府計劃興建一座工藝美術館，委託羅丹製作該館的大門。羅丹接下這項委託後，極為審慎。他思及義大利佛羅倫斯聖約翰大教堂的著名青銅浮雕大門為「天堂之門」，乃以義大利最偉大的文學家但丁(Dante Alighieri)所著的《神曲》第一篇〈地獄〉為主題，開始製作一扇充滿人性情慾、罪惡與悔恨的「地獄門」。

後來，這個計劃中的工藝美術館不幸流產，但羅丹卻為這扇門繼續奉獻其爾後三十七年之餘生。相對地，而這扇「地獄門」亦為羅丹帶來登峰造極的藝術地位。

「地獄門」上有一百多個浮雕，其中最著名的「三個影子」、「沉思者」與「吻」等後來皆被複刻成獨立作品，名揚於世，也為他與法國帶來滾滾財源。

座落在「地獄門」最上端的「三個影子」係三個身體扭



地獄門



三個影子



沈思者

曲的褐銅男雕。最左者為偷吃禁果的亞當，其餘兩個是他的影子。亞當因為犯罪被逐出樂園，因此現出頭部朝下、臉上充滿痛苦與羞愧的形象。

「沉思者」據說原本是在刻繪《神曲》作者但丁。羅丹讓他坐在高處，縱看慾海人世。可是但丁是一位終年穿著袍子的學者，這尊雕像卻是一位裸體的男子，比喻不很恰當。羅丹後來依其一位助手之建議，將之命名為「沉思者」。



吻

「吻」原本亦在「地獄門」上，後被移出。這是根據《神曲》的〈地獄篇〉裡一對偷情的叔嫂被其哥哥暨

丈夫發現後將之殺死的故事而製作的。雕像中的男女身體纏繞，熱情擁吻，係羅丹另一著名的代表作。

羅丹本人的生活亦常呈現情慾與理性的掙扎。他成名之後，即時有緋聞傳出。1883年，他在代朋友上課時，認識了青春美貌又對藝術充滿熱忱的女學生卡蜜兒(Camille Claudel)，更迸出無可倫喻的熾熱愛情火焰。

卡蜜兒來自富裕的家庭，自幼熱愛雕塑。她在巴黎藝術學院尚不收女生的年代，即在父親支持下，至一位著名的雕塑師處學習，結果她在情竇初開的十九認識了四十三歲的羅丹，展開爾後一段不知是福或禍的生命旅程。

羅丹見了卡蜜兒後，心神蕩漾，不久便聘卡蜜兒到其工作室工作。此後九年，卡蜜兒成了羅丹的繆思、模特兒、弟子、助手兼情人。羅丹並且金屋藏嬌，為卡蜜兒賃屋，兩人同居，卻同時讓 Rose 繼續維持他原先的家。

有了卡蜜兒後，羅丹的創作力與創作量大增，各界的委託源源不斷，作品亦屢獲好評，藝術生涯如日正中天。

卡蜜兒追隨在一代大師身邊，亦陸續完成一些出色的作品。兩人相輔相成，照理當是一對才子佳人的美好故事，但實際卻暗潮洶湧。卡蜜兒身為全球第一代的女雕塑家，作風前衛，被其持傳統觀念的母親與妹妹視為叛徒，母女與姊妹的關係素來不睦。

卡蜜兒雖然勇往直前，但在龐大的社會壓力之下，亦有無法平衡之處。首先，她不甘長期屈居小三，而羅丹又不願離棄他的糟糠伴侶 Rose，三人糾纏不清的關係令她十分不快樂，與羅丹的關係也因此波濤時起。

其次，她最初視羅丹為導師，後來卻視羅丹為對手。她認為處於羅丹的陰影下，她的創意與聲譽皆被羅丹攫走。兩人後來經常起爭執，終在 1892 年宣告分手。但實際上，他倆的關係直至 1898 年才完全決裂。

離開羅丹後的卡蜜兒極欲在藝術界建立自己的地位。她致力創作，卻始終拿不到任何藝術委託或經費贊助。她埋怨社會與藝術界對女性的歧視，更懷疑羅丹從中作梗，因此每一聽到羅丹的名字，便異常震怒。



Camille Claudel  
(1864-1943)

她的經濟很快陷入困難，種種失意造成嚴重的燥鬱。在精神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她甚至動手摧毀大量的自己的作品。然後，長期支持她的父親去世，她此後的生活竟潦倒如街民。1913年，四十九歲的卡蜜兒被家人送入精神病院療養，從此不再復出。

卡蜜兒爾後在精神病院度過三十年，至1943年方孤寂地逝於精神病院。她的醫生曾幾度寫信給她的家人，表示她可以出院。但她的母親以年紀太大、無法照顧她為由，不願將她領回。在這漫長的三十年間，她的詩人暨常駐國外的外交官弟弟曾去探望她七次，她的妹妹僅去看她一次，而她的母親則自始至終都不曾去看過她。

相對於卡蜜兒的潦倒落魄，羅丹的晚年則大鳴大放。1900年，他在巴黎世界博覽會展出150件作品，奠下世界頂級藝術大師的地位。此後，世界各國爭相邀請他作巡迴展出，他的作品亦廣為世界各大美術館所蒐藏。

他與其他幾位藝術家共同租下巴黎市中心的拜隆大廈 (Hotel Biron)，作為工作室。他擁有一個很優秀的工作團隊，除繼續推出新作外，亦複製其成名的作品，經濟不虞匱乏。他與世界各國的王公名流交往，一度還傳出迷戀美國的美女現代舞星鄧肯 (Isadora Duncan)。

但至少還有兩件事證明他絕對不是一個無情之人。

1916年，他與法國政府簽下合同，由法國政府購買拜隆大廈，將之改為「羅丹藝術館」。由他捐贈其畢生擁有的作品與蒐藏品。在這合同裡，他要求要保留一個房間，陳列卡蜜兒的作品，使她的名傳諸於世。

然後在 1917 年，羅丹與共同生活了五十三年的 Rose Bueret 完婚。兩人皆在那年去逝，羅丹享年 77 歲。

巴黎市中心的羅丹藝術館於 1919 年正式揭幕。此後，各地慕名前來的訪客絡繹不絕。如今，巴黎的羅丹藝術館共有兩處，一處在拜隆大廈，另一處則是羅丹與 Rose 在巴黎市郊居住的房子。兩處陳列的作品多達 6,600 件，每年都為法國政府帶來不少觀光財。

我與外子今年十月旅遊法國時，特地停留巴黎三日。然後在一個秋高氣爽的上午，我們搭地鐵至 Varenne 站，下車後步行數分鐘，即抵達拜隆大廈。



**拜隆大廈(Hotel Biron)**

拜隆大廈是一棟十八世紀時建的法式建築，堂皇典雅，四周花木扶疏，環境怡人。一入門，但見前院碧草如茵，翠綠的樹櫺皆修剪成尖錐狀。在樹櫺與樹櫺間，矗立著羅丹蜚聲國際的「沉思者」、「三個影子」、「地獄門」、「卡來市民」…等作品，靜靜迎接著金黃的朝陽。

我們逐一欣賞一尊尊的名作，然後沿著通道，行經一長列的玻璃展示窗。展示窗內陳列著羅丹為法國大文豪雨果等名人所雕的塑像。我們邊行邊觀賞，不知不覺走到後花園。後花園的蒼鬱林蔭下，立著更多尊擺著各種姿勢、臉帶不同表情的銅製人物雕像。一個個有名有姓，身體的線條充滿勁道，臉上的表情逼真傳神。

由戶外步入室內，一進大門，映入眼簾的是一些羅丹用紅陶或白色大理石塑造的少女與仕女雕像，線條非常柔美細緻，令人看了，愛不忍釋。

館內陳列的作品極多，真的目不暇給。「手」是羅丹的另一系列作品，栩栩如生又優雅美麗。

我們走過一間間的陳列室，欣賞一件件大師的作品，深覺羅丹的功力確實令人折服。他的作品強調光與影的整體感，所以有時還得退後幾步，如欣賞印象派畫家的油畫般地欣賞他的雕像，才能感受其作品的內涵與氛圍。



由於從前在歐洲，雕塑是喻意性的藝術。許多名揚於世的大師作品常是衍生自希臘神話的闢喻性詮釋，所以羅丹早期的作品常因太逼真而引起許多爭議。然他堅持走自己的路，終成風格，成為現代藝術之父。

羅丹藝術館內除了羅丹的雕塑外，亦陳列他的畫及他所蒐藏的一些當代名家如梵谷、雷諾…等人的畫作，讓遊客覺得買一張票，能看這許多珍品，確實值得。

走到藝術館的裡處，果見有一間很大的藝廊，陳列著卡蜜兒·克勞岱爾的大小作品。身為當時全球最前進的女雕塑家，卡蜜兒因羅丹成名、亦因羅丹殞落。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她的作品確有大師之風，只是遭遇不盡人意。幸好最後羅丹懷才念舊，將她的作品與他的作品同居一室，方使卡蜜兒名留於世。

這是一個真實的悲劇故事，令人聞之，不勝唏噓。但靜靜想來，大凡成就非凡的人都自小有偉大的夢想；然有偉大夢想者，卻不見得個個都能成就非凡。

畢竟要當偉人，除了有遠大的目標外，尚需天賦、努力、意志、機會、社會條件與人際關係等各方面的條件集一身。倘自身無法擁有這麼多條件，若能退一步想，或許仍能擁有自己較小片的天空。但



手

若完全無法平衡，便可能玉石俱焚。羅丹身後留下不少智慧名言，譬如：「藝術家的德行是智慧、專注、真誠與意志。」、「藝術之源在於內在的真，無論形或色，都要傳達情感。」、「雕塑不需要獨創，但一定要生命。」、「任何倏忽的靈感事實上不能替代長期的功夫。」、「工作是人生的價值、歡樂，也是幸福之所在。」



(青銅時代)

年輕時意氣風發的卡蜜兒一心想自大師處習得最高的雕塑技巧，以建立自己的藝術地位。但她若能同時自大師處學到人生的淬礪與修養，想必能有更長、更輝煌的藝術生命。

一個金黃的秋天，在美麗的花都巴黎，欣賞了許多羅丹的作品，真是一個賞心悅目的旅遊，也是一種美的學習與感受。

# 遊能登半島 過帝王癮

文、圖／愚翁

離台 30 餘載，首次於春節返鄉過年。昔日親朋好友大吃大喝的團聚方式，已經改變為出國旅遊或島內踏青，實在不失為明智的過節方式。遍尋旅遊景點，終於選上日本能登半島五天四夜的短遊，我們人多，等同組成了「包團出遊」。

位於本州北陸地區濱臨日本海的能登半島，3 月的初春氣候仍受冷氣團影響，當晚我們搭乘的旅遊包機抵達小松機場，差一點因為下雪而無法如期降落。入境後頂著繽紛細雪去吃碗熱騰騰的拉麵暖身，就回旅館休息，養足精神準備迎戰接下來的旅遊行程。

## 東茶屋街、兼六園 精緻典雅

次晨冒著雨雪至金澤市的近江町傳統市場遊蕩，剛捕獲上市的海鮮美味正合老饕親友的口胃，現挖的活海膽和甜美的生干貝在攤子上就當場沾醬現買現吃，令旁觀的眾人垂涎三尺。

東茶屋街雖然已不見昔日紙醉金迷的景象，但是古老建築的獨特氣氛與精雕細琢，仍足見當年茶屋興盛時期的繁榮。兼六園內雖然稀疏的冬櫻、茶花和梅花尚未競艷盛開，但是襯托著園內的傘松（以繩索吊著樹枝以免被雪壓斷）與池水相映，構成典雅的庭園景觀。遊園步道的殘雪濕滑，並未減弱遊客遊覽的興致。



### 三之町古街 百年老店吸睛

第三天前往飛驒小京都，地處日本中心地帶且群山環繞的高山市，由於自古人煙罕至，仍保留著傳統風貌



的古宅、小廟、街道。昔時商店聚集的三之町古街，百年老店依然比比皆是，淳樸典雅的氛圍令人益發思古幽情，宛若置身江戶時代。

繼續上路往千米海拔的牧歌之里牧場，來自台灣罕見高原雪景的遊客，有如置身北國的雪樂園，盡情玩雪橇、雪上摩托車、打雪戰、坐雪胎，個個返老還童，凍得雙頰通紅，竟忘了置身於零下的寒風中。

### 合掌村 世外桃源入列世遺

第四天早餐後直奔高海拔的白川鄉遺世而立的古老村莊，純樸典雅又古意盎然的合掌建築風格，散布於村落四處，潺潺河流流經散布動物足跡的雪岸，宛若世外桃源，吸引眾多遊客流連忘返，愛好攝影者更是駐足猛按快門捕捉美景。

這個保存日本傳統建築技術和聚落文化的合掌村於199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因此聲名大噪。



離開白川鄉沿著能登半島東邊面向富山灣的「雨晴海岸」北上，途經北陸唯一的國寶高崗山瑞龍寺。參觀原木建築的古老禪宗佛寺，外觀高聳氣派又典雅，屋簷、牆壁的雕刻精美，展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藝。即便是烹煮米飯給住持和僧侶吃的大飯鍋亦雕鑄精美，嘆為觀止。寺外公廁還供奉罕見的一尊管理眾生清潔衛生的「便所神」哩！

## 加賀屋溫泉旅館 帝皇之宿

一路尋幽探勝來到著名的和倉溫泉區，住進連日本友人都羨慕不已的帝皇之宿——加賀屋溫泉旅館。當天正逢北陸新幹線開通和次日即將舉行馬拉松賽跑，館內外慶祝節目繁多盛況空前。



從入住開始無微不至的親切服務，到精挑細選的海鮮佳餚，以及奉為上賓的餐飲服侍和精采的餘興表演節目，加上可以眺望海景的溫泉泡湯，雖無帝王之實，但能夠享盡貴客的尊榮，也心滿意足了。

在日本是不另收小費的，但是加賀屋的女侍卻會「笑納」旅客的「心意」，原來要享受帝皇般的招待，還是得付出一點代價，畢竟天下是沒有白吃的午餐。

離開時，傳統的日本送客之道在此果然與眾不同，上從總經理，下至數十名和服女侍都列隊鞠躬歡送，直至車子迴轉到對街，他們還在揮手敬禮，令人覺得很窩心。

（原載於世界日報 7-19-2015 世界周刊 1635 期-旅遊版）



# 走入七十年前的時光隧道

## —— 記廈門鼓浪嶼之旅

王淑芬

動車緩緩進入廈門車站後，跟著一群中國人走出站，耳邊竟聽到熟悉的閩南語，雖然心中有份對來中國的無奈，但其實卻也是激動不已，澎湃的心情，彷彿是七十年前的那個台籍青年，張惶的下船，踏上廈門的土地，興奮、期待卻也緊張、惶恐的要展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

我在心中說著：爸爸，七十年後，我也來廈門，就要去廈大，去鼓浪嶼，圓滿我兒時的嚮往與期待了。

我的父親，是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書「一九四六年被遺忘的台籍青年」，書裡講述的那一百名「公費生」之一。一九四六年、台灣「光復」的



廈門大學校史館裡，還有台籍青年的名單。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舉辦一場考試，錄取了一百名台灣青年，公費派遣到內地的北平、上海、廈門等地的大學就讀，費用完全由省庫供給。政府的目的是期待這批優秀的台籍青年，學成後回到家鄉，

肩負新中國新台灣的建設重任。大概因為地理位置及語言相近，其中三十二人去廈門大學，是公費生人數最多的大學。

父親當時才從中學畢業，大概也不會說「國語」，懵懵懂懂的就跟著同期的青年，踏上「祖國」的土地，到達廈門大學，興奮的要圓滿求學報國的美夢；沒想到 1946 年 11 月才上岸，12 月在北大就發生沈崇事件，接著次年在台灣發生 228 事件，而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也使得這些大學生根本無法依靠近乎無值的公費生存，很多公費生因此開始反國民政府，有的甚至去延安加入共產黨。

父親是個保守的年青人，只知道認真求學，期待趕快學成回到日日夜夜思念的父母身邊。但是，國共之戰從北方節節逼近南方，1949 年暑假回家探親，竟然就再也回不去廈大了。

回到台灣後，父親是個綴學生，當然不能報效政府，換過幾個工作，又結婚生子，才又進台大完成學業。但是之後白色恐怖時代，因為他的「大陸求學」背景，很多年後我們才知道他被調查局約談過，因此他也不太常在我們面前提那些廈大的日子了，我只記得小的時候，偶而會聽父親說起，天氣好時，在廈門可以看到金門，他常常對著台灣流淚，有時他也會講鼓浪嶼的美麗，那裡有好多漂亮的房子。

我從小就聽聞廈門大學，還有鼓浪嶼的浪漫故事，加上知道林語堂住過鼓浪嶼，余光中畢業於廈大，魯迅也在廈大待過，有這麼多歷史的軌跡，我一直就想去探訪這個有著七十年前父親身影的地方。但是父親去世已經有許多年了，我再也沒法找到他當年在廈門的記憶，我只好自己去闖蕩了。

## 廈門大學及南普陀寺

其實現在的廈門大學，已經完全變了，據說現在它是中國最美的校園之一，我相信應該不會太誇張，因為坐在小島上的廈門市，四面環海，本身就是很好看的花園城市。為了追尋父親及當年台籍青年的足跡，我特別去他們的校史館參觀，發現他們將學校的歷史分三期，第一期是 1920-1949 創校期，廈門大學是第一所華僑回祖國創校的大學，算是有錢的大學，創校初期請了不少名人到校教學，號稱南方之強。我在一幅海報版上，找到父親的名字跟著其他幾個學生名字並列在 1948 年台籍學生名冊裡，我很欣慰現在的廈門大學，還是有記得當年的台灣學生。那年父親大二，應該才到廈大不久，但是公費已經幾乎沒有了，想到聽聞父親當時為了生活，曾經在廈門火車站前賣火柴，我的心一陣酸楚。

我在廈大學生陪同下(廈大校園美到成了觀光景點，遊客得在校門前排隊進入，一天只准一千人進去參觀?!)，看了美麗的校園，湖光山色，也有古色古香的建築，的確不錯，但是這些都不是七十年



南普陀寺一景。

前的廈門大學，我沒有感情。我想到廈門大學旁那有名的「南普陀寺」，這個南方有名的大廟，當年爸爸一定在那裡燒香

祇福，它也是弘一大師掛單過的寺院，我當然要去看。寺院前的大池塘裡，開了很多荷花，放生池裡，佈滿大小烏龜，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很「旺」的廟宇，也是一個很老的大佛寺，只是和中國許多名勝一樣，過多的人潮，早就損了佛寺的美。

## 鼓浪嶼

這次的親情之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要拜訪，那就是鼓浪嶼，是我從小聽到的人間仙境，雖然時間抹淡了它的光彩，但是我要去！父親到廈門大學的第一年據說就是在那裡唸書的，那裡除了有各式迷人的建築外，還有很多名人豪宅的故事。

「水上的鼓浪嶼，一隻彩色的樓船」，這是作家形容的鼓浪嶼，其實很傳神。鼓浪嶼是個不到二公里平方的小島，人口約二萬人，離廈門市大概只有六百米，游泳都游得到。甲午戰爭後，清政府怕日本侵犯廈門，竟邀請列強，在鼓浪嶼設領事館，所以二十世紀初，鼓浪嶼曾有過包括美、英、法、德等十三國以此為租借地，各建了堂皇的領事館。也因為這樣特殊的背景，當時就吸引很多華僑回國定居，在此建蓋各式建築的豪宅。鼓浪嶼的「別墅」很有名，其中由板橋林本源家族，因為逃避日本統治，而由台灣來此建的「菽庄花園」最壯觀，也是目前為止，鼓浪嶼保存最好的花園建築，從那裡可以看到廈門市；園裡還有有名的鋼琴博物館，風琴博物館，陳列各式鋼琴、風琴。原來鼓浪嶼還是鋼琴之島，這裡出了很多音樂家，有名的鋼琴家殷承宗即出生長大於此，他的家族在鼓浪嶼出了很多音樂家。走在鼓浪嶼古老的街道上，耳邊不時會聽到古典音樂，鼓浪嶼是一個音樂之鄉。

除了音樂外，這裡的屋宅，不但大且各式各樣，有中式有西式，而且都各具特色，喜愛建築的人，可能會歡喜拜訪的地方。走在這個沒有汽車，也沒有摩托車的小島，迎著溫煦的海風，欣賞這些破落卻風韻猶存的百年建築，想像著它們的歷史及房子裡的陳年往事，是感傷卻也是樂趣。拜訪作家林語堂在鼓浪嶼結婚的小教堂，尋訪他的新房，想起他有名的小說及他的愛情軼事，都為鼓浪嶼添了很多遐思風彩。

走一趟廈門，探訪鼓浪嶼，我終於了解父親當年為什麼那麼念念不忘那個小島、那些廈大的日子，那是一個台灣青年青春理想的殿堂，它們卻在歷史的悲情及戰爭的苦難中，埋葬在數十年無奈的沈默裡，那些天，在廈門眺望遠方的台灣，我多麼想告訴天上的父親：爸爸，謝謝您，引領我走回七十年前的時光隧道，在歷史的軌跡裡，尋到那段屬於一個南台灣青年，掙扎在苦難的時代裡，那段不可言喻、被遺忘的甘苦歲月旅痕。



從鼓浪嶼的菽庄看鼓浪嶼海岸及廈門市。



# 往事如影，飛來阮的身邊

葉紋

## \* \* 母親的黑色大皮夾 \* \* \*

想到母親就會想起她的黑色大皮夾，它平時被放在大衣櫥裡的第二層架上，我唸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就伸手可及。每個月底，母親把作教員的父親的薪水放進去，然後每一個家人自己各取所需。衣櫥從來不上鎖，父母不必監視，我們這些小孩可以自己拿規定好了的零用錢，記得上小學時是兩角錢，我把它花在買健素、炒花生、鳳梨心、楊桃湯上……。如有其他的特別消費，向母親報一聲去拿就行。

高一那年，一個月初，我需要九十元去預付客運公司的每月車票費，發現夾裡只剩下一百元，我遲疑不敢拿，母親今天需要錢買菜，那是眼前最急迫的事，不行，不行，我不能拿走！母親知道了，她說不要緊，硬把九十元塞給我，我說我也可以和其他家窮的通學生們一樣，偷偷上車，只要不被抓到，而且車掌小姐是我的小學好友，會悄悄幫忙。

母親聽了很生氣，她說：「栽培妳受高等教育，就是希望妳能作個明白是非，有高尚品德的人，不能被環境打倒。我會想辦法解決的。」

事情已經過了五十年，我一直很想知道她當時到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但她早逝，沒有機會揭開謎底，恐怕即使我問了，她也不會告訴我，這成了我人生中的一個大遺憾。

## \* \* 校工—文銀和我的哥哥 \* \*

父親在農業學校教書，那時鎮上還沒有自來水設施，要靠校工打井水、挑水來供應每一位教職員宿舍的需求，每一家宿舍都有一個水泥做的四方形、五尺高蓄水槽，當水快要用盡時，就趕快跑去「叫水」，——去找校工挑水來填滿水槽，這大多是我們小孩子的責任。

校工一文銀住在校園另一端，一間靠近牛稠邊的破舊的漏水屋裡，隨時要待命，他已是四十幾歲的人了，還是光棍，有很嚴重的口吃。他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照顧學校的一頭大水牛。這隻牛白天繫在老榕樹下，吃草、睡覺，文銀定時帶它去散步，刷洗它的身體，趕走它背上的蒼蠅，人和牛相依切切，有很深的感情。我的哥哥阿生對這頭牛特別感興趣，喜歡去戲弄它，不聽文銀的警告。阿生平時也常常模仿文銀的口吃，戲弄他。但是文銀好脾氣，還是很疼愛哥哥：「你再這樣，這樣調，調皮，不好，好，認真，認真唸書，以後，以後會像我，這樣，這樣，勞，勞苦，一世作，作牛，作馬。」

有一個下午，正當母親要開始準備晚餐時，一個小孩上氣不接下氣，跑來我家告訴我們，哥哥被水牛觸倒了，受傷很重。哥哥阿生常常和人打架，鼻青臉腫；愛爬樹，曾經好幾次從樹上掉下來，受傷；還曾被大孩子們激將去跳糞池，結果跳不過去，掉落糞池裡。這次事態嚴重，恐怕會有生命危險！母親和我來不及穿上拖鞋，急急奔出去老榕樹下，看到文銀倒在血泊裡，牛已經被其他人制服，我的哥哥縮在另一角顫慄，臉色發白，被母親拖回家。

文銀被送往醫院搶救後，幸好保住性命，恢復健康。事後父親問他：「是不是我們阿生惹的禍？我一定要好好修理他一頓！」

文銀急得臉孔漲紅：「不，不是！牛，牛，牛有時，有時，也會，也會，野性，野性發作。阿生是個好，好孩子，請你，你不要，不要修理，修理他……」

阿生這次真的有被嚇到，經歷了這件事之後，他奇蹟般地作了一個大改變，循規蹈矩，不再到處惹禍。文銀用生命來保護他，用愛心來包庇他，終於帶他走向正路。

### \* \* \* 叨去阿嬤家 \* \* \*

阿嬤家在台南市，很吸引我們這些住在鄉下的孩子。很小的時候由母親在過年時帶我們回她的娘家，直到大姐上國小六年級時，她很膽大，自己帶四年級的哥哥和一年級的我，搭乘客運車轉大火車，再接市區公車去阿嬤家，每年至少有三、四次。那裡真是我們的天堂，外公很有錢（我們常向其他小朋友炫耀，說阿公家有四間廁所。），我們有吃有穿，盡興玩樂。大都市真是熱鬧，見識到很多新玩意，新東西。尤其當表哥表姊從外地也來和我們會合時，吵得更是喧天價響。表哥只大阿生哥兩歲，常回來台南，知道很多台南好玩的地方，有一次他帶我們去看美國小孩們在公園遊戲，他帶頭教大家向美國小孩大喊：「**monkey! Monkey!**（猴子，猴子）」，並連連作出猴子搔頭、抓癢、吃香蕉的動作，嚇得人家哭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金髮碧眼，與自己不同種的西洋人。

我那萬惡的哥哥真是遠近聞名，阿嬤的隣居——阿萊嬭還記得阿生哥玩捉迷藏，爬到屋頂，壓倒煙囪，弄壞整個爐灶，害阿嬤全家幾天斷炊的事情，常笑阿嬤說：「孫子到，弄破灶。」

每次阿生哥來，她就好像如臨大敵。兩家隣居共用一口井，井一半在牆這邊，一半在她家那邊。阿生喜歡把路上撿到的石頭丟到井裡，聽那撲通、撲通的水聲大笑；他對井內大聲喊叫、唱歌、說罵人的話，享受那井底傳來的迴響；把摺紙船丟下水，看它們沉浮；他搶走阿嬤給我的兩個銅板，拋進井裡，使我哭了一整天……。

他更大膽翻牆過去阿萊嬭的後庭，去偷採芭樂、石榴、金桔、木瓜……和玉蘭花，順便逗弄人家院子裡的老花貓和金絲雀。（玉蘭花是用來賄賂我，使我不去向阿嬤打小報告的）。阿萊嬭很生氣，向阿嬤頻頻抱怨：「你家那隻水菓狸，下次被我逮到，一定要罰他掃廁所！」

有一天下雨很久，眾小孩開始感到無聊，突然覺得肚子餓，表哥和阿生潛入阿嬤家的柴房「禁區」，去偷來幾個紅咚咚的大番茄，正當大家在吃得津津有味時，阿嬤出現了！把表哥和阿生用藤條痛打一頓。

原來這些番茄是阿公的鄉下農民朋友寄放的，阿嬤家靠近菜市場，他們摘下快要熟的番茄，挑來這裡，放置幾天，待番茄轉紅成熟後，再拿出去賣。柴房是一個重要的轉運站，「閑人勿入」，「違者必罰」，更何況帶出來那麼多番茄「偷吃」，影響人家的生計，尤其要加倍懲處！

阿嬤家巷口有一個賣零食的小攤子，我們小孩子最喜歡吃那裡的「烏雞丸」，那是一種紅豆沙做的小丸子，又甜又

香。有一陣子，廠商為促銷產品，推出了一個「問答題」的遊戲，由顧客從問題簿上隨意撕下一紙問題，把答案寫在上面，答錯繳一角，答對可以得到免費的一顆烏雞丸。表哥和阿生趁著攤主去上廁所，無人顧攤的時候，到攤桌底下去找出答案簿，迅速背記下來，一口氣賺到了十幾顆免費的丸子！人人稱讚阿嬤有兩個很聰明的小孫子，但是阿嬤心裡有數，回家逼供出原委，兩人又遭到一頓毒打。「小時偷挽瓠，大漢偷牽牛。」阿嬤是絕對不容許家裡出了不肖的子孫的！

阿嬤很兇，全家三代都知道，領教過。阿公曾被她用掃帚打過，——他是一個很難伺候的人，逼得阿嬤不得不揭（掃帚）竿而起來武裝革命。四舅也被她打罵過，——他用色相去迷那雜貨店老闆的女兒，每早出去替阿嬤買皮蛋，總是買五送十，引起阿嬤的懷疑。四舅唸「師大音樂系」，主攻聲樂，喜歡改編當時流行歌的歌詞，用他那磁性的聲音唱出來，戲弄我們這些小外甥們，好像：「熱烘烘的太陽往上爬呀，往上爬，阿生的『太太』，走進我們的家……」。他用中藥在紙盒裡養一種像黑豆一樣的蟲，每日都有幾十隻，爬來爬去，每早他從盒裡抓一把放進茶壺，用熱水燙死，喝那「蟲茶」潤喉，保養他的聲帶，有一次，有一隻蟲沒有被燙死，通過了茶壺孔，卡在他的喉嚨裡掙扎，使他抓狂，把我們笑死。四舅也很有繪畫天才，在他的房間裡掛有幾張自畫的「裸女」素描，吸引我們去偷看……。

阿嬤也有溫情的時候，比如：她讓我們三個小孫女，在臉上擦她的白色粉餅，抹紅色胭脂化粧；每次派我去買茯

苓糕，規定只有我們女生自己可以吃；說我的下巴微翹（屨斗），此生必有福氣，會嫁個好丈夫；最喜歡找我玩「跳棋」，我每贏她一次，就給一角錢……。

我們雖然怕阿嬪，還是年年喜歡去她家。阿生哥由少年轉成青年，後來考上了台南的「成大」，重再住進阿嬪家，但這回已經判若兩人，他文質彬彬，謙沖有禮，頗有人緣，尤其更深得女生們的愛慕。(1/10/2016)



# 虎耳草

鄭炳全

藥局的門邊有一小塊大約 4 尺長 2 尺寬的泥地，由於位於向北的騎樓下，陽光整年照不到，只能種些喜陰涼的花草。有一年老板藥劑師種了日日春(*Vinca*)和虎耳草(*Saxifraga stolonifera*)，過兩三個月綠葉鋪地，日日春開始萌發粉紅色的花苞，虎耳草的走莖開始蔓延拓展新株。

老板跟幾位熟客說明虎耳草的各種妙用，例如取葉汁滴耳內可消炎止痛，不久就有人來索取，有位養隻狼犬的顧客，三五個月就來採一些，說比獸醫開的藥還靈。幾年後，老板退休把藥局售讓給別人，遊山玩水含飴弄孫，忘了濟世救人，當然更不記得虎耳草的往事。

有一日他接到一則自稱為 Mary 寄來的伊媚兒，說她從朋友聽來，虎耳草專治耳疾，也曾找到藥局，但是門邊的泥地已改為 concrete，問不知何處可買到虎耳草？他想起當年是從一位楊太太那邊得到的，說不定楊太太還有種。後來 Mary 真的跑去楊太太家，要到一些帶回去種。又隔兩三個月，Mary 來伊媚兒說都用完了，急著需要，楊太太那邊只留存數株。

他有些好奇，在洛杉磯地區，西醫中醫大小醫院處處有，草藥只不過是點綴而已，到底為什麼非要虎耳草不可？請 Mary 打電話來說明白。在電話中窮問之下，Mary 才哭泣著詳述她爸爸癌症復發的心路歷程。

二十年前爸媽帶她跟哥哥離開台灣移居加拿大多倫多，買了一間加油站，日夜認真經營，將近十年都算順利，哥哥大學畢業她也上大學，忽然爸爸被診斷出鼻咽癌，加拿大醫療保險相當完善，開刀後接著化療，救回半條命整個人都垮了，身體虛弱更怕冷。只好賣掉加油站，搬來南加州，在房價較便宜的 **Riverside** 河濱市買一幢房子，安居療養。沒料到兩年多前腫瘤復發，雖然買了基本的 **Obama Care** 保險，也不敢去看醫生，聽說看醫生進醫院事後房子會被政府拍賣。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父親選擇安樂死，不肯再受開刀化療之痛苦，活過六十歲可以了。因此爸爸最近是用虎耳草葉搗碎，敷在耳朵下腫脹處，覺得很舒服又較不痛。

「林藥師，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辦，半年前我來看爸媽，才知道爸爸腫瘤那麼大，就跟公司辭職請長假跟爸媽住下來。媽媽是相信醫學的進步，聽說有些新的化療藥不會掉頭髮也不會叫人嘔吐，爸爸却是生死看開了，除了信賴虎耳草之外，也知道加州通過了安樂死的法律，只是不知如何莊嚴地往生。」

「是啦，加州今年開始允許醫師協助末期患者安樂死，妳可以上網去查，首先妳爸爸要找一位家庭醫師看，填簽一些表格。其實過去數年來的安寧療法，不少醫師都有幫患者安樂死的經驗。」

「我以為要去大醫院，經詳細診斷後，才有醫師來協助安樂死。請問您能介紹那位醫師爸爸可以去看？」

「有位賴醫師你可以找他，聽說他要退休了，沒關係他會介紹接替他的醫師幫你們，……。」



開業藥局期間他是贊成一些末期患者的安寧療法，最主要是醫師肯開強力的止痛劑，幫助患者在無痛中安眠而去。過幾星期，他遇見賴醫師，知道 Mary 有請教賴醫師了。後來和 Mary 又通了一次電話，並且跟她爸爸長談病情，醫療保險，和對人生的願景等等。

前天 Mary 送一則伊媚兒，「林藥師您好，謝謝您的關心！家父在 10 月 9 日仙逝，您與我們從未見過面，却像家人般的關心和幫助，我們萬分感謝！晚輩和家母希望能當面向林藥師您致謝。」

昨晚他深呼吸後回信，「令尊的大愛，逼你早幾年研修生死學。」

相信你是够堅強的，可以照顧你本身也陪伴媽媽。

如果你有空請上網 [www.tahistory.org](http://www.tahistory.org)，上面有我自白的告別式影音。」

沒料到當年栽種的虎耳草，十年之後，還能牽線協助癌症末期的患者早日安息。

# 弱勢吞冤

何鎮坤

貝蓮在阿拉巴馬的表姐家住了幾個月以後經由一家職業介紹所得到一個在亞特蘭大當保姆的工作。她開了她買的二手汽車第一次奔馳上長途州際公路。到職一星期後，她寫了如下的一封信給表姐。

……他們是白人，先生在保險公司工作，太太在百貨公司工作，八歲的女孩阿莉絲上小學。我整天照顧留在家裡的四歲的布蓮姐和兩歲的科悌思。我每天要做三餐，還要做點心和零食。白天清掃房子，晚上要等到吃完晚餐收拾碗盤以後才得到一點清閒。這個家庭裡每一個人都很胖，先生是中等身材，但是，他大概有兩百九十磅。太太並沒有比我高，看起來靠近三百五十磅。阿莉絲那天和我在量體重，我一百二十磅，她一百六十磅。三個小孩都好像是汽球吹出來的洋娃娃。我替阿莉絲穿衣服，看到她的胸部腹部都有垂下來的厚厚的脂肪塊。

我來到美國以後才第一次看到有這麼多胖的人。比起來我們那邊的人，胖的只能算是小胖。我的東家整戶的人都很會吃，我早上要煎三個紅太陽蛋給先生；三個荷包蛋給太太；每一個小孩都要兩個碎蛋；其他還要吃香腸和培根。先生和太太一回來，我就端上甜點。他們教我怎麼做，我已經相當熟練了，我會做很好的蛋糕、派餅、匹薩之類的東西。太太最愛吃蛋糕上面的冰糊 (icing)，你知道，那東西是從油打出來的。他們大人小孩都是一大口一大口挖了吞下去。我

剛來你家的時候，看到那些甜點非常誘人，毫不顧慮地吃下去。後來一秤，我的體重增加了三磅，非常恐慌。從此，我就非常節制了。

我最苦的是沒有青菜可以吃。他們偶爾吃的蔬菜只有沙拉。一大碗蓬鬆的生菜，如果煮熟了以後只不過是一大湯匙的菜而已，我是習慣吃煮熟的一大碗的菜。他們一個星期要吃四五次的牛排或者漢堡，吃兩三次的雞肉或火腿。我沒有辦法吃那麼多的肉，所以請太太多買一些青菜，這些青菜他們都不吃。有一天小科悌思患了感冒，不想吃東西。媽媽就非常緊張，她找出各種他平常喜歡吃的東西，像甜煎餅(cookie)，蛋糕，糖果等，拼命餵他。我心想：他不吃東西，正好減肥。但是，他們並不認為他肥。

有一天我跟女主人說：「你的後院有一塊很寬大的土地，能不能讓給我一個角落種一些青菜？」

「你要青菜幹什麼？我不吃青菜。」

我說：「我喜歡吃青菜。」

她想一想說：「好吧！你可以種。」

那一天，我非常高興。拿了鋤頭和鏟子把泥土翻鬆，把雜草拔掉。下一步就是要去買菜苗和種子了。第二天，我拜託她帶我去園藝店。種子和苗帶回來以後就種，每天澆水，現在已經長得相當不錯了……

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當貝蓮在菜園工作的時候，女主人從車庫直接走到後院來，往貝蓮的菜園走。

她平時沒興趣知道貝蓮在後院做什麼，今天她笑瞇瞇地說：「嗨！貝蓮，我今天去減肥店，她們替我秤，我瘦三磅了！」

「太好了！」貝蓮誠懇地祝福她：「如果你去十次就會瘦下三十磅吧，是嗎？」她笑著說，想引出輕鬆的氣氛。

「事情不是那麼如意，」女主人說：「我以前去了好幾次，不但沒有減少體重，還一直增加上去，食品營養師建議的那些菜譜，我吃得真是活受罪，這個星期以來我不是叫你做她所建議的菜單嗎？我是動用了極大的意志力才吞下去的。」

「太太！如果你能吃我種的青菜，吃很多，我相信你的體重會減少更多。」

「我想到青菜上面有昆蟲和軟蟲爬過、咬過就很倒胃口了。」

女主人一面閒談，一面看各種各樣的菜。她問貝蓮每一種菜的名字，貝蓮說她有些知道英文名字，但是，很多她都沒辦法講，只能說西班牙語的名字。

「你看這些菜葉上面有很多洞，它們都是蟲咬過的，你敢吃嗎？」女主人說。

「哦，它們不會妨礙我，我很享受吃這些菜，」貝蓮說：「我沒有噴農藥才会有這些洞。」

突然間女主人大叫一聲，往後倒退，馬上仰倒地上，四腳朝天。她想要把頭部跟胸部提高起來，但只能提高兩三寸，又倒下去了。她試著把身體往右邊轉，再往左邊轉，但是都沒辦法把自己轉成側睡的姿勢。她把手用力往地上推，但是她龐大的身體並無動於衷。她把兩個膝蓋彎起來，企圖把她的大肚子提高，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不過提離地面兩三吋，馬上又墜下來。她像一隻倒翻的烏龜，揮動四肢，徒勞無功。

事情發生的時候，貝蓮正在菜園的另一端澆水。她看見女主人發生了情況，馬上跑過來幫忙她。貝蓮蹲下，把女主人的手臂靠在她自己的肩膀上，雙手緊拉她的手臂，然後，用力站起來。她嚐試了三次以後，才把女主人扶起來。

「你剛才為什麼大叫一聲？」貝蓮疑惑地問。

「我看到一條大毛蟲。」

「在哪裡？」

「就在那棵菜的大葉片底下。」

貝蓮好奇地往她講的那個方向走去。

「唉呀！太可怕了！不要去看啦！」女主人叫她。

女主人還沒有講完，貝蓮已經在翻看菜葉了。果然，那裡有一條一寸長綠色肥肥的毛蟲，貝蓮用手把牠抓下來，丟到地上，用腳踩死。

「貝蓮你的膽子是怎麼訓練出來的？」

「我從小就抓毛蟲，這些毛蟲以後是變成漂亮的蝴蝶，想到蝴蝶我就不怕了！」

「我真佩服你！」

這是一個溫暖的下午，貝蓮覺得很舒適。但是，女主人覺得很悶熱，她的全身冒汗，不斷用手去擦流入眼睛的汗，臉上化妝的顏色給汗水沖得走樣了。

「這天氣我受不了。」她說：「我要到裡面去吹冷氣了，我很想吃一塊匹薩。貝蓮，你能不能替我烤一塊？」

「當然啦！我現在就過去。」

貝蓮把水龍頭關掉，跟著女主人走到屋子裡去了。

三個小孩坐在電視機前面，一面看一面吃馬鈴薯脆片。她們聽到貝蓮要烤匹薩，興奮地站起來圍著她，一個說我要吃兩片，一個說我要吃三片。

「好！我烤兩大圓片，讓你們都吃個痛快！」。

貝蓮很滿意她已經做了幾個月的工作，小孩很喜歡她，男女主人對她的工作很欣賞，才來不久就加了一次薪水給她。她常常匯錢給她父母，也常常買禮物送給她的兄弟姐妹。

主人的三個小孩中，阿莉絲是三年級，布蓮姐是幼稚園初級班 (Pre-K)，科梯思上托兒所。托兒所就在學校隔壁。起初小孩的學校和托兒所的接送都由爸爸或媽媽包辦，後來貝蓮自動提議讓她來做這件事。爸爸很高興有個替手，但是，他要確定貝蓮懂得怎麼做而且要很安全。所以，他叫貝蓮跟他一起去學校三天。然後，他讓貝蓮用她的車載他的小孩。每天早上和下午當貝蓮開車的時候他都坐在貝蓮的旁邊，如此實習了一個星期，他才放心讓貝蓮自己去接送。

獨當重任已經好幾個月了，貝蓮做事駕輕就熟，感覺滿意愉快。她認識好幾位老師和工作人員，每天在小孩上車的地方和他們寒暄幾句。久了以後，他們知道她是墨西哥人，就用簡單的西班牙語和她打招呼。

有一天中午，當貝蓮正在做乳酪糕 (cheese cake) 的時候，她聽到車子進來的聲音。不久，男主人出現在她眼前。因過度驚訝，沒來得及想，她的話就脫口而出：「先生，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

「我今天剛好早一點把事情辦好。」主人露出不整齊的牙齒笑著說。

貝蓮平時覺得他的牙齒很不好看，但是，今天他的友善的笑容淡化了瑕疵的圖像 (image) 。

「我今天到外面去訪問一個公司的老闆，事情談好以後就回來了。」

「先生！你要不要喝咖啡？我可以泡給你。」

「太好了！那就請你泡一杯吧！你做的乳酪糕已經發出香味了，我最喜歡吃這個甜點，剛好來配咖啡。」

幾分鐘之後，貝蓮把香噴噴的咖啡跟乳酪糕端到餐桌上給主人享用。他解開領帶，寬鬆襯衫，開動天花板上的電扇，一面喝咖啡一面稱讚：

「貝蓮，你做的咖啡跟 Starbucks (美國以咖啡出名的大連鎖店) 的一樣好，妳做的乳酪糕跟那一家在 Buckhead (亞特蘭大的最繁華地區) 的專門做乳酪糕出名的店一樣好，我真想永遠把妳留在這裡。」

「謝謝！先生你太過獎了，泡咖啡跟做乳酪糕的事都是太太教我的。」

「妳學得很快又很道地，妳大概可以休息一會兒了吧？請來這裡喝咖啡，也享用妳自己做的糕。」

「謝謝先生，我在做的時候已經試吃過了。我現在要烤匹薩給小孩和太太吃，她們快回來了。」

「貝蓮，妳真是一個很好的管家，我很幸運能找到妳。」

當匹薩烤好的時候，貝蓮收拾廚房，並跟主人說，她要去載小孩了。

「我要跟你一起去，想早一點看看小孩。」主人說。

「先生，是我要坐你的車去嗎？」

「不是，是我坐你的車去。」

「先生，我這個車子是舊車子，沒有冷氣，恐怕你坐不慣。」

「在你旁邊我不會感覺熱。」主人開玩笑地說。

「先生，我去把車子從後院開到前院，然後你就可以上車了。」

當主人進到車子的時候，貝蓮看到他拿著三塊匹薩，他已經咬一塊在吃。

「貝蓮，你要不要吃一塊？」

「不！謝謝，我不餓。」

「貝蓮你真會節制，難怪你的身體很苗條。這匹薩的香味很引誘我，讓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主人跟貝蓮講很多話，想使氣氛變得輕鬆，但是，貝蓮並不完全了解他說的話，有些她聽懂了，但是，不知道英文怎麼講，就用西班牙語回答，雖然憂慮主人聽不懂，貝蓮也試著去繼續維持對話。

貝蓮突然感覺主人肥大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覺得很不自然，疑惑主人為什麼要這麼做？她想要馬上擺脫，但又不知道要怎麼做，一下子把它推掉似乎不禮貌，但是，她也不願意主人的胳膊繼續放在她的肩膀上。在困惑的中間她靜默了幾分鐘，雖然主人還繼續跟她講話。

「先生，請你把胳膊移開好不好？這樣子我沒有辦法開車。」貝蓮鼓起勇氣說。

「喔！對不起！我跟朋友講話講得起勁的時候，有時會不知不覺中跟他搭肩。」他抽走了手，然後說：「學校快到了。」



在停車的地方兩個小孩看到爸爸坐在車子裡面一起歡叫起來，她們手舞足蹈。當工作人員把門打開的時候，兩個小孩一起跟爸爸熱情擁抱。貝蓮跟工作人員寒暄幾句以後就把車子開走了。她開到隔壁的托兒所把科悌思撿載 (pick-up) 。

車子裡面很熱鬧，貝蓮自覺不需要參加談話。她反覆地在想為甚麼主人今天有這樣的舉動，百思不得其解。當他們回到家，小孩吵著要吃匹薩，她忙著應付他們，把剛才的事淡忘了。

一星期以後，主人又早一點回來。這是中午時候，貝蓮正在看電視。

「我今天又在外面做事了，」主人不等貝蓮問馬上說明來由：「我的事辦好了，所以早一點回來了。」

「先生，你想要喝咖啡嗎？」

「好的，請替我泡一杯。」主人回去他的房間，換上舒服的便衣。當他回到家居室 (family room) 的時候，香噴噴的咖啡已經擺在咖啡桌上了。

「先生，要不要配一塊蛋糕？」

「太好了！你真的很甜。」他喝了幾口咖啡後，向貝蓮說：「對不起，我打擾你看電視了，你可以繼續看！你看的是什麼節目？」

「我不知道這節目叫什麼，它是在講愛情故事，每天在同一個時間連續下去，似乎永遠不會結束。」

「哦！我知道了，你看的是肥皂歌劇。你就繼續看吧，我不打擾你了，我想回去房間來個沖沖澡。」

貝蓮於是回到沙發上繼續看電視。主人再回到家居室的時候，他的衣服散逸出男性香水的味道。

「我可以一起跟你看電視嗎？」

「哦！當然啦！」

「我可以坐在你旁邊嗎？」

「請便！」她雖是那麼說，心裡卻有點緊張，她想起那天去接小孩的情景。

「你喜歡愛情故事嗎？貝蓮。」

「喜歡。」

「我也喜歡。」主人說：「貝蓮，你長得很美，你大概有很多愛情故事吧？」貝蓮為這個侵入她私生活的問話所困惑，她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吱唔地說：「沒有！沒有！」主人繼續說，「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嗎？」

貝蓮覺得越加困惑，她直覺到主人似乎要打她的主意，突然湧出來的腎上腺素使她的心跳加快一倍。她顫抖地說：「先生，你是我的主人，自從我來替你做事以後，我們已經是朋友了。」

「我想做和你更親近的朋友可以嗎？像男朋友。」

「喔，不，不行！我是替你做事的，你有太太和小孩。」

「貝蓮，不用想到那些。我想要跟你有好的時光，如果我跟你約會，我會帶你去逛商場，買很多妳喜歡的東西；也會帶妳到好的餐館去吃吃飯。」

「喔，不行！不行！」

「貝蓮，如果你跟我有來往，我們彼此都喜歡，我會把你變成妻子，你覺得怎麼樣？」

「喔，不行！不行！」她早就無心看電視了。她站起來，想要走到廚房去。這時，主人把她拉下來，要她坐在他的旁邊。他的手臂搭在貝蓮的肩上，貝蓮想要掙脫。但是，主人如大猩猩般粗壯的手臂扣住她的脖子，她再怎麼扭動身體，手拉腳動，都無濟於事。

「貝蓮，你還是好好坐著，我要跟你談談，我喜歡你，如果你變成我的女朋友，我會給你很多好處的。」

「我沒興趣，讓我走吧！」貝蓮很生氣地說。

主人的左手開始摸貝蓮的胸部，「你真的很豐滿，請靜下來讓我們好好在一起好嗎？」

他把頭湊過去企圖吻她，貝蓮的頭左右扭轉讓他追索不着。主人的手在她的胸部、腹部上下摸索，把貝蓮壓下，使她躺在沙發上。主人龐大的身體面對面地壓上貝蓮。這時，他的兩隻手並不在貝蓮的脖子上，她趁機滾轉身體，溜下了沙發，趕快逃跑。主人的手抓住她的上衣。當她跑的時候，她的半邊的衣服被撕下，露出一個乳房，貝蓮順手抓起一塊桌巾蓋在自己的胸前。她跑去她的寢室，把門鎖起來。主人跟著趕到，一面扭轉門把，一面緊急敲門。

「貝蓮，請開門，我們可以好好談一談。」

貝蓮默不作聲，她把衣服和她的其他東西急忙往手提袋裡塞。

主人繼續敲門：「貝蓮，請開門，我要跟你說話。」她仍然保持靜默，她怕主人破門而入，小心翼翼地把窗戶打開來，把手提袋丟出去，然後自己往外面的草地跳出去。當她着地的時候，她的腳踝扭了一下，使她沒有辦法跑快。她忍

耐著痛苦儘快往她的車子走去。當她把車子開動的時候，才鬆了一口氣。

她要去哪裡呢？她問自己。她的思緒茫茫然沒有一個目的地。她把車駕出去，沒有看路牌，不知道路的名字，她只是想趕快離開這個家。她想去表姐那裡，但是，阿拉巴馬很遠。她想要再找工作，但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得到。還沒有找到之前，她要住哪裡？

當她隨便逛逛，消磨時間的時候，路經一個公園，她開進去，找到一個地方，停了車。她想要休息一會，以便鎮定驚魂。她也想要整理自己。她的胸部還是用桌巾蓋住，頭髮散亂，手上和背上都有抓痕和瘀血的青斑。她的車離開別的車遠遠的。她在車子裡面換衣服，化妝自己，然後走出來散散熱。她繼續想該做什麼？她有很多煩惱，想要找個人說話。她想到表姊，於是走到公共電話亭，摸索手提袋，發現並沒有足夠的銅板，只好硬著頭皮打 **collect call** (由對方付錢的收費辦法)了。

電話打通的時候，貝蓮把剛才發生的事向她描述。

「貝蓮，你應該向警察報告，他犯的是強姦罪，這種罪在美國是要判重刑的！」

「我不想去報告，只要我能再找到一個工作就好了。」

「貝蓮，美國的法律是會保護受害人的。」

「我是沒有身分的人，我不想自找麻煩。」

「我歡迎你來我這裡，休息一會兒，等你的心理恢復以後再出去工作。」

「好，謝謝！讓我想一想再跟你連絡。」

胖主人後來發現貝蓮跑掉了，很感扼腕，他把兩個畫有美麗圖案的白瓷花瓶放到他的車子裡，在他開車去接小孩的途中把它們拿去當舖當掉了。當兩個大的小孩看到來接她們的是爸爸而不是貝蓮的時候，她們異口同聲地問：「貝蓮呢？」

「跑掉了，她不再替我們做事了。」

「哇！」小孩發出失望的嘆息。

當她們回到家發現沒有蛋糕和匹薩可吃的時候，覺得很不滿意，發出很多牢騷。

「你們吃冰淇淋好不好？爸爸去凍箱拿給你們吃。」

「好！」大家高興地說。她們邊吃冰淇淋邊看電視。

「爸爸，我們能不能請貝蓮回來？」

「她走了以後就不再來了。」

「我們以後上學要怎麼辦？」

「媽媽或者我早上會帶你們去，我會安排托兒所在三點的時候把你們帶去那裡，讓你們和科悌思在一起，六點的時候我去托兒所把你們帶回家。」小孩安心地不再問了，繼續看電視。

當媽媽回來時，小孩蜂擁上去向她報告貝蓮已經走了。

「怎麼會這樣呢？」她面向丈夫問他。

「我不知道，我回來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了。我發現花瓶丟了，桌巾也被拿走了。」女主人走去看花瓶和桌巾，果然不在了。

「墨西哥人是不可靠的。我們對她那麼好，她在這裡似乎也很快樂，為什麼要走呢？」

「也許她找到更多錢的工作了。」丈夫說。

# 只是朱顏改

阿政

2016年夏天黃昏，南加州聖蓋博市，夕陽在山谷大道西邊展出黃金餘輝嫵媚。

他開車往希爾頓大飯店方向去，心情如海浪起起伏伏，十分複雜，有幾分期盼，也夾著幾分心虛。那天，接著她的電話，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但，一聽，他就知道是她，沈著、堅定，帶磁性又特殊的嫵媚。他已經記不得最後一次，聽她的聲音是多少年前了，好像是幾世紀的遙遠。

「出發前，才想到有人說你在 L.A. 附近。向老田問你的電話，試一試。你好嗎？」

聽起來，她好像是臨時起意，真的這樣嗎？「你好嗎？」一句話，將他的記憶像一瓶封存已久的綜合果汁，被攪動，界面不見了，一片混濁。他一時不知怎樣回答，畢竟這並不是一句陌生人之間的客氣話。他的情緒好像長久被壓縮的鋼鐵彈簧，不小心會反彈。

他很快地梳理自己紊亂的思維，停了十多秒(像永恆)在她「Hello, Hello」的催促下，他才好不容易裝出出奇的平靜語調，「什麼時候到 L.A. 的？公事？私事？」剛出口，他就有點後悔，自己為何顯得這麼急切？問起私事，有點唐突。

「下午剛到，公、私都有」，她將「私」字拉長了二秒，語氣有幾分調皮。

他鼓起勇氣問，「老陳好嗎？」

「早就是過去式了。這幾年我在新竹竹科附近過半隱退的日子，單身一個，自由自在，四大皆空。」她突然說「晚上有空嗎？過來 San Gabriel Hilton 談談吧！」

他不知道怎樣回應，幾十年，好像風箏斷了線，要怎樣一下子接起來？

她等了三秒，接著「方便嗎？對不起！」

「我也是自己過日子，她前年先走了。」

「I am sorry ....」

他將車子停在山谷大道一個超市的廣場，雖然不是週末，但還是人潮不斷。黃昏落日，涼風襲人。舉目看，滿街充滿了漢字的招牌，好像又回到台北街頭？他腦海片片斷斷的記憶，四處飛竄，像秋天的落葉續續紛紛。過去的日子，人、事、地成串地浮現，他吸一口氣，小心地將記憶片段串好.....

1964 年，他考進 T 大，是嘉南平原，八掌溪邊小村庄佃農的廖家，三代前所未有的大事。「咱村終於有人中了舉人」，在媽祖宮前，為人解籤言的阿土伯興奮的說。

他阿公為長孫考入「台北帝國大學」，向隔壁村的福財伯借錢，劊豬公、拜天公及祖先，辦桌，宴請全村的親友厝邊。那年秋天，他就帶著全村親友的祝福和期待，自己一個人北上到台北，進入 T 大。

**他走近天仁茶店，看手錶，離和她約的時間還有 15 分鐘，他放慢腳步，經過天仁茶店.....**

十多位唸工科來自南部的同學，在系裡將近 50 多位同學中，自成一群，和北部大都會的同學好像是二組圍繞不同軌道運轉的行星們各繞各的，鮮少有交集。第一天上英文課，

教英文的美國修女 Mary 點名，南部的全是直接翻譯的人名，北部的同學，男生叫 Daniel, Luke, John 或 Michael；女生，對了，有四位女生，都是北部的叫 Virginia, Jessica, Mary 和 Nancy。尤其是 Nancy，第一天就用英語和修女老師一來一往，聽得他霧煞煞。

第一天英文課給他的震撼，讓他下定決心，去考教育部的歐美語文中心，每星期二晚去上英文。

在學校，他唸書很用功，平時主要的時間除了在教室、實驗室、籃球場和宿舍之外，就是騎腳車去當家教。一年四季穿卡其布的校服，理平頭，在同學中，他成績不錯，加上身高 180 公分，特別突出。不過，來自北部名校的同學，生活不一樣，他們熱衷的是郊遊、烤肉、舞會。

他記得清楚，大二上學期，有一天。他一個人在實驗室，架起作實驗的儀器，她神色惶惶，匆匆忙忙跑入實驗室，東張西望，

「喂，看見一本筆記在實驗台上嗎？」典型台北市的女孩子。

一口捲舌的北京話，帶磁性，有點嫵媚。

「白色套夾？」

「嗯！」

「在我的抽屜，等一下。」

他轉身，打開抽屜，拿出一本白色封面的筆記。

看見她臉上璀璨的笑容，他不經意地說：「對不起，有二個公式，抄錯了，我已經幫你改好了。」

她笑得更燦爛，他瞄了一下，真是漂亮的女孩，同班一年多，還沒有這麼近距離看她。



筆記交到她手中，她看了一下說，

「你字很端正，好細心，怪不得你成績那麼好。已經二學期得了書卷獎。」

他有點意外，顯然她早已注意到他了。他竟然完全沒有感覺到。其實，他和她的生活就像在二個不同世界。他的生活簡單，上課、家教、打籃球、上圖書館、浸在實驗室，沒有杜鵑花下情人絮語，也沒有椰林大道在月光下佳人同行的散步時光。他一直保持好的成績，而他各科的筆記，也是班上同學借去抄的對象。

而她，是T大工學院少數女生之一，北一女保送的，個性外向，充滿自信，又是運動健將，合唱團、登山社的台柱。

她家境好，是延平北路一家名滿全台的茶行千金。在那個年代，她開了一部粉紅色十分耀眼的跑車上學，是全校一萬多學生中唯一一部。

他們像是南北二極。難怪，當他們開始雙雙進出校總區圖書館的消息傳出之後，跌破了千百副眼睛，成為當年T大最震撼驚人的「馬路社」頭條新聞，轟動杜鵑花城達半年之久。

交往之後，在他的影響下，她花在K書的時間比以前多，他們常常一起去圖書館，也花比以前更多的時間在實驗室作實驗。她成績進步不少，連系上的助教都很驚奇，因為以前，她的實驗報告都是吊車尾。

而他的世界也變得多彩多姿。她介紹他加入登山社，T大合唱團，二人常去中山堂和國際學舍聽音樂會。有次他聽完榮星兒童合唱團「阮那打開心內的門窗」，他對她說「台語民謠竟然這麼美！」

他們外出，他不坐她的跑車。不久，他對她說，能否不要再開那部粉紅色跑車去學校，她沒有爭辯，聳聳肩，說「OK!」，她就擠台北公車去學校。

大二下學期結束後，他留在台北，沒有回去家鄉，這是上大學之後，第一次暑假沒有回去幫阿公、阿爸作穡。他阿公說，唸書較重要，其實，他在暑假，多兼家教，賺學費之外，就是享受和她在一起的快樂時光，尤其是要夏天黃昏，在椰林大道散步，她的悠美言詞，化成歌曲，令他沈醉。

**他走過天仁茶行，店內有幾對情侶，卿卿我我，他們是那麼年輕，好像有無數的美好日子在等候他們。他記憶的布幕，又被捲起來.....**

實驗室的小小火花，竟然點起了奇妙又強烈的化學火焰。在課堂上，筆記不全，習題作不出來，其他同學去找科目助教，她卻去找他。他又很有耐心的解釋給她聽。漸漸地，她發現他和她所認識北部高中名校的學生不一樣。北部，尤其是台北市，是首都，有些同學出自權貴之家，黨國大老之後，家世顯赫。有些是大商巨賈之後，富可敵國，這些紈袴子弟，油腔滑調，輕浮不實，雖有些對她不斷獻殷勤，但她只覺得他們油頭粉面，終日無所是事，令她厭煩。因有這種感覺，在和他接觸之後，她深深為他的純樸及穩健的氣質吸引住。

大三下學期，系上的同學開始談論畢業後的出路。台北市外省掛，有權有勢的權貴子弟，他們家裡早就為他們鋪好出路：留美。這些人的口中的字眼盡是「托福」、「GRE」、「南陽街美語補習班」和「留美包機」。而南部的本省掛，大多數在準備高考或是國營企業：中油、台肥等的考試。他因為成績不錯，教單元操作的張教授，MIT 回來，曾在中

油高雄廠當過廠長，希望他留下來當他的助教。這是一個同學之中最令人欽羨的出路：有張教授的介紹信，可以申請美國學校的獎學金，要留在台灣，進入中油也不難。

他將這個機會告訴她，意外的，她撒嬌地用媚眼看他，卻很嚴肅地說說「我們還是早點出國，去美國去！愈快愈好。」

他聽了，心情一沈。因為阿公、阿爸，一直希望，他畢業後，高考及格，回去鄉裡的糖廠當技師。阿公說「讀帝國大的工學部，若作廠長，總是比那個阿山仔的大肚子，什麼攏不知，好多了。」小時候，他曾看見阿公旱田種的甘蔗，收成時，用五分仔車載去交糖廠，阿山的廠長、課長，挑三撿四，欺侮阿公。

大三下學期，他去參加全國高考和技術特考，都及格，消息傳到庄內，阿公、阿爸真歡喜，講是「中狀元」。阿公第二次劊豬公請厝邊。

大四春假，清明快到了，他決定要回南部一趟。她到火車站送他，她打扮了一下，略施薄粉，天氣雖仍有涼意，但輕衣一襲，他看見她圓渾、豐滿的雙乳，衣衫隨風飄飄下，忽隱忽現，他真的情不自禁，在她耳邊輕輕地說：「和我回去南部？」。

火車來了。

長髮飄揚，她將太陽眼鏡推往額前，斜著頭，柔情萬丈，簡單的一句「早點回台北吧！」

「我在波露路等你」。

說完，搖搖曳曳，雪白長裙裙角像小孩子的鞦韆，左晃右搖，她消失在月台地下道入口，他永遠忘不了她離去的容顏。

行人先行的白燈亮了，他和一群遊客急忙地跨過山谷大路，來到希爾頓大飯店的那邊。她現在是什麼樣子？他走著最後的數十呎路，竟然心虛起來了？她的影子，1968年夏天，印在他心靈不曾褪色.....

1968年，他以系第一名畢業自T大，七月他被分發去馬祖當預官，為期一年。要去基隆搭船去馬祖的前一個禮拜六晚上，她在大學飯店為他送行。晚飯後，他們在椰林大道散步，他哼著「古諾的小夜曲」，輕輕握住她的手，到了文學院前，櫟櫟杜鵑花樹下，雖然花已謝，但枝葉仍很茂盛。他們坐了下來，像以前許多夜晚一樣，他們依偎著，他撫弄她的長髮，輕輕地吻她的額頭。

「要常寫信喔！」她帶磁性輕聲的交待。

他的手摸撫她的背，他發現她沒有戴 Bras，他貪婪地伸入她的內衣，觸到奶頭，柔脂滑肌。他著看她，她滿臉通紅，月光下，美得讓他心頭振撼。她健美的身材，他曾看她打排球、跑大隊接力時，雙乳在內衣內像一頭小鹿要竄出來。他想到今晚分手，又怎樣能忍受一年的分別？他躺在她的身邊，二人移入灌木內，輕輕地在她耳邊說：「Please, please...」像小孩子在思奶。終於，她雙腿慢慢地分開，把他的手拉放在她的小腹上，他撫摸而下，急促呼吸中，他用舌探入吻她，她亢奮的像一條蛇將他黏住。月光透入樹叢的微光下，他幾次探索，掙扎，有點笨拙，後來。他用力一挺而入，她臉變了形，剛開始好像有點痛，不久，她的雙臀隨他的韻律回應，她雙腳伸在他的肩上，滿臉秀髮散出香味，讓他更亢奮地進出，她發出一陣陣溫柔的呻吟.....「My love, O, My Love.」。

在馬祖外島當兵的一年，他們二地相思，情書不斷，鉅細靡遺，直到他退伍，他們又如乾柴烈火，享受男歡女愛，難分難捨。

有幾次他要邀她去南部，她支支吾吾地說以後再說，馬上轉話題。

他們分別預備留學所要的資料，互相交換意見，填表申請獎學金，考 GRE，考 TOEFL，考留學考。他也暫時在大同工學院夜校兼課。

八月，有天晚上下課後，由中山北路和民權西路交角，他騎腳踏車沿中山北路、中山南路、公園路到羅斯福路回到 T 大。滿身大汗，才進入宿舍，教官隨他後面進來，告訴他有訪客要見他。他有點意外，在 T 大四年，除了她之外，幾乎沒有多少人會來宿舍找他，他匆匆忙忙，換了一件衣服，下樓走向餐廳旁邊的會客室。

一位雍容華貴，穿著入時的婦人，笑容相迎，「我姓張，住在延平北路。」

他心頭一震，「伯母好！」

「綺美已經告訴我們，你們的事了。」她笑容變得很勉強，但語氣還很溫柔。

「哦！」他也不知怎樣回答。

「我們原來是想請你到波麗路喝咖啡，但綺美的阿爸，知道你就要出國了，事情很緊急，非要我今天來不可，希望你不要見外。」

「免客氣」，他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以前她曾問綺美一些她家的事，但她都吱吱唔唔，不太願意講。

「我知道你的成績出色，人品也很好，綺美這個女孩子，從小就很獨立，我們家只有一個小孩，從小她就是整個家的明珠。她聰明、自愛，也很上進。你知道，北一女保送T大，是很不容易。」她的笑容漸漸少，但語氣變得很堅定。

他靜靜地聽。

「我今天來是要拜託你，也請你了解……」

「張家在大稻埕是望族，綺美的阿公是大稻埕首屈一指的紳士。他又很開明，綺美的阿爸去日本留學，回來接管家業，發展順利。我在三高女畢業後和他結婚近30年，認真打拼……」

他聽了聽，有點興趣，因為綺美從來不談她家的事。

「問題是，我們只生綺美一個女兒，她父親很開明，不娶細姨！」

說到這，她倒有點頓挫不順，好像溪流遇到了大石頭。

「我們希望將來，如果可能，你能住進我們家，你們的第一個男生姓張……你們出國的費用完全由我們負擔……」

「招贅？」他提高音量的問。

她點點頭！

他完全沒有想到，一時也不知道怎樣回答。平時清晰的頭腦，一剎那一片空白，旋了又旋。

「伯母，我想談這些太快了吧，我還想去美國繼續讀書。」

她起身要走之前，用堅定語氣說，「綺美是張家單傳的骨肉，你們之間的將來，除了我剛剛說的，沒有其他的選擇。」轉身就走。

看她走出會客室，他突然不寒而慄，一股不祥的氣氛，像烏雲籠罩他心頭。

第二天，第三天，她不來學校找他，沒有消息，無影無蹤。她好像行動失去自由，他急得熱鍋上的螞蟻，食不知味，失眠、煎熬，沒有人可以知道他的痛苦。

他抱著寂寥的心情，孤單的身影在 T 大的校園。

就這樣，她從他的世界消失了。

剛開始，他曾用各種方法要見她一面，甚至去她家的茶行站崗，託同學、寫信、打電話，二、三個星期後，一點消息也沒有。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漸漸感到被她隔離，被軟禁了。一想到她，她的靈慧、聰明、健美，令他食不知味，夜不能成眠。後來，他決定回鄉下，一面療傷，一面協助年紀已經不小的阿公、阿爸處理因廢耕留下的田園。在家鄉他找到一家中學當老師，一方面繼續準備出國。

外表上，他給人的印象是年輕有為的好老師，但是午夜夢迴，他受盡肉體、心靈雙重痛苦的煎熬。

後來聽同學說，那年九月她去了康乃爾大學。之後，她完全不與其他同學來往。不久，經同學傳來，她拿了博士學位。

後來又傳出她和 T 大電機系，在電子半導體先驅的 Fairchild 公司工作的學長結婚。不久又聽他們一起回去工研院，是當年第一批回去台灣投入半導體發展的留學生，後來他們也是成立竹科的先鋒。

他偶爾看見在專業期刊中看見她和她先生共同具名發表的論文。他也曾有衝動，想試著和她聯絡，但又打消這個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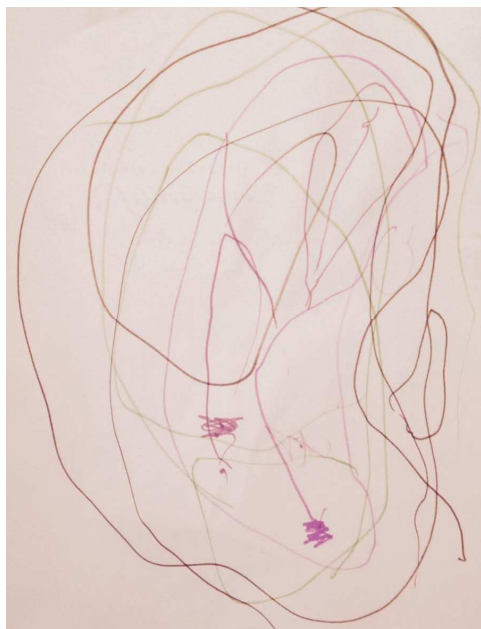
她去康乃爾大學後的第二年，他去加大柏克萊。拿到博士學位之後，轉去明尼蘇達大學教書、作研究，娶他的學生，一位來自南美的 Miss 委內瑞拉，他們沒有生兒女。

前年妻子去世後，他搬到南加海邊一個四季如春的退休村。

到了希爾頓門口，突然看見櫥窗玻璃反映出自己的影像，禿頭、駝背、臃腫的身體，沒有光彩的臉……他嘆然「那孤獨的老人真的是我嗎？」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後面傳來一陣有磁性、嫵媚的聲音。

他轉身，一位似曾相識，又完全陌生，一頭灰髮的女人站在他的面前。





# 陪審團

漢山

有萍早上六點被鬧鐘吵醒，懵懵中急忙下床、盥洗、吃早餐，換上昨天準備的襯衫及短裙，即開車要去接一位同是陪審員的女子叫莫妮莎。她已在門口等，是位白人婦女，棕色的短頭髮，淺綠色的眼眸，小小的個子，大約五呎三吋高，與有萍差不多，身材適中，她一進車子，有萍即說：

「早安！莫妮莎」

「早安！有萍」有萍很快就上了公路，有萍說：

「聽法官說今天要結辯，希望今天即可結束這個案件。」

「是的。」

「已經一個禮拜了，天天來法庭，我什麼事都不能做。」

「妳這自由業，是比較不划算，我在一家商店工作，我的老闆不划算，我是無所謂，有這當陪審員的經驗也很不錯。」

有萍接著說：

「說的也是，比當後補的好多了，後補的不但天天要來聽，如果無缺，還不能審判。」

莫妮莎微笑地說：

「這是我第一次被選上陪審員，那原告及被告的律師也不知看上我那一點。」

「他們問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這是車禍受傷，求賠償的民事法案，誰沒有車禍過。」

「就是說啊！而且還問到家裡的成員及朋友。」

「事實上，我的女兒十六歲時，有一車禍而且還得到賠償，這是大概的原因罷。」

「可能罷。」莫妮莎說：

「妳知道我們昨天中午吃中飯時，遇到我的鄰居瑪莉，這是她第三個禮拜，是個謀殺案件，聽說還要再兩個禮拜才可結束。」

有萍張大口，接著說：

「瑪莉怎麼那麼有時間，五個禮拜，我們一個禮拜都快受不了。」

「她是家庭主婦，沒在外工作，才有時間，她很喜歡當陪審員。」

「大概可以有資料寫故事。」

「可能罷。」莫妮莎停一下又說：「那原告有三位律師，個個年輕氣帥，高級服飾，而那個被告只是一個中年又略胖的律師，站起來時，襯衫快遮不住他的肚子。」

有萍大笑說：「人不可貌相。」

「妳覺得那個原告，年輕的模特兒拉斐爾小姐才二十出頭，是真的脊椎骨受傷了嗎？」有萍想到法官告訴他們審判前不可以與任何一個人，包括自己的配偶，來討論這個案件，但莫妮莎已經開口問了，真忍不住不回答。大概女人就是這德性，喜歡徵求別人的意見，看是否與自己的想法一樣，來增加自己的信心。如果想法一樣的話就投機，不一樣就可以辯論，來說服別人與自己一樣。有萍回說：

「我看她去廁所時走得很好，不像有痛苦的樣子。」

「只看走路不算，如果走路有痛苦的樣子是不是太誇張了？」

「說的也是。」莫妮莎停了一下接著說：

「原告請的三位專業醫師都見證她有痛苦，有 X-光片及磁波共振掃描為證，她的脊椎骨有脫歪及突出的可能性及椎間圓板受傷。」

「誰曉得，被告律師也從紐約請來所謂“非常有名”的專業醫師，卻說一切正常。」

「妳說，專家的見證是不是就互相抵消了？」

「也可以這麼說。」有萍又開口說：

「事實上，我一開始就覺得原告就是要錢，當模特兒就是有虛榮心，要去買一包香煙只有隔一兩條街，也要開男朋友的名牌跑車(Jaguar)去便利商店，招搖過市。車子才開出去在住宅區的交叉口，車子是停的狀態，出去被撞在車角會有那麼嚴重嗎？」

「不知道，不過現在的年輕人都這樣的有虛榮心，而車子被撞，無論輕重都有可能受傷。」

「可能罷，還有那闖禍的被告小伙子，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十九歲了，長不大，大概不到五呎六吋高，他的老爸每天都坐在他的旁邊看守他，這筆訴訟費大概是他老爸出的錢罷。」

「大概是罷，而且也不知為什麼不庭外和解。」

「大概寧願付給律師也不賠給原告。」莫妮莎又接著說：

「奇怪，那模特兒的男朋友都沒出現過。只有她一個人孤苦伶仃地坐在那裡，怪可憐的。」

「把他的跑車撞了，大概就分手了罷。」兩人高談闊論。莫妮莎再問：

「昨天看的偵探模特兒的影片怎樣？」

「這位偵探一定花了很多時間追蹤這模特兒，我覺得效果不錯。」

「我覺得她去體育館做運動也是應當，我最看不慣的是她那抽煙的樣子，然後隨手把煙屁股用中指一彈丟在草地上。」有萍笑一笑反說：

「她的身材很好看，高高的黑髮美女好像是從巴西來的。」

「巴西的美女，但是看起來不很性感，我的意思是不很吸引人。」有萍說：

「見仁見智。」車子很快開進專門為陪審員的停車區，快步走出停車場，接駁車已在外面等她們，車上也有一位她們的陪審員，打了個招呼。

不久到了法院的十層大樓，掛上陪審員的牌子在胸上、登記名字、然後到陪審團的房間。大家看到只有寒暄一下，早安，即閉上嘴，好像怕會被指控談論有關案子的問題，大家安靜的等，約十來分鐘，法庭的管理員進來，眼光瞄了一圈，好像在點名，知道全部的陪審員都到了才走出去。不一會兒又進來，要大家排成一排，按照法庭上坐位的次序，莫妮莎排第二、有萍排第四，六位陪審員上了七層樓，然後停在走廊上等候法庭的指示，這是每天標準的程序。

走廊上一邊是一間一間的法庭，另一邊是一排一排的玻璃窗，窗外可以俯視南佛州棕櫚郡。春天的美麗外景，蔚藍色的天空連接著無限深藍的大西洋海水，一波波白色的浪花

靜靜地冲上海岸，有萍似乎可以聞到清涼帶鹹味的海風，幾艘度假的船隻徐徐地駛進海岸的水流道，水道兩岸豪宅林立，小遊艇點綴其中。

管理員出來用手勢要大家走進法庭，陪審員大搖大擺地走進法庭，全體人員包括法官都站著迎接他們，上兩個階梯到陪審區，陪審員坐下全體才坐下，每天每次都如此。第一次有萍有些受寵若驚，現在已經很習慣了。

陪審員坐位上每人一本記事本可以記法院上發生的任何事情，但就是不准攜帶出法庭。法庭的擺設與一般在電影上看到的差不多，全是木質裝潢、古典高雅。法庭很寬敞，前面中間有一高桌子，法官穿黑袍坐在高桌子的後面，可以看到整個法庭，控制法庭的次序，氣勢凌人。法官的前面是律師辯理的場所，法官面對在辯理場所後面原告、被告及律師。法官的右邊是見證席，左邊是陪審團，陪審團坐在兩個階梯高，可以正面看到見證人，原告及被告的後面是旁觀席，通常都空空地，被告及他的父親都穿著整齊的西裝，表情嚴肅。原告模特兒衣著樸素，淺藍色有領子的襯衫，配上深色的短裙子，像是普通的婦女，毫無表情。法官開始今天結論的程序，又重複說：

「記住，每人的發誓繼續有效。開始今天的結論，盧彬先生，你可以上來。」

原告的律師盧彬先生走上來，先看著法官，法官示意：

「請說。」然後轉過來看著陪審員，有萍及其他的陪審員都很專注地看著他，他確認所有陪審員與他有互視才開始說：

「謝謝你們來陪審這案件，我的訴訟客戶拉斐爾小姐，在約兩年前的三月裡，被一個不務正業的小伙子，在住宅區開飆車超速撞到，讓她的脊椎骨受傷、生活在痛苦中、每天靠止痛藥過活、不能擔任工作。她今年才二十五歲，如果不能工作，她還有那麼漫長的人生，對她來講是有很大的打擊及挫折。根據專業醫師的評論，她腰部脊椎骨有突出的現象，須要開刀，不然以後下半身會麻痺。」盧彬先生打開影幕，幻燈片亮出來，繼續說：

「這是我們估計的費用約一百萬元：包括修理失事的車、醫藥費醫療追蹤、脊椎開刀及復健、過去兩年沒工作及未來兩年沒工作、痛苦及受難、律師及法庭費用。我們尊重地要求這些賠償，請各位考慮拉斐爾小姐的情況。謝謝！」盧彬先生用眼光掃瞄每位陪審員，點了一下頭走向自己的位子。法官叫被告律師：

「威爾斯先生輪到你了。」威爾斯先生站起來，扣上深色西裝的鈕扣，看起來很合身，走到中央。法官說：

「請說。」陪審員直盯著威爾斯律師一副鎮靜老練的姿態，他開口直截了當地說：

「女士與先生們，我們對原告的質疑有三點：

第一點，她從小巷開車出來，左轉有停的路標，沒看兩方來的車即衝出來，撞到遠邊道路上開來的車子，即我的訴訟客戶畢克先生的車子，雖然警察沒有開罰單給原告拉斐爾

小姐，但也沒有開罰單給畢克先生，因為沒有見證人，這可以說各說各話 沒結論的事。

第二點，車禍之後，拉斐爾小姐三天內看三位醫師，而且三位醫師全開止痛藥給她，她根本是有毒癮的人，需要那麼多有強藥性的止痛藥。根據醫藥的道德，第二位醫師如果知道第一位醫師開了止痛藥，第二位醫師就不應該再開，第三位醫師更不應該開止痛藥。通常人等到第一批止痛藥服完了，看是否有痛才去拿止痛藥，而且拉斐爾小姐也沒告訴第二位醫師或第三位醫師她已有止痛藥，所以說拉斐爾小姐根本是上了止痛藥的癮。

第三點，偵查的影片中，拉斐爾小姐的日常生活及行為與一般民眾差不多，看不出有何不同，各位可以判斷。

我們的結論是，車禍沒有造成拉斐爾小姐脊椎骨的受傷，保險公司已經賠了應有的汽車修理費及醫藥費，不須要有其他任何賠償，律師費是不在考慮範圍內，如果真要賠償也只限醫藥費用，這是我們的請求，請各位明察，謝謝！」威爾斯先生走回原位坐下。法官說：

「結辯完畢。」臉轉向陪審團說：

「後補的陪審員可以回家，其他五位陪審員要到陪審房間進行你們公平的審判，最好是要大家一致有結果才結束。」又說：

「這次你們可以帶筆記簿去陪審房。」個個點點頭拿起筆記簿。

「全體站起來。」法庭管理員暗示陪審員跟著他走，庭上的人送走陪審員。到了一間小房間，約二十呎長、十二呎寬，中間擺設一個長桌，桌的四周可以坐約十個人，角落

有一架電視及影碟機。大家坐在桌子長邊兩旁的椅子，把筆記簿放在桌上，桌上已有幾張紙。管理員說：

「很好，桌上有中午的菜單，你們選一項，我會把中飯拿來。」大家忙著選自己要的三明治交給管理員，管理員點了一下說：

「中飯很快就來，你們可先選個首領，你們要什麼就與首領講，我會直接與他連絡。」又說：

「我要出去，我就在門口，你們需要什麼要首領敲門，我就會開門。」管理員把門關上，大家互視，有一位斯文的白人男士，中等身材、約五呎十吋高、戴著細邊的眼鏡、整齊的黃褐色短頭髮自然地梳捲向腦後、穿著白襯衫卡吉褲、大概五十歲不到，先開口：

「我想我們先自我介紹，我叫馬克，我是個中學教師。」然後轉向他的右邊，另一位白人男士，比馬克年輕些，大約六呎高、銅褐色的皮膚、身材健壯、黑色的頭髮有些亂，穿著微皺棉質灰色襯衫及長褲，看起來比較隨和。男士接口：

「我叫丹尼爾是卡車司機。」他的右邊是一位年輕西班牙裔女士，身材不高，約五呎兩吋高、黑色的長髮及肩、略寬的洋裝遮住她豐滿的身材，一副精明的神采說：

「我叫瑪利亞，我是公寓的經理。」有萍與莫妮莎坐在他們的對面，有萍說：

「我叫有萍是環保顧問。」莫妮莎說：

「我叫莫妮莎是服飾店的經理。」有萍心想她大概是學歷不是最高至少也次高，馬克問：

「誰要當首領？」丹尼爾說：



「馬克你可當首領，就算我提名馬克。」馬克沒有推辭，瑪利亞附和說：

「複議。] 有萍舉手贊成，丹尼爾問：

「還有提名嗎？」沒人說話或反對，丹尼爾說：

「表決一下。」大家都舉手贊成，馬克說：

「謝謝大家選我當首領。」大家會意。丹尼爾指著頭桌說：

「馬克，你來坐頭桌的位子，我們都可以看得到你。」馬克站起來移到頭桌坐下，他的左右邊各坐兩人互對，四人可以等距離看，馬克開口：

「我們來聽聽每個人的意見。」此時門打開，管理員帶來大家的午餐即離開。首領說：

「好罷，先把午餐吃完。」大家很快地結束午餐。首領敲門，管理員開門把午餐的垃圾拿走，首領示意丹尼爾先開始，丹尼爾說：

「我可以了解車禍情況，因為我的職業就是開車，我看影幕上的照片，拉斐爾小姐在路出口有“停”的路牌邊，我看到有很多樹枝及葉子，這可能擋住她的視線，而且她開的是跑車，一加油即衝出來才會被撞到，我覺得是拉斐爾小姐的錯。不知其他人的看法如何？」瑪利亞接著說：

「雙方的律師用一整天解釋車禍現況及一些見證，我還搞不清楚是誰的錯，只知道畢克先生的車子撞拉斐爾小姐開的車子，丹尼爾，你說的有些道理。」有萍看著自己的筆記本，贊同地說：

「我也有同感。」旁邊的莫妮莎說：

「我是搞不清楚車禍的情況，可能畢克先生超速才撞到拉斐爾小姐的車子。」沒有人反駁，莫妮莎想了一下，問說：

「那你們認為拉斐爾小姐的脊椎骨有永久性的傷害嗎？」丹尼爾回說：

「在偵探影片中，她去體育館運動，看她在舉重的樣子，不像有脊椎骨受傷。」有萍心中高興丹尼爾卡車司機與她有相同的判斷，坐在有萍對面的瑪利亞說：

「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拉斐爾小姐撞了車之後從車子出來，走向自己的公寓找男朋友，然後又回來坐進車裡，如果受了傷可以馬上走動嗎？」莫妮莎說：

「受傷有時不能馬上感覺到，須要一點時間，而且剛出車禍會失神沒感覺。」大家沒有反駁，莫妮莎接著說：

「那個被告小伙子安盧畢克，根本是個不良少年，被學校退學，靠著父親每天無所事事，不謹慎、開快車、撞到車，也是有錯的。」瑪利亞反說：

「他昨天來作證，說他已回學校唸書，而且找到了半日工，大概表示有改邪歸正，不過這與這個案件毫無相關。」瑪利亞又接著說：

「我贊同丹尼爾的說法，拉斐爾小姐即使有受傷，也不至於要開刀，就像被告專家說的，人的脊椎骨到了二十幾歲與十八歲相比，算是在完全成長後慢慢退化中，尤其是姿態不對的話，這是正常的現象，而且看起來拉斐爾小姐是個不成名的模特兒，也許可以趁機撈一筆。」莫妮莎也不示弱說：

「拉斐爾小姐成名或不成名，也是與這個案件毫無相關。」大家沉思著，首領馬克轉頭向有萍問道：

「那妳的意見如何？」有萍回說：

「我覺得拉斐爾小姐從開始就已經計劃要擴張這個案子，所謂的痛與不痛只有自己知道，而且看她在做舉重的動作非常靈敏與迅速，如果我的脊椎骨受傷我一定很小心的先拿拿看，不管重量有多少，感覺可以勝任才舉。」莫妮莎接著說：

「影片是有可能剪接，可能她有試試看才舉。」有萍說：

「說的也是。」首領馬克又開口：

「我們先來舉手表決，看看那些人贊成賠償，那些人反對，然後再來辯論。」大家回說：

「好。」

「反對賠償的有幾位？」丹尼爾、瑪利亞、有萍、及馬克都舉手，只有莫妮莎沒舉。馬克問：

「莫妮莎妳須要再看看一些證據嗎？我可以叫管理員去拿。」莫妮莎想一下，她大概感覺到同僚的壓力躊躇地回說：

「那些車禍的相片。」馬克又問：

「還有沒有問題要問？」莫妮莎又想了一下說：

「問原告律師盧彬先生，拉斐爾小姐的脊椎骨是不是一定要動手術。」瑪利亞搶著說：

「好像他有說過不一定要開刀，如果沒錢也不可能開刀。」莫妮莎又說：

「或者問有沒有訂開刀的日期？」

馬克敲敲門，管理員把門打開，問：

「有結果嗎？」馬克回說：

「沒有，但我們有問題。」

「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我們需要再看一看車禍的相片，還有我們要問原告律師盧彬先生，拉斐爾小姐有沒有訂下開刀的日期？」

「你把問題寫在紙上我去問。」馬克很快地將問題寫上交給管理員，管理員走出去把門關上，五位陪審員耐心地等待，不一會兒門打開了，管理員拿了所有的相片交給馬克同時說：

「拉斐爾小姐並沒有訂開刀的日期。」然後走出去，把門關上。大家把相片仔細地看，並傳給其他的人，相片很多是車子損壞的情況，丹尼爾找到那張交叉口上有“停”的路標說：

「你們看，這棵大葉子的海棗，還有那灌木有多茂盛，把路標都快擋住了，不知拉斐爾小姐看到這停的路標沒有，如果又不小心沒看到兩邊的來車就衝出去了，而遠方來的車輛又開快，一定是被撞到，所以說，即使拉斐爾小姐有受傷也是她的錯。」大家趕快再仔細看這張相片，真的樹葉子很茂盛，瑪利亞接著說：

「我當公寓的經理人看得多，據我的判斷，她是不需要看那麼多位醫師，好像看多位醫師就代表傷勢嚴重。」有萍也同意，比起有萍的小女十六歲時，在公路上就被後面的來車撞到，安全氣囊爆出失去控制，然後又被三輛車子撞到公路中間，當時車子已被撞成廢鐵不可修護，臉被氣囊撞得鼻青臉腫去急診，真是小巫見大巫，有萍繼續翻相片，並沒有看到任何拉斐爾小姐受傷的相片。法庭是追求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這案子只是錢的問題而已，希望一定要有個公平的判斷。

馬克問莫妮莎：

「妳還有沒有問題或是能夠改變大家的論點。」莫妮莎回說：

「雖然拉斐爾小姐也有錯，但我們可不可以判賠償給她開刀的錢二十或十萬？」坐在對面的瑪利亞直搖頭說：

「這是對與不對的問題，而不是討價還價的問題。」丹厄爾贊同的說：

「是呀！」有萍當然也同意地說：

「是呀！我贊同瑪利亞。」莫妮莎沒辦法說服大家受到很大的壓力，只好讓步，

「那就完全沒有賠償。」大家齊點頭，馬克看看大家的表情，鬆了一口氣說：

「那麼我們就此定讞。」馬克轉身敲敲門，門打開了，馬克向管理員說：

「我們已經有結果了。」管理員說：

「你們等一下，我去通知法官。」門又關上，大家靜靜地等了十多分鐘，門打開了，管理員回來說：

「你們可以出去了。」大家放下筆記本站起來離開審判室，很自然按次序排成一排跟隨管理員走出去，大家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次走進這法庭，顯得精神奕奕，嚴肅的法庭還是按照規矩，全體肅立，用期待地眼光注視陪審團走進他們各自的位子坐下，然後法官用木槌一敲說：

「坐下。」全體坐下。法官開始最後的程序，然後頭轉向陪審團問：

「你們最後的裁決是什麼？」馬克隨即站起來說：

「我們的裁決是被告不用賠償原告任何金錢。」有萍看到拉斐爾小姐還是一複毫無表情的臉色，被告的一對父子遮

不住心中的喜悅，尤其是當父親的，卸下這兩年來的憂慮及負擔。

最後法官重複唸了陪審團的裁決，又敲了一下木槌就此結束。陪審員互相握手，就此珍重再見。在路上有萍心有感地說：

「這次來當陪審員，讓我感觸良多，起先我覺得當陪審員很浪費時間，但完了之後，我才感覺到什麼是當公民的驕傲。公民的意見是被尊重的、被採納的，我們五個陪審員，每人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職業不同又有不同的生活習慣、與原告或被告都沒有任何利益或厲害關係，但依據法庭上的辯論，我們卻可以一致判決，這樣才可達到公平正義的司法。」

# 老馬

李三富

一封來自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的信，過年前來到。一位多年未見的異鄉朋友總不會忘記來個信候安一下，也實在感懷於心。他就是十幾年前在千里達(Trinidad & Tobago)認識的朋友叫他「老馬」，簡單、親切。

年少時期就有著浪跡天涯，笑走江湖，遨遊天下的浪漫情懷與冒險心志。剛出社會不久，在一個際會中，帶著簡單行囊，搭著泛美航空(PAM AM)的波音班機，滿懷壯志地暫離「美麗島」，航度太平洋，又飛越大西洋來到這作夢也從沒聽聞的國家，做起海外創業夢及流浪記了。時間就刻記在1976年2月寒冷的時辰裡。

認識老馬是來到此地後幾個月的事。我是在幫此地的船務代理行處理遠洋漁船的業務。台灣來的遠洋漁船在大西洋海上抓捕這些賺取外匯的外銷冷凍鮪魚(Tuna)海底雞，在極其惡劣的海況上辛苦了3-6個月，抓滿了漁艙的漁獲之後，必須進最靠近作業漁區的港口，卸魚補給，然後再做另一次航程。千里達恰好是在主要漁區的附近，所以有不少漁船會來此整備。船一入港，我就忙得很，要處理非常多的事物。公事方面，如修理機器、進船、上架、卸魚、加油、買菜、移民局等；私事方面，由於台灣漁民大部沒受高教育，也有不少原住民，又來到異國，言語不通，所以舉凡打電話、寫信、找醫生看病、買私人用品均要做，晚上帶他們上酒吧、拉皮條、找樂子均得包含在內，可謂全天候服務。

那天豔陽仍像火球般整年相同的發散著會讓人中暑的熱氣，我忙著在首都西班牙港(Port of Spain)那擁擠，髒亂，充滿野味體臭的行人間快步行進，在那家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五金行，向那些愛理不裡，懶散成性的店員，買了些比進價成本高 3-5 倍的船用五金後，也到了中午時分，飢腸轆轆，看到最熱鬧的獨立廣場(Independent Square)的大道邊，有部車子，車身寫著 CHOW MEIN, PAW, CHOW FON, FRIED CHICKEN 等的字樣，車門開著，有個中年模樣的東方男人，身邊有個頭綁著花巾，一副非洲傳統婦女裝飾的黑女人在打點客人，賣午餐。我上前向他們買了我第一份異國路邊攤的中國食物，是一盒內有三片中國口味的炸雞，一些高麗菜、白菜、紅蘿蔔炒菜及些許炒麵上面滴上幾滴“SHAW”(醬油)或 Pepper(辣椒)。這是一份便餐，份量不大，對於食物不太講究的我，也足以填飽了。至於口味也不在計議之內了。他們不供應座位，大家買了帶走，或是站在街道的屋簷或騎樓下，靠著牆就地取用。簡單的一餐就如此解決。此後也發覺在繁忙中用極經濟(當地錢 TT\$1.5 約 U.S.\$0.4)的花費(我當時的月薪約 U.S.\$100.00，自供食宿，房租 U.S.\$40，剩餘\$60 為餐費及雜費)就可打發，在此極端拮据的日子裡也是可行之事。因此，逢事上街也就經常向老馬的餐車買午餐，自然也就多認識他一些了。

記得在嘉年華(CARNIVAL)將來到的一個週末，千島的嘉年華會是除了巴西以外，全世界最熱鬧的慶典。有近二個禮拜的時間，全島進入瘋狂狀況，每天飲酒作樂，有數不完的化妝舞會、酒會、餐會……等，比中國的過年過節有過之而無不及。老馬很誠意地要請我到他家坐坐。來千島幾個月沒有真正認識過中國人，在街上倒是見過不少中國人，因為在



千島一百多萬人口中除了黑人，印度人各佔 40%之外，還有白種人，中東人，也有近 2%的中國人，約二萬人，也是不少的數目。因剛來異地，也無人介紹，每天除了工作之外，也沒機會認識。對於他的邀請，當然有受寵若驚的感謝！後來我才知道我是當時在千島唯一的真正土產台灣人。

到了他租賃的房子，是間很簡陋的木造房子，有點英國維多利式的風味，屋頂用鐵皮蓋的，彩上深紅色，屋體是木造的，看起來已相當風霜，有間小客廳，擺著餐桌及沙發，放著老舊的電視，大約只有 200 平方呎，是相當擁擠，有臥房小小的兩間，但卻要住著八個人。他介紹了他的太太，就是白天在街上幫忙的那位黑女人，叫 **Mary**，三個男孩和三個女孩子。也許在熱帶，是個多產的地方。六個孩子膚色、容貌、髮絲均不相同，也許是隔代相傳或母系染色體較強等因素，好像是得自不同的婚姻結果。孩子的名字都有中國的名字在內，有阿妹、建國、福安等，卻沒有 **John**、**Peter**、**Judy**，也是相當華味的。**Mary** 看起來相當賢慧，非常溫柔客氣，在千島的黑女人中，容貌還稱非常順意，起眼的。

當晚他做了些家常菜，廣東式的，也買了些進口的葡萄酒。看他今晚相當高興，快樂。他喝了不少，我也奉陪盡興與共。他用相當生硬的北京話和我交談，也說了些他似曾不願透露的個人血淚辛酸。我是相當了解他的心情，即使當初我只是個剛大學畢業，當完預官，初入社會的小男生新鮮人，他那份異鄉流落奮鬥的辛酸也會令我深深感動肺腑的。

他來自廣東的中山縣，是因為他的姐姐嫁到千里達來，他因此機緣來到千島。最後這些日子我的瞭解，早期的華人分佈世界各地是透過不同的途徑與目標，往往都是段斷腸，

辛酸,血淚的記事。有的是逃避太平天國,戰亂,政府的腐敗,民不聊生而前往他鄉求取更大的希望和機會,諸如南洋,東南亞諸國華人均是。但也有不少落入「豬仔商人」(Pig Trader)的拐騙,誘惑而流落異鄉。清朝末期,中國已淪為世界列強的半殖民地,在帝國主義國家急需大量勞工去他們的殖民地採集原料,以供應國內工業發展需要之時,他們便在中國沿海諸省大肆尋找勞工,更在澳門成立東印度公司,專門從事招聘勞工,作人口販子的買賣。貧窮的農家青年子弟就應徵去美國、古巴、秘魯、牙買加、千里達.....等地方做工,換取微薄的工資。有不少的年輕人更遭拐騙或綁架被關進「豬欄」,然後就如「豬仔」般地被賣到遙遠的南美洲,加勒比海,印度洋洲等去了。真是慘哉人也!

老馬姊夫的父親也就是當初被賣到這曾是英國屬地的千里達,在焰熱的加勒比海的蔗田上,頂著大太陽,留著熱汗無眠無休的豬仔苦力之一。他也沒有交代清楚他姊姊如何嫁給他姊夫到千里達來。我想像中也是段充滿玄奇,刺激、浪漫、辛酸,多層多層境遇疊起來的故事,或許是一段一段無法想像的奇緣呢?!在他 22 歲那年離開那貧瘠不堪,無以維生的廣東鄉下,輾轉地來到這完全陌生的千里達投靠他的姊姊,開始一段完全新的生命旅程。

初到完全陌生的異國,又是語言,風俗完全不同的國度裡,一切均得從頭開始。起初有姊姊的援助,但也不是長久之計。姐姐開個小雜貨店,家有自己孩子幫忙,也不需另加幫手,所以他就自己依其在家鄉的手藝,做些包子,麵包等沿街叫賣,或到碼頭工人較多的地方找生意。沒有機器設備,一切自己來,從起麵到成品均自己動手。所以一早天未

亮就必須起床直到下午 2、3 點把成品賣完為止。由於語言尚未通熟，加以移民身分尚無法辦而需躲閃移民局的干擾，生意時好時壞。不過總算能自己獨力更生了。此時的他年青力壯，血氣方剛，生理的需求需要找尋慰藉，或意圖尋找結婚對象。就像各地早期海外華人移民一樣，大部均以男性為主。很少有女性華人，尤其像千里達如此鳥不生蛋的蠻荒之地，根本沒有適婚的華裔女人，只好求其次找當地女人了。在個機會中，認識了 **Mary**，不久就同居起來。千里達有著不同的種族，雜婚非常普遍，而且民風非常開放。**Mary** 未嫁就有了一個女兒，和老馬同居後，又很快地接二連三的出來不少新人。雖說扶養小孩簡單，但人數不少，也著實負擔不小。加以和 **Mary** 同居後，即使他們未正式結婚也比較不擔心移民局的干擾，所以他想加大生意，借由姐姐方面的資助，買了部舊箱房車(van)，就做起這投資少的路邊快餐了。

這種生意是小本生意，一大早起來把前一天醃漬好的雞炸好，炒菜，炒飯，炒麵等準備好，大約 10 點鐘左右就上路，在靠近鬧區的大馬路邊佔個位子，正式一天的生意，直到下午 2-3 點止，回家休息一下又得準備晚上部分，下午五點出來做到九點左右，所以相當忙碌。後來晚上自己不出來就交於太太或請人來做。如此忙了多年，一切尚稱順利，加以本輕利大，生活也改善了不少。

老馬是個性情中人，在廣東貧瘠純樸的鄉下長大，由於戰亂及家庭環境貧困，所以沒受教育，是個道地的鄉下老實人。認識了他，至少在寂寞的異域多了一個去處，可以藉由他多了解一下此地的風情人文地理。有空時他用車載我踏遍千島省城的大街小巷，更遠至鄉下漁村、農村各地去了解風情，也介紹了他的一些華人朋友及當地人。有時他也帶我去

他們的同鄉會坐坐。此地有各種不同的同鄉會，有中山、新會、台山……等不同會館，均是廣東不同的鄉鎮來的，就像紐約及舊金山的唐人街一樣，各有不同的會館且各自為政、互相競爭、攻擊……等。有次去參加他們一個聚會，就有非常大的爭議，因為隨個人的利害關係，主見成分，有擁大陸共產黨的，有擁台灣國民黨的，各爭其位，甚而有破口吵架之事，雖然我聽不懂廣東話，但那份激情與憤慨現之於形，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我以後再也不去參加了。他說那是常事不足為奇。感謝他的盛情，相同的我也盡己之力幫他做事。由於他所受教育有限，不會寫信，所以寫信是他最切盼的事了。有時要寫不少封，分別給他的親人朋友等。他說在千島很難找人寫中文信，大部分的華人都忙且受教育不深，有時根本找不到人抓筆。隨著不少台灣漁船的到來，我也介紹給他認識了不少的船長，船員。他們在海上度過了只見藍天碧海的辛勞日子，一上岸如魚得水，且在岸上只短暫的 2-3 禮拜後即要出海作業，又是幾個月海上生活，當我公事忙不過來時，老馬就幫我盡地主之誼的責任，帶這些船員盡情做他們想要做的事了。真感激他的代勞！

在寂寞與匆忙交替輪迴中，一年多的千島時日也在無聲中消逝，由於種種條件及環境無法配合，最後我也結束了這段海外生涯，離開千島前來美國，重新過一段截然不同的境遇。就在離開千島的前兩個月，老馬終於決定與 Mary 上教堂正式結婚。由於千里達移民政策緊縮，所以老馬非得與當地人結婚否則無法正式入籍。他來此十多年從未踏出這小島一步，而且兒女成群，和 Mary 踏上地毯的那一端將是最實際的結論。婚禮我也抽空參加了，並從極端匱乏的口袋中買了禮物送他。雖然 Mary 和他們的子女都是虔誠的教徒，他

則燒香拜佛，平日從不上教堂。他還是從俗，走上教堂完成個手續。也許他心中想要的是個抬轎的隊伍，吹奏著笛簫，敲打著鑼鼓，放著鞭炮的熱鬧迎親隊，在滿載嫁妝的車隊前滿面笑容，瀟灑的迎娶嬌妃的神采。但那是在八千哩路外的中國才有的。我不知他是否失望了？我看他有點悵然！當晚的晚宴是在一位有錢朋友的家裡舉行，依著泳池的客廳飲酒跳舞，沒有鬧房也沒有中國式的禮俗來結束這個婚禮。

來美後由於生活不定也沒和他聯絡，後來我在台灣結婚，寄了當初在台灣剛開始流行的帶有香味的華式喜帖給他，他興奮異常的寄了賀卡及一百元美金的賀禮來。但信上卻說了：他姐姐的女兒很傷心，因為她一直期待我會對她情鍾。我頓覺滿頭霧水，竟然被人暗戀而不自知，我只有不自覺內心微微地暗笑自慰一番了。我們再有了聯繫。每年的年底總會收到他的信卡，雖然每一次的筆跡和筆法都不同，但他那份情誼卻都是永遠的溫馨。幾年前有個機會再回千島，多年未見，仍舊老樣子。千里達因石油的出產，經濟不錯，所以老馬生活改善了不少，但他仍未購屋，還是住那老地方，孩子都大了不少，也就更加擁擠了。他在後院加蓋了一個小房子，增加一些空間。他暢談這些日子來的海外旅遊經驗，由於入籍有了護照，他可以出國旅行以及返回廣東老家。他去了加拿大、美國、英國、荷蘭、台灣、新加坡、香港以及中國，他很興奮的提到台灣之行，一些過去認識的船員們熱情的招待他，並介紹女孩子給他，雖是風塵女郎，但他似乎特別滿意，也許這是他所希望的吧！因為在千島沒有東方女人，而在他意識中所企求的就是個同種的女人，所以他說真有樂不思蜀之意。當然也提到返回大陸衣錦榮歸的驕傲，但對親人的勢利要錢有所責言，也對中國的貧窮落後，

政治腐敗也有不少批評。但我可以看得出他仍心向中國。他也特別提到他送他的大女兒去中國上學，不要忘了祖宗，他仍然是傳統的中國人，雖然他知道看起來完全不像中國人的混血黑黃體膚女兒，不可能被認同為中國人，但他仍不計所費地送女兒回大陸就學，想的只是那份攆不掉的中國情結。

八年前我一次加勒比海之旅，在巴貝多(Barbados)停留，他也搭機從隔島的千里達來相會，在這度假勝地的海島上，徐徐清涼的海風伴著明月的夜晚，大家相談甚歡。他突然若有所思地提出個意外問題向我請教，他木訥遲疑的說：他想到中國大陸家鄉買個房子，再娶個中國太太在那裡終老，想聽聽我的意見。

對我這個剛結婚不久，孩子尚在嗷嗷待哺的男主外，人生經驗淺薄的人，實在是個大問題。我思考了一下，依個人的觀念及他目前的狀況作了較實際的分析：以他 50 多歲的年紀，再回中國家鄉娶個太太必是個買賣婚姻，年輕的或是年紀大的均看在華僑經濟份上，以他帶回去的錢可以無憂無慮的過著榮華的生活。年輕的太太若有了孩子將是“父老子幼”的情況，恐難終老反而攤下一份大事給人；年老的則可能是喪夫或有其他問題的人，且結婚後又需要一段適應期。而在千島的太太以及六個在成長中的孩子豈可棄而不顧?!雖是異族通婚，但畢竟是自己骨肉，雖然可以把生意交給他們，但夫妻共同生活起居，多年來互相幫忙並沒有發生任何大的爭吵或失和之事，如此都已過了二十幾年，應該是不必再走這條路的。只不過是心中自幼的同文同種觀念，種族歧視以及自卑心理所作的祟。如果能打開這些心結也就能好好享受快樂美滿的家庭生活。

我給他的結論是不要如此作，還是留在千里達享受天倫之樂，如果要解懷鄉之愁以及圓異鄉之夢，則可以多抽空回中國家鄉待些較長的日子享受家鄉樂。也許我給他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但我又能說些什麼呢?!人生有時是帶著悲劇來的，而今米已成粥又將如何處之呢?!我只是不願在這世上多見到一個破碎家庭的產生，而且未來新家庭的和樂乃是未定之數。有時在牆內看著外面的花都是美的，但牆內的樹何嘗不是碧綠的呢？

離開後又是幾年的時間，由於自己事忙也沒再問起他的事。就在二年前來了一封較長的信，用簡體字寫的，我想是中國新移民到千島的朋友代筆的，我辛苦的讀清楚了。大概說他曾回中國家鄉幾次試圖找他所冀望的理想家鄉「愛人」（中國稱太太為愛人），結果都是騙局或毫無真意的安排，而且中國的人已失去了他孩童時的純樸真摯的感情，唯有金錢掛帥，過去的親朋在也沒有以前的熱情與關懷了。加以近年中國家鄉的物價飛漲再也不是幾年前的水準，他自忖無力負擔這種開銷，所以他完全放棄他的想法。

信上他還提到他的家庭，孩子有些都已成家立業，也有一個兒子接了他的棒子在那佔了 30 年的老街上賣炒麵炸雞，有些仍在求學中。一切都好。信上還附了一張他和 Mary 在他們的新居前合照的照片，看他頂著那快禿光的白頭，面帶微笑的擁著微白髮絲，慈祥有加的 Mary，狀滿親絡，我意會著他們現在正擁護著這段滿意的婚姻吧！我深深祝福著他們能牽著手一起走完這永恆的終點。老馬！我虔誠地祝福您！也祝福著我們的友誼能永久永久地長存！

## 神秘「觀落陰」

如蓮

20世紀50年代臺中「樂舞臺歌仔戲院」的路邊，每到黃昏有水果小販搭起臨時小型夜市，只有五六個攤位，沒有人索取權利金或租金。顧客是過路人或者歌仔戲迷。

天邊尚有落日餘暉，德禮開始設地攤，約四塊榻榻米大的草蓆上擺著一堆帶枝的龍眼、一卷細麻繩、一把剪刀，另外有兩小碟「電土」分別放在草蓆兩端用來燃燒照明，右邊的電土旁邊放著一個磅秤，這些是德禮做生意所需要的全部設備和貨品。

阿蕊煮好晚飯後，準備兩個便當，帶去地攤和翁婿一起吃、一起賣龍眼，留下女兒蓮華一個人守家。

蓮華獨自吃完晚飯，洗了碗碟之後坐在飯桌旁邊讀書、寫作業。飯廳和兩間臥室在相連的三角牆頂開了一個洞，洞裏掛一盞燈，三房公用一燈，房間幽暗。

寫完功課等待父母回家的那段時間使她覺得孤單而無聊，她打開唯一的小窗向外眺望，屋外一片漆黑，沒有月亮，只有幾粒小星點綴夜空。她自問：

「月亮到哪兒去了？『天狗吃月』嗎？怎麼沒有人在大街小巷敲鑼打鼓使天狗驚嚇、吐出月亮而逃跑呢？」

黑暗帶來恐懼。

她禁不住回憶不久以前走吊橋的驚險畫面。突然，她失足掉入洶湧的浪濤裏，喝了一肚子滿滿的水，肚皮脹得快要破裂！她在波浪裏漂流又漂流，結果被沖到河邊，全身濕淋



淋，她顫抖著，吃力地站起來，捧著大肚子，拖著重重的腳步，走啊走！四處無人無聲，只有她肚子裏的水在走路時隆隆作響。

她走到一條小木橋，橋下和周圍都冒出茫茫白煙，她迷迷糊糊地走上了橋，隨即聽見有人用台語念道：

「奈何橋！奈何橋！走上奈何橋！手也搖，腳也搖！」

她的手和腳果然不自禁地搖了起來！

接著又有人念道：

「奈何橋！奈何橋！走上奈何橋！不回頭！不回頭！」

「走上奈何橋不回頭！？」她清楚地聽到這一句，猛然大聲叫喊：

「我要來轉！我要來轉！」

她的頭從桌上抬起，酷熱和驚嚇使她的臉佈滿汗水、淚水和口水，桌上也濕了一大片。

方才行走奈何橋的可怕畫面，就像不久之前母親帶她到外地看望父親時行走懸崖吊橋一樣驚險，她無法磨滅心中恐懼。上大學時她曾經寫了一首詩：

## 吊橋

紅霞依戀群山

綠野伏臥江岸

光景 日影

繁花 叢林

無心賞

吊橋 深淵

白浪沖心田

緊抓搖晃的鏈索  
定睛洶湧的波濤

淚含眶  
唯恐一落千丈

移一步  
顫抖的腳  
暈眩的頭  
驚悸的心  
痙攣的胃  
破碎的膽

尋一瞥吊橋的盡頭  
杳眇  
在哪兒？

蓮華噩夢醒來，不勝疲憊，她關起門窗，躺在床上想「奈何橋」的故事。

這個村子，每過一段時間就有兩位道士到來。

里長家有個寬敞的水泥前院，晚飯後點燈，道士穿上道袍，在院子裏擺一張約三尺見方的桌子，桌子前端的中間放置一座六寸高的木製孩童雕像，孩童手持中國古代的長柄刺刀，腳踏雙輪，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站姿。十二張圓凳以五尺半徑對著桌子擺成半圓弧。村民聚集圓凳後面。

一位道士捧起孩童雕像，用台語說：

「我的『觀落陰』和別的道士無同款，彼請『土地公』帶路去陰間，我請這位『哪吒太子』帶路。『哪吒太子』是『李靖天王』的第三子，武功真好，他雙腳踏的『風火輪』

是兵器，也會上天入地、呼風喚雨、把歹東西趕走。有人把這位神童叫做『三太子李羅車』，他來帶『觀落陰』的人去地府，會一路平安。『土地公』無武功，而且每一個所在擁有他自己的土地公，觀落陰的人到不同的所在，帶路的土地公就無同，真無方便。

所以我比別的道士多收一點兒錢，就是要予『哪吒太子』多一些金紙費用。」道士說罷，將木刻神像端回桌上。

「好！好！李羅車三太子帶路，多付一些兒錢。」許多村民異口同聲地回應。

幾個村民繳錢給道士以後就各自選一張凳子坐下，眾人圍觀，每次蓮華都跟着父母在場觀看。

「還有誰也要『觀落陰』？趕快！沒時間了，『觀落陰』有一段真遠的路要走。」道士問。

「誰要『觀落陰』？和你的陰間祖先會面？」里長也問。

在道士和里長的鼓吹下，觀眾吱吱喳喳一陣子，後來又有人繳了錢，蓮華的父親也加入，終於座無虛席。

一位道士宣佈：

「『觀落陰』要開始了，有身孕還是月經來的查某人趕快離開！若無離開，萬一有什麼歹事發生，我無負責。」

幾個婦人默默地離開，蓮華的母親有時候也離開。

十二位端坐在圓凳上的人被道士用黑手巾矇住眼睛，他們的雙手放在膝蓋上。

一位道士用一支木尺不停地、有節奏地敲打桌面，另一位道士開始念咒語，蓮華只聽懂其中的一句台語：「拜請拜請李羅車太子來帶路！李羅車太子來帶路！……」其餘的咒語是否台語，蓮華不清楚。道士常常在桌前燒金紙。

過些時候，一兩個『觀落陰』的人開始搖晃，後來搖晃的人多了起來，接著有人開始坐著踏步，他們的双手還是放在膝蓋上。

「啊！有一個囡仔騎兩個輪仔跑在阮的頭前。」一個「觀落陰」的人說。

「他就是羅車太子！看到羅車太子的人緊隨他走。」道士說。

「他的輪仔轉真快！我追不到！」

「我來請羅車太子慢慢阿走，輪仔慢慢阿轉。」道士說著，一面燒金紙。

蓮華的父親和另外幾個人仍舊端坐不動。道士繼續敲打桌面、念咒語、燒金紙。如此，又過一陣子，道士要那些仍然坐著不動的人取下手巾，他宣稱：

「汝的八字太重，『觀』不落去。」

德禮和那幾個人只好成為觀眾。

念咒語的道士開始用台語和「觀落陰」的人溝通。

「路會暗嘛？看會清楚嘛？」

「路真暗！真歹走！」

道士又念咒語、燒更多金紙。

「現在有較光嘛？」

「有，有較光。」踏步人當中有人先回話。

「有一些人也走置我的邊仔，我攏不認識他們。」

「絕對絕對不可以和彼講話！攏不可以和別人講話！」

道士強調。

「有人對我搖手。」

「攏不睬彼！隨『李羅車太子』走就好。」

觀眾屏息無聲。木尺敲打桌面和咒語的聲音在肅靜的院落和凝的氣氛裏顯得更加響亮刺耳。

觀落陰人看來似乎已經走了一段很遠的路程。

道士念道：

「奈何橋！奈何橋！走上奈何橋！手也搖，腳也搖！」這句台語蓮華聽懂，印象特別深刻。

觀落陰人的手和腳開始前後左右搖擺。

「奈何橋腳是滾水！絕對絕對不要看落去！也不要回頭看後面，才不會跌落去橋腳！」道士嚴厲警告，念道：

「奈何橋！奈何橋！走上奈何橋！不回頭！不回頭！」又問：

「有看到橋的那邊有一個老阿婆嘛？她會端一碗湯要予你喝，絕對絕對不可喝！你從她的邊仔走過就好！有聽到嘛？」

「有哦！」觀落陰人回應。

道士繼續念：

孟婆湯 不可飲

孟婆湯 不可飲

若飲孟婆湯

世事忘光光

兩三個「觀落陰」人作了一下閃避路人的姿態，接著擺步往前走。

另外三四個觀落陰人還在手搖腳搖，於是兩位道士上前，一一按住他們的手腳，大聲喊道：

「轉來！不可以置奈何橋頂走那呢久！轉來！轉來！」

觀落陰人頓然從座位跳起，道士取下他們的手巾。他們如夢初醒，眼神茫然，被安排一旁休息。

通常只剩下兩三個人繼續觀落陰。

仍舊是尺聲、咒語聲和金紙火焰。

「有看到一個黑色真高的大門嘛？」道士問。

「有，有大門。不過『羅車太子』跑了。」

「無要緊，汝已經到『閻羅王府』的門口了。有看到一個高高、戴黑色尖尖的帽子、穿黑衫的人在顧門嘛？」道士又問。

「有，門邊也有『人頭馬身』、『牛頭人身』、『一個人三粒頭』，有人拿大刀、鐵鏈仔！我真驚！」

「免驚！你無做歹事，免驚。攏不可以和他們講話！你站置門口靜靜等。」

金紙燒得特別多，火焰使空氣更熱、氣氛更凝重、觀眾更緊張，有人被煙嗆到，有咳嗽聲。

道士問觀眾：

「觀落陰厝內的人要和哪一個祖先講話？把那個祖先的名和出生、過身的日子寫置一張紙予我。」

尺聲停了，道士一面念咒語、一面將名單和金紙一起燒，又念咒語。

過了一會兒，觀落陰人開始自言自語：

「啊！門開了，阮阿公出來了，阿公！阿公！我是阿土。」

「阿嬤，阿嬤，我是阿炎，妳會認得我嘛？」

「阿爸！我真不孝！沒奉待你百歲年老，你就跑了！」

「阿公！阿公！……。」

觀落陰人跪拜在地，一面哭泣、一面向過世的祖先說了好多哀淒的話，觀眾也為之鼻酸。

有人對其中一個觀落陰人說：

「給阿公講：咱厝內的人攏真平安，他的孫仔阿勇已經娶某生囝，請他免煩惱。咱今仔日拿西裝和真多錢要予他，問他攏愛什麼？咱後次攏拿來。」

觀落陰人依照家人的話一一向過世的祖先敘述，道士把那家人給他的紙衣和金紙放在觀落陰人的面前燃燒。

「阿公講他的鞋破去了，這兒買的鞋攏無好穿，攏講他離開的時，咱不記得給他戴他上愛的那粒手錶。」

「鞋，問阿公：他穿幾號的。」

「我知道幾號，阿公的鞋攏是我去買的。」一位婦人說。

「阿公講：這個媳婦實在真友孝，他的鞋、衫攏是媳婦買的。阿公叫汝要對她較好哩。」

「鞋和手錶，趕快寫起來！……」那位媳婦趕緊作筆記。

另一個觀落陰人說：

「阿爸在問：是怎樣阿福還未娶某？叫他快娶某！」

「阿福仔，你有聽到嘛？你若無快娶某，連阿爸置陰間也會煩惱。阿爸講只要是查某的，就可以娶。你這呢敖揀，『三揀四揀，會揀到一個賣龍眼』！」

阿福尷尬地低頭。

「阿嬤！阿嬤！我來看您了……」一位觀落陰人跪下。

有一個觀眾含淚對道士說：

「師父，請你把這些金紙和這間紙厝燒予阮阿嬤。阿嬤在生的時攏無一間家己的厝好住，要住置別人的厝，看人的頭面，人攏看她不起，做死做活，真可憐！」

「阿嬤講：閻羅王安排她半年後轉世，她不需要新厝了。」  
觀落陰人回應。

「厝已經建好了，予阿嬤轉世以前住較舒適。」

「啊！咱阿英半年後就要生產，拜託閻羅王予阿嬤來咱厝出世。」

「你有夠憨！如這樣，阿嬤變做咱的孫仔。」

「對哦？！不可以！問阿嬤：她會去哪兒出世，咱才去找她。」

「阿嬤講她也不知。」

「拜託閻羅王予阿嬤出世置一個有錢人的厝，閻羅王需要什麼，咱後次拿來予他。」

「你要給閻羅王送紅包喔？」

「不是紅包啦，是予他的答謝禮啦。」

「閻羅王才不睬你這套。」

觀落陰人是他家人和過世祖先的代言人，觀眾目睹「陰」  
「陽」兩個世界同時共存、互通信息的奇觀。

終於，道士宣佈：

「會面的時間到了，祖先要轉去了！」

「阿公，我後次會拿手錶和鞋來予您。阿公，您要保重。  
啊！阿公走入去大門的內底了。阿公、、、」。

「阿嬤，慢慢走，走乎好！您轉去就有一間新厝好住了。  
我會常常來看您。」

「阿爸，我會叫阿福快娶某，請您免煩惱！、、、」

觀落陰人殷殷切切地說了一些道別話。一位跪拜在地，  
淚水透濕蒙面巾。



「阿嬤，阿嬤！穩穩仔走，才不跌倒。轉去住新厝。找一個有錢人的厝出世，不可擱吃苦！……」

道士問觀眾：

「有誰要請觀落陰的人替你和你的祖先講話？」

「我！我！我要請他和阮阿母講話，阮阿母兩年前過身。」

「這三個觀落陰的人，你要請那一個？」

「中間那個阿土兄。」

「好。」

道士將旁邊那兩個觀落陰人分別按住前胸和後背，大聲喊道：

「轉來！轉來！轉來！」

那兩個人跳起，道士取下他們的手巾，他們無力地四下張望，顯得疲憊而迷惑，對於觀落陰發生的事全然遺忘。

「你要請阿土和汝阿母講話，汝阿母的名和生死日月寫予我。」道士說著，一面念咒語，一面在阿土面前燃燒名單和金紙。

一會兒，阿土說：

「有一個阿婆穿一套藍色的衫和裙、頭毛梳起來，她對我這兒走來。」

「她是阮阿母！她是阮阿母！她過身的時穿藍色的衫和裙、頭毛梳起來。」

阿土代替這個陰魂和她陽間的親人溝通。

「觀落陰」在阿土從陰間回來之後收場。觀眾仍然在院子裡嘰喳交談。

里長問道士：

「人死去了後，他的靈魂走過『奈何橋』，攔喝『孟婆湯』，已經不記得世間的人情世事，他哪會和凡間的罔孫講話呢？」

道士解釋：

「『孟婆湯』的作用是要予陰魂忘記凡間世事。每一個陰魂攏愛走過『奈何橋』，但是無一定愛喝『孟婆湯』。一個人過身了後，若是懷念凡間世事，他就不喝『孟婆湯』，從孟婆的邊仔靜靜走過就好；他若是已經看破世事，還是他不知道『孟婆湯』的作用，他就喝『孟婆湯』。」

道士喝了一口水又繼續說：

「汝現在已經知道『孟婆湯』的作用，汝有一天走過『奈何橋』了後，可以自己決定要喝『孟婆湯』還是不喝。」

另一位道士補充說明：

「不過所有的陰魂投胎轉世的時，置老母的肚子內自然就會忘記前世凡間的世事。但是有時真奇怪！有的紅嬰仔會把前世的一兩項代誌記在腦內，轉到後世。天才的罔仔就是把前世的學問轉到後世，所以別人學二十年的功夫，他一兩年就學會了！他的能力特別強！」

蓮華小小年紀，對道士的這番話卻能謹記，她提醒自己：過世以後不要喝『孟婆湯』，因為她要永遠懷念父母對她的愛，希望她在陰間有美好的回憶。

對於『觀落陰』她覺得好奇，卻也膽戰心驚。她幻想地府裡的『牛頭人身』、『一個人三粒頭』的可怕形象，結果難以承擔恐懼心情，就用道士說的「無做歹事，免驚！」來紓解驚魂。

她不知道父母何時才會賣完龍眼回來，家裏又沒有鐘。父母本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現在「日落而作」，使蓮華夜裏獨自守家，她孤單害怕，巴不得現在已經長大成人！

忽然，她想到老師教學生唱「只要我長大」，於是她開始唱：

哥哥爸爸真偉大 名譽照我家  
為國去打戰 當兵笑哈哈  
走吧！走吧！哥哥爸爸 家事不用你牽掛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街坊鄰家真偉大 造福給大家  
奮勇去殺敵 生死全不怕  
幹吧！幹吧！街坊鄰家 我也要把敵人殺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要把敵人殺？」小蓮華自問：「誰是敵人？」

對了！老師教過「反共抗俄！」。她不記得「俄」是什麼意思，是說「肚子餓」吧？那麼「抗俄」就是要抵抗肚子餓、要有飯吃。

至於「反共」，她記得很清楚，「共」是「共匪」，也就是「共產黨」，他們是「土匪」、是敵人，他們住在中國大陸。老師教學生要「打回大陸、解救大陸『水深火熱』的苦難同胞，苦難的同胞都在吃樹皮、啃樹根。」

仔細思考以後，蓮華覺得融會貫通，她了解「反共抗俄」就是要「反抗共產黨！殺共產土匪！解救大陸同胞，使同胞

的水不會深、火不會熱、人不會餓！使他們不會苦，使他們「天下無難事」。

蓮華又記起老師說：「要打敗敵人，人人都要『保蜜防蝶』。老師解釋：『保』是保護，『防』是防止。老師說了很多『蜜』和『蝶』的事，聽來複雜，可是蓮華在花叢裡常常看到蜜蜂和蝴蝶，覺得不難了解，她只是不懂為什麼要『保護蜜蜂、防止蝴蝶』？她個人看到蜜蜂就趕快逃跑，因為蜜蜂會叮人；她看到蝴蝶就想親近，因為蝴蝶很漂亮！老師常對學生說：「你們年紀小，等你們長大以後就會懂」，所以蓮華盼望「只要我長大」。

想到「殺敵人」，她很害怕，因為有一天她長大「把敵人殺」，那麼人死了以後變成鬼，鬼會來找她，又想到「觀落陰」裡的人頭牛身……，她更害怕！她毛骨悚然，於是用棉被蓋住全身，也蒙住頭，雖然汗流浹背，可是為了不讓鬼看到她，她必須忍耐。

她試著回想一些快樂的時光，對了！想爸媽對她的疼愛！想爸媽已經在回家的路上，他們總是留下一些龍眼不賣，帶回來給她吃。